

目 录

- | | | |
|--------------|--------|---------|
|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 M. 伯纳尔 | (1) |
| 五十年经历 | 柏文蔚 | (4) |
| 冯国璋往来函电 | 吉迪 辑 | (63) |
| 憩园存稿(选录) | 徐鼐霖 | (125) |
| 中华民国内阁篇 | 张国淦 | (150) |
| 热河密札订补 | 史文简 | (232) |

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

M. 伯纳尔

编者按:这段资料系丘权政、符致兴同志译自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康奈尔大学 1976 年版)一书的第 65—66 页, 为该书第三章“孙逸仙”中的一部份, 今标题系译者所加。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年初, 孙中山自英赴德, 后又由德去法, 进行革命活动。但他这年春天在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这段史实, 一般资料中未见记载, 这段译文可供研究孙中山活动和思想之参考。马丁·伯纳尔书中介绍的是当时报纸对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情况的报导, 其中报导的孙中山的谈话, 并不是原话, 又经过了辗转翻译, 因此不一定很准确。如报导孙中山的纲领“驱除篡权的外来人……”部分, 应是两个多月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之意。凡此, 均请读者注意。

孙中山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一致, 可从他在一九〇五年春第二次赴欧旅行中得到证明, 当时他访问了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八日, 佛兰德语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Vooruit)有一篇短文记述了他们的讨论, 几天后它的法文版(Le peuple)也有报导。这次讨论似乎用英语进行, 因此语言的困难和作者关于中国的乌托邦观点, 肯定对这篇报导有所影响。但是, 看来这篇报导多半还是确实可信的:

这星期我有幸成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我们的孙逸仙同

志，和我们的朋友王德威尔得（樊德维）及胡斯曼的中介人。

孙同志来比利时，是为了向社会党国际局请求接纳他的党为成员，该局的书记是胡斯曼同志。

孙同志首先扼要地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他们的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满洲人），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而且中国有一种十分简单的财政制度：每人按其财产付税，而不是象欧洲那样，把负担单独放在大多数没有财产的群众身上。

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象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

中国工人发现他们自己还处在过去许多世纪行会一样的地位。他们全组织起来了，境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都好。象中世纪的工匠一样，今天中国工人的生活是远非可怜的。穷人很少，而真正富有的甚至更少。

行会是反对使用机器的，……中国人一点也不笨。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他们知道欧洲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么痛苦，因而不希望自己成为机器的牺牲品。这是他们处在落后状况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他们吸收我们文明的精华，而决不成它的糟粕的牺牲品。换句话说，由于它们，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同志说：“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

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这对你们将同样是有利的，因为除了这种范例所具有的吸引力外，全世界也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或乌托邦。这种办法所取得的转变，将比许多年的著作或成百次会议所取得的还要多”。

五十年经历

柏文蔚

编者按：柏文蔚是辛亥革命和1913年讨袁战争的重要人物，以后又参加护法战争，1924年赞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他的自传对于这些历史事迹，提供了许多资料。我们曾访问过他的子女柏心瀚、柏心慧等同志。据柏心瀚同志说，自传大部分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湘西闲居时写的，由他誊清，未保留原稿，后来誊清稿亦毁。柏心慧同志说，这份自传是她的亲戚（也是柏文蔚的秘书）抄录的副本，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删去了蒋介石所忌讳的部分。今据此抄本付印，酌加简注。

（原《五十年大事记》辛亥革命回忆，内容包括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时代）

壬申炎暑，热气袭人，避居山中，觉嚣尘俗鄙之怀为之顿消，不但医我血压高，且可却我功名热。每当风晨月夕，闭目独坐，偶有所思，五十年如一梦，实白驹过隙耳。其间奔走流离，惊涛骇浪，使高堂忧惧，家族议讥，亲邻讪笑，果何为者？不有以记述而揭明之，余之生也，将不知何所为而来，及其死也，又不知何所为而去。故五十年之经历，有不容已于自述者。按年索想，历历在目；笔之于书，事皆翔实，不敢铺张，不敢炫耀，言为心声，以质诸世之掌月旦者，其加以褒贬焉。是亦著者之心愿也。谨缀数言，以志篇首。

余世居安徽寿州，始祖由山东迁寿州，至余已七世，历代青箱也。余质鲁钝，而记忆力甚强，脱襁褓后，事无巨细，悉能历数不忘。甲申年余九岁^①，已开始读书。丁亥十二岁以后，已读完《山

① 柏文蔚生于丙子年五月十七日（1876年6月8日）。

海经》、《尔雅》及《四子书》。至己丑十四岁，七经皆可背诵。惟午夜自思，均非济世之学。又悟及天圆地方之学之谬误，由是终日闷闷郁结不开。然为家庭与社会环境之压迫，亦只有精攻试帖八股，以消磨岁月而已。余尝喜浏览史子集，教者禁之，而夙洲《纲鉴》及《庄子》、《老子》、《韩非子》、《墨子》各书皆于室外林下乘隙读之。当时世之学者，无所谓各种科学，无所谓专门学，唯日孜孜不倦者，皆不过俳优之具耳，于人类所需社会进化之学，何所取焉。然余虽决意不为弄文舞墨之事，但为事实不许，实无脱此羁绊余地。讲道德，说仁义，忽忽悠悠，遂不知不觉又迫近考试时代。余既以八股试帖，不济实用，又无其他专门可学，乡村农圃之事，窃喜为之。农学丛书，潜心研究。常与老农老圃，遵守节令，选择种子，按时植树栽菜，播种五谷。胼手胝足，处之夷然，不以为苦。余膂力过人，负重可百余斤。父母钟爱甚，常诫勿伤力，致成疾患。余慰之曰：“青年不吃苦，长大游手好闲，怀安败名，甚为可怕。”父母欢悦。

又余家自洪杨反清战争之后，家产荡然，所余田产无几。兼之连年荒旱，收获不足糊口，父母操持家务，困苦已极。余父在家教读，余至十六岁时，常代父授课，同学亦皆守秩序。同学功课未稍荒废，故其家族均无异言。盖因余家自清咸同年间，已成破落户。光绪初年家徒四壁。余父收学生十余人，年可获束脩数十金，以作家用。余深知家庭苦况，维持私塾不倒，可全名誉，且有收入，即自兢兢业业，劝同学按日读书。同学亦乐于就范。约三年之久，名义上系余父为师，实际上确余在私塾负责也。

壬辰年，余十七岁，中国旧文学可谓已得门径，为文亦可清通。余父命余考试。余以功夫未深，要求再延三年后应考。余父亦欣然许之。至光绪二十三年丙申，余已二十一岁。余父率余应试，至州城府试，五场皆中。九月院试，学差为李端玉，命题以能后篇为

多，诗题为“凉秋九月”，得陵字，竟一发而中。兰衫鹤顶，炫耀一时，乡人羡之，父母悦之。余终以为经国大计不在此雕虫小技也，遂立志研究新学。彼时都人事^①谓之洋务，余不遗馀力以图之，世人评论，非所计也。

余自二十一岁后，乃就馆于蜀人吴少海家，学生男女三人，脩金年三十串。但余对此项工作甚感苦闷。学生吴玉良年幼聪敏，颇解余意。与谈治乱兴衰之道，政治不良，若不根本改革，无以自强，吴生印象甚深。忽忽两年，驹光一刹那耳。余决计改图，不再授课。乃商得余父同意，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开始，在家经营农业。但当时既不知农村合作方法，亦不懂农村组织各种利益，未数月即被余父所阻，而告失败。不得已仍回城，于端阳节后开馆授徒，重入牢笼，甚非所愿也。

自甲午之役以还，倭寇益逞。中国人民在满清政府重重压迫下，过着极其困穷和痛苦生活。余与邑人三五知己，如孙少侯（毓筠）、薛少卿、张树侯、朱金甫等，创立阅书报社，藉以研究救亡图存之道。彼时上海只有《申报》一种，油印甚劣。又梁启超在湖南创立《湘学报》，印刷亦同《申报》，吾人皆视为金科玉律。此外有郑观应之《盛世危言》，吾人皆作为祀上天书。惟当时新势力未张，旧势力仍强，维新派仍不敢畅所欲言，行所欲行。惟于紧要问题，积极地以谋改革，如改良藏书楼，创立天足会等，揆时度势相机行之而已。

己亥年，余二十四岁。满清政府反动腐化，对汉人压迫手段日酷。在此情形下，余益不能在家安居，遂决然赴省，自谋出路，而吴生亦形影相从。因人地生疏，困难实多。适皖省以求是学堂改为安徽大学堂，陈请投考，当道许之。乃与吴生联袂考入该校，于六

^① 此处原稿如此。

月入校肄业。

次年庚子春^①，有留日学生陈仲甫、潘赞化等以中俄新定密约之故，回国宣传反对，到皖召集各校学生在藏书楼开会。是时参加者，安徽大学堂及武备学堂学生各数十人。因余之言词激烈，安庆府知府出而干涉，学校总办刘葆良、总教王泳霓识浅胆小，助纣为虐，以致两校参加会议之学生，被迫不敢进校，余遂愤然退学，而革命情绪更一发而不可遏。是时在山东、直隶等省，爆发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直接干涉，攻入北京。余更愤怒万分，呼号奔走者殆半年。在南京与张通典、赵声、江暉、汪聿本诸人，联合当地会党，组织强国会，藉谋推翻满清政府，以抗外侮。事被泄露，同志杨作霖君遇难，所组亦停顿。余又走安庆。适安徽武备学堂，一二三班学生毕业后，无所事，提调谭学衡呈请巡抚，成立武备学堂练军。是年辛丑，余乃投入充学兵。一年以后，军学稍得门径。壬寅年夏，满清政府派铁良视察长江，至皖检阅武备练军，许其成绩优美，而兵士多系举人、廉贡、秀才之优秀分子，当奏请满清政府以学生考试卒业，发文凭焉。

在辛丑、壬寅两年时间内，为进行革命活动，避免官厅注意，余特创立同学会，藉以联络各方面革命同志。既不限于同校同学，更打破省界。以是党徒日众，以黄花亭杨氏试馆为通信办事机关，以南庄岭西端密茂之松林中为集议之所。所有宣传品如《猛回头》、《革命军》、《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中国魂》^②等，每散布皆达万余份。而熊成基读《扬州十日记》时，乃至流泪不止，余因之与订交焉。

① 此处记叙有误。俄迫订新约，当为辛丑春事。

② 以上各书确是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品。但《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出版在辛丑、壬寅(1901—2年)之后。此处盖就少年所读之书，概括言之。

癸卯六月，余二十六岁，在武备练军毕业后，乡人张之屏，亦革命之急进者，与太和会党领导人郭其昌接洽，欲集合万人，至皖起事。郭即下令召集党徒。事阅半月，余始知之，颇觉时机未至，不宜盲动。乃与郭研究。郭已无法收回成命，余以时机紧迫，即迁出营外。岂知当夜四处火起，但无一处枪声响应，而郭君已被满人绞死狱中矣。次日大索谋乱之人，臬司濮梓同为武备学堂总办，到校索余，余闻信乘小舟顺流至大通，转赴南京，匿居王府园承恩寺胡济臣处，不敢出面者月余。旋与陈仲甫、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诸君作皖北之游，乃又结识江湖侠义之士石敬五、宋建侯等。

甲辰，余二十九岁，由皖北来至芜湖。是时郭其昌已死，徒众四散、官厅究缉之事亦渐寝息。于是由湘迁芜之安徽旅湘公学，易名为安徽公学，主持人为李光炯，邀余入校。是时所延请教师，有精于汉学之刘光汉君，化名金少甫，组织黄氏学校，专门从事暗杀工作。余与李光炯诸友，皆刺血为盟加入团体。旋以排满革命，徒众宜多，主义虽定，宣传宜广，又于中学及师范两校以内集学生之优秀者联络组织成立岳王会。盖岳武穆抵抗辽金，至死不变，吾人须继其志，尽力排满。此种组织，陈仲甫、常恒芳皆最重要分子也。会员入会用江湖上宣誓方式，绝对秘密。后又在安庆成立分会，吸收对象主要是军人。而会员为了运动军队，投入新军当兵的也不少，后来形成一部分强有力革命力量。秋九月，江南征新兵，赵伯先任三十三标第二营管带官，招余往任队官。余以欲实行革命非蓄养武力不可，乃决心辞去学校教师而往投赵声营中，充当前队队官焉。

乙巳年，余三十岁，充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二营前队队官。当即在南京成立了岳王会南京分会，朝夕与赵声等研究进行革命工作。然障碍甚多，动招破坏。为了集中革命力量，将左队队官易

人，畀之杨国弼。是时第二营在赵声领导下，余与杨君为基本，内而向士兵宣讲革命，外而与各界革命同志联络，得到很大便利。此时在南京比较重要之革命同志，如陆师学堂之陈绍濂、吴士初^①，三江师范之汪菊友，三十五标标统林之夏，与余等联系最为密切。是年秋，孙中山先生派吴昌谷来组织长江流域同盟会，余首先领导岳王会全体同志加入。其他如赵声、林之夏、冷遹、伍崇仁、孙麟、韩金声、林述庆、何遂、杨韻珂、倪映典等均以次加入，当即公推赵声为长江盟主，另设机关于鼓楼之东，并选定玄武湖之湖神庙为会议地点。由吴君呈报中山先生批准，特派员赍印信及委任状到宁，并颁发会章，公布革命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此以后，我们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集中意志，遵照会章，积极向前发展焉。继之则陆师学堂之陈绍濂、吴吉初，警察局之李玉斋、张侠琴，三江师范之汪菊友均相继加盟，而学生兵士闻风加入者千人以上，构成以后革命之良好基础。是时赵声升任三十三标统带，余与伍崇仁、林述庆皆升任管带。三十五标标统为林之夏。为宣传革命，在内场功课外，另加精神讲话一门。野外演习多在明陵附近行之。林之夏原任三十三标教练官，与三十三标官兵本有特殊情感，嗣升三十五标统带，故常在野外与三十三标官兵会合，其演说感人之深，士兵中多有为之坠泪者。南洋第九镇革命深入之种子，赵、林之功伟矣。

孙毓筠字少侯，安徽寿州之贵族也，以候补道资格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奉孙中山先生命，回国至南京，与青年学生五、六人携大炸弹四枚，是准备炸死端方者^②。到南京后，首先与余及赵伯

① 下文作“吴吉初”，原文如此，不知孰是。

② 端方于丙午（1906年）七月中始调任两江总督。《孙毓筠供词》说丙午年十月后由日本回国。柏氏回忆，误记提前一年。

先联络，乃将炸弹藏余队室。是时赵伯先升任三十三标统带，余与伍崇仁、林述庆皆升任管带。第九镇统制为粤人徐绍桢，亦有心人，故吾人革命行动，得其暗中保护颇多也。

丙午年，余三十一岁。正月，孙少侯以机关被奸人破获，少侯与学生权仰之、段自强皆被捕^①。余乃将所存炸弹置于标房院内井中，幸未破露。赵伯先因受清政府注意已离职，代之者为余大鸿，乃一旧官僚也。余等对革命工作不得不暂时隐避。乃少侯供词中，与端方高谈政治，且保荐人才。余与冷遹皆在彼保荐之中，更引起端方之畏忌。势难久于其位，遂于是年正月去职，而投往吉林胡殿甲所统之吉强军焉。是年三月以胡殿甲之推荐，得至延吉厅效力，充吉强军之文帮带兼马步队总教习。溷迹旧军，对革命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过人生地疏，比较困难耳。延吉者，于清光绪年间，开厅治，放官吏，惟剥削平民为能，所谓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牲多之处。日本人垂涎已久。谓之为“间岛”。因其地在豆满江之北，海澜河之南，中间成一极大区域而得名。至是每日皆有日人三五成群，络绎不绝，西北至宁古塔；东北至珲春；西南至长白山，其来路皆由高丽之会宁，渡图门江，经我六道沟而至延吉厅，皆有测量地图。清政府文武官吏，昧然不知利害，良可叹也！

夏五月，日本人来延吉者益众，其重要者如谋并韩国主要分子陆军大将松川敏胤，亲自到延吉视察多次，其侵略野心不言可知。余当告知胡统领，请其特别注意。胡乃与延吉厅同知阮公槐联名上书于吉林巡抚朱家宝，复由巡抚转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②，徐又转之外务部，于是外务部有命奉天训练处总办吴禄贞调查边务之

^① 孙毓筠是丙午年末被捕，柏氏误记为正月。此“正月”以下均为丁未（1907年）事。

^② 丁未（1907年）三月始设东三省，总督是徐世昌，吉林巡抚是朱家宝。

行。余早闻吴为同情革命者，待其至延吉，因即潜心下气，乘机供献意见，果相谈甚欢。调余为参谋。胡统领亦派余从吴至长白山焉。事毕，吴回奉天。七月，清政府乃有陈昭常督办吉林边务、吴禄贞帮办吉林边务之命。八月，组织督办公署，吴荐余为二等参谋。余谒陈时，陈警告余曰：“吾闻之汝师谭亦张云，君有革命党声名，希望君改改老脾气，吾人好共事矣。好在有吴帮办，他的雄才大略当可包罗万象也。”吴应之曰：“我不怕，请督办放心。”言毕大笑。余深知吴公乃有心人，陈乃肉食官僚，清廷之走狗。

冬十月，吴昆来延吉。吴为宋教仁、白逾桓之同侣也。是时清政府正在大搜缉桃源宗介等。盖桃源宗介者，宋教仁之化名也。余告吴昆，应注意避开，此间工作由余负责联络，筹资三百元，吴绶卿（吴禄贞号）亦赠五百元，交吴昆由海参威转赴日本。无何，方培良、杨端甫又至，为熊渭耕（熊成基）奔走者也。余为筹五百元，吴绶卿给五百元，交方培良携往接济焉。方熊渭耕在安徽起义失败也，逃往日本。旋由日本潜来长春，寄迹于同学臧姓家。臧父号冠三，待遇亦甚优。熊困久思动，因在日本时与孙竹丹得日本对俄军事秘密计划，拟售与俄国驻哈之郭勉沙尔。临行谓臧父曰：“侄此往必有所得，当以三万金馈赠。”臧喜出望外，冀其成功。居数月，事不协，穷甚，臧则屡函问状况，始则渭耕尚有答复，继而久之，音讯断绝，臧衔之。适清载沟由西伯利亚返国过长春，吉抚陈昭常至长春。臧密报长春道严某，严密报陈，陈密派中军李某至哈尔滨，将渭耕捕获，于次年春遂遇难^①。当余与吴绶卿筹得千元交方培良携往接济时，切嘱令渭耕速赴日本，以谋安全，乃渭耕得款未及速去，因而被逮。同人疑为孙竹丹所卖，洵大误也。

① 熊成基，字味根，即渭耕，己酉（1909年）由日本至哈尔滨，不久被捕。庚戌（1910年）三月在吉林就义。

余在延吉阅三寒暑，为进行革命布置，与绿林豪杰往返更多，故各方对余更加注意。幸有吴帮办掩护，虽有多次危险，得到上峰联络而终寝其事。时值腊月，陈督办商之吴帮办，派余赴韩京，沿咸镜北道之会宁、清津、西湖津、元山、釜山以达汉城。斯时日本对韩尚不敢明目张胆吞并其国，以伊藤博文为统监。韩国分为二派。守旧派为闵妃派，如兵部尚书闵东镐等，皆始终抗日者也。维新派为李完用等，皆始终媚日者也。结果媚日者胜，废韩王而日韩合并。余在汉城，为作延吉（日称间岛）交涉之材料，于韩国户部尚书朴姓之子购得一大东舆地全图，价五百元。朴姓有二子，争图价涉讼，日警侦知是图为中国人所购，几经侦查知购者为余，乃下令搜缉，谓为间岛名誉官，系国事侦探。一日，有日本宪兵持一单，写余姓名，来问余曰：“汝知此人何在乎？”余曰：“不知”。因风声甚紧，余避居中国领事府，是时总领事系粤人马廷亮，促余回国，免生外交。余只身乘电车至仁川，搭轮至烟台，转奉天。适吴绶卿亦因公在奉，陈明始末，准撤回。余复由安奉铁路至汉城取行李，又折回奉天；再由长春经吉林，陆行一千一百余里转回延吉。余回延吉不久，吴绶卿亦绕道海参威经珲春回任。乃徐世昌免吴职，而升任陈昭常吉林巡抚，兼任边务督办，以傅良佐为帮办，代理督办职务。傅精刻量小，任用私人，因忌余，乃改余任屯田营管带，驻扎距延吉二百里之三里湾。从此日与虎狼为友，但革命同志会集于此，绿林朋友朝夕过从，反少顾虑矣。

丁未年，余三十二岁。夏，傅良佐与日本交涉失败，因坚决辞职。清政府仍以吴禄贞继任。吴则要求自任督办，专折奏事，不受吉林巡抚节制，方允就职。清政府允之。吴于五月间重游旧地，旧雨重逢更为相喜，而革命准备更为积极。就职之次日，即奏请成新军一镇，成屯田军一标，镇统吴自兼，屯田标统为余。秋九月，吴以

整理军事之故，至余所驻之屯田营，筹商练兵事。一日宿营百草沟，晚餐时吴自吟一律，韵为央黄忙阳觴五字，可惜不记其诗。余依韵和之曰：“虎帐谈兵夜欲央，漏残人静月昏黄。功名已觉三生薄，鞍马空驰十载忙。未遂封侯悲李广，犹堪勋业慕汾阳。待当骄虏平除日，捧献澄清酒一觴。”依韵和者甚多，在此不及备载。可见当时气象万千，所抱希望甚大也。冬十月，吴绶卿计划驻兵地点拟在绥芬大甸子，屯兵五千人以上。嘱余往查，带兵二百人，车马五乘，路经无人烟之地三百余里，雪地露宿者三夜。经大汪清、小汪清、大青岭等处，松柏参天，倒木横地，阻我车马，即时除去障碍，修理道路，始克成行。逾五日，行抵目的地。此处平原二百里，华人甚少，皆韩民之越垦者。余回报后，吴即着手计划布置。不意冬十一月，清政府疑吴有革命嫌疑，将边务根本裁撤。吴绶卿既去，余之屯田营亦即结束。吾人所经营与希望虽告停顿，而在吴绶卿之领导下，所布革命种子分散各地，以后在关内外革命工作中起到很大作用也。（吴禄贞后被清政府派奸人刺死）^①。

戊申年，余三十三岁。清政府准备征兵，在奉天成立督练公所，以为东北军队之枢纽，内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适余在奉天住闲，由参谋处管总办云程委以二等参谋，月获百四十元，而革命同志相从者，不下三十人。奉天城内有三江旅馆，馆主系浙江人，相待甚优，此馆遂为吾人之大本营。馆账累至七百元之多，馆主人弗之计也。是时为革命奔走最力者，有廖元煌，号燮堂，粤人也；祁耿寰，号醒尘，辽阳人也；徐干，号子俊，鄂人也；所运动联络之对象为冯麟阁部、蓝天蔚部。而商震亦由锦州来奉，入测绘学校，幼年深沉，亦常参加革命活动。当道对余等虽注意，因吾等布置周密，无瑕疵可指也。次年参谋处派余赴俄边调查俄人军事，沿东清线

^① 辛亥革命时，吴禄贞死于石家庄。

经哈尔滨、满洲里西抵伊尔库茨克，折回至伯力、驯马、虎林厅、海参威、宁古塔、依兰、九站，回至哈尔滨。经十阅月回奉天报命，时已庚戌七月矣。此役虽苦，而革命运动未或稍间，在伯力访晤老刘单子，在哈尔滨访晤天边羊，皆绿林之最有力者。其他如依兰东沟、宁古塔、虎林、驯马不著名之绿林豪杰，晤谈者二十余人，皆待机揭竿者也。

辛亥年，余三十六岁。二月，奉天督练处改组，归并三处为一处，以军事参议一人总揽军事，亦谓之总参议，蒋方震任之。余被淘汰，由来渐矣。从此余即在奉闲居，但对同盟会宣传组织工作更积极进行。时至五月，经济更感困难，而同志则更困苦。余乃亲往呼兰等处筹款接济。除还三江旅馆债务外，尚有余款作为各同志活动之费。八月二十一日报载武昌兵变，余与诸同志即计划响应工作。二十二日得范鸿仙、郑赞丞电促余南下，一日三电，遂召集旅奉同志会议。金云关内起义，关外亦紧要，不可无人主持，当复电不回。二十三日又得陈英士（陈其美）电，言甚激切，云伯先已故，长江非异人任等语。余为感动，将东北工作交廖燮堂、梁实卿、梁卓卿负责。余与祁耿寰、徐干等分别回上海。

余于九月初一日到上海。初二日黄克强（黄兴）亦归自南洋，当即在陈英士家开紧急会议，决定克强担任武汉，余担任南京。是时满军攻汉口甚急，余初三日赴南京，克强初四日乘红十字会船赴汉口。

南京同盟会机关设内桥，由凌毅、李华依主持负责，正在策动新军起义工作。余到南京后即住机关内。第九镇同志知余到南京，来联络者数十人，研究军事皆以新军有枪无弹为可虑，余决计再回上海筹商补充。当时与凌、李诸同志将南京驻军加以分析：一，新军第九镇，徐绍桢所统，每镇有步兵两协，每协辖步兵两标，

第九镇所属协和标，依镇之序列编为十七、十八两协，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标。此外，尚有马队和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依照镇之序列编为马队第九标，炮队第九标，工程队第九营，辎重队第九营。又有宪兵一营直辖于镇。此时第九镇司令部、第十七协司令部以及三十三标、三十四标、马、炮等标、工辎各营皆驻南京，十八协司令部及其所辖三十五标驻镇江，三十六标驻江阴。此部军队，大家依靠为促动革命之主力军，当时革命气氛已笼罩全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二，巡防军，系督标绿营所改编，约二千余人，无建制，直隶于总督张人骏。但该军皆淮军旧侣，安徽人最多，凌毅以乡情关系，联络已久，下级军官及士兵大多同情革命。三，江防军，张勋所统，计共有步马兵二十三营，其下有统领二员，各领十营，其余三营直辖于统部。此项军队，分驻南京城内外各要隘，担任城防，内部尽功名利禄之徒，对革命不易为力。四，旗营，无建制，约一千余人，直隶于江宁将军铁良，因其内部皆旗人，全是老弱残兵，大家视为无足重轻。

余到南京时，南京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号召下，已决定军事起义计划，因布置有欠周密；且当时革命党人，大部分均系下级军官及士兵，与中上级军官不相联系。至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时，中上级军官害怕，且有逃离军队者。徐绍桢此刻亦惴惴不安。因此谣言四起，以致江督张人骏更加疑虑，下令徐绍桢将各部队弹药，悉数缴还军械库，限期将全镇开驻秣陵关。徐绍桢只得遵命退出南京。余到南京后，始知第九镇全部军队，除第十八协在镇江、江阴外，驻南京军队已全部退驻秣陵关。经大家会商后，以补充弹药为当务之急，故余即回上海，向总部第一批领得炸弹一千二百颗，手枪五百支，其余弹药筹齐再运。余即拨调敢死士一百余人，由各人分带所领武器，到南京混进城去，均分存机关和上江公学，带来之

人亦分住机关与学校内。因当时凌毅系上江公学校长，便于掩护也。

此时江防军以第九镇完全开出城外，肆无忌惮，任意横行，到处搜捕革命党人，到处借口检查，在老百姓家逼取财务。以致家家户户日夜不安，纷纷向上海逃难。城内形势非常恶劣，所幸大家皆镇定，但亦不敢随便外出。李华依由机关派人向秣陵关联系。次日清晨，炮标排长侯城、辎重营正目李朝栋特来请余到秣陵关会商起义问题。余于当晚六时到秣陵关。此时全镇正、付目均在列队欢迎矣。因未知镇部情况，未敢声张，即投宿三十三标伍崇仁处。是夜全镇下级军官不等长官命令，即令军士将刺刀、马刀开口，并自动刺伤旗籍军官三人。

当时徐绍桢正处在进退两难之际，并知其部下军心浮动不可遏抑，心中焦虑万分。知余已到秣陵关，特派人约余至镇部会议。余与伍崇仁计议妥当，并下令作万一之准备，因徐之态度未明确表示前，不能不作防备也。余于下午六时到镇部，与徐见面亲热如故。余首先陈述当前革命形势，清政府腐化无能，若不将其推翻，中华民族即有亡国之忧。希望徐当机立断，领导全镇成此伟业。徐颇为动容。当余与徐谈话时，镇部门前已现拥挤之状，盖全军头目皆来探听消息也。徐视此情形，即携余当众宣布本军今后动向，望大家安心加紧训练，听候命令。众始散去。

徐绍桢听到余之劝说，知当前革命声势愈来愈大，不能遏止。回顾本军各部革命呼声已响彻云霄，大势所趋，方开始倾心革命，决定了他的起义活动。立即退入密室，召集第十七协协统孙铭、正参谋官沈桐午、新由日本回国之施久光兄弟等，密商起义步骤。徐将本军近况作了简短报告。三十三标标统王光照逃走，已由伍崇仁代理。炮标标统陈懋修逃走，拟请余担任炮标标统。余表示同

意，但要到各处活动，在余未到之前，请徐先由该标内部选人代理。当时徐即指派沈桐午积极检查各部缺额，限期补充完毕。全军缺乏枪炮弹，指定由余赴上海接洽筹运，以备进攻南京。

余接受此项任务，当即提出本人意见：以初运南京之手枪、炸弹，应调配运用或即分配给埋伏在城内一百余人作为进攻内应；应速派人与凌毅、李华依等联络；城内巡防军内部，革命党人已作不少工作，宜与联系，物质上应予以便利，定可全部归心；本军大部分有枪无弹，要晓谕下层，不可轻举妄动，免遭失败。又张勋、铁良粗知军事，恐乘我无备来攻，宜由上方桥据马群，与镇江联为一气，以策安全。徐绍桢完全同意。余即决定由秣陵关取道镇江赴上海。当余将离秣陵关时，得南京机关通知，上海已经光复。继之则苏州巡抚程德全反正，苏州亦光复矣。当余抵镇江时，知三十六标已由江阴移驻镇江，标统陶澄孝逃走，该标第三营管带林述庆操纵全标，正在秣马厉兵，待机而发。

余到上海后，由总部领得枪弹十万粒，炮弹三千发，炸弹二千颗、手枪五百枝、步枪三千枝、现款二十万元，很顺利运至镇江。当即发电向徐绍桢报告。此时镇江已在林述庆领导下独立，林述庆被公推为镇军都督，参谋长陶俊保、军务部长李竟成、民政部长杨邦彦，一切布置均已大定。此时长江下游、上海至镇江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矣。据南京第九镇同志来谈，第十七协协统孙铭与书记官唐曼公已到镇江，因与林述庆意见不合，不敢出面。余寻之于江边旅馆中。晤谈之下，孙以与林述庆不能合作为虑。余以大敌当前，大家应破除意见。林述庆方面，余当负责解释。现在械弹均已领到，应接运至秣陵关。其他问题，俟与徐统制会商决定。余即向镇军都督府调来马车一批，装运械弹，决计由陆路起行。布置就绪后，于次日午前六时，余与孙、唐二人带一部分便衣士兵，取道镇

江西关外金鸡岭出发。乃行未十里，即遇九镇士兵，行伍不整，三五成群，纷纷向镇江溃退。据溃兵报告，始知第九镇在秣陵关起义失败，军队全部溃散矣。

先是第九镇在开始成立时，革命思潮本已波及全国。同盟会革命团体活动，早已深入九镇新军，特别在初级军官及士兵方面。而中上级军官多系留日士官学生，加入革命团体者极少，平时上下级之间矛盾很深。当革命空气达到最高潮时，中上级始恍然大悟，知部下已不听其指挥，而本身已不能为部下所容，故很多私自逃走。留在军中者，只好对其部下俯首听命，表示赞成革命，这部分人全是徐绍桢左右亲信。当余在秣陵关与徐绍桢研究起义时，颇为彼等所忌视。看到上海、苏州、镇江相继独立，急于求成，以表现自己，乃怂恿徐绍桢进攻南京。当时孙铭未回，即由沈桐午代理第十七协协统兼总指挥，克日向雨花台进攻。下级军官以余由上海运来弹药已在途中，主张候弹药运到再行发动。徐绍桢以时机已至，不必再等，于是以空枪刺刀冒然进攻。敌应以机枪、山炮，而致失败。

余与孙铭等即停止前进，折回镇江，与林述庆会商办法。林立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派兵驻守高资，以防敌军东下。公推余为收容所长，收容由南京溃退之第九镇军队，进行改编。自此以后，余即参加镇军活动，当即发布命令，向句容、溧水、溧阳、宜兴等处招集溃军聚合镇江。不久即改编成军，所有第九镇革命同志在余之领导下，皆集中于镇军范围之内。同时余派卢慈佛率海军见习生二十余人，敢死队六十人，各携炸弹二枚，马刀一把，潜至下关，夜登兵舰，威迫生火拔锚，拂晓而来归镇江者十五艘。林述庆以闽人之故，与海军融洽，改编为海军一支队。另由南京坠城而出之巡防队千余人，收编为先锋队两营，第一营管带为张永正，第二营管带

为朱鸿宾。由此以来，更加深徐绍桢与林述庆之磨擦矣。

徐绍桢因起义失败，与其左右亲信微服逃居上海。适黄克强亦由汉口来沪，而林述庆、陶俊保适均在沪。黄克强、陈英士误听徐绍桢左右一面之辞，杀了陶俊保。余闻信即赶往上海，向黄、陈等说明原委，以陶俊保在镇江与徐统制在南京失败，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大有损失，以后希望大家慎重。时宋教仁（宋教仁）在座，对余言甚表同情，立令追回正法林述庆命令。于是余与林述庆潜至高昌庙，乘江桢兵轮回镇江焉。

上海同盟会总部，以南京系战略要地，势所必争，不取下南京，不足以完成江苏省革命任务。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京。当场推定徐绍桢任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消息传至镇江，林述庆大起反对。林谅生劝之不从，乃不辞而别，表示脱离镇军。余继续劝说，说明利害，并陈明由上海领得之械弹与现款皆在此，当前重要工作，为扩充整编自己军队，否则大敌当前，徒作意气权利之争，智者不为也。林为之动容。余乃袖出欢迎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电稿，林与余共同签发。

联军总司令部设镇江西关，徐与其幕僚皆集中于此。余与林述庆亦联翩往见徐绍桢，讨论进攻南京事宜。但徐总以第九镇全部由余整编后自行领导，划归镇军范围内不能释然，而幕僚不明大义者复挑拨是非，对余仇视。以致与余隔阂日深，发生许多事故。林述庆以夙怨，与徐部更不相能，每次军事会议意见冲突。余尽量忍耐，注意避免磨擦。计划不在联军范围内作战，自请将镇军全部交林述庆领导会攻南京，自己领一部分军队独立作战，进攻浦口，断张勋后路。得联军各方同意，乃列入军事计划。

联军军事配备为：沪军洪承点部一千人，粤军黎天才部六百人，苏军刘之洁部三千人，浙军朱瑞部三千人，镇军林述庆部三千

人，徐宝山部三千人，余所部二千人，合计为一万四千人。

镇军出发之军队，共为三个支队，许崇灏领第一支队，刘成领第二支队，余领第三支队。另有海军一支队、江防军一支队。第一路由一二两支队编成，林述庆亲自指挥，沿铁路会攻南京。第二路为余之一支队，根据联军计划，会合徐宝山部，渡江直攻浦口。

林述庆向南京出发时，余亲送彼至高资。在车上发现有“苏军都督林”字样布告甚多。余恐其与徐绍桢仍发生意见，有误进攻军事。劝林应以大局为重，万不可再作意气之争。林即令人将布告取去。余不放心，又邀刘成、伍崇仁说明革命意图，请他们注意林、徐冲突有误大局。即行告别回镇江，当夜率部渡江，向六合前进。

余率部行抵离浦口二十五里葛塘集时，即遇瓜州镇赵洪禧、缉私统领徐宝山等部败兵千余人，行伍不整，纷纷向东溃退。余派人查问，知受敌人压迫，缺乏给养，来此谋食者。余乃下令东退士兵不准再退，指定在葛塘集五里以内宿营，今晚明早给养向镇军司令部领取。此令一出，当晚发徐、赵之军队给养二千五百份。余夜间巡视，有士饱马腾之慨。盖当余之军队未出发前，镇军军务部长李竟成策动徐、赵两部分军队已向浦口进攻。因失利无法进展，俟余之生力军开到，军威复振。可见当时军令不统一，各自为政之情况矣。于是余即下令全军拂晓进攻浦口。

先是张勋因受联军会攻南京之压迫，恐浦口归路被截断，在浦口布置重兵，已早乘夜送张人骏、铁良北去。张本人不敢久居南京，率众退驻浦口。当余向浦口挺进时，适张军正在逆袭徐、赵之军。余军当即向张军猛扑，徐、赵之军亦跟踪反击。双方战斗激烈，死伤亦众。直至下午将近黄昏，张军不支败退。余军先锋第一营管带张永正亲冒枪林弹雨，率全营冲过宝塔山进占猪头山，首先攻入浦口。先锋第二营管带朱鸿宾率全营由侧面攻入。余之后军

相继到达。其他各军亦由各方面攻入。于是浦口全部被革命军占领。余于当夜率学生军三百人入浦口，即占张勋大营为司令部。张勋狼狈北退，遗弃军品甚多。一场血战，至此告一段落，而南京亦于此时光复。

余以镇军第一镇名义布告安民。浦口本系铁路终点一市镇，市面颇为繁荣。徐、赵之兵藉搜敌为名，故入民家骚扰，一日数起。余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军队应严格纪律，所有各部分士兵不得无故私入民家。而徐、赵始终置之不闻不问，余乃派学生队捕杀数人，并持令查街。徐、赵之兵始稍敛迹。不数日，而徐、赵即率所部自动开往扬州矣。

联军入南京后，徐绍桢经各军公推为苏军都督，而同时林述庆苏军都督布告已高揭通衢，与徐互不相下。于是群情愤慨，已现分裂之象。会攻南京时，兵力以镇军第一镇最强，此部分军队原系余将驻南京之第十七协全部因起义失败在镇江收容重新扩编者，所有第九镇革命同志均集中于此。加上林本身部队，实力确较其他友军为优。林至此居功骄傲，已为各友军所不满，而镇军内部亦反对林此种自满行为。故林自称都督 反响甚大。镇军第一镇且有带队暗投徐绍桢，而林尚不知也。此时如朱先志、李玉昆、余长清三部均易帜脱离镇军，而镇军炮标竟在北极阁设炮位，准备轰击林述庆，空气恶劣万分。余令中军李士善到南京接洽，将第一镇全部调至浦口准备北伐，待军队开至浦口点验时，则全镇人马仅馀半数矣。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同盟会总部派宋遁初、范鸿仙、郑芳荪等来南京，约余过江会商解决全省军政问题。由宋遁初主持会议，一致决定徐绍桢、林述庆任江苏都督皆不相宜。大家公推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林述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任南京卫戍司令。

由余与宋等向林述庆传达会议决定。林述庆因环境不佳，正在穷蹙之际，见余与宋等喜愧交并，知程德全被公推为江苏都督，表示同意，立即将都督印交余，决定让出都督府，自己将司令部移至三江师范办公。于是余与宋等立即将都督印送交程德全。次日午后程德全即迁入都督府就职，一切风波从此平息。南京秩序全部恢复，余即回浦口。

自武昌起义以后，在一月之内相继独立者有十个省区以上。为统一各省军队，不能无统一指挥机构，于是集中上海之革命领袖开会，决定公推黄克强任大元帅、黎元洪为付，同时并决定由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牵涉到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问题，以致引起各方面争执，不能解决。尤其苏浙联军中之军人，有攻下南京之功，声言不受汉阳败将之指挥，反对黄克强而属意黎元洪。又经各方面研究，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克强为副，因黎驻武昌，大元帅职务由副元帅代行。黎虽接受此项办法，而黄对替代临时总统职务不能同意。在南京一部分军人如朱瑞等对黄代大元帅乃持异议。余乃会同林述庆发通电，欢迎黄克强即来南京，就大元帅职。克强应约来到南京，知孙中山先生不日回国，主张一切留待孙中山先生回国后决定，乃着手将驻南京军队先行整编，以谋军政之统一。首先将余所领导之军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军，由大家公推余任第一军军长，下边成立三个师，由郑为成、伍崇仁、冷遹等分任师长。由此以来，扬州徐宝山亦即改编为第二军，则新师、旅之番号全部出现矣。

林述庆为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特来与余研究。余当时主张，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临淮关最适宜，因临淮扼津浦线要道，乃南京门户；铁路沿线军队本党同志居多，遇事容易解决。而林述庆要将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扬州，余当即提出，以扬州之徐宝山决不可

靠，一旦有警，肘腋堪忧。林不听，乃携步枪八千枝，金陵厂制山炮大小五十余门，子弹帆船满载三十余艘，开往扬州，成立了北伐军总司令部。未及两周，以强迫剪发，总司令部卫队全部被徐宝山缴械，空气万分恶劣。余严电徐宝山责问。幸林述庆只身逃出来至浦口，羞愤无地。余即加以安慰，并建议仍在临淮关设总司令部，准备北伐。林因受打击，万分灰心，表示不愿再干，遂过江回福建原籍，后在北京被害。林虽器小，但对革命是有无限忠诚也。

革命发展至此阶段，革命党内部已经分化。尤其异己分子、官僚政客混入革命队伍夺取政权，造成很大一部分势力。故在孙中山先生未回国之前，这些混进党内之投机分子，为了升官发财，时时准备妥协，已开始南北和议运动。本年年底，孙中山先生由美国回到上海，南京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此改用阳历。本年十二月上旬，即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黄克强被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其他各部总长皆依次就职。袁世凯得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大失所望，立即宣布不承认南京政府，密令北洋军阀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等四十余人通电，主张维持君宪，声称若以少数人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和议至此，即告破裂。

余时驻军在蚌埠一带，严阵待命。奉参谋本部命令，以“和议停顿，克日进军，在兵力未达徐州以前，所有各军统归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指挥”等语。余接命令后，详加考虑，因各军长官各不相下，类似异军突起，各自称雄，受人指挥恐不甘心。故不以总指挥名义自居，对各军用通报不用命令，并征集各军推派负责高级参谋，组织参谋团，便于发号施令。而粤军姚雨平、浙军朱瑞皆不接受，余亲到两处解释。姚虽表示合作，而朱仍持异议。余以自力更生办法，以余之第一军联合粤军为主力，分左右两翼向北进攻。先是本

军第一师团长葛应龙已会合皖军陈幹(兼任本军宪兵司令)部布置在蚌埠以北。余之动员北伐命令发出后，第一军第一师长郑为成联合粤军第一旅长林震即由蚌埠北进。葛应龙团会同陈幹旅为前驱，首先攻克宿州，第一军第一师主力联合粤军亦即进抵宿州。余率学生军进驻固镇。忽接参谋本部电令，以和议复开，停止前进，以待后命。故浙军朱瑞等虽亦进至固镇，听说南北和议复活，即停止不前。余以张勋军已处于被动地位，本军不占徐州，难保稳固地位，故虽奉命停战，仍日夜兼进。此时其他各军或进或止，已无成见。余以第一军为先锋，会同粤军，沿津浦线向前猛攻，三进三退，以致双方死亡甚众。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前锋主力已至三堡车站。我军前哨司令方振武于黑夜之间，率军首先攻入徐州。于是大军继进，张勋狼狈向北溃退。徐州即被克复矣。

按徐州乃军事重镇，在历史上对徐州之得失，视为南北胜负之关键。余占领徐州后，控制住南北东西之咽喉要道，对满清政府有很大威胁，对以后清室宣告退位，亦起到有很大作用。余之军事计划，拟乘余之优势兵力，不顾一切，攻过黄河以北。那时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南京革命政府，更加稳固矣。乃袁世凯以战事不利，提出意见。南京政府内部，对军事毫无决心者，大有人在，患得患失，以致参谋本部来电申斥。大意谓“电令停战，竟前进不止，是有意破坏和局，勿得再误”等语。余奉令后，即停止再进，整理各军，以待后命；检阅各军，大事犒赏。北伐至此告一段落。

夏历除夕，一日之间，连接参、陆两部四急电，召余回南京。余原来计划再越三日布置大定，即赴南京。因中山先生回国，余正在前线督师，尚未见面也。当令交通处长丘润初，准备车辆，于当天夜回浦口。

余回浦口之次日，为壬子年元旦日，余三十七岁。清晨过江，

至总统府晋谒孙中山先生。晤谈之下，慰勉有加。孙先生亲为调牛奶咖啡茶，并给以饼干，殷勤备至。余将军事情况略为报告后，即陈述余之主张，以目前革命气势正在高涨，北伐军事不应停止，且北洋军实力尚在，应利用当前革命优势，予以严重打击，将所有障碍扫除，方能实现本党政治主张；否则急于讲和，恐难有好结果也。孙先生非常同意余之主张，不过当时对余之指示，认为和议并不坚决主张不谈，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他自己可以立即辞职，不再厕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关于军事，要余与黄克强研究。余在总统府早餐毕，辞孙中山先生往见黄克强于陆军部。知电召余来南京是为要开军事会议，决定各省军事布置以及陆军总长问题。要大家作出决定，以便提出和平会议，因和议又在继续谈判矣。余即向克强提出意见，以袁世凯乃是不讲信义之人，戊戌变政，他能卖友向慈禧告密，我们对他不应相信太过。黄克强当时向余解释，以革命目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只要袁世凯承认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将总统让给他，他虽狡猾，也一定可以与我们合作。假若完全靠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此时余已看透黄克强本人亦大有放弃武力之意。尤其当时和平空气浓厚，余之不放弃武力主张，已不为各方面所重视，诚所谓曲高和寡者也。

军事会议如期开幕，各地方军事代表提出各地方保留维持地方治安军事方案。关于陆军总长问题，大家一致主张仍应由黄克强担任。另唐绍仪向孙中山先生建议，南方应保留五个军，在现有二、三两军外，应再补编三、四、五三个军。此等问题通过后，会议亦即结束矣。

余参加军事会议时，与各方面接触，看出许多问题。我们所提出之全部军事方案能否付诸实行，是大有问题的。此时北方代表

唐绍仪住总统府内，余特去拜访他。盖唐自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对同盟会非常忠实，与余晤谈之下，知其已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用政治手法来对付袁世凯。陆军总长问题，若北方不接受，便使黄兴担任南京留守，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并有调新成立之第三军军长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余为山东都督计划。一个北方代表能有此苦心孤诣之建议，可谓难能可贵矣。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革命党人虽居领导地位，但官僚政客担任各部总长者，占有很大势力。他们早与袁世凯暗通声气。尤其各省地方政府，大半都是钻进革命队伍中投机分子。以致和平空气甚嚣尘上。尤其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余早已感到，本身力量尚不足以起到和战决定性作用。诚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往，唯有回到江北整顿自己军队，以待时机而已。

为时不久，南北谈判已达成协议，即清帝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中间虽发生许多波折，而时局至此，已大有急转直下之势矣。那些誓死反对共和的北方将领段祺瑞等四十余人，又发出通电要求立采共和政体。适值革命党人在北京炸死宗社党首领良弼，清政府更加害怕，于是隆裕太后即公布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得此消息，以帝制从此永不存于中国，民国目的已达到，立向参议院辞临时总统职，以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此项消息传出后，使南方各地各色人物，弹冠相庆，联袂北上。其拥袁之热烈可见一斑。此时虽发生许多争执，最重要者如建都问题。因本党领导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且亦陷于孤立，完全照袁世凯意见解决。从此以后，全国政权完全控制在袁世凯手中矣。

袁世凯在北京就大总统职后，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关于军事方面，陆军总长是段祺瑞，而改任黄克强为南京留守。可见此

种措施，在会议时早已决定。此时各色各种政治人物，及各党各派各种组织，皆应运而生。本党宋道初同志，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吸收非同盟会小团体加入。余当即提出余个人意见，对改组同盟会，澄清内部，确有必要。但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使本党内部更加复杂，应该特别注意。但当时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都无表示。从此以后，国民党组织虽然扩大，而精神逐渐泛散矣。

此时余驻军从浦口直达徐州，控制苏、皖两省要道，实力相当雄厚。袁世凯特派其亲信章聿骏（号季诗）至浦口，持交通银行支票一百万元相赠，说明袁总统特派来专诚慰问，此一百万元系给余私人应用者，作为老亲养膳之费，并要余将全部官兵造一花名册，直接送交袁总统，以便转交统率办事处，参、陆两部可以不理，以后军费准就近由津浦路南段如数截留。这完全是袁世凯分化消灭革命党之鬼计。当场被余婉言谢绝。章聿骏在浦口连住三日，不得要领而去。闻徐宝山接受二十五万元，并送其子往北京为质焉。

袁世凯为了扼杀革命力量，借口经济困难不发军饷。又借口南北统一，实行裁兵。孙中山先生因对袁仍抱有幻想，而黄克强对于军事问题完全失去警惕性，所有袁之指示一律照办。因此，真正革命力量，从此削弱。余当时虽奉到缩编命令。千方百计总希望能保存实力。但经济困难已达极点矣。

安徽自武昌起义后即宣布独立，一致公推孙毓筠为都督。但庐州、芜湖、大通三处军政分府均仍存在，不听孙毓筠指挥，形成割据之势。余奉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指示，要余到安徽协助孙毓筠，以谋统一。余奉令后，即驰电三处，婉劝将军政分府早日取消，以维大局。庐州分府孙万乘、芜湖分府吴振黄皆同盟会老同志，接电后立即将军政分府取消。唯大通黎钟岳，有葛光廷、刘国栋从中挑

拨，置之不理。因黎是共和党人，余特托共和党之吕希恒前往婉劝，而吕亦一去不还。余不得已，乃暗中与其重要军官胡聘臣接洽，晓以大义，胡乃领导全部输诚。余亲至大通，黎钟岳等闻风逃往武汉。余将黎军全部三千人改编为一混成旅，即以胡聘臣为旅长，电请留守府批准备案，并拨款十六万元给发军饷及犒赏，微有不足，又由大通商会借垫八千元，了此公案。大通商会及人民均表示满意。余另电孙督，即日派员来接收大通。适孙督派汪律本、孙榮持孙之亲笔函到大通，约余到安庆，有要公面商。

余到安庆后，与孙督晤面之下，孙袖出袁世凯电报一通，略云“孙督准予病假休养，安徽都督着柏文蔚代理”等语。余当即表示，南方军事应由黄留守主持决定，不应先向袁世凯请示，尤其津浦南段军事重要，正在整编之时，余决不能脱身。孙以安徽军队复杂，军令不能统一，彼实无法维持。研究结果，余负责协助，先将内部加以整顿，首先将安庆军队与青年军归并，计二十七个独立营改编为一旅，枪毙骚扰徽州的傅家桢，申斥了不守纪律的胡万泰，所谓杀一警百。以后安庆秩序，亦即暂时安定下来。余即返浦口。

余由安庆回浦口之次日，即过江去见黄克强。知克强已将留守府自动撤消，正在办理结束。余当即提出，留守府撤消时间未免太早，使南方军队失去统一领导，影响很大，是革命基础完全消灭矣。何以在南京本党同志们见不及此。当时黄克强认为，不如是不足以表示拥护中央之诚意。现南北既已统一，军队即应遣散。孙毓筠急于求去，主张余回安徽，在此种情况下，余方开始作回安徽之计划。

南京留守政府既已撤消，南方军事已无重心。唐绍仪虽提出任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不但被袁世凯所拒绝，且由袁直接改派王芝祥赴南京遣散军队，将驻南京之第八师拨归程德全节制。于是第

四军是浙军回浙江，第五军是粤军回广东。余之第一军驻浦口及津浦线南段，苏人张謇、马良等，以苏人治苏为口实，并以善意托人接洽，拨发开拔费十六万元，要求余将第一军开离江苏。余正考虑中，适安徽驻军葛应龙部发生闹饷风潮，地方各团体二十余人群集浦口，要求余回安徽。继之陈仲甫亦到浦口，以安徽情形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现在留守府已撤消，各军涣散，军事重心已不在南京，浦口无久居必要，也主张余速回安徽，尚可保存一部分革命力量。余至此回安徽计划乃定。先将军部迁至蚌埠，于民国元年六月下旬赴安庆，就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徐子俊为参谋长，机要秘书王曙笙、高级参谋徐唯一。一切施政方针皆由四人代为规划，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行政之纯洁性。首先将全省收入加以统计，预定军政费占全省收入三分之一，而教育、实业、交通、司法等费，占全省收入三分之二。如统一币制，厘定钱粮，继续建筑芜屯、芜广、安正公路，蚌埠开埠，省城浚坞，督修圩堤计划，均在分期进行中。全省六十县增加中小学校二百七十余处，大致初具规模。袁世凯屡次派人来皖，币重言甘，希望余与之合作。余始终虚与委蛇，决不为所动。故当时安徽情况非常安定，但失意之政客，落伍之军人对余颇多不满。余惟抱定宗旨，一面求本省内政之完整，一面防袁氏之叛国，其他皆非所计也。

余驻军浦口，有女子北伐军一队。当第一军缩编时，将女生北伐队全部改组为崇实女学校。校址设在南京中正街候府，内分刺绣、染织两班，每日除上课两小时外，其余时间皆学习手工，成绩甚佳。余到安徽后，为救济女子失业，在各县推广此等学校，并扩大天足会组织，所有幼女一律不准缠足。为了破除迷信，拟将各处庙产收归公有，但此事阻力甚大，均在逐步进行中。承满清政府之

后，人民吸食鸦片成风，仅安庆一个城市，烟馆林立，其他城市可想而知，流毒非常之深。余到皖不久，即下令禁烟，通令各处所有烟馆一律封闭，不准再开。但私自开灯者仍在所难免。复在各处成立戒烟会，善意地劝烟民戒烟。适有安庆奸商勾通英商，将大批烟土在安庆卸货，准备分运内地者，被警务人员截获。余令警察厅长祁耿寰就地将烟土全部焚毁。因此英国人将兵舰开至安庆，百般威胁。余决不示弱，亦将炮队集中江边一带，与之对峙。几经交涉，余得到孙中山先生与各方面支持。英人无法，不久兵舰亦退去。当时皖北亳州、阜阳等县农民，几乎家家种烟，对粮食收入影响很大。余特派专人分别下乡铲除烟苗。故当余在皖期间，对禁烟工作，成绩甚有可观也。

民国二年癸丑余三十八岁。三月中旬，谭组庵派欧阳振声来安庆，商湘、皖联盟问题。居未三日，得悉宋道初在上海车站被刺身死。余与欧阳彷徨绕室，终夜不眠。次日晨，即促欧阳振声速返湖南，与谭组庵研究作万一之准备。余连日召集有关人员密商对策。适李协和派文群与一部分军事人员到安庆，与余商双方军事联络问题，除决定皖赣军队布置与协同动作计划外，并立即密设军用电线五百余里，由安庆直达霍丘县之叶家集。盖倪嗣冲之重兵在周家口、阜阳一带，必须严防也。计议决定后，文群即回江西。

孙中山先生以实现其二十万里铁路计划到日本，但当他正要返回国时，发生了宋案。三月底，中山先生回到上海。余与克强、协和先后到沪，在孙宅开会。此时中山先生对袁世凯之幻想已完全消失，不顾一切，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当时余与协和、英士坚决表示同意。而黄克强以南方军力准备不够，袁世凯假面目尚未完全暴露，起兵讨袁无信心，主张听候法律解决，与袁世凯相周旋。孙、黄二公争持甚烈。结果克强建议分电广东、湖南

两省，征求谭、胡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旋得复电，皆主张法律解决。谭组庵有几项暂时不可用兵建议。因此将起兵讨袁之计划，搁置不谈矣。

余因不同意法律解决，乃约李协和、陈英士往见孙先生，提出目前虽不能立即讨袁，但军事准备不能放弃。关于经济之筹划，械弹之准备，以及海陆军之布置，应在上海建立统一机构，以备万一。余当时并建议三个问题：一、财政。余希望英士在上海筹拨三百万元。因余对安徽中华银行纸币整理颇有信用，原有纸币仅八十万元，正欲续发一百二十万元，凑成二百万元之数，而基金并无需增加。若再以二百万元现金，则可发纸币一千万元。二、与慎昌洋行定购枪炮三百万元，第一批即在上海交货，先付一百万元，则三个月将货交清，其余货价二百万元，分作两年付清，交货地点在长江通轮各码头、上海与广州各处，临时指定。余欲英士筹三百万元者，以一百万元购械，以二百万元发一千万纸币，并申明器械可运广州，纸币可供讨袁军用，此财政掌管请孙先生派人主持。三、军事问题。余主张由皖、赣两省先行发难，兴师讨贼。此等问题提出后，不但未能得陈英士同意，亦未能引起中山先生重视，并主张将来讨袁军事应由广东先发动。余当时主张占领上海为策源地，因高昌庙兵工厂驻军团长臧致平为余同乡，可用威迫利诱办法。使其就范。兵工厂即可为我利用。又上海海军皆系镇军海军所改编，与余皆有关系，希望二十万元买米，二十万元买煤，全部海军皆可为吾所有。而英士极端反对，认为不必花钱，只要南京发动后，彼可立时占领上海。且孙先生以海军与彼已有接洽，不愿多生枝节。此时全党无统一决策，尤其湘、粤、闽、皖、赣五省联盟之福建都督孙道仁，患得患失，忽然以保境安民为藉口，宣布退盟。余与李协和在上海奔走多日，不得要领，乃分别各回本省。

四月底，苏督程德全宣布宋案证据。原来主使暗杀者乃袁世凯之国务总理赵秉钧也。此时主张以法律解决者已无法对付袁世凯矣。在宋案爆发之同时，袁世凯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定协定，借款二千五百万镑。消息传出后，举国沸腾。余乃联合李协和、胡展堂、谭组庵通电反对。外国恐中国有政变，款储汇丰银行，尚未解交。孙中山先生与银行团交涉，不承认此项借款，请银行团保留勿交。银行团回答，可延缓一月，如有一省独立有军事行动时，即将借约取消，否则按约支款。由于本党彻里彻外之妥协政策，对讨伐袁世凯军事举棋不定，一误再误，原计划广东首先发难，但始终不见动静，以致袁世凯大借款完全成功矣。

袁世凯得此项借款，大事收买粤、湘、赣、皖高级军官，如粤之黄和顺、赣之陈廷训、皖之胡万泰等，皆入袁之彀中矣。且南方所恃以为后方之湖南军械库被袁奸乘隙焚烧，大火连续五日夜不息，所存械弹付之一炬。此时在安徽情况亦即逐渐变化，因国民党同志意见分歧，纷扰于内；敌党政客皆倾向袁世凯，构陷于外。余至此时，大有捉襟见肘之苦，唯一希望完全寄托在皖、赣攻守同盟方面，迁事总与李协和商议，因而皖赣信使往返几无虚日。事实上南方人心涣散，军事已成被动局面矣。

袁世凯为先发制人，决心与国民党决裂。借口余与李、胡等曾通电反对借款，不服从中央，于六月上旬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中旬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下旬免余之安徽都督职。湖南谭延闿虽未被免职，然已岌岌可危矣。

李协和接到免职令后，即电粤、湘、皖三处，徵询对策。余除复李协和外，并电湘、粤二省，以宋案发生后，本党即应起兵讨袁，那时联盟五省实力尚属雄厚。袁世凯大借款尚未成功，各省军队内

部尚能团结一致。本党始终举棋不定，以致孙道仁宣布退盟，投靠袁世凯。且各省军队内被袁收买，已发现不稳现象。湖南军械库被焚，使本党削弱很大一部分力量。现袁世凯先发制人，大势已去，只好洁身引退，留此身以待将来等语。此电发出后，胡、谭均复电赞成，而李协和忽亲身来安庆，仍主张起兵讨袁，嘱余暂勿交卸。余特派安丰舰送李赴南京，派徐干、耿伯钊护送。约定将该舰留在南京，候李公毕，仍由原舰送回江西。俟至一周，徐、耿乘舰返皖复命，知李已不回江西，余即遵令交卸，安徽都督由孙多森继任，余即回南京，闭门谢客，藉以休息。

七月上旬，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余因当时意志消沉，未到上海参加。李协和在会后由上海转回江西，宣布讨袁。安徽问题已由上海会议指派龚振鹏回安徽策动反袁。龚到皖后，即召集袁家声、岳相如、张汇滔、范光启、管鹏、郑芳荪、凌毅等在正阳关开军事会议，因彼此不能合作，意见分歧，未得结果。龚振鹏带兵赴芜湖，中途遭受兵变，几遭不测。幸有岳相如派兵护送，龚始安全到达芜湖。此时安徽已成一盘散沙，故在皖革命同志均希望余能立即返皖。此时孙中山先生已派汪精卫送黄克强早到南京。

黄到南京布置后，即亲来余处，要余担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立将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委任状交余。余考虑再三，方接受此项命令。但提出余个人意见，以袁世凯老奸巨滑，对任何人都无诚意，本党同志们始终抱着与他合作幻想，一误再误，坐失时机，现在方下决心，已经迟了一步，但能有百折不回精神，目前颓势并非绝对不可挽回。首先应统一意见，不能再另有主张，本党同志被袁世凯所收买者大有人在，内部早已分化，应特别注意。其他如军饷之筹措，械弹之补充，给养之供给，皆应在上海统筹办理。此等问题克

强完全答应，并云转报中山先生。余送别克强后，即开始准备组织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问题，先派徐子俊、徐唯一先回安徽，联络各部分革命军队，以便宣布讨袁。

七月中旬，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脱离北京政府。七月下旬，黄克强宣布就讨袁军总司令职，下令讨袁。袁世凯闻讯颇为震惊，当派三路大军南下：第一路为段芝贵，由京汉线南下进攻江西；第二路为冯国璋，以张勋为先锋由津浦路直攻南京；第三路为倪嗣冲，由汴梁、周家口经颍州、正阳关及太湖方面攻安庆。讨袁军方面，武汉及九江上游由李烈钧负责；津浦线方面由黄兴负责；颍州、正阳关、太湖方面由余负责。是时湖南程潜诸同志，亦集中进窥武汉，使敌人不敢长驱东下，鹿死谁手，未可料也。

此时南京城袁探到处活动，余授意洪承点、章梓二人设法清除，以保安全。洪、章立即行动，首先捕杀陈懋修、濮健二人，大为程德全所不满，认为是仇杀。余已感到程有异志，故当余出发前密告克强，以程本系江苏巡抚，与袁世凯有相当渊源，此次为大势所迫，宣布独立，决不可靠，必要时加以软禁，万不能使其离南京。另陈之骥是冯国璋女婿，好在他部下多革命同志，但陈个人行动也要特别注意。又汪精卫是袁克定的好朋友，民军方面消息由他传至袁方者很多，此人决不可靠。此次来宁，应坚留在此工作，勿使再去，但决不可重用，要注意他的行动。

安徽局面自余离职后，始终在纷乱之中。自黄克强讨袁通电传至安徽后，宪兵司令祁耿寰立即发动逐走孙多森，由大家公推祁为护理都督，以待余至。故安徽在祁耿寰领导下已宣布独立。祁耿寰系同盟会会员，奉天人，日本警官学校毕业，由东北随余进关。余任皖督时，祁任省会警察厅长，余离皖时改任祁为宪兵司令。祁为人甚有肝胆，才略亦优，当时留祁在皖，亦希望将来能起

到些作用也。

七月下旬，余由南京出发至蚌埠，立即集中皖军，向颍州方面推进。同时召集津浦线各部队将领会议，布置联络事宜。即在蚌埠成立安徽讨袁军总司令部，宣布讨袁。此时袁军倪嗣冲部集结在颍州一带，正向颍上出动，与皖军卢慈佛部已成对峙之势。余正在调派皖北各部队向正阳关一带集中时，忽得安庆兵变消息，同时接克强来电，约余回南京有要公面商。余立即至南京与克强晤面后，知安庆驻军顾琢塘与祁耿寰不合，派兵团攻督署。祁双手持二枪，左右射击，舍命冲出，仅以身免。刘国栋自任为安徽都督，局势大变。若不解决，则皖省以南即为袁所有矣。余当时建议，由克强电芜湖管鹏、范光启等，促龚振鹏就近解决。乃发电后始终无复。黄乃促余速赴安庆。适胡万泰为袁党所不满，并与倪嗣冲不能合作，与孙启由安庆到南京来见克强，亦主张余速回安庆。此时讨袁军正在调兵遣将，声势甚盛，且孙与胡皆余之寿州同乡，余与胡父胡殿甲关系甚多。虽风闻胡万泰与袁方早有联系，但此时对余相当尊重，不疑有他。故决定调派一部分军队护送，与孙、胡同返安庆。顾琢塘亦亲来迎接，刘国栋闻风潜逃。表面上安庆形势立即平静，但袁探满城，内容情况仍甚复杂也。

此时安徽革命同志龚维鑫、管鹏、范光启、张汇麟、郑芳荪、凌毅等相继返回安庆。余委龚维鑫为参谋长，代行都督职务，委管鹏为内务司长代行民政长职务，其他诸人均分别委派重要工作。此时倪嗣冲所部已由颍上进攻，与卢慈佛部讨袁军接触。而津浦线方面以驻徐州冷遹部第三师为前锋，南京第一师章梓部、第八师陈之骥部，镇江第六师顾忠琛部亦均加入作战。余正电令皖军葛应龙等部向正阳一带集中，拟即立赴前方督师，以便迎头痛击倪军，予以打击。乃忽接黄克强密电谓：“大势已去，无能为力，弟已他

往，望兄相机引退，留此身以待后用”等语。无何，连接葛应龙、端木璜生函电，知程德全潜走苏州，通电反对讨袁独立。汪精卫不但未留在南京，且早回上海。黄兴左右不合，竟有人潜至总司令部促黄退出南京，并袖出讨黄旗帜一面，云街市已挂满，稍迟恐祸将及，悔之晚矣。黄经不起恫吓，不问青红皂白，留主任参谋许崇灏办理结束，即无故退往上海。

按黄兴退出南京时，江西、安徽、都正在积极混战中。徐州冷遹部虽因张宗昌、褚玉璞投降冯国璋受到打击，但第一、第六、第八等师，并未受到损失，未尝不可背城一战。而黄一走，以致整个战局全部瓦解。诚所谓一将无能，千军受累也。南京讨袁军总司令部撤销的消息传到安徽后，全省都呈现恐慌混乱现象，正阳关、寿州相继失守，革命军等退守合肥一带。皖中各部队各怀疑惧，互相牵制，军心不固，情绪低落。龚振鹏驻军芜湖，按军不动，且平日残杀无度，以致人心更加不安。都督府秘书长陈仲甫、师长袁家声路过芜湖，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正拟枪决，幸张旅长永正迫以兵力，稍敛淫威，未下毒手，而陈、袁已饱受虚惊矣。

视此情形，安徽已到不可收拾局面。余尽最后努力调遣可用部队，拟作最后决战。直至不得已时，即退守徽州，由屯溪经祁门、婺源进入江西，与李协和打成一片，再图恢复。那知安庆内部忽生变化，据卫队营长叶开鑫报告，胡万泰、顾琢塘有叛变迹象，柴宝山已在布置围攻督署，应加注意。余立即将卫队分派在各处应变，又令要塞炮台营长洪自胜携十二生的要塞炮二门，安置在西门外狗头山上，还有变乱，立即开炮轰击。

布置既定，次日早晨忽接胡万泰电话，要余将祁耿寰、范光启、管鹏、郑芳荪、凌毅等交出，以这些人在都督前挑拨离间，使官兵不得安心，并表示对余本人决无恶意。余当即答复，这些人皆系余之

患难同志，不能交出。其实在余身边者仅祁耿寰一人，其他诸人已早离安庆矣。延至午前八时，四面枪声大作，而营长叶开鑫已不知去向，在督署守护者仅一百五十人，由祁耿寰与中校副官陈斌分别领导，据门而守。不幸陈斌当场中弹阵亡。正在紧急关头，忽狗头山炮声大作，向胡万泰司令部轰击，叛军乃向集贤关退走，以避炮弹。警士葛忠惠持枪至督署报告，南门无人，可以出城。余乃率官兵退出安庆，渡江先至八都湖。适水警第一区长夏兴夏集合巡舰八艘，有兵八十余名，愿同阵东下。当即会合一处，至拦江矶宿营。

次日拂晓，经枞阳至大通，补充给养，困难万状。适驻六安之王传禄部派兵解送茶款三万元至桐城，已早电省请派人接受，适遇胡、顾之变，尚未派人。至此遂令副官柏方精带兵四十人到桐城，嘱款由孔城经枞阳到大通解交。果能如命办到，官兵始免冻饿之苦。此时驻大通军队均已撤走，各机关已无人办公。故到大通之次日，即顺利到达芜湖。

按驻军在芜湖之龚振鹏，本由余调至安徽担任旅长，为人富有革命性，但脑筋简单，喜怒无常。余鉴于他对陈仲甫、袁家声之举动，故未敢冒然登岸。乃函龚，说明安庆叛变情形，现计划由安徽属之祁门、婺源进入江西，与李烈钧结合，再图恢复，龚如有意，请到行营面商行止。龚接函后，即到江边来见余，对余之计划甚表同情。余乃登岸至龚之司令部，聚谈甚欢。次日忽有江苏同志多人来见龚，拟通过芜湖见余者。适余已在芜湖，晤谈之下，更为欢洽。据云黄兴虽去，而南京一、八两师仍退南京，大家同志皆不甘心，乃将陈之骥赶走，公推何海鸣为总司令，张尧卿为都督，南京仍复独立。不过主持非人，对内对外，缺憾甚多。希望余能即刻前往，恢复原状当不难也。余本来以下游无望，方有退徽属入江西计划。今南京既有可为，故决计转赴南京。当即在龚之司令部召开军事

会议，决定余赴南京后，安徽军事由龚振鹏负责。此时安庆叛军已向下游进攻，驻守芜湖外围之常守昆团长在荻港以西战死，芜湖亦即逐渐紧张。立由龚振鹏分派部队向荻港增援外，并着手收容退芜军队加以整顿，尽量能与南京取得联络，必要时仍可向徽属撤退。

会议决定后，余即调湖鹏鱼雷艇，准备与南京来诸同志同赴南京。正欲启缆时，适张静江、戴天仇两同志来芜湖。据云奉孙中山先生命，到南京慰劳军队，不能入城，故转至芜湖。并带有现款三千元作为购买慰劳品之用，立将三千元汇丰纸币交余，请到南京代办。张、戴即回上海复命。

余至南京，见秩序大乱，内则何、张争权，外则与地方无人联系，情况非常恶劣。故何海鸣逼张尧卿将都督职务交余，余未敢接受，愿在军事方面多贡献些意见。此时南京第一师已退至浦口以北，第八师完全退入南京城内。敌军方面冯国璋沿津浦路已攻至浦口附近，张勋军经清江到扬州渡江至镇江，向南京侧面进攻。南京两面受敌，战事非常紧张。不过南军下级军官及士兵人人痛恨袁世凯，不甘退让，故士气甚旺，闻余至南京，皆派代表来欢迎。尤其地方各团体为害怕张勋辫子兵，也派代表来与余接洽，要求余担任江苏都督。余提出何、张意见太深，并顾虑到将来给养问题恐不易维持。据代表报告，关于何、张不合作，只要余能接任都督，何、张正面磨擦自然减少；关于给养问题，南京仓库存稻子一万七千石可作米，造币厂尚存红铜二百石，可出铜元三千余串，白银四十万两，可出银元七十余万元，大兵三个月不难支持也。余在各方面督促下，方答应接受江苏都督职务。于是次日在何海鸣压迫下，张尧卿将都督印交余。但自此以后，张对何之意见更深矣。

第八师自陈师长去后，师长职务由何总司令兼代。因下边各

团长要求，何海鸣即将第八师师长交由余兼任。余接任师长后，即将军队内部加以整顿，并将上海送来之三千元，另由地方补充一部分经费，将全部军队加以犒赏。因此，军心更为振奋。此时北军已逼浦口，两军正隔江炮战。而张勋军已进占天堡城。第八师第三十九团一鼓作气，又将天堡城夺回。但一日三失三得，卒将张军逐退，而南北两军伤亡已在三千人以上。步兵三十九团原数一千七百人，至此点验仅余八百九十余人，牺牲至为壮烈。余以江苏都督兼任第八师师长，工作较繁，乃将师长职务交参谋长方焕章代行。积极整顿补充，仅一星期，各兵种已达八千余人。余之作战计划拟补充至万人，由雨花台迁出上方桥攻铁厂敌军主力。城内所存米粮可食三个月。且芜宁一线尚无战事。粮食仍可由芜湖源源接济。造币厂已经开工，每日^①可出银元十六万元、银角一万、铜元五百串。军事方面已逐渐稳定，事尚可为，大家都抱有很大希望也。

在此时不意军队内部忽然发生变化。张尧卿运动军队驱逐何海鸣，第八师旅、团、营长二十多人邀同参谋长方焕章来见余，要求余担任总司令，张尧卿回任都督。以何既不懂军事，任用私人，对经济全不公开，非将何驱逐出南京不可。余默察情况，群情非常愤激，乃想出一种办法，所有军队全由余自己以总指挥名义负责领导，江苏都督仍由张尧卿替代，何海鸣仍保留他的总司令名义，一切工作由余负责与何协商。何虽有缺点，此种两全办法当不至另有异议。其他一切，俟将张勋消灭后，再行计议。一部分同志均表示服从，惟内中一部分人不表同情，且扬言在出兵雨花台时，先杀何海鸣，然后出发。张尧卿复在暗中策动，扰攘多日，风声传播，全城震动。

① “日”字疑误。

此时另有部分军队，系由何收容各杂牌军队所改编，内中多为何之湖南同乡。何掌握此部分军队牵制反何军队。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萧墙之祸，迫在眉睫。尤其余计划集中雨花台准备进攻铁厂之军队，因何海鸣将四门紧闭，不能出城，致将军事计划全部打乱。余派参谋长方焕章奔走调解，双方皆不接受。余至此，见大势已去，决计带随身官兵，退回芜湖，会合安徽军队向徽属退走，再图机会。

时在九月上旬，前方军事正在紧急中，余带随从官兵由汉西门退出南京。汉西门守门军官朱典石系余之旧部，故出城时非常顺利。因由芜湖乘来之湖鹏鱼雷艇及运米小轮船一艘，均泊在上新河内，派有副官柏心钧与张鸿德二人率兵驻守于此。余与祁耿寰等拟即乘原船回芜湖。当据张鸿德报告，大胜关已被敌军占领，最近安徽来人云，各地军队已乱，团长廖传义路经合肥，被夏永伦枪杀，常守昆战死后，全部军队皆溃散，龚振鹏与张永正同室操戈，敌军压境，芜湖危在旦夕，安徽决无再回可能。此时余大有进退两难之势，乃决计设法东下，将船上所存现款分发随来员兵，余本人与祁耿寰等乘小轮至日清公司码头，候船东退。适下水船凤阳丸驶至靠岸，在船上会见日友穴水泰胜，始知湖南已取消独立，李烈钧全军失败，李纯已入南昌，大势已去。乃乘轮赴上海。余到上海后，知袁世凯悬赏十万元购余，空气恶劣，不敢回家，住虹口胜田馆。于九月中旬乘八幡丸出走长崎，而二次革命至此结束。

讨袁军事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均被迫逃亡日本。此时各省革命党人均集中在东京，惟余与白逾桓寄居在长崎南山手。孙中山先生到东京后，总结革命失败经验，即发起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凡国民党员要参加中华革命党者，都必须宣誓服从他的领导，并且在誓约上要盖指姆印。黄克强首先提出不同意，其他

同志意见分歧，更增纷扰。余在长崎得此消息，正在忧虑中，忽接程颂云、熊锦帆、李印泉函，约余到东京。同时又托冷御秋前来迎迓。余到东京后，即住程颂云家，所商为组织欧事研究会，以便在国内作革命活动。这当然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中华革命党以外组织，余即提出不同意见，以本党自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后，内部分子已欠纯洁，势有重新整顿必要，但应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将同盟会老同志团结在一起，万不可将大本营招牌随便更改，致使分裂。余正要见孙先生痛切言之，但在会议席上表示同情者仅谭人凤一人而已。其余诸人若成竹在胸，水到渠成者，见余态度如此，亦渐趋于冷淡矣。此派人拟公推克强为领袖。余当向黄克强详陈利害，为维持本党不致分裂，希望其特别注意。黄纳余言，为避免党内纠纷，决计到美国游历。

余次日往见孙中山先生。未及寒暄，孙先生即问余今后活动办法。余即提出关于党的改组问题，是否可以恢复同盟会这一光荣称号，或仍用国民党名称将内部加以纯洁，另组织实行部赴国内活动。此不过提供先生作为参考，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亦未尝不可，不过有些老同志观望不前，当将外面情况向先生略为报告，即请孙先生特别注意这一问题，免致党内发生分裂。孙先生很同意余之主张，要余移居东京来协助，并要余担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余因家眷部属皆在长崎，与孙中山先生约定回去整理后再来。

余此时以融合孙、黄意见为己任，特约李协和再去见黄克强，认为不应以入党手续而致分裂，未免因小失大。克强表示加入中华革命党要打指姆印，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因黄不久赴美，未再多谈。彼此分别后，余即回长崎。余回长崎后，考虑再三，为团结革命同志，内部军务部长职务除黄克强外，他人担任皆不相宜。因此致函中山先生，辞去军务部长职务，留待克强，并要求在长崎略住，

即来东京。

民国三年甲寅，余三十九岁。自辛亥以后袁世凯野心随事件发展愈来愈大，从临时总统、正式总统、终身总统直到他预备做皇帝，阴谋也就逐渐暴露。本年五月九日袁世凯与日本签定丧权卖国二十一条，引起全中国人民对袁世凯与日本政府深刻仇恨。此时住东京革命同志约余到东京研究对策。余至东京讨论发通电反对。余当场被公推往孙中山处请示决定。余见孙先生后首先补办了参加中华革命党手续。关于反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问题，孙先生考虑后要余转达东京各同志，自行通电反对，彼自己另有对策。于是余与协和、竞存、惕生研究以克强领衔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强迫中国订立二十一条要求。电文中措词有“停止内争，一致对外”字样，引起一部分人不满，认为余等希望与袁世凯妥协。尤其日本人对发电报几个人处处为难，而《每日新闻》与《朝日新闻》各报冷嘲热骂，令人难堪。因此余回长崎后计划离开日本。

此时日本朝野对中国革命党人已逐渐冷淡。是时克强在美，协和去法，竞存、锦帆、隐青诸人皆在南洋群岛。住在长崎南山手者仅余与白楚香二人，乃研究决定往南洋。于五月下旬离日，六月初抵新加坡。事前已有联系，由华侨林义顺以汽车在海岸码头相接。到星洲后，与陈竞存、熊锦帆、林隐青以及先期到星洲之谭石屏、周道腴均见了面。不久李协和亦由法国抵此，相见甚欢。惟于筹款之事，则门户太深，不能融洽。由协和、竞存等公推余与白楚香二人以水利促成社名义向各埠筹款。奔走半年，虽略有成绩，余已为炎威所逼，病入医院。而中国大陆已闹得乌烟瘴气矣。

民国四年乙卯，余四十岁。本年八月袁世凯之政治顾问古德诺博士发表一文，说中国人民知识不够，不能参加政治，因此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最为相宜。于是以杨度为首的六君子在古德诺之号

召下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帝制运动。按六君子中之杨度、严复是立宪党人，孙毓筠、胡瑛、李燮和、刘师培皆同盟会与国民党之叛徒也。他们以袁世凯是解救中国当前的救星，并散布没有君主就不能解决中国当前危机之谬论，将帝制运动推向高潮。风声所波，使住在星洲之革命党人纷纷回国，谋求参加反帝制活动。首先陈竞存赶回香港，向广东活动。继之则李协和因与唐继尧有旧，早有联系，到云南担任唐继尧之第三军军长。余此时已出医院，因协和之介绍，由唐继尧聘为南洋筹款总代表。后因龚振鹏冒称云南筹款代表名义到处招摇，余即将总代表名义辞去。未完工作交由徐子俊、金葆光、张秋白三人办理结束，余即回上海。

民国五年丙辰，余四十一岁。二月下旬回到上海，正是袁世凯改元洪宪元年粉墨登场之时。各省反袁集团大部分集中上海，党派既多，意见亦不一致。此时中华革命党因与各方面联系不够，以致形成孤立，失去革命领导作用。居觉生虽在山东维县之周村起兵约万人，但尚未得到各方面所注意。由其李协和与方声涛在蔡锷未到云南以前已早到云南，唐继尧在李、方之策动下决定宣布独立，协和已担任云南第二军军长。俟蔡锷到云南，李将第二军军长让蔡，由唐另拨军队，李方担任第三军军长，在百色一战，敌军溃退，陆荣廷因此宣布独立。响应云南，所起作用不能说不大。当在星洲时余协助协和赴云南，本希望利用同一目标，抓到一部分实力。有所凭借，再图进展。岂知李协和这一位反帝制之急先锋仅作一配角，依人篱下，无法发展。因此反袁运动领导权仍被善于投机应变之进步党攫去。余虽回到上海，在此种环境下无法活动，只有蠖屈不伸，坐以观变而已。

五月间，黄克强从美国到日本，日政府允以克强私人名义借贷日币三百万元，练兵一军即刻成立，并与日人商妥以余任军司令，

特使张孝准衔命来沪与余商办成军计划。克强并指定：曾继梧、陈复初任师长、赵恒惕任旅长，其余旅团营长由湘皖军人中选择任用。余接此任务后，即派林凤游到天津招待曾继梧、赵恒惕及中下级军人六十余人到上海，又决定练兵地点于浙皖交界之泗安一带。是时浙江都督是吕公望，势必与之接洽。余乃化装到杭州见吕公望，接洽甚为顺利。驻军地点东至湖州，西至泗安。给养由吕公望专人代办。余即回上海积极着手成军之准备工作。

六月上旬，袁世凯因众叛亲离，在焦疲困顿下死于北京。克强因袁已死，来电停止成军。余即将人员遣散，并亲到杭州与吕公望办理结束手续。徜徉于江干拱宸桥者旬余，忽得沪电，知英士被刺身死，乃即赶回上海。如此风尘奔走，未得到一点结果。但倒袁工作虽告结束，而新兴夺取政权争执又复展开，中国从此进入军阀混战时期。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先后回到上海。克强到上海后，因胃溃疡旧病复发，不过二十余日即去世。此时革命党人除已分化出去者外，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分歧意见已渐趋一致，重整旗鼓，为反南北洋军阀混战又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民国六年丁巳，余四十二岁。此时余一直未离开上海。本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政治主张是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和国会。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国会在北京重开，约法得到恢复，吾人已恢复自由矣。但政权操在北洋军阀及研究系之手。原来之国民党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中华革命党外，已另分裂成三个部分：即一、益友社，领导者为吴景濂，仍遥戴孙中山先生。二、丙辰俱乐部，人数不多，领导人为马君武、白逾桓，对孙先生比较冷淡。三、政学会，完全系老同盟会中之变节分子，亦即由欧事研究会所改组者，领导人

为张耀增、谷钟秀，全系官僚政客也。余为清理在第一军任内债务问题，特到北京住有相当时期，虽解决一小部分，大部分均无法解决。此时武人干政，只知有院，不知有府，余知大乱必不可免。适余父病势甚剧，接电后即回上海。六月四日余父逝世，即在家守制三月有余，对于政治毫不闻问矣。

在此时期，北洋军阀解散国会以及张勋复辟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孙中山先生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到广州联合西南自主，各省成立护法军政府，揭起护法旗帜，中山先生被公推为大元帅。本党保卫民主战争又形成一个新局面矣。

民国七年戊午，余四十三岁。受中山先生指示与同志们之督促到川、湘、鄂边区策动地方军队进行护法活动。准备抓到一部分军队作为凭藉。特派老同志潘赞化赴湖南。与湘粤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及湘军总司令程潜接洽。欲将余之旧部在粤军中者张韬、王德广两部约三千余人，在湘军中者叶开鑫一部分一千余人拨归余为基本，在湘边加以训练，然后带兵出长江，在江淮之间作为湘粤联军之前驱。得谭、程复函皆表示赞同。程之复函并允补充械弹，欢迎余速至湖南。余与一部分同志即束装就道。至汉口，知冯玉祥之一旅由滁州移驻武穴，即以同乡关系，特派常恒芳同志与之联系，以中国现在民不聊生，希望冯能参加救国运动。据常之回报，冯确是有心人，但深沉不轻外露。倘护法军能到汉口，冯一定可以响应，但主张慎重。不可操之过急。从此后余与冯即发生联系，信使常有往返。

适此时有绿林王天鹏者聚众五千，占通城、蒲圻一带，可以左右南北，向程潜投诚。程未注意，未能达其要求，转而投吴佩孚。在吴之指挥下，王率所部突破小桃林我军防线，以致全线震动，一日一夜溃退二百余里，不可收拾。余于三月十四日由汉口搭日本

沅江轮船赴岳州，经陶陵矶、城陵矶时，见两岸军队已有溃退现象，但尚未知确实情形也。船抵岳州登岸，至总司令部，颂云在前方未回，晤参谋长杨羽生，知前方战事不利。至夜深，颂云知余至，特备小轮一艘，约余至湘阴晤谈。余乘轮至湘阴与颂云晤谈之下，知军令不能统一，马济、陆裕光不听调度，以致战局无法挽回也。因此复由程另派小轮送余等赴长沙。余至长沙后，即往见谭月波，知其准备放弃长沙并约余同至衡州。非我所愿也。

次日赴岳麓山谒克强先生墓，长沙同志参与者各携香花三十余人，归时又赴龙宅视龙研老之病，而奄奄一息，谈起革命前途，喘息挥汗，尚侃侃不休。闻于余离长沙后，五日敌人入城时逝世。此老为吾党前辈，故及之也。是晚六时赴岳麓同志三十余人，公宴余于楠木厅，得遇吴醒汉、蔡济民两湖北同志，皆武汉辛亥革命之元勋，正企图往鄂西召集部众，联合川军东下武汉，邀余同行，并约先集中常德，再定行止。故于次日余与吴等即赴常德。

同人集中常德后，而蔡幼襄已先一日潜踪赴利川。于是余与吴厚裁、张怀九、蒋东佛、潘赞化及随从十余人即至辰州。而辰沅道尹张学济已赴北河收编军队。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在常德未回。城内留守姚敬五、镇署留守阙锡九对余等有相当招待。惟闻姚某已受陈复初运动，倾向北军，态度颇欠明瞭。晚九时开会，余等亦被邀列席。是时川、滇、黔表同情于粤桂。粤桂军即退出长沙，保守湘西、黔省负有全责，故贵州都督刘显世电辰州当局拟派卢涛经辰州、桃源驻扎常德。姚置不复。而卢已进至同仁，先头部队已达辰龙关。姚无力制止，故将此电拿出讨论，并反复申说，黔军到湘西有种种不便。余当即痛陈利害，以长岳已入敌手，若进而图湘西，则辰沅兵力能否抵御，大成问题。故此项问题很简单，若愿与北军合作即阻止黔军，否则欢迎黔军。全体一致赞成。姚赧然以一切

供应颇觉为难耳。余复建议，电刘若舟，以湘西给养困难请由黔军自备。同人主张，即以余之名义电刘。旋得复电，一切照办。并云已备半年给养。此项问题解决后，吾等于次日起行。由北河玉村经永顺县向鄂西进发。闻姚敬五后为张学济所杀，即因此也。

余由永顺起行时，同行者吴厚裁、蒋东佛外，倾心于余愿供驱使者有李达武、高辛吾二人。李为军人，有肝胆，于民九春为张学济死难。高为文人，又为章太炎门下，性诚实，有智谋，于民十一奉中山先生命赴长沙，为湘当局捕杀。有志未成。故连累及之。余与吴、蒋诸人经龙山、来凤、宣恩等县抵恩施县，即前清府制时之施南府也。唐克明带石星川之一旅退驻于此。是时敌已追至野山关前之高店子，我军望风披靡，一夕数惊。次日唐克明来见余，以前方指挥不能统一，如黎天才原驻建始之一部已退至巫山夔州一线，刘公部约千人乘间填驻建始县，皆自由行动，故指挥深感困难。意欲推余担任靖国军川鄂联军前敌总指挥。若余同意，即电云南唐联帅转请孙大元帅任命。余意余既到此，愿尽最大努力以稳定前方战局。只要各军能服从余之调遣，余自当勉为其难，直接报告孙中山先生即可，由唐联帅转请任命，大可不必。唐慨然发出通报，次日联合各机关即将总指挥印交余，仪式颇为隆重。

余就任总指挥后，即委李达武、高辛吾为参谋，立赴前方指挥。随从官兵不及五十人，大半非军人，可想见其困难矣。第一日行四十五里，在向家村宿营，此地由唐部易继春驻扎，因易对余冷淡，为慎重起见，不得不濡滞其行，派李达武、高辛吾向前方将领宣达旨意，随时报告前方情况。次日行三十里至黄泥河，得前方将领报告，表示欢迎。并知敌势猖獗，已由高店子前进，向我军压迫。余即下令急进，经过鸦鹊水、崔家坝、红岩寺到达石垭子，十六小时内共行一百四十里宿营。敌人距此仅二十余里，我军已溃不成军。

黎天才部更为狼狈。余即下令派人传达所有溃退之士兵均到石垭子后方三里内开阔地集合，到总指挥部领取给养吃饭休息，若不遵令，以逃兵论。又令李达武集合士兵五十余人装备齐全后，率领至土鱼河堵截，凡携有武器潜逃者一概缴其武器，一夜缴枪二百余支，皆黎天才之兵欲逃往夔州者。黎部杨国桢团长携有四川造洋抬杆四枝，口径约一寸，后膛独子铅弹，三人共抬一枪。石垭子地形险要，有一夫当关之险。敌有三条来路，最险要之处布置洋抬杆二枝。次要者布置一枝，每处路口附以步枪二十支。北军孟昭月率众来攻，饮吾洋抬杆子弹而死者甚惨众。敌人亦不知我军虚实，又不知用何利器，连夜退回商店子，不敢再进。

余深喜予吾以休息整顿良好机会。余即召集前方各将领会议，将战地重新加以布置，将关克威一部分拨士兵一小队，步枪五十枝，在我右前方河洛子牵制敌军左翼。再向右为黄木垭，将唐牺支一部分，约枪一百枝，在我最右方牵制敌军最左翼。我军左翼为刘公部下之林鹏飞部，有枪四百枝。再左可与颜德胜师联络牵制敌军右翼全线，并随时出奇扰野山关。敌既挫退，我军在石垭子一带已集中三千余人，枪械子弹尚可支撑，因此声势略振。但各将领只知计较私人利益，不能实行攻守计划。先是林鹏飞因脱离刘公被杀，从致建始无人驻守。继之则黎天才与唐克明不合作，将全部军队调赴夔州。全部防线三百余里，仅余唐克明所部二千余人，布置非常困难。幸黄木垭一带百余里均系险要，土人有滚木垒石古法相传至今。余令唐牺支如法设置，右翼暂可维持。中路正面原有胡、易两路司令所部各千人，又有新编脱离黎天才之李德三部，约四百余人，差可保持。惟建始以北二百余里达巫山为黎部驻守。无法联系。

十一月上旬，敌军一混成旅猛攻石垭子，我军即退守红岩寺，

余将指挥部移驻崔家坝。当敌军占领建始，余又将指挥部移驻鹃鹊水。因战线逐渐缩短，召开军事会议，胡司令廷翼首先表示不愿再退，故能固守原线始终未动。是时敌我均奉到停战议和命令，彼此相安。余在崔家坝度岁。此数月间，章太炎在此，并有其他远道客人，颇不寂寞。有时顺乎天籁发为吟咏，引起多人唱和，亦无聊中之乐趣也。

民国八年己未，余四十四岁。春二月，残雪将尽，冬寒未消，因山中无事，为唐克明贿买川将方化南惨杀蔡幼襄事，欲与川当局熊锦帆、杨沧白、黄复生声叙原委，依公道而申大法，遂电告施南唐克明。停战期间，暂经建始、横槽往夔州休养。余至夔州时，有黎天才称联帅，王天纵称豫军总司令，滇军团长杨希闵、川军团长帅恭庵皆驻此间。黎、王同居一城，绝少往返；而杨希闵因器械精利目空一切，骄横残暴，无与伦比。平时各军领导各私其私，各利其利，反为人民增加痛苦也。夔州夏间最热，温度高达一百十六度，因寻得夔城东北高山名黑石崖田家花园避暑。主人田季泉，人甚风雅，余与之朝夕谈心，颇不寂寞。悠悠一年，竟自秋徂冬，又至年关矣。

施南来信，唐克明部下全体军官数唐罪状，驱唐出境，请余劝解。余草书数通，星夜驰往。乃书未至而唐已到夔州。是时和议不成，恐王占元乘机进攻。地方对鄂军感情太劣，稍纵即逝。黎天才深知内容，劝余前往维持。余次日进城，唐克明亦参加会商。余允返崔家坝施行总指挥职务。至总司令职务，应由第一军各路司令选人护理，余决不能兼任也。黎、唐皆认为满意。故余择日启程，仍由原道返崔家坝。

民国九年庚申，余四十五岁。于四月由夔州经大溪、建始达崔家坝总指挥部驻在处。自唐克明被逐，王占元已在准备进攻鄂西，人心不安。余抵崔家坝后，将军队加以布置，军民安堵，人心略定。

而各部队长官及地方人民来崔家坝请回施南者络绎不绝。不得已暂回施南略住。而军民环请余兼任鄂军总司令职，甚至有声泪俱下者。推辞再三，无法摆脱。允从众请，暂时维持。因此开罪于黎天才、唐克明。

先是黎、唐本不相能，自是互相勾结，派代表联络蓝天蔚，以达其攫取鄂西之目的。殊不知余岂贪恋弹丸之地而与鸡鹜相争乎。蓝天蔚至夔州，黎以滇人故，电唐继尧保蓝任鄂军总司令。鄂军反对，蓝不敢来施南。余向各军疏解，勉以大义，又派代表赴夔欢迎。由建始、横槽、大溪沿途设栈。蓝徘徊两月，探听消息，知余诚恳欢迎，并为疏通将领，始欣然就道。迨抵施南，视为卧榻，恐余不去，与己不利。乃招方化南来施南以威胁余。盖方化南自杀害蔡幼襄后，余直数其罪于中山先生及川中各领导，方恨余刺骨。盖蓝欲利用方以对幼襄者对余。人心险恶，以至于此，可叹也。自方入施南后，鄂军大愤。余恐酿出意外，予敌以隙，即日离开施南，拟由宣恩、来凤赴湘。鄂军送行至南门外，官兵痛哭者声闻于道。李旅长德三倒地放声大哭。农民遮道相望，唏嘘流涕，余且行且慰。晚宿宣恩县。次日行抵来凤。吴厚载同志率兵两团驻此，而田、萧两团长不相能、起内讧，田将萧杀死，城内秩序大乱。余避往城外飞来峰之飞来阁。下午三时田品三率兵一连来山谢罪，迎余入城。住一日，即南行。过此则为湘境矣。

民国十年辛酉，余四十六岁。是年三月，蓝天蔚至施南。余于四月即行。由来凤入龙山，仍寻故道经永顺、王村以达辰州。勾留二周至常德。谭组庵派小轮来迎。余因与冯焕章有约，乃至津市遂转长沙。组庵相遇甚厚。嘱余收编上游敌军刘文明部，事未成，耗款三万余，心甚歉然。居湘一年，两次变乱。谭去赵继。李宗林死。此种政争，盖非主义之争，乃权力之争也。

是年秋，余回沪省视老母，此时广州护法政府发生分裂。滇、桂军阀酝酿与北方妥协，孙中山先生被迫来上海。余次日即往谒孙中山先生。知孙先生正计划将中华革命党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要余协助。余当即表示绝对服从。次又与孙先生谈导淮问题。余在前清时即主张导淮入海，而孙先生亦是以入海为根本主张，故与约作长时之谈话，继续二、三日。嘱余携带各种导淮材料详细研究。现在《建国方略》所载，多为采余所贡献。惜乎未见实行。

此时粤军陈炯明打败桂系，孙先生被公推为非常大总统，赴广州就职。余在上海略事休息，亦赴广州。是时陈光达亦来粤，拟对江西有所贡献。余介绍于孙先生，即畀以建国第一军，改余为建国第二军，即在韶关、南雄一带集结部队，为北伐初步准备。但限于经济，进展颇为困难。

当余在上海时，即闻陈炯明对孙先生恶感甚深，主要原因系粤籍同志内讧所致。余到粤后知徐固卿、郭复初诸君奔走调解，未得结果。居觉生复来与余研究，拟同赴惠州劝陈炯明来省向孙先生解释误会，仍可挽回一切危机。因此余与觉生奔走多日。陈炯明已允来省解释。那知次日香港《晨报》揭载一段新闻，标题为《粤军成立之历史》，中间叙述陈炯明受胡汉民之豢养，由童年以至成年，位置显要，皆胡一手提携。关于内容秘密，又非局外人所能说出。使陈炯明无地自容，老羞成怒，绝对不肯来省矣。局势更见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各省同志二十余人均集余之住处，公推余到观音山向孙先生报告，作万一之准备。余于当夜上山，时已十一时半，孙先生已寝，庆龄夫人已着寝衣，尚未睡也。是夜侍卫武官黄惠龙值日，见余大惊曰：“先生已睡，有何急事？”余告以故，并嘱先言于夫人，请先生起来说话。夫人闻之，立请先生起至客室。余即将陈炯明反动情形详细陈明，请先生早作准备。而先生不置可

否，认为陈不敢造反，并劝余放心。余因话已说明，立即回寓告知各同志立即分散。次日孙先生即赴韶关，择日誓师开始动作。

当孙先生赴韶关前，特任余为长江上游招讨使，策动地方军队以便接应北伐军。此时陈炯明谋叛布置更急。各省同志仍公推余速赴韶关向孙先生报告。余又连夜赴韶关，于次晨黎明见先生，报告陈炯明异动情形，请先生早作戒备。而孙先生始终认为陈不敢造反，叫余不必多疑，且促余速回上海，约在汉口会师，意志非常坚决。余回广州后，未曾停留，即搭轮回上海。当余船抵上海之日，而各报皆登载陈炯明所部围攻观音山详情。以后并知孙先生脱险，宋夫人腿部微伤，已安全至白鹅滩。除朱执信遇难外，其余同志幸皆无恙。按陈炯明一身而兼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军政部长各要职。孙先生对彼之倚畀不为不隆。为了胡汉民等挑拨离间意气之争，最后出于叛变革命，可谓丧心病狂矣。

民国十一年壬戌，余四十七岁。孙中山先生蒙难以后，被迫亦回上海。余乃约居留上海之老同志唐少川、章太炎、蒋雨岩、但植之等电陈炯明，劝其向孙先生请罪，先生伟大，量如沧海，必能相谅也。乃电发出后，始终不得复，且与军阀残余吴佩孚、齐燮元、孙传芳等合作，大唱联省自治，甘为叛徒，可诛亦可惜哉。

此时孙先生提出裁兵为工计划。曹锟派代表孙岳、王法勤来见孙先生。先生命余为之招待。越一周而去，并无结果。旋吴光新代表段祺瑞亦来沪，与余先握谈。余介绍吴与孙先生见面，吴表示今后在先生与段先生之间愿供奔走。嗣后汪精卫在杨沧白家宴请吴光新与韩霖春，陪客为展堂、沧白与余。各方面各怀私见。此后与段、张往来，余即不参与其间矣。

后来湘粤滇桂联军云集广州，将陈炯明击溃。孙中山先生被公推为大元帅，再到广州。此时广州所有军队除谭组庵部湘军、许

汝为部粤军可恃缓急外，其余皆飞扬跋扈，拥众要挟。先生忍辱负重，敷衍一时。但大元帅威权，仍不出水汀土厂一步也。

是年秋，余丁母艰。余父于民六夏逝世，停柩于苏州集义公所，尚未安葬故里。因议将双柩归榇，窀穸永安。敦请至友，劝助丧事，乃扶榇回寿县原籍，葬于城北二十五里毕家岗祖茔之侧，亦完我一件心愿也。

民国十二年癸亥，余四十八岁。接孙先生函，召余赴广州，关于党务及军事问题有所咨询。余略事布置，乃与陈仲甫协行赴粤。晋谒孙中山先生，当被指派参加改组党务工作。在李守常、谭平山、陈仲甫等协助下，即在广州组织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决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开始起草改组宣言及党纲草案，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关军事问题，余即将余之建国第二军所集结之部队全部移交粤军领导。建国第二军名义亦即取消。

关于联共问题，党内同志意见颇不一致。孙先生特召集大家予以指示。说明本党日渐衰落不可收拾，其故安在？大家不可不虚心研究。决不能固执己见，以遏生机。我们的革命是为了实现我们的三民主义。现在共产党对我的三民主义均一致表示拥护。以此生力军加入推动吾党前进，对革命前途大有乐观。余当时表示拥护到底。但同人中仍有非议者。分共种子已潜伏于此矣。

民国十三年甲子，余四十九岁。国历元旦后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准备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时事属创举，又兼各省军阀障碍，国民党各地方组织欠缺，不易依法选举代表。当由旅粤各省同志环请先生指派代表。至揭晓时，各同志认为公允，人人满意。大会如期开幕，决定与共产党合作，革命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当前任务，以排除外国对中国的侵略，推翻

国内南北军阀，建立名符其实的中华民国。并当场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又把五色国旗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结果非常圆满。余由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得到苏俄直接帮助，并创办黄埔军校，以为扩大军事准备。所有真正三民主义信徒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全部都团结起来了。

本年秋间，孙中山先生准备在北京召开国民预备会议，命余先到北方豫、鲁、冀、察各省活动，然后到北京工作。余离广州后，孙先生亦即北上。路过上海，受到人民群众盛大欢迎。租界当局反对孙先生登岸。乃绕道日本至天津。因人民表示欢迎，北方政局唆使法租界当局出面干涉。幸得登岸，不无稍受刺激，以致肝气病增剧，势至卧床，假张园养病。余适至津，到张园探视先生。适张作霖亦来津，住河北曹家花园，欲有请教于孙先生，但不敢轻车简从到租界地内，而外国租界又不准武装通过。是以迟迟未见实行。孙先生命余与之接洽。余乃通过张之副官长杨琪三，备车往曹家花园见张作霖。晤谈之下，张直以大哥呼余。盖东北习惯，不如此不足以见亲善也。谈话之间，张微露有不应联共之意。余当即解释国民党的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以解救中国之苦难同胞，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我们的三民主义绝不会动摇也。张表面上虽表示对孙先生尊崇，但始终不提出合作办法。余当即回报孙先生。此时孙先生以北方政治空气不佳，已看清段、张、曹全不可靠，仍应由广东谋发展，即命余先到河南向国民军方面活动，彼自己稍事休养，即赴北京。岂知此次晤面后，余与先生即成永别矣。

民国十四年乙丑，余五十岁。余在开封见胡景翼貌似天真，胸有计谋，师事李根源，对吾人尊而不亲。其左右亲近，多拔剑击柱

骄悍无识之徒。余知其无能为也。彼时国民第三军军长孙岳，受段祺瑞操纵，与胡分裂。段利用憨玉昆、刘镇华驱胡以攘地盘，战于郑州之西巩县、洛阳、孟津一带。胡势甚衰，黑石关一役，胡军大败，其部欲东遁，胡誓死不退，立于战线之上作酣睡状，鼻吼如雷，敌弹如雨不之觉也。兵心亦因之强定。孙岳甘心附敌，其副军长叶荃，老同盟会会员也，根本与北洋军阀气味不投。其参谋长杨杰，谨守规矩，不敢妄动，对军长命令绝对服从，对副军长革命行动不敢附和。虽率八千之众，竟忍心作壁上观。一发千钧，稍纵即逝。余遂谋之于周道腴、田梓琴两兄。只有假造伪命，渡此难关。梓琴慨然回郑州，以孙岳名义致电叶副军长及杨参谋长云，“闻二军战事不利，本军应当相机援助”等语。此电到达，叶即发动，先后仅五小时，吾人目的全达。老同志刘觉民者，巩县十方院人也，为之裹粮，为之响导。又三小时，第三军八千子弟已龙腾虎啸，布满黑石关洛河东岸。憨玉昆坠水淹死，刘镇华曳兵西走。是役也，我军进驻洛阳，与陕西联为一气，根基已立矣。

余顾虑国民军内部不能团结，特奔走张垣，言之于冯焕章，以谋挽救。无何，孙岳在新乡电话叶香石，以无令出兵，有违法令。叶大窘。余与周、田密商，系铃解铃仍在吾人。当即至新乡见孙岳，说明原因，请其不必追究。孙以三军平日给养，笠僧置若罔闻，实在令人寒心，余认为完全是误会。孙表示最短期间，本军非三十万元不能解决。余答应回郑州代为筹办。余于当日回郑州，与笠僧商妥，发给五十万元。余于次日携款至新乡。孙大悦，即日与余同至郑州，与胡见面，和好如初矣。

本党同志对国民军苦心经营，本希望有所凭藉。乃三月下旬，孙先生在北京逝世，本党同志莫不痛悼万分。最不幸者，孙先生逝世不及一月，胡笠僧亦相继病歿。孙岳督陕，叶荃去职，芥蒂未泯，

国民军已无团结希望。梳风沐雨，半载奔走，竟成泡影矣。回忆孙先生在天津遗言云：“北洋军人全不可靠，我们应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革命军队，非根本解决不可”。诚有至理也。

民国十五年丙寅，余五十一岁。是时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问题决议通过接受孙中山先生遗嘱和三大政策。余在此次大会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此时在广州已培养出大批军事人员。在苏俄帮助下，国民革命军已组织成立。全省政令已告统一。但垄断权势者学步南北洋军阀，又在跃跃欲试。以后政争暗礁，已潜伏于此矣。余以国民二军中有余之旧部淮上军袁家声一混成旅，为策动其响应革命，又到天津，是时国民二、三军不睦相残。而第一军亦有不能自存之势。冯焕章自动出国，第三军跟孙岳全部入陕。第二军战败于大汶口，全军溃散，而袁旅溃败后，已编入靳云鹗所统之部队，派驻三家店。虽屡受颠扑，尚称精锐。余即与鹿瑞伯、刘子云会商，谋乘机恢复一军，并决定派秘书长王曙笙、参谋长孙也鲁星夜至袁军中，令其早作准备，待机而动也。

本年秋，北伐军由广东出发，势如破竹，不数月即占领武汉与江西等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进驻南昌，广州国民政府已迁至武昌。余奔走于武昌、南昌多次，结果袁家声部被收编为革命军暂编师。适北军淮上同乡张克瑶将万人绕怀远、凤台来投余。余受淮上军革命同志督促，欲余以军长名义统率淮上各军。得到王励斋、谭组庵、李协和等从中协助，发表余任三十三军军长，因改编袁家声为第一师师长，张克瑶为第二师师长，岳相如为第三师师长，下令向皖北一带集中。因此，南京已在革命军之掌握中矣。余将军部设在湖北武穴，又在汉口成立三十三军办事处，任命常恒芳为政治部主任，常驻汉口联络。但魔障重重，困难已从此开始矣。

民国十六年丁卯，余五十二岁。国民革命军发展至此阶段，国民党内部，国民党与共产党内部均发现分裂。每次开会谈的是总理遗嘱，而所作所为大相反背。不能将总理主义兑现，甘作总理之罪人，殊堪痛惜也。余为贯彻总理联共本旨，奔走国共之间者多次。陈仲甫此时已束手无策。故两次会谈，毫无结果。又曾与加伦、鲍罗廷研究，亦不得要领。国民党方面，此时大家只知有部，不知有府，已形成一种独裁局面。因此，双方愈走愈远矣。

民国十七年戊辰，余五十三岁。因东南半壁已入国民革命军之手，余乃将军部由武穴迁至合肥，将全部军队均集中在皖北一带。此时国民革命军已全部分化，总司令蒋介石下野出洋。友军对余皆愿合作，由是魏益三、萧之楚、高桂滋、上官云相、郑思成、陈耀汉、杨胜治、刘和鼎等，约众十万，均派代表集中蚌埠，隐然推余为盟主。唐生智据武汉以图下游，何键占安庆，刘兴占芜湖，大有席卷金陵之势。而各路野心家均欲乘机攫得地盘，扩大乱机，在所难免。余心所谓危，不得不言，遂发通电云：“前此大家所抱之隐忧者，在独裁政治之不良。今者独裁已倒，目标全消，无故用兵，所争何在？为今之计，惟有遵照总理遗嘱，根据三大政策，将已分裂之局面团结一致，同维国家。观过知仁，人当我恕。若使大厦倾颓，恐天下人不能谅解也”等语。乃此电一出，不但未引起各方面之注意，而得罪于权要则障碍丛生矣。为时不久，总司令蒋介石回京，余之三十三军即被强行改编。而北路宣慰使已成过眼云烟^①。此时余之兵权虽被解除，而中央执行委员非可随便取消者。故余即

① 据梁亢伯（柏文蔚的亲戚，秘书）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老人率军仍在合肥，曾以巧电宣布拥护孙先生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的所谓清党。遭蒋介石之忌，遂辞军长职务。当时不辞也站不住，借辞职交予张克瑶，希望保存武力。蒋介石见他老人家辞职，给了一个北路宣慰使的空衔。他老想借此职从北方从事招军。但是蒋介石只给名义，不给编制，薪饷极少。”

经常参加会议，因余倔强性成，有话必说，死生利害，决非所计。今举出二事，固然为余开罪权要，亦可见当时权要一手遮天也。

一、关于提出陈果夫为组织部长案。是会主席为谭延闿，已经通过，余起立反对，说明理由有三：（一）陈果夫是后补监察委员，是否合法？岂执行委员中无可当选者。（二）组织部事繁任重，陈果夫身弱多病，此种繁重工作加于其身，非爱惜同志之道。（三）组织部须与各省联络，必其资望素崇，经验宏富，方可令人佩服而不生反响。余即连带提出丁惟汾同志，然无敢置议者。盖已由一人内定，无可变更。谭主席向称灵敏，即宣布此案保留。至下次开会，提出蒋中正同志，大家欢迎一致通过。至三次会议，蒋中正同志即函请中央，以身临前敌不能兼顾，所有组织部任务，请派陈果夫同志代理。三个星期，两个转弯，还是走的原路。余不禁自笑余之多事也。

二、中央政治会议时，有华商纸烟公司控告财政部一案。内容为华商纸烟公司十六家因受种种压迫将至倒闭，不得已叩请政府援救。中有“最沉痛者，即拥护洋商，压迫华商”二语。是稍有人心者应该注意。而不意各大伟人漫不经心。揣摸风气，向权贵讨好，竟有人提议事关财政问题，应交财政部核办。多数附议，将案通过。余为良心所驱，发言反对。大意谓，此案系有控告财政部性质。请大家注意，以原告文件交被告核办，是否合法。此会主席又系谭延闿。闻余言，即曰：“柏委员之言合法。此案当撤回重议。究竟应如何处理，请柏委员发表意见。”余继续发言：“华商呈文中有‘拥护洋商，压迫华商’二语，应即派大员查明。若财政部确实有暗昧贪污情事，应当法办。否则吾党所悬建设廉洁政府及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可以除去，免作欺弄人民之具。是否可行，即请公决。”主席接受此议，本案不交财政部，但从此即无消息，不再提议。

结果纸烟税仍归洋商包办。以致华商如兄弟烟草公司、华成公司及其他小本纸烟公司破产倒闭者二十余家，以致利权外溢，主权旁落。诸如此类问题太多。十余年来，不是继承总理遗训。与南北洋军阀相较，有过之无不及。若总理在天有灵，能不为之痛哭乎。

民国十八年己巳，余五十四岁。此时中央政权操纵在一人之手。汪精卫、胡汉民各立门户。国民党中央为陈氏兄弟所控制，故外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军事方面化分成蒋、桂、湘、粤，北方则为张作霖、阎锡山、冯玉祥等各派系，事齐事楚，各具匠心。合纵连横，扰攘不休。余以不合时宜，只有伏处申江，消磨岁月。挽救无术，诚余之大憾事也。

民国十九年庚午，余五十五岁。三月间冯焕章来函约余赴津。余至津，即与焕章研究军事布置，派李哲民赵皖北亳州一带策动孙殿英军响应冯军。余即与焕章赴北京参加扩大会议。会议主要目标是消灭独裁，实现民主。细密的说法，就是要将总理的主义兑现。但话虽如此说，而行动则大有问题，全是各私其私，各利其利。阎锡山则另有他的一套办法。汪精卫则另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欺骗青年，作他的武器，以谋世袭罔替的中央委员。余早虑其无好结果也。

战事发动后，冯军担任豫、皖、苏北边区一线。阎军担任冀、鲁一线。接触开始，战事非常激烈。冯军进展甚速。孙连仲的大刀队一夜之间将蒋军空军基地全部消灭。战事正在顺利进行中，不意阎军在山东方面败退，阎锡山立即通电下野。以致影响全局不可收拾矣。关于阎军败退原因，据传闻并非蒋军之强，受压迫所致，是因阎之军队大半都吸海洛英（俗称白面），正当战事激烈时一阵大雨，军人衣履皆被水淋透，海洛英全行消化，军人无海洛英可吸，以至败退。此时张学良入关消息已传遍北京，于是扩大会议即

迁往太原。余因志既不同，道亦不合，故仍退往天津。关于张学良进关问题，内中亦有一段周折。盖阎冯联军未发动之前，张学良确居举足重轻地位，故蒋介石派宋子文与张群专做联张工作，在沈阳特设了办事处。张群由上海动身时，上海各珠宝店金刚钻戒指被收买一空。并带有大批舞女到沈阳。张学良左右，连男女佣人都送礼物，每人都得到金刚钻戒指。天天引诱张学良跳舞，简直把张学良包围了。阎锡山当时也派了孔繁蔚到沈阳去联张学良，与张无法见面。对联张工作阎冯固然失败，而蒋介石用这种手段，可谓卑劣之至矣。

民国二十年辛未，余五十六岁。先后两年与各方面接触，希望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乃结果适得其反，以致本年秋间因张学良带兵入关，日本乘虚进攻东北，造成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以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全部沦陷于日人之手，使国家受到极大损失，人民亦受极大痛苦。余每一念及，良心实觉难安。本年年底余即由天津转回上海。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余五十七岁。回上海后，不及两月，又有日军进攻上海事件。当时十九路军得到上海各爱国团体支持，独立应战。余向各方面函电纷驰，奔走要求增兵援助。终未得到各达官贵人之注意。以致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从此日军对中国压迫更进一步矣。

此时中央表面上为了一致对外，发出精诚团结之号召。余受于右任、李协和各老友之约，回到南京，恢复了余之国民政府委员职务。虽然随班进退，终有格格不入之感也。按余当时主张在中央提出，中国已到危急存亡之秋，应该停止一切内战，和衷共济，一致对外。而中央权要始终抱定先安内而后攘外之主张。简言之，宁可做亡国奴，决不放弃内争也。

余家住玄武湖柏园，平日与往来者除中央几位老友外，与一班权要绝少往返。以后冯焕章、方叔平先后来南京，常来余寓研究抗日救国问题。苏、皖同乡青年知余回南京，亦有不少人来看余。因此引起当局之忌视，另派特务邵益（黄埔生）在后湖设警察所，早晚在余寓巡视。因此，与余之子侄辈发生纠纷甚多。甚至将余侄心鉴逮捕看管。关心余之安危者如李协和、于右任、许静仁等，屡次秘密告余，谓中央对余非常注意。谓余在玄武湖内开会不利于政府。又谓余与福建人民政府有关，要余特别当心，免遭毒手。余因处此环境下，只好将生死置之度外，惟有我行我素，绝非可以强迫者。但良友多情，不能不为之感谢也。

先是余在上海赁屋而居，因繁华纷扰诸不适宜，乃在昆山典屋数间，又时返安徽桐城县南乡之羹脍赛湖筑屋数间，名曰松柏山房，作为静养之处。此时南京既不能合作，乃返桐城松柏山房暂住。自以为消遥世外也。忽一日有客来访，随从甚众，近视之乃省主席刘雪亚也。初入余室，以无准备，只有藤椅二张，余无坐处。刘乃约余至江边彼之坐船上，且备有酒菜，便于详谈也。余至刘船，刘乃秘密告余，中央以余在安徽甚不放心，特派刘暗中处理，刘不忍下手，特来面谈，并劝余早日离开，彼自当另向中央解释。余与刘分别后，次日即返昆山。

余在昆山住来一月，忽有旧部来密告，谓特务已得上峰命令，采取直接手段对余，劝余早日离开。言下歔歔不止。余得此消息，气愤万分，立即赴京。分别向于右任、李协和诸老友说明此中真象。当时申明，余并非要诸兄代为营救，也并非要诸兄代我伸冤报仇。假若余遭不幸，使天下知余为救国而死，非为争权夺利，并知杀余者为何种路线，于愿足矣。于、李均对余劝慰有加，余当时因受刺激，血压高达二百余度，决计移住上海养病。深居简出，平时

以诗书自遣。此时余之旧部在余身边者尚有多人，对余之安全都甚关心。安徽老友如汪菊友、卢仲农、张已振、汪孟邹等亦时相过从。安徽进步青年亦常来看我，并劝余勿抱消极，因此刻强邻压境，政治败坏已不堪设想矣。（记至此止）

冯国璋往来函电

吉迪辑

编者按：本文是搜集冯国璋任副总统、大总统期间的部分函电编成。今按时间顺序编排，大体可分两部分：一、1917年7月前的函电，主要是张勋复辟前后冯国璋的活动，和对德宣战问题的态度；二、1917年8月后的函电，主要是南北战争期间北洋军阀的军事部署，和直皖两系军阀的矛盾。编者酌加标题和简注。

一九一七年

王金缓
四月七日

副总统钧座：

敬禀者：五号所发快信内，报告中原报事，谅已达钧览。兹又有人报告，《中原报》每月由杨士聪津贴五百元，系葛光庭闻系陆建章之前参谋创办者，程滨遗为经理，宪政会之机关报也。顷闻宪政会与民彝社系李木斋为主办，闻其主动者为靳与徐合组为新民社，目前已开成立大会，特此禀闻，余容续禀。专此肃禀，恭请钧安。乡晚王金缓
谨禀四月七号

致段祺瑞电
四月十日

北京段总理鉴：

中密。鱼电计达，本日国璋通电各省区各师旅，文曰：前者由

敝处分别赉送云云^①，望勿误会为幸云云。特此奉闻。条件交涉如何，希迅速见示。蒸。

致各省真电四月十一日

各省督军省长、承德归化察哈尔都统、龙华护军使、各师长旅长均鉴：

中密。前由敝处分别赉送外交纪事及意见书，并附函件，远道诸省区或尚在途，近处各省当可先后接到。纪事所载过去事实及推测将来趋势，当较外间传闻为有根据。意见书籍资参考，最后结论系国璋本意，为中央暗中调停办法，重在不得已可有条件加入，与纪事推阐利害，本属一贯。近接驻外国各使电，报告俄、美近况，与前两项均有暗中关系。有误会者以众说反对为国璋之所主持，断章取义，未了国璋意，此不能不声明者也。外交大势一发难收，吾辈身任疆寄，或有师旅之责，贵在拥护中央，对外一致，事前研究利害，固可各陈其说。若至事机既发，则非同心协力，以张国威不可。国璋前在京师所与我军士将校宣布之旨，载在纪事之中，尚望举国上下，咸加审察也。目下条件交涉正在进行，并闻各友邦均有竭诚援助之意，已由国璋电催中央交涉，一有端倪，即请宣示，以释群疑，而联众志。如何，兹特为续布，以供参考。

此次俄国革命，与战局前途关系甚巨，即我国对德方针不能不视此而定。前者俄有亲德之谣，单独媾和其说甚盛。若革命以后，新政府方针与德接近，则单独媾和或成事实，则我国加入必不无顾虑。近接情报，据驻英施使、驻法胡使、驻日章使、驻俄刘使先后来电称，俄国此次革命，本其国内政治之改革，而最近战局外交影响尤大，革命党人纯以军人为中心，对德战事积极进行。又云：俄后

^① 即四月十一日致各省电，详见下一电文。

为德女，宫中亲德贵族，故减京中积粮，欲藉词食缺，单独媾和。国人久恶政府，转乘缺食，遽起革命。又云：俄皇逊位后，临时政府即时成立，国会议长为临时政府首领，组织新内阁，通告各国尊重现行条约，决定继续作战。又云：俄京近日粮食到来颇称顺手，波兰及芬兰人颇镇静，罢职者只为上级，反对党之官员工党委员会及军界代表，大多数赞成恢复秩序。又云：临时政府与各国往来公电，皆一致维持战局。又云：俄京现已恢复原状。又云：各国先后承认新政府，皆谓俄国革命系有益于联邦国公共事业。又云：俄国消息，时局见佳，政府之权日见增重。合观各种报告，则俄之革命不独不至联德，且在协商国中益加团结，此俄国之近情也。

美德战局已成，据驻美顾使先后报告，威总统请国会宣告美德战局已成案，本月四日元老院通过，赞成者六十二票，反对者六票。六日下议院通过，赞成者三百七十三票，反对者五十票，并准美总统以全国兵力物力向德作战，该案顷由总统签字公布。总统又交议海陆军临时经费案，需美金三千五百兆，又交扩充陆军案，于一年内添练新军百万，拟照征兵办法。又云此次威总统在国会宣美言，其要点如下：一、美国应竭力商同联邦国一致行动，并尽量接济各该国。二、照旧竭力供给联邦国所需各项军用材料。三、用兵目的系维持世界和平与公道，及联合自治之国，使同心协力，以保此项主义。德国专制，为此主义之公敌云云。此美国之近情也。又据驻日章使电告政府，美已参战，我国若再迟延，恐失国际地位等语。国际潮流日趋急激，我国自处所宜迅决。国璋前后印刷品两种，一种为他人之言，其一于国家牵入战局与否均有种种关系。兹事体大，不厌求详，以后凡有关系加入战团之事，当随时电告，以尽同袍同泽之义，望勿误会为幸。国璋。真。印。

致梁启超等元电 四月十三日

急。北京梁任公王幼山汤辑武诸先生鉴：

钧密。元电悉。过承推重，慚悚交萦。现在外交大势所趋，军事会议结果何如，已可预卜。所有中央计划，自当一致进行。兹派本署师参谋长景云、张课长调辰于寒日由宁起程，代表前往与议矣。至国璋现以心绪不甚舒畅，更重以筹办对德事件，极为繁赜，一时不克成行，如愿未能，抱歉奚似。特电奉复，仍乞鉴原。元。印。

致禁卫军办公处铣电 四月十六日

北京禁卫军办公处师参谋长亲译：

兰密。此间顷得密函，报告最近欧事情形颇详确，兹特撮要言之，在京各督军及各代表均可同阅，借资参考。

据称德艇近益奏效，两周间击沉各国船约百六十余隻。英则民食将绝，舆论攻海军部极烈。法则先取攻势，深入敌垒，经德军逆袭致遭挫衄，损失无算，不得不退保旧域，战壁全经德人夺回。德在西部，既属屡得胜利，和议案顿缓提出，于东部则大军集中，对俄为和战交济的计划，暗中联络俄之军队，及社会劳动各党，同抗临时政府。顷俄都又大起暴动，政府虽欲主战而力有未能，已有着趋于单独讲和之势。并闻各国社会党，与政府亦多立于反对地位。各党为关于国际问题，已拟在斯可陀耳母地方联合开会，现象日趋于国民的讲和，此君本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冲激，世界之大潮流也。东邻一方，自屡开阁议后，阁意、党意、民意颇极纷歧。对我提出各件终未议有归宿，或拟悬诸战局终结以后。默观海外近情，我国于宣战一节，更宜持重云云。合特照布。国璋。铣。印。

致徐世昌有电四月二十五日

急。北京徐相国鉴：

特密。敬电悉，现值时势艰危，对外问题允宜出以万全，方免有进退维谷之虑。此次在京召集军事会议，取决于内外宗旨相同，所关于大局者极重。初闻电诏，本拟躬自一行，藉参末议，嗣以偶抱微恙，迄未就痊，暂遣本署参谋长师景云、课长张调辰代表前往，并嘱其于开议时，所有中央计划，无不遵照一致进行，业经迭电陈明。兹又重承雅命，情谊殷拳，国璋虽愚，何甘退后。惟日来眠食益觉不适，神情困顿，实难力疾首途。好在各省督军先后到京者，已有多人。绍轩^①当亦闻电而至。更得我公斗山重望，众所依归，九鼎一言，方针自定。燕云北望，翘企良殷，并祈转告同人，代鸣歉悃，谨复。有。印。

致张勋宥电四月二十六日

徐州张上将军鉴：

同密。有电悉。贱恙承注至感，赴京会议一事，昨已接东海来电敦促，委因现难力疾首途，已复电辞谢矣。特复。宥。印。

宣武上将军节制兼卫军事宣办公处

粮饷局训令第八十四号

现准陆军部咨开：本部收有德相比脱曼霍告诫军人征服中国计策一件，颇可资警惕，除分行外，相应检送印刷原件十分，咨行查照等因前来。合行将原件检出一分发交该局，即便遵悉，此令。冯国璋。

^① 张勋字绍轩。

中华民国六年四月三十日

附 件

德国宰相比脱曼霍奉德帝维廉的命令告诫德国军人征服中国的计策：

(一) 中国是世界上一块空地：那德国的宰相，对他们国里的海陆军人言道：我们灭了日本，这第二步的举动，就要轮到征服中国了。这中国在世界上也算个极大的国。他那全国的地面有四百五十三万二千四百二十方里，比我们德国大三十一倍。他那全国的人口有四百兆零三千多万人，比我们德国多七倍有余。他那国家成立了好几千年，自有国家以来，从没有教旁的国家灭过。要论中国有这些好处，早就该强过我们欧洲的大国了，不然也该与我们欧洲大国一样的强了。不说旁的，单把他们中国的人口从一百分里头抽出一分来，编成常备军，就有四百三十万的大兵员，算起来与我们德国战时的兵员差不多，所以中国陆军本可以编成世界上第一号的大陆军。海军呢，至少也可造成一千万吨的大海军。果真这样，中国早就可以做那亚洲全部的主人了。然而现在的中国，论他国家的程度，不过比那没有开化的地方将就好些。论他人民的程度，不过比那生番野蛮将就好些，弱亦弱到极处，穷亦穷到极处。论他那国内的天然物产，本来是很富足的，只可惜把那五金矿产尽着埋在地下，不知道开采出来，增加他们国内的实力，现在倒教日本啦，英、法、俄国啦，大家一点一点把那好地土霸占起来，还送他们中国一个外号，叫做世界上的空地。既然如此，我们德国就应当想法保住这块空地。把那埋在地下极丰富的矿产开采出来。

(二) 中国的陆军是马贼：再说中国现在的陆军，在寻常的时候有七十万兵，出战的时候约有一百五十万兵。但不过也是应个空名罢了，其实全是些没有纪律的兵。就是他们国家的大总统，虽说是统兵大元帅，也不过是个空名罢了。那真正权柄全在那什么都督啦，又是什么师长、旅长啦，所以中国名目叫做共和国，其实乃是个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倘或那都督、师长、旅长们一旦与中央政府不和，说一声独立，就借着反对政府，保住他自己的权利。所以中国近年来常有内乱，正是这个缘故。最可笑军中所用的兵器也不一律，有新式样，有旧式样，有德、英、法、日、俄各种式样，乱七八糟也叫不出个准名目来，要仔细讲起中国的陆军，那里配叫做军人，简直是凑了一群无知无识的人，每人拿着一件兵器罢了。还有一比例，像他们国里所出的一种红胡子——马贼。所与马贼不同之处，不过马贼是私自成立的，军队是国家成立的。但是军队变了心，抢掳起来也与贼股一样。所以名为防护国家的军队，实在是与马贼一样的货。我们又强又大的德国陆军，有朝到了中国，简直不废一刀一箭管教他降顺了德国。

(三) 一隻水雷艇破中国的海军：再说中国的海军，更是有名无实。纵有些军舰，全是多年前的陈古董，没有一个最新式样的。他那邻国日本，只有四十多年就造成又强又大海陆军，升了世界的强国。那中国的海军，二十年前受了日本的痛苦，十年前眼见俄国的海军被日本扫灭了。经过了这些实在事情，正是提醒中国人造成大海陆军的好机会，虽说是没有钱不易办事，然而果真能知道自己短处，说改就改，说办就办，何尝不能造成强大的海陆军呢。但事直到如今还是不改不办，这患在中国人的思想，只顾自己不顾国家的缘故。人人抱着

个便宜自己的主意，把国家搁在一边，不去理会他，所以一天一天的现出那亡国的样子来。我们德国要灭中国的海军，那里用了许多军舰，只要一隻水雷艇足够灭那中国的了。

(四) 容易软化的中国人：再说中国人的性子，中国与日本是同文同种，那国民的性子不该是一样的吗？却又不然，日本人以国家为重，中国人以自己为重；日本人心上只知道有国家，中国人心上只知道有自己；日本人只要国家占便宜，中国人只要自己占便宜。日本人虽把软化的法子去治他，他那亡国之恨终消不了。中国人纵然恨到极处，只要软化的法子用的妙，他就自然不恨了。如此说来，中国人是容易感化的。所以征服中国的时候，起先不可不顺着那国民的性子去治他，再慢慢的往好里改，这时候由我们德国要怎样就怎样了。

宋发祥函五月二十一日

副总统钧鉴：

敬密稟者：前上密稟计呈钧座。兹接端纳先生英文密电一件。业已译成，录奉钧阅。肃此，敬颂钧安。宋发祥谨密稟五月二十一日

附呈端纳先生电文一纸

南京造币厂宋君鉴：

请立转稟副座，今日段总理已呈请总统解散国会，其事关系重大，非言可喻，而总统必将拒而不许。推段之意，于此即欲施用强力以决胜负，然外交团之意见，皆于违犯宪法举动，极力反对。段若竟施强力，必归失败，附和之人亦必波及。务请谆恳副座，于此特别注意，务以宪法为归。端纳。号。

致刘嗣荣有电 五月二十五日

急。成都军署转刘咨议嗣荣：

府密。敬二电悉。段总理奉令免职，事出仓猝，外间传闻异辞，疑虑在所难免。幸近畿地方，现经王聘卿^①总长力任保持，现状甚形安谧。各督军赴徐会议，仍属军事问题，于此层无关，约不致有轨道以外举动，大局尚可望不生危险。鄙意此后欲求政局一新，非组织有势力内阁不可，现拟勉竭绵力，赞助其间，但使此言能行，庶隐忧可弭也。区区之见，并可转达戴督^②。特复。有。印。

朱庆澜支电 六月四日

南京副总统钧鉴：

同密。前上卅一电，谅邀洞悉。比日各省蜂起，祸结中原，庆澜多系旧交，谊关休戚，苦无人听之言，空坠忧时之泪。庆澜所抨击于动者，姑不问元首施政如何，国会立法如何，岂别无救济之途，改良之策，何必诉诸干戈，屠毒海宇。立法及施政不善，固种将来亡国之因，然使兵祸先结，外侮纷乘，即足结今日亡国之局，此其利害悬殊，诸人岂不见及。窃揆其意，必以为形势一张，不需时日，便可从政体上或团体上得根本之解决，是未虑及国势民情，断无如此轻易之事，即使竟如所料，则以群雄专命，国纪荡然之余，亦岂有永久太平之局，恐终利邻国而已。吾国近年国事，每与邻国有关，项城苟且非分，自坠令节，即为邻国所误。此次事变，其蛛丝马迹，亦大可虑。是则引盗贼入室，以助阋墙之争，岂有幸理。诸人血诚爱国，素所倾佩，一时激忿，遂至此行。我副总统砥柱东南，安危所

① 王士珍字聘卿，下文有称之为“聘老”者。

② 戴戡，1917年4—7月任四川督军。

系。伏祈标示一定主张，裁以正义，回观望之心，散胁从之势，公谊既白，私情亦安，必能收束乱事，早就平定，当世勋业，谁出公右者。庆澜为国请命，无任钦迟。諸候训示为盼。朱庆澜谨叩。支。印。

谭延闿支电六月四日

南京副总统钧鉴：

同密。钧座力疾视事，大慰渴望。近情日棘，非公出挽回，恐遂不救。顷又得雷震春电，有别组临时政府之说，益出轨道之外。外人观听所系，国本随之动摇，务请设法早日排解，免至焦烂，临电迫切。延闿。支。印。

致徐世昌段祺瑞电六月五日

万急。天津徐菊人段芝泉两公同鉴：

赓密。政本不清，激成巨变，始以为持满不发，当可和平解决，今相煎太急，已走极端。国璋对于安武^①诸公，谊同休戚，但以急进缓进，宗旨略殊，又因地位嫌疑，遂受种种苦痛。自辛亥以来，翻云复雨。经一度改革，即增一度摧伤。上年四、五月间，国势已底危亡，赖两公力奠金瓯，乃有今日。今棋劫之险，倍于上年，两公虽高蹈林下，然北洋泰斗，匪异人任，为天下后世计，宁忍袖手不发一言乎？中国现状，譬如羸病之夫，头脑眩晕，可进以清凉之剂，若热度过高，神经中绝，外感乘之，身非我有。国璋闻耗焦灼，泣血椎心，势穷力孤，无所控诉。兹有所沥诚吁恳于两公者，定武^②日内过津，切望菊老联袂入都，以安各方面之心，而固京师根本。芝老为同胞信仰之中坚，得芝老一言息兵，各军必俯首听命，暂抑剧烈

① 倪嗣冲时任安徽省长，授安武将军。

② 张勋为定武将军。

之行动，以听仲裁之结果。扶危定倾，间不容发。否则，宇内分裂之势已成，外人干涉之言日至，结力既涣，大命立倾，公等之明早见此矣。再国璋日前已电致两院，辞去付总统之职。嗣后仍以江苏督军名义，保境息民，借资藏拙。并以奉闻。

致徐世昌鱼电 六月六日

万急，天津徐菊人先生惠鉴：

廣密。顷电恳公偕定武入京，意有未尽，更伸其说。自项城去世，各方面信仰之中心，实在我公。芝老上次到津，同人推举公任国务，而公不出；此次各军团又推公为首领，而公不承。无论事之当否，要之公之不能萧然物外，则为人人心理所同。然使政争不至剧烈，国事尚可苟安，亦何忍强聒于左右？无如此次举动，由种种恶因结此恶果，即发难诸公，亦不能自知其究竟。以国璋所闻，外交消息，已露见端，西南各方，显分派别，四分五裂，收拾无方，丛雀渊鱼，更无从容磋商之余地。现在一线生机，惟视我公一言为轻重。定武到津，必谒公就商一切。京师根本重地不可动摇，切恳与定武联袂入京，一面通电各省，暂守现状，静候公等主持，使热度稍为冷静，于无可设法之中，仍有可循之轨道。世间凡事皆可牺牲，惟国家不可牺牲。万望慨然允诺，勿再踌躇。谨以披肝沥胆之诚，为公劝驾。鱼。印。

致黎元洪鱼电

北京大总统钧鉴：

宁密。已两电东海切实劝驾矣。鱼。印。

致王士珍鱼电

北京王总长鉴：

参密。已两电东海切实劝驾矣。鱼。印。

谭延闿鱼电六月六日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

同密。东电指陈利害，剀切动人，钦□无量。顷闻天津组织总参谋处，并有变更国体，废除约法之谣。传闻果实时，难保非奸人乘机煽动，破坏共和。揆诸各督初心，宁忍出此？钧座勋高望重，万流景仰，务恳严电阻止，并商王、张诸公迅与解决，力救危亡。若任其再趋极端，势必不可收拾，国家危亡，生民涂炭。言念及此，忧心如焚，迫切电陈，伏候察纳。延闿。鱼。印。

张作霖阳电六月七日

加急。北京国务院、南京冯副总统、各省督军省长、并转各镇守使、各师长、各报馆均鉴：

前以政纲失驭，群小弄权。我同志恐召危亡，爰举义师，力维正轨。凡此不得已之举，纯以国家为前提，区区血忱，当为天下所共谅。我同志最初之宗旨，所希望者，解散暴乱之国会，改订完全之宪法，屏退群邪，组织良好内阁。前奉参谋总长王聘老江日通电，仰见元首已有仁让之念，果能立时解决，自可息事宁人。现在张徐州已应召入都，如将同志目的完全达到，即当罢兵力谋统一。倘有参差，今须积极进行。纳谏以兵，适见鬻拳之爱；一匡受赐，孰如管伊之仁。伏望主持正道，协谋一致，径电绍帅，期达目的，庶大局可望早定，中国赖以图存。事机紧迫，稍纵即逝，风雨鸡鸣，愿

呼将伯，皇天后土，鉴此热诚。除径电张徐州外，谨此电闻，俯候明教。张作霖。阳。印。

致朱庆澜电六月七日

朱省长鉴：

同密。支电悉。鄙见正与尊虑相同。政治可以改良，国体不宜牵动。外交危险，已露端倪。昨电东海速偕定武入都，以固京师根本，公能继续言之，当更有效力也。鞭长莫及，忧灼同深。阳。印。

致谭延闿电六月七日

急。长沙谭督军鉴：

同密。虞电所举两端，敝处亦有所闻，但未证实。鄙人主张，不宜牵动国体，即第二说亦非所愿闻。本日定武北行，据他处所传，并不坚持成见，其机括仍在徐、段两公也。敝处已屡电维持大局，仍祈一致陈词，分途挽救。阳。印。

致谭延闿庚电六月八日

长沙谭督军鉴：

同密。支、鱼两电均悉。津门奇特机关，可置不理。顷得直隶曹督军转定武电称，不得误听金壬别图拥戴等语。又奉天张督军来电口气，除宪法、国会、内阁问题外，并无他意。揣度各方面近状，大局可望转机，不致更走极端，动摇国体。鄙人以调人自任，总当竭力疏通，忧灼之情，正与公等，维望早日解决，庶免焦烂。庚。印。

王占元庚电六月八日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

赓密。昨得谭组安来电：“顷闻天津组设总参谋处，并有变更国体，废除约法之谣，传闻果实，难保非奸人乘机煽动，希图破坏共和，揆诸各督初心，宁忍出此？台端公忠体国，众望攸归，务恳迅商冯、张、王、徐诸公，从速持平解决，免激他变。庚子之役，刘、张两公保障东南，中外交诵。此次所拳拳盼望于我公者，不仅在东南在全国也。”等语。所虑有变更国体，废除约法之谣，自为杜渐防微起见，将来调停解决，自应征求各省同意，始免议论分歧。钧座如何主持，尚祈密示。此间已将谭电转达聘老矣。占元。庚。印。

致王占元佳电六月九日

急。武昌王督军鉴：

赓密。组庵来电，已由敝处电复。大致以不动国体改良政治为宗旨。定武到津，闻照东海所主张，入京定议，现在津小住，由李仲帅^①代电询中央，如以明令解散国会，定武即进京调和。外间误传复辟之说，当已打消。鄙人近日宁受模棱两可之名，不为偏袒一方之论，亦以时机未至，不敢抱火救薪也。今大局已有转机，自应各抒谠论，但须适得其平，勿为感情所使耳。佳。印。

致张勋等佳电六月九日

天津张巡阅使、徐菊人、段芝泉、李仲仙、熊秉三诸先生，各省督军、省长，承德、张家口、归化各都统，上海卢护军使均鉴：

秉三先生阳电，历举复辟之不可者五端，剀切详尽，实获我心。

^① 李经羲字仲仙，一作仲轩，时被任命为国务总理。

回溯前清景皇后禅让美德，卓绝古今。若以大局棼乱，自居于安，而遗冲人以至危，于心何忍？诸公明达，谅表同情。日来绍帅入京，必有最正当之解决，前项传闻之说，未足凭也。佳。印。

致各省督军佳电六月九日

万急。南宁陆巡阅使、谭督军、刘省长、长沙谭督军、贵阳刘督军、广州陈督军、朱省长、成都戴兼督军并转各师旅长均鉴：

同密。顷接天津朱省长电称：定武到津，嘱李仲宣电告中央须解散国会，方可人都调和等语。国璋向主尊重法律，不欲见轨道外之行动，正与公等相同。乃此次风潮，出人意外，中夜数起，忧心如焚，宁受模棱两可之名，不为伤害感情之语，诚恐投鼠忌器，治丝益棼，区区苦心，不求人谅。尚忆上年与诸公联名警告国会，即有万一如英国克林威尔之兵临议院，其何以待之云云。不料此言竟成讖语。当时国璋请愿国会，期三权各得其平，诸公亦各抒伟词，乃两院均未采纳，致他国所谓神圣机关，竟成万矢之的，悲忿何穷。现在两院议员，出京星散，开会不成，已与解散无异。夫议员为人民代表，今之国会，是否合乎人民心理。无庸讳言，约法虽无政府解散之明文，亦无不得解散之规定，势成骑虎，岂可久持。以国会与元首较，与其动摇元首，毋宁动摇国会；以国会与国家较，与其牺牲国家，不如牺牲国会。当千钧一发之际，惟有两害取轻。且议员果为民意所归，本可重新被选，元首因重视国会之故，而害及自身，则国会因保全元首之故，而甘于解散，揆诸酬报之意，亦为情理之平。否则兵连祸结，枝节横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自杀政策，岂可效尤。国璋明知立法机关，讵容蹂躏，然法律既经破坏，但望国土不致分裂，国体不致变更，其他似在可商之列。诸公爱国热诚，素所佩仰。如以鄙言为不谬，但请于政府下令解散改组之时，各守

沉默态度，则国之受福已多矣。急不择言，佇候明教。佳。印。

致徐世昌蒸电六月十日

天津徐菊人先生惠鉴：

赓密。阳、庚两电诵悉。维持元首，和平解决，老成之见，深表赞同。自辛亥以来，凡走极端，必生反动，反动不已，国何以存？惟导以和平，则反动可免。公斡旋危局，众望所归，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至国璋辞职，却有不得已之苦衷，一恐元首因有继任之人，求卸于肩，摇动国本；二因段总理无故免职，国璋亦应自贬，以表我辈俱无争竞之心；三免军兴各省之疑，使地位相同，不致隔膜；四去此障碍，可进谠言，否则措词困难，进退皆罪。区区之愚，纯乎为国，非敢沽名，辱承下问，敢布腹心。蒸。印。

致各省督军蒸电六月十日

保定曹督军、天津朱省长、蚌埠倪省长、盛京张督军、齐齐哈尔毕督军、济南张督军、太原阎督军、开封赵督军、田省长、西安陈督军、福州李督军、杭州杨督军、齐省长均鉴：

华密。政本不清，激成事变。自上月二十四以后，我同胞迫于公忿，不平则鸣，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国璋以地位嫌疑之故，欲有所陈。将抗争耶，则疑为袒护中央；将附和耶，又嫌为觊觎非分，跋前疐后，几同寒蝉。第与诸公休戚相关，终不能默尔而息，故于今日通电，沥诚忠告。江日又电辞副总统之职，冀从诸公之后，一效排解之劳。连日与东海、定武、建威^①诸公往返商榷，双方兼顾，两害取轻。今国会瞬将改组，公府左右亦已肃清，定武入都，有和平解决之希望，公等原议目的可以达矣。国璋所私心祈祷者，仍望诸

^① 段祺瑞曾授建威上将军。

公乘此时机，帆随湘转，毋再以激切之言论，重伤感情而已。自前清以来，凡有极端之举，无一不生反动，蛛丝马迹，前鉴昭然。以亲贵之极端而有辛亥，以革命之极端而有癸丑，以筹安之极端而有丙辰，以国会专制之极端而有今日。凡当时以为痛快者，必有反动力倚伏其中，如大海回澜，循环不已，所苦者民耳。此数役者如稍自降心，适可而止，则永造和平，夫岂无术。国璋知识浅短，不能曲突徙薪，而惟于焦头烂额之余，强聒不舍，明知为达者所哂，顾念其兄关弓，则垂涕而道，同室有斗，则被发往救。广东朱省长电称：摇动国体固乱无已时，摇动政体亦乱无已时；外人干涉国亡，各省互斗国亦亡。可谓至论。滇、黔、粤、桂、湘、蜀等省已由国璋苦口忠告，以防互斗之危。诸公之于国璋，情同手足，痛痒相关，若能于明令停止国会之期，宣言恢复原状，则定武调停之词，更易动听，盖元首已成守府，早无实权，操纵中央，全在聘老，以聘老之苦心孤诣，何忍不即转圜。此后政治改良，内阁负责，必无疑义，为公等计，此其时矣。今江淮之间，赤地千里，大旱望雨，来日大难，国璋目击时艰，祈天永命，望风延跋，请赐复音。蒸。印。

致刘显世蒸电六月十日

贵阳刘督军鉴：

同密。庚电悉。承询各说，多数不主张更动国体。定武通电。以解散国会重订宪法，组织责任内阁，芟除府中群小为宗旨。自过津晤商东海，声言须解散国会，方能入京调和，闻中央亦已复准。鄙意但求国体不变更，国土不分裂。现势渐近平和，堪以告慰。蒸。印。

李纯蒸电六月十日

南京副总统钧鉴：

前读支电，仰见惩前毖后，评议至公，忧国爱民溢于言表，而图济危难，蔽屣尊荣，慨任调人，以资排解，尤见热心谦德，钦佩莫名。第思副总统一职为国民所公推，经法律之共认，民国定制，中外具瞻，当此时局艰危，邪说蜂起，骤有此举，窃恐人心惶骇，揣测易滋，于时既有不宜，于法尤觉未协。伏乞取消前议，速与调停，登高一呼，可期早日解决，大局幸甚。诚恳之言，伏冀鉴纳。李纯叩。蒸。印。

致李纯真电六月十一日

南昌李督军鉴：

华密。大旆回辕，欣慰无已。兹奉蒸电，尤感盛情。第鄙人所以辞去荣名者，正为撤此障碍，方可着手调停。尊处与鄂省同在上游，保境息民，互相勖勉，鸡鸣风雨，想望何穷。真。印。

陈炳焜、李烈钧、谭浩明真电六月十一日

急。北京大总统、南京副总统钧鉴：

民国不幸，祸乱叠乘。此次事变，实出意外。无端发难，明明叛国，假口混事，是岂本意。唯知攘权争利，弗恤颠复国家。瞻顾前途，痛心曷极。炳焜奉职粤疆，烈钧养疴海上，闻耗之初，窃以我大总统副总统同受国民委托之重，必能申我国法，惩彼叛徒，故暂静忍，以俟明令。乃兼旬以来，逆焰飞扬，附和益众。我大总统孤立公府，或有不得已苦衷，而我副总统，既为全国民望所归，即立赞襄元首之地。且领军符，尤徵实力，斡旋大局，责距旁贷。前读东电，

具仰谦冲。无如叛徒之心，绝非空言所能感，而含宏之量，实与责任不并容。刻今势机日迫，已无依违余地。烈钧系民国军人，且有旧翼留粤，因兼程来粤，与炳焜、浩明合商救国之策，决议联合同志各省兴师讨逆，并公推陆巡阅使主持大计，以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始终不渝之宗旨。敢请我副总统贯彻国民推重之义，坚决护持约法之心，力赞元首，明辨纪纲。庶使我大总统知人心未死，大义犹存，立断睿机，严申国法，克日颁布明令，惩办祸首，以雪民忿而儆来者，则炳焜等尚复何言。如果叛国者怙恶不悛，肆意胁迫，炳焜等一息尚存，决难坐视，唯有效命疆场，以求最后之解决。迫切陈词，仰乞鉴察，特候明示，以策进止。炳焜、烈钧、浩明同肃。真。印。

致李纯、王占元等真电六月十一日

南昌李督军、臧省长、武昌王督军、张家口田都统鉴：

华密。敝处于佳日电致滇、黔、粤、桂、湘、蜀等省，文曰：“顷接天津朱省长云云至明教”^①。又于蒸日致奉、直、皖、黑、鲁、晋、汴、陕、闽、浙著省，文曰“政本不清云云，至复音”^②等语。特闻。真。印。

北京伍代总理来电(摘要，原电已佚)^③六月十二日

解散国会，昨全国意见相同，未可遽然从事，务希电示卓见。

冯批：将电劝南省之意告之，解散并非取消，似可行。

致伍廷芳文电六月十二日

万急。北京伍代总理鉴：

① 见前六月九日致各省督军佳电。

② 见前六月十日致各省督军蒸电。

③ 原文如此。

华密。真电悉。国会人数不足，已与解散无异。大局岌岌，夜长梦多，窥测各方情形，非速下命令，深恐别生枝节。滇、黔、桂、粤、湘、蜀等省，已由敝处谆劝勿生意见。解散并非取消，揆诸国体、政体，似无抵触，两害取轻，望公毅然行之可也。文。印。

江朝宗致各省文电 六月十二日

万急。南京冯副总统、各省督军、省长并转各镇守使、各报馆、徐州、广东巡阅使、承德·张家口·归化都统、龙华宁夏护军使、琼州龙督办、导河提督、岳州吴司令鉴：

现在时艰孔亟，险象环生，大局岌岌不可终日。大总统为救国安民计，于是有本日国会改选之命令。朝宗仰承知遇，权代总理，诚不忍全国疑谤集于主座之一身，特为依法副署，藉负完全责任。区区之意，欲以维持大局，保卫京畿，使神州不至分崩，生灵不罹涂炭。一俟正式内阁成立，即行引退，违法之责，所不敢辞。知我罪我，听诸舆论而已。朝宗叩。文。印。

某日人函^①

此次大总统定用改选议员之名义，而行解散之事，即阁下已所知悉也。此后伍总理因阻止副署于该命令，为之遂至于辞职，于是似有大总统拟使李经羲副署发表命令而收拾时局之样。兹在十一日夜，派使者于天津，未知其结果如何。窃思此际以如斯之事，徒迁延日期，则恰似于催促复辟之机会，卑人所忧实在此。若果如斯，则刻下之时局，或恐遂陷于收拾不能，所以此际须由阁下竭力妥办，即是济时艰最为紧要，未知尊意果如何？阁下若无妨，则请

^① 冯阅此函后，另纸批云：“李仲帅可进京就职，维持大局，敝处竭力设法拥护。”

垂示大教，以便启蒙，不堪切望。

致李经羲文电六月十二日

急。天津李仲宣总理惠鉴：

华密。闻解散命令具稿，伍代理不肯署名，须征求各省意见。滇陇道远，即电文亦须数日可到，夜长梦多，深恐别生枝节。救焚拯溺，惟仗我公。望即日入京就职，维持大局，敝处竭力拥护，为公后盾，当无阻阂也。临电焦灼，佇盼佳音。文。印。

谭延闿文电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

同密。读佳电，仰见钧座委曲调停苦衷，极为佩慰。国会不满人意，无可讳言，惟约法既无明文规定，从此创一先例，是否不至予国人以口实，开效尤之见端，殊抱隐虑。现闻议员纷纷辞职，法定人数不足，已无开会希望。近有以议员总辞职之说进者，如能办到，是使当局不居解散之名，国会得行改选之实，双方消纳无形，似较妥便，是否？仍候钧裁。延闿叩。文。印。

致谭延闿元电六月十三日

急。长沙谭督军鉴：

同密。文电悉。议员总辞职，本为万全之策，乃一部分人坚持己见，陷元首于困难，言之感喟。伍代总理电征意见，鄙人以两害取轻，请其毅然决行。尊处如能联合滇、黔、粤、桂双方解劝，则裨益国事不浅也。事势至此，不能不有一方面之让步，若相煎太急，以国家为孤注，恐隐忧未已耳。元。印。

致李纯元电六月十三日

急。南昌李督军鉴：

固密。文电悉。尊见极是，敝处諄劝两方面之电，谅已达览。倪省长复电，且有“明令朝下，义师夕归”之语。直、鲁、豫、奉、浙来电，亦极表赞同。乃以伍代总理不肯副署，须求各省意见，又生波折。敝处已电伍君毅然决行，以免枝节。鄙见以不动国体，不摇元首为主旨，以保持治安，卫国卫民为稳著。联东南、西南各省与海军一致行动，以隐储实力，总求沟通意见，不致分裂。如有亟需发表之处，应如尊议商定联衔也。元。印。

致江朝宗元电六月十三日

北京江代总理鉴：

文电悉。国事危急，解决之方，惟在副署。公受任于倥偬之际，虽按诸法律，稍有变通，而一片救国苦心，人天共鉴。嫂溺援手，孟子所褒，反经合权，春秋之义。不敢称贺，惟志佩忱。善后事宜，千端万绪，鄙人只望国土不致分裂，国体不致动摇，其他政治改良，尽有商量余地。绍帅想即入都，和平解决，深赖筹筹。元。印。

致倪嗣冲元电六月十三日

万急。蚌埠倪省长鉴：

赓密。顷接江宇澄电，本日有国会改选命令，宇澄权代总理，依法副署等语。诸公兴师之目的物，本在国会，今国会既已解散，执事本有“明令朝下，义师夕归”之宣言。豪杰所以大过人者，不难于能发，而难于能收。将来重订宪法，组织内阁，自非旬日所能集事。鄙人宗旨，但求国体不变更，国土不分裂。外交方面，亦深以

我国内乱为忧。国璋与公休戚相关，自应倾吐肝鬲，深望即日通电全国，恢复原状，收回动员，仍以服从中央为主旨，则种种葛藤自然消灭。全国人心大定，使彼借端号召者，如迅雷之不及掩耳。执事心迹，昭昭然日月而行，为国家计，为我公计，转圜之机，莫善于此。忝附至交，敢效忠告，时不可失，静候德音。元。印。

致日本国民外交会电 六月十三日

日本东京大阪国民外交会鉴：

承电感谢。贵会扶持敝国之共和政体，施种种之防止及扬言，使两国间国民感情益益融洽，洵足为东亚和平之福。鄙人即本此意，与本国国民同心一致，以副盛意。冯国璋。

李经羲元电 六月十三日

急。南京副总统钧鉴：

华密。文电谨悉。政变猝发，钧座公诚毅忍，砥柱中流，声色不动，异议潜消，为功至巨，用心弥苦。羲自建威去职，深入困厄，使命络绎，再四坚辞，不入国门一步。自各省事起，津门议生，忧心如焚，更不出大门一步，非徒别嫌明疑，亦以国难至急，解决无方，徒事呼号，惧无裨益。惟念救亡事紧，匹夫有责，虽自知无党无力，而默体钧座保国靖难之衷，惟有于无形中曲效调维，勉尽万不得已之末助。所以默未上陈者，则以时机未熟，钧座地位尊崇，一身关系，未宜养中衡威重之力，先收东南镇摄之功，不请急遽发言，正为将来挽回全局计也。现幸第一难关已经渡过。此后待决条件，深望于法律轨范中，从容商榷，适可而止，乃无异日莫大之忧，仰赖调济主持，举国同情，宁独鄙朽。尊处忧国之深，爱羲之切，读之感涕。日内当遵命入都，期于调解收束，稍竭绵薄。至总理一席之经

辞谢，不特力所不胜，此后困难太多，从何下手。瞻顾前途，但有悚慄。敬布腹心，敬承明教。李经羲叩。元。印。

致陈炳焜等寒电六月十四日

广东陈督军谭督军李协和先生公鉴：

华密。真电陈义严正，无任感喟。国璋不敏，未能曲突徙薪，而惟于焦头烂额之余，苦口排解，负疚何穷。此次事变出于仓卒，国璋正在假中，初不料暴发如此之烈，响应如此之速。当段总理免职令下，论者多谓为不合手续，授人口实，职此之由，而免段以外尚有下文，徒招猜忌。各省因未能尽悉，即鄙人亦事后方知。区区之愚，但望国体不变更，国土不分裂，若评判曲直是非，恐如抱薪救火，致激成旷日持久之局，陷国家于危亡。鄙人向以遵守约法拥护共和为宗旨，正与公等相同。今行动已出轨道之外，若操之过蹙，益使元首孤危，且枝节横生，殆尤甚焉。现方谆劝独立各省速复原状，服从中央，毋召外人干涉。察度其意，已有悔心，仍望垂念时艰，暂息公忿，视国民全体之意向，以为后图。譬如羸疾之夫，未可轻施割术，诸公明达，当能谅此苦衷也。寒。印。

致黎元洪等寒电六月十四日

急。北京大总统钧鉴：王参谋长、李总理、张巡阅使公鉴：

华密。本日电传国会解散之令，薄海人民，同深感涕。此后待决条件，非旬日所能蒇事，而粤、桂两省已有激烈言论。国璋苦口劝解，或可中止。唐督军则要求所议条件，先商西南各省，免事后争论。国璋所虑国土分裂，致二十二行省划分两界，以为召侮之媒。现在第一要着，应请王、张二公联电独立各省，恢复原状，迅杜责言。其他条件仍于法律轨范中，从容商榷，以大多数心理为衡。

组织阁员，应由总理招集同志，勿加牵掣，庶合立宪国阁制原则，而惩历来混合破裂之弊。管见所及，迫切上陈。寒。印。

李纯咸电六月十五日

万急。南京副总统钧鉴：

亲译固密。元电敬悉。老谋深算，佩服无量。当此事变日纷，隐忧莫测，我辈如非团体固结，实力内充，则不惟无发言之权，且将无立足之地。惟愿钧座执南服之牛耳，海陆联为一气，庶可共救危亡，欣慰之余，曷胜祷祝。现在第一问题已经解决，惟组织阁员，关系尤巨。昨接京电，有定武主张以某为总揆，雷^①长陆，馨^②长财政，其他阁员大都类此。如成事实，政府既难望刷新，而定武政治权威，且超出元首、总理之上，恐将更有他种准备等语。本日接定武元电称：“此后组织新任内阁，择定适宜宪法，经纬万端，即可以次递举办，参考众议，加以折衷。现定明午入都，力图善后，如卓见有所筹商，务乞电示，以便随时提议，一气呵成”等语。总观以上情形，将来政权，尽归绍轩一人之手，果如京电所云，所择之阁员，皆彼私党，窃恐难孚人意，必致激起风潮，国家前途，将大受影响。设彼大权在握，一切假命令以行，拒之则有违法抗命之嫌，受之则有切近剥肤之痛，进退失据，何以自存？纯之愚见，拟于未组内阁之先，联合同志各省，电请中央，将提出阁员，先为预示。如各省同意，方予赞同，庶足以固国基，而弭隐患。未识钧意以为何如，事机危迫，稍纵即逝，尚祈酌度，迅速示复，俾有遵循，无任切盼。李纯叩。咸。印。

① 雷震春。

② 张镇芳字馨庵。

王克敏等删电六月十五日

南京副总统钧鉴：

京密。今早敏晤丹帅^①，谈及公事，渠称将来大局收束，仍赖我公。各省对公感情，仍如往昔。渠能代表各省，仍戴公为北洋派中坚，请将此意代达等语。公宜因势利导，复电允与联络，以期维系。电盼由敏转丹。并云昨得公电，极表同情。原欲日内即约各省取消独立，同时罢兵，再行约同少轩及各省电请我公留任，维持大局。乃昨晚少轩自京来电，请暂勿罢兵，不知是何用意，只得暂候京信等语。仲仙内阁，闻已有数省反对，丹意亦不谓然。谨闻。敏、耿。删。印。

王占元删电六月十五日

急。南京冯副总统、保定曹督军、济南张督军、盛京张督军、开封赵督军、田省长、南昌李督军、杭州杨督军、齐省长、福州李督军、太原阎督军、西安陈督军、齐齐哈尔毕督军、张家口田都统、龙华卢护军使、郑州张师长鉴：

华密。国会解散，第一步已得解决。此次要义，惟在内阁问题。顷得王聘老通电，屡催仲仙进京。窃维今之执政，应以菊老或聘老兹为相宜。昨已电商绍轩，请其就近敦劝，如得诸君同意，即祈分投径电，以免揆席久悬，是否？尚祈复示。占元。删。印。

致王占元删电六月十六日

武昌王督军鉴：

华密。删电悉。组织内阁，自以菊老或聘老为宜，敝处早经敦

^① 倪嗣冲字丹忱。

劝，竟无效力。舍仲仙外，更恐无人组织。揆席未便久悬，姑观其后何如。铣。印。

致王克敏等铣电 六月十六日

天津市公署转王叔鲁冯幼伟两君：

京密。删电悉。丹帅推诚相与，极为感佩。鄙人原非脱离北系，所以不入旋涡者，正为留作调人，预防分裂，乞转告丹帅，彼此心心相印，不在形迹间也。顷接江西电称：滇军将向江西进发，粤军分途入闽，川军由湘入鄂等风说。若日内不即取消独立，恐乱无已时。鄙人虽苦口劝阻，亦恐徒托空言，并祈切劝速决。仲仙虽非满意，然舍此更无人担任，奈何！ 铣。印。

朱庆澜铣电 六月十六日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

同密。佳电敬悉。顷得京电，解散国会已成事实，此间尚未奉到明令。元首为国苦衷，与公同出一辙。当此外交紧急，议论纷驰，息事宁人，讵非至计。但念国家纲纪，未免废弛，人心狃于犯顺，乱源未已，善后问题，颇费研究，事变结局，犹未可知。庆澜忧患余生，抚时滋惧，仍望我公俯察历次电陈，更于法治精神、政治轨道两大要义，确示主张，发挥谠论。庆澜不敏，愿承明教。朱庆澜叩。 铣。印。

杨善德等铣电 六月十六日

急。南京副总统、齐省长、济南张督军、盛京张督军、武昌王督军、开封赵督军、田省长、郑州张师长、西安陈督军、太原阎督军、福州李督军、保定曹督军、黑龙江许督军、吉林孟督军、南昌李督军、齐

师长、兰州张督军、承德姜都统、张家口归化都统、龙华宁夏护军使、蚌埠倪省长、天津朱省长、琼州龙督办、岳州吴总司令、保定范师长、马厂李师长、北京吴总监鉴：

华密。揆席重要，百纷待理，固须慎求能臻众望之人，复不宜过持意见，因波折而孕危机。顷接曹督军电：“以鄂、陕、鲁均以聘老老成持平，咸主敦劝当国，实所赞同。当经电达绍帅，文曰：‘据直、鄂、陕、鲁等省电，均以聘老老成持平，最孚人望，咸主敦劝，出肩大任’等语，计已达览。当此潮流；非得军界泰斗出秉国钧，诚难望融合万流、收拾残局之速效。环顾海内，芝老如能复出，固为大局之幸，按之现状，似暂难相强。东海则决不出山。河间座镇东南，又难遽北。其足为各方翕服与能应时势电求者，实惟聘老。抚潮流之趋势，实心理之胥同。善德等默察群情，澄观大势，不敢不掬诚以答明问，初无胶执之私。我公智周藻密，夙所服膺，傥事实上别有为难之隐，亦请相机衡断，明白决示，绝不可因波折牵延又孕危机。大纲既定，并望通电各省，早日取消，再规细目，则大局胥安，全功自毕矣。敬布腹心，伏维明教”等语。敬质高深，伏希明教。善德、耀珊。铣。印。

致各省督军铣电六月十六日

万急。保定曹督军、天津朱省长、蚌埠倪省长、盛京张督军、济南张督军、太原阎督军、开封赵督军、田省长、福州李督军、杭州杨督军、齐省长、西安陈督军同鉴：

赓密。据江西电称：探报张开儒等联合粤、桂、黔、滇、川、湘六省，决定出师，进窥武汉，分出赣、湘。又李烈钧电告彭程万军队将向江西进发，粤军分途入闽，川军由湘攻鄂等语。鹬蚌相争，徒资渔利。鄙人已切告西南各省，勿启兵端。惟釜底抽薪，必先取消独

立，否则授人口实，无法调停。萁豆相煎，同归于尽，一线生机，视诸公一言而决，前途莽莽，无泪可挥。铣。印。

致李纯电 六月十六日

南昌李督军鉴：

庶密。删电悉。已急电皖、浙等省，迅即取消独立，并切劝西南各省，勿复用兵矣。铣。印。

致西南各省督军电 六月十六日

万急。云南唐督军、南宁陆巡阅使、谭督军、广州陈督军、朱省长、贵阳刘督军、长沙谭督军、成都戴督军同鉴：

华密。国会改选，风潮暂息。国璋方切劝脱离各省，速复原状，以谢国民。近闻滇、粤等省，有预备军事之谣，殆非事实。操戈同室，岂可效尤。若以武力相争，则往复循环，何时始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诸公明达，当不其然。如有以此策进言者，千祈切实劝导，稍抑愤心，国事幸甚。篠。印。

致刘显世电 六月十六日

贵阳刘督军鉴：

华密。删电悉。法律必须通融时，仍宜以全国名义行之，命意极佩。国会已散，此后收拾危局，尚非易事。全国各省代表一层，是否以议宪为宗旨，俟筹有办法，再以奉闻。铣。印。

致李纯电 六月十六日

南昌李督军鉴：

固密。咸电悉。尊虑极是。但提出阁员，各省本无同意之权，

且恐无人肯为担任。若为所驳回，转无进言之余地。鄙意另图善法，仍于法律范围以内，似较稳妥。如有高见，仍希密示。铣。印。

张勋王士珍铣电六月十六日

万火急。南京副总统鉴：

华密。解散国会之令既下，兵谏目的已达到。内阁虚悬，外交日迫，非团结一致，共谋奠安之策，恐将不国。总理一席，以现状论，自以仲老为最宜。仲老本不欲出山，受命之始，迭经辞避。此次由勋强邀入京，只以调人自处，经勋等再三敦劝就职负重，以定急难。仲老以为非各方面信用咸孚，治政无从进行，即责任亦无从担负，所持理由固极正大。勋等以为当此存亡危急之秋，不可复有意见分歧之举。仲老诚无所利于总理，而总理要不能不属于足以担当时局之人。想钧座必能曲谅勋等调停之苦衷，祈即迅电仲老，以大义相责，勿复推让。一面由勋等就近请仲老刻日组织，以安国本。时机迫切，立盼复示。张勋、王士珍。铣。印。

致张勋等篠电六月十七日

急，北京张巡阅使、王参谋总长鉴：

华密。铣电悉。仲老在津时，国璋即切电劝驾，声明极力拥护。现仲老入京，亟应从速组织，以定危局。当再驰电催速任事，各省如有歧议，亦必代为疏通。篠。印。

致李经羲篠电六月十七日

急。北京李总理鉴：

华密。大驾入都，同深欢忭。方谓刻期就职，赖以斡旋大局，镇定人心，乃闻尊意尚多犹豫。公老诚通识，又为两院通过之总

理，公若不就，更有何人敢为担任。外省偶有异议，鄙人已极力疏通，若待各方面一致推崇，虽孔、孟复生，亦无其事。时局艰危，千钧一发，倘因爱惜羽毛之故，迁延不决，枝节横生，律以春秋责备之意，人其谓公何。千祈即日任事，以慰人民之望，迫切待命，言出至诚。篠。印。

致张怀芝篠电六月十七日

济南张督军鉴：

咸电悉。尊意从速设立宪法会议，俟国会成立，再交国会通过，意在促成宪法，良用钦佩。查民国成立，由约法而产生参议院，由参议院而产生国会，又以制定宪法之大权，赋予国会，立法部扩张己力，以摧抑行政部过甚，遂召种种之反动。若续议宪法，不能各得其平，则反动又生，国危益甚。今国会既经改选，宪法成立无期，若先召集名流，将新旧约法及天坛宪法草案，与国会审议而未成之草案，补偏救弊，增删修正，自是当务之急。惟尊议各县推举一、二人，送省复选，手续既繁，旷时过久，似不如由各省推举一、二人，以深明宪法原理，洞悉本国内情，有声望而无党见者为合格。所举之人，不限本省，亦不妨数省合举一人，以示宁缺毋滥之意。送京后由政府择定僻静地点，严加守卫，刻日观成。如此，选择既精，可无滥竽之弊，利一；人数既少，可免争执之端，利二；关防既密，行政部不加干涉，立法部亦无从诘难，利三。务以明通公溥之心，惩矫枉过正之弊。鄙见如此，仍候酌裁。篠。印。

致曹锟等篠电六月十七日

保定曹督军、天津朱省长、济南张督军、盛京张督军、开封赵督军、田省长、武昌王督军、南昌李督军、杭州杨督军、齐省长、福州李督

军、太原阎督军、西安陈督军鉴：

华密。首揆一席，诸公推崇聘老。惬意贵当，鄙人亦深表同情。无如聘老坚不肯任。昨又会同绍帅，电嘱国璋敦劝仲仙就职，并向各省疏通意见，勿再坚持。现在揆席虚悬，大局无由解决。仲仙系国会通过之总理，恐此外更无肯任之人。苟组织阁员，众望咸孚，似可无须坚持。尊见如以为然，似可本此意立言，以为转圜之地，否则议论多而成功少，恐纷扰仍无已时也。篠。印。

田中玉篠电六月十七日

南京冯副总统齐省长鉴：

华密。顷接张巡阅使、王总长铣电，以首揆一席非李仲仙莫属，并嘱敝处电劝就职等因。想尊处必得此项电文，我公意旨若何，即乞密示为荷。田中玉。篠。印。

致田中玉巧电六月十八日

张家口田都统鉴：

华密。篠电悉。聘卿如肯任首揆，自是惬意贵当，无如其坚辞不应。仲仙系两院通过之总理，敝处已竭力劝驾，以免虚悬。仍望通电劝告独立各省，勿再取干涉主义。巧。印。

某日人函

敬知悉高教，然窃思刻下收拾时局之法，以速使各督军收兵，取消独立，及改胁迫态度，作为平和态度为急务。今也，国会已被解散，督军之主张亦概已贯彻。此时督军再拟干涉于组织内阁，即是不但使列国怀不快之念，却妨害速成内阁，再使贵国处于无政府情形，询是为憾。刻下无论何人组织内阁，必不可不经督军之承

认。如果然，则是决非统治国家之正道也。日前美国已为此警告于贵国起见提列国协同之议于日本，然日本不敢欲徒伤贵国体面，却此议暂作废。日后如再有此种提议，当由日本防遏之无论也。但贵国若仍然继续浑乱状态，则列国当按直接利害关系之贵国财政问题酿成不安之念，至此则恐日本之不干涉主义，亦不能支持。大势如斯，遂至招致列国之干涉，则是督军之行动为此，因而使贵国陷于此结果。不但督军到底不能免此责，又贵国为列国干涉所收拾时局，于是损害独立国之体面，岂是非可悲之事哉！如一旦生此结果，则洵不堪设想，卑人一想到此事，洵为贵国不堪忧虑也。再思此际阁下当极力于防遏南方诸省之警告，及使督军团迅速撤兵退省，取消独立，并不干涉组织内阁，实是贵国焦眉之急务也。卑人敢冒阁下之尊严，而呈忠言，冀赐高察，而勿咎卑人，幸莫过之。

冯批：照此电情形，再告中央及各独立省督军速为退兵复原状。

致北京及各省巧电六月十八日

急。北京大总统钧鉴：国务院王参谋总长、张巡阅使、保定曹督军、天津朱省长、盛京张督军、济南张督军、齐齐哈尔许代督军、太原阎督军、开封赵督军、田省长、西安陈督军、福州李督军、杭州杨督军、齐省长、蚌埠倪省长鉴：

正密。顷据日本方面报告，中国若仍继续无政府之状态，列国将直接干涉财政，日本不干涉主义亦不能持久，结果不堪设想等语。国会解决，业已数日，苟独立各省，不即恢复原状，迅速撤兵，恐外人协商警告，无术挽回，吾辈虽欲从容讨论，而不可得矣。同舟遇风，不敢不告，祈速决施行。巧。印。

致朱庆澜巧电六月十八日

同密。铣电悉。忧国之诚，益于楮墨，成事不说，来日大难，尊电兢兢于法治精神，政治轨道，鄙人夙怀此旨，口众我寡，言之痛心。夫国所与立，惟在法律。临时约法，以对人问题根本一误，扰攘六年。本望制定宪法，补偏救弊，折衷至当，乃国会为己见所劫持，惹极端之反动。今所难者，将废弃约法，则绝续之交，更无依据；将沿用约法，则破坏之后，效力无存。现观各省来电，注重于保留元首，维持共和，其他法律上苟可通融，或无坚执。豫、鲁两省均有促成宪法之议，如果召集名流，如日本伊藤之草定宪法，未知西南诸君子，能否从同，此国璋所愿商者一也。政治轨道，首戒武人干涉。乃自数载以来，狃于蒲骚，几成恶例，复辙相寻，胫大于股。中央已成首府，方镇有似连鸡；虽有正轨，其谁循之。鄙人不敏，拟自此次取消独立以后，各省互订一约，如有纷争之点，必须公同仲裁，呈报中央处置，不得擅自称兵，破坏统一。议定条件，各省共同签字，庶分裂之祸可免，对内既无问题，对外方能一致，亦未知各省是否同心，此国璋所愿商者二也。执事通识冠时，如能转商滇、黔、桂、蜀、湘等省，合力提倡，于国事或有裨益。至改良政治，更仆难终。总使人民减一分之痛苦，即吾辈少一分之罪戾。区区愚忱，仍候惠教。巧。印。

刘显世电六月十八日

万急，南京冯副总统钧鉴：

同密。铣电悉。月来迭与西南数省通电，对于修正宪法，解散国会，并无成见。惟国家根本大法，事实上不能不通融时，须以全国同意行之，然后法律事实两能调和，各方面均始慰贴，不至激出

事变。今解散国会之令，实仅由一部分人所主持，并未征集全国意见。明令后默察西南情势，人心极为惶忿，万恩钧座速予主持，赶速以商议解决大局办法为名，用明令召集未经独立各省代表，参予大计，或可冀弭纷争于万一。若再迟延，窃恐酝酿愈深，愈难收拾。迫切电陈，无任企祷。所陈办法，如可办到，则明令中须专以商议解决大局办法为言，如何，乞速复。显世叩。十八日。印。

致刘显世皓电 六月十九日

贵阳刘督军鉴：

同密。十八电悉。尊见深表赞同，已转陈中央，速行召集皓。印。

致国务院等皓电 六月十九日

北京大总统钧鉴：国务院、张巡阅使、王总长鉴：

赓密。政变以来，大惧国土将成分裂。国璋一方面竭诚劝告，恢复和平，一方面大声疾呼，勿致互斗，晓音瘡口，左右为难。顷据贵阳刘督军复称：“西南数省，对于修正宪法，解散国会，并无成见，惟须以全国同意行之，各方面始不至激成事变。今解散之令，仅由一部分人所主持。默察西南形势，人心极愤。万恩速以商议解决大局办法为名，请用明令召集未经独立各省代表参予大计，或可弭纷争于万一。否则酝酿愈深，愈难收拾”等语。该督军所陈，系为予杜纷争，力谋统一起见。现在独立各省，不久取消，如明令各省一律选派代表到京，筹商善后大计，似亦化除隔阂之一道。国璋身在南方，见闻较速，相持日久，必为厉阶，敢献刍荛，敬候明命。皓。印。

致张勋电 六月二十日

北京张巡阅使鉴：

正密。效电悉。取消独立，速撤驻兵，赖大力转圜，人心渐定。曾文正有言曰：“平则致和，激则召争”。适可而止，毋走极端，或不至惹起他方之反动。如公明达，自有权衡。至内阁问题，李仲老依法即当组织，但使所选阁员，确系老成夙望，为全国所仰望之人，各省应无异议。鄙人已切实劝驾，并向各省疏通，长此迁延，其何能淑！仍祈敦促就职，以副众望。哿。印。

致孟恩远电 六月二十日

北京孟督军鉴：

尊体违和，正深悬念。顷颂巧电，极表同情。敝处已切电劝驾，并谆告各省勉为承认矣。哿。印。

刘显世等江电 七月七日到

“街略”通鉴：

顷接京电，逆贼张勋主张复辟，竟成事实。盘踞京师，威劫元首，公然散布伪谕，通告中外，闻之不胜发指。溯自辛亥反正，群趋共和，爱国志士，流血相属，艰难缔造，以有今日。即对于清皇室亦美其逊位之举，列入优待之条，数年以来相安无事。乃逆贼等包藏祸心，图危国命，挟持童孺，破坏共和，使二万万方里璀璨之河山，复沦为私产，四百兆神明之胄裔，更侪于奴隶。逆贼已著，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痛忿曷极。查伪谕捏诬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合词劝进，甚至诬我元首奏请奉还大政，足见我大总统已失其自由，存亡未知。讨逆之师，吾辈责无旁贷，若稍退回审顾，何以对先烈？何

以对国人？应依约法第四十二条公恳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立即组织临时政府。凡伪政府所发一切伪令，概作无效，以定人心。一面照会各国，声明代职理由，以重邦交；一面宣布逆贼等罪状，传檄各省出师声讨，以伸国法。显世惟知爱国，义不顾身，当彼逆谋未露之先，早作防患未然之计。现已整率三军克期北伐，一旅兴夏，三户亡秦，苟尚有一兵一卒之存，敢自卸卫国卫民之责？凡我同志谅共此心，望布义声，歼兹丑虏，国魂不死，歌楞严以相招，左袒有人，识汉家之再造。民国存亡，覩此一举。挥泪陈词，竚候教言。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率所属军民同叩。江。印。六年七月三日发

李厚基支电七月四日

万急。南京副总统钧鉴：

同密。看、豪电均謹悉。复辟事经公揭破阴谋，声罪致讨，复得段公举义马厂，声威所播，遐迩景从，谅足以力挽狂澜，奠定民国。惟北京政府中断，内政外交均关紧要，按照约法第二条应请钧座代行大总统职权，并就宁垣组织临时政府，以维国体而慰民望。除电达各省从速公决径陈钧座外，务乞俯如所请，早日施行，民国幸甚。李厚基叩。支。印。

李纯等徽电七月五日

万急。南京副总统钧鉴：

恭读宥电，义正词严，雷霆之威，奸贼破胆。日月既出，魑魅潜形。凡在复讐之中，正切来苏之望，一闻声罪致讨，敢不敌忾同仇。惟是贼踞京都，政府中绝，群黎无首，亿兆靡依。伏愿我副总统本救国之仁心，为因时之盛举，依照约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即组织临

时政府，庶政令有所统一，吏民有所依归，然后直捣幽燕，共行天罚。师如时雨，孰敢御之。纯等意见相同，用敢合词呼吁，务乞俯如所请，勿以小节为嫌，中国幸甚。临电迫切，伏惟垂察。李纯、戚扬率所属全省将吏同叩。微。印。

陈炳焜、谭浩明电七月七日

南京副总统、南宁陆巡阅使钧鉴：（下略）

奉读冯副总统段上将豪电，宣布张勋罪状，正义大伸，人心一快。凡有血气，俱赋同仇。两广已推定陆巡阅使为讨逆总司令，日内即简编出发，会集义师，共张挞伐，誓必歼彼丑类，还我共和。诸公救国热忱，夙所钦仰，尚乞同张义帜，一致进行，无任企祷。炳焜、浩明叩。虞。印。

天津师景云来电七月七日

南京大总统钧鉴：

元密。鱼电谕已送芝老阅。现已予备钧座就职命令，芝老署名，即日宣布。又，已派人赴黎处劝其辞职，以便作继任手续也。再，我军现已进至黄村。秀峰^①所统十一、十二师业接应，击逆军侧面。闻张勋亦在丰台督战，其军全在丰台，日内北京恢复，芝老即可进京，以定人心。闻北京现秩序尚好。云今晚乘太古行通州船南旋。景云谨呈。虞。印。

段芝贵文电七月十二日

南京大总统钧鉴：

歌电文日奉到。职部在廊房、黄村两战情形总司令处计已上

① 陈光远字秀峰。

陈。东路第一、二、三纵队会同西、中两路，于本日拂晓在永定门开始攻击，八时占领天坛。刻正会攻南河沿，张逆据宅死抗，不时即可荡平。职部现驻永定门。芝贵。文。印。

国务院致各省将军省长虞电七月七日

(衔略)

奉大总统布告第一号，黎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国璋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谨行代理。兹于七月六日就职，特闻，布告等因。特达。国务院。虞。印。

冯国璋艳电七月二十九日

急。北京段总理、各部总长、南宁陆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承德、归化、张家口各都统、各护军使、镇守使、琼州龙督办、上海萨巡阅使鉴：

民国产生才及六祺，黄陂继任不过一期，时会多艰，屡频机阱。不幸乱人谋逆，扰害京师，致黎大总统越在使馆。国璋以副总统名义在法律无可逃避，不得已徇各方面之请求，谓国家政权不可中断，依法代理，心滋欲然。暨讨逆军各司令于旬日间肃清京师，共和回复，代理职权理应脱卸。故于寒日通电，请总理向日本使馆表示谢忱，迎迓黎大总统即日入居旧府。乃黎大总统决意辞职，驰电胪陈。适陆巡阅使、陈、谭两督军、刘省长皓电亦谓黎大总统力持正义，镇静不挠，就任以来，并无违法举动，断不能无故去职。国璋深表同情，故于马日电告段总理，敦请黎大总统即日复位，使得卸去代理职权，而黎大总统去志甚坚，竟未容纳。各省催促国璋入都之电，一日数至，所以迟迟不即行者，只望秩序无复动摇，统一不至破裂，庶在代理期内差可告无罪于国民。特念内阁既已完全，黄陂

坚持引退，长此濡滞，则政令多歧，人心不定，进退维谷，负疚弥多。兹定于三十日早自宁出发至京后，亲造黄陂寓邸，固请复位，使国璋卸去代理职权，不胜大幸。特此电闻。国璋。艳。印。

黎元洪致冯国璋书七月

华甫仁兄执事：

前函计达。张勋势穷力蹙，犹复盘据京畿，负嵎自固，且派赴使馆之员，络绎不绝。若再任延，难保不别生枝节。为今日计，非急将正式政府成立，不足以涵盖内部，应付外交。南京地远，策应恐尚不灵，顷段总理派员面陈，具述跂望之意。务希我公以国为重，即日来津就职，俾大局早日统一。万一布置需时，骤难北上，或责成段总理摄行职务，迅奏朕功，统祈径电总理，俾有遵循，毋任待盼。手肃，即颂政祺。黎元洪。

齐耀琳致冯国璋书八月二十五日

大总统钧鉴：

恭送云麾，瞬往匝月。缅怀渠范，时切葵忱。此间秩序安宁，雨旸时若。李督军履任后，尤能一秉萧规，堪以仰纾屡注。兹有应行陈述诸端，敬乘嵒峰^①入都之便，另纸条列，伏希鉴察。祇请崇安。齐耀琳谨肃。

一，王镇守使随节有年，劳勳卓著。比闻驻苏禁卫军行将调京，王使镇守是邦，无兵调遣，实有困难，应请从优调剂。

一，财政为全省命脉，胡厅长竭力整理，成效颇彰。近来财部对于中央直辖机关，纷纷更动，固属为地择人；然以财政人员而不

^① 师景云字嵒峰。

令久于其任，恐非慎重之意，应请设法维持。

一，两淮缉私季统领、两浙缉私蔡统领虽统缉私营队，而对于地方捕务，颇能兼顾。上年财部有电更动，经钧座在苏督任内会电力争，其议始寝。近闻又有更动消息，殊非所宜，应请密告院部，勿事更张，以资熟手。

一，报载沪海王道尹有升任京兆尹消息，实属用当其才，如果成为事实，则所遗道缺，应请查照前次会电以上海县知事沈宝昌继任。

一，改编定武军已会商李督军，先就白镇守使所部之十四营及杨统领所部之三营改编。暂定月饷为九万五千元。查白军六营，每月由苏关放五万五千元，此次十七营所需军饷，较前之六营仅加四万，实属大加核减，即日由李督军主稿，会电政府。至徐州各营，姑视倪督军意旨如何，再定方法。

一，卢护军使奉命会办军务，当不至再有推辞，惟经费一层，中央尚无明文，似应明白规定，以资办公。

一，苏省应解中央之专款解款，自划抵中央各款后，溢拨甚巨。近因对德奥宣战，又经饬厅垫解十万。此种垫款，均由息借而来，为钧座所洞悉，应请密告院部，以后勿再指拨，以纾喘息。

龙济光致冯国璋函九月

敬再呈者：

粤省自国会非常议会开幕后，即选举孙文为大元帅，业经就职，筹军筹饷，积极进行。陆荣廷、陈炳焜惧党人喧宾夺主，羊城弹丸，固不愿其大肆活动，而为海军威胁，亦不敢显有异同。湘督易人，深中其忌，形势为军事所必争，不得不出全力以相搏。连日计划出师，如莫荣新、林虎、沈鸿英辈均慷慨激昂不可一世。桂军前

锋已入湘境，恐终非调处所能就范，乘其各不相下，互起猜疑之际，迅赴事机，较易收效。惟冀钧座排除群论，速定方针，毋失后着，毫厘千里有所差谬也。济光秣马厉兵，敢惮征缮。各将领枕甲请缨，勿灰其气，望钧座有以策厉之。琼崖孤岛瘠乡，非船不渡，非款不行，应如何先予筹拨预备之处，一切详情嘱参谋长周沆面陈，乞示机宜，无任恳祷。再叩钧安。济光又呈。

傅良佐致国务院等处皓电九月十九日

万急。北京国务总理、参谋本部、陆军部钧鉴：

正密。顷扣留刘建藩等致各师旅长电文曰：“某徒窃国，武力对内。湘因地域关系，首当其冲。现在两广大兵已压逾过境，建藩等已于本日宣告全国与两广诸省一致进行，脱离某政府关系，并暂合湘南数十县为警备区域，宣布戒严。万望公等宏力提倡，同救国难，枕戈盼祷，希赐教言。刘建藩、林修梅、谢国光、罗先闻、张建良、黄岱”等语。复据陈琢章自祁阳所发巧电称：“铣日抵祁，侦悉刘建藩招集驻防军队，及各县知事会议，当派陈琢章前往调查，并电派江道区副司令黄岱暂兼职署，参谋长办理接收事宜”等语。谨先报闻，办法续陈。良佐。皓。印。

陈光远东电十月一日

特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陆军部钧鉴：

正密。艳电计达鉴察，兹准傅督军卅电开：“据探报开赴前敌本省军队颇有被林逆煽惑者，湘军若有动摇，防务益加吃紧，除电催廿师、八师军队赶赴湘潭，向衡山前进，相机办理外，请协助混成一旅即日开驻醴陵，藉资策应”等因。查赣西向驻混成一团。光远抵任之后，恐其境地空虚，遂令省防第一团带炮两连开往莲花、宁

岗、永新一带，与萍乡联络，警戒边防。比因六师赴宁，南昌船只皆为所用，至今多未归来，该团遂雇小船运往，起行已及旬日，又因水浅行迟尚未抵赣西境内。兹已电令赣西方镇守使，第一团到境即饬严为戒备。应如何进出，并令妥筹具报，以便进行。后方接应由光远妥速筹措，除据情电复湘督外，军费弹药需用至急，仰恳准照艳电速饬拨发，以便筹备接济，乞电示遵。陈光远叩。东印。

陈光远致国务院等处庚电十月八日

北京国务院、陆军部钧鉴：

洗密。鱼电祗悉。粤省附逆扰湘，闽、赣势须协剿，甚佩荩筹。窃以进据南雄之计，前奉沁电比即妥筹进行，嗣以湘省军务吃紧，赣西戒备宜严，力谋进出之计，不得不先其所急，势难兼筹并顾。一切困难情形，屡经电闻。至赣省各防配备兵力，亦于鱼电详陈。查闽兵据饶，无侧背之虑，而赣自湘军叛乱以后，西则莲花、永新、宁岗、龙泉、上犹、崇义一带延长数百里，接近湘衡。湘无战事之时，侧顾无虞，自应进剿。今则叛军盘据衡阳一带，设当赣南出击，叛军乘机由郴、衡窜扰东下，则赣南腹背受敌，赣西之防，恐为摇动。以地势计，以兵力计，赣南暂取攻势，防御牵制敌人，并与吉、万一带队伍掩护赣西侧背，一俟湘省逆军挫败，南韶滇军当必赴援，乘其兵力内单，先由信丰出而扰其右侧，继由梅关猛进，进略南雄，必易得手。届时在湘逆军势既不支，又防我断其后，趁其情之仓皇，合军进剿，彼存退却之念，必无横窜之心，一鼓殄除，定能奏凯。刻即与闽联合动作，兵力实有不足。据情上陈，伏乞垂察。陈光远叩。庚。印。

刘存厚等篠电 民国六年十月十七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总次长、除云南、贵阳外各省督军、省长、各省议会钧鉴：

顷阅九月十号上海《新中华报》新闻栏内，载有假存厚等名义及伪称四川护法全军诋毁段总理通电一则，不胜骇异。存厚等自待罪以来，一惟中央之命是听，除沥陈本军冤抑外，对当局从未敢妄有论列。而仇忌者利诱势胁，计不得逞，乃不惜出此鬼蜮，以图倾陷，其为诬捏，不辨自明。诚恐远道传闻，易淆视听，特此申明，优祈昭察，并请访查。此电从何拍发，或系该报捏造，务期查明严究，以杜奸伪，而儆效尤，是所切祷。刘存厚、刘成勋、陈洪范、孙泽沛、吴庆熙、丁泽煦、张尊、廖霄等叩。篠。印。

陈光远俭电 十月二十八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陆军部钧鉴：

洮密。前据赣南吴使、丁旅长电，以奉院效、漾两屯令，即进规雄、韶，自应赶为筹备，厚集前方。蒙拨廿万元，兹于江日始收十三万有奇，馀亦派员赴九江往交行取，款未到。现就已收之款，安设兵站，派参谋张福昌，会同粮秣部长陈富元带同员司兵夫驰往吉赣一带，量为部署。计定吉安为总站，赣庾酌设分站，筹办给养及军用物品，以资输运。该员等准于日内起程，除电知吴使外，谨电奉闻。再我军一发，兵站势须增加，用款繁多，务乞随时继拨为叩。陈光远叩。俭。印。

蔡成勋微电 十一月五日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参陆部钧鉴：

中密。改编卢部及派队前往监视办法，业于卅一电陈在案。顷据各部队报称：“卢占魁于昨日连夜结合，逾山北窜”等语。当即飞令各部队一面扼守，一面跟踪追剿，现尚未接续报。虽各军队已分途穷追，纵匪着窜，稍假时期，当不难剿办。惟绥区系与察哈尔、山西、宁夏辖境毗连，必须协同截堵，庶免扰及邻省。除已分电知照外，先请政府迅电各军事长官，转饬附近军队一体截剿，早清边患。查卢占魁名为就抚，而骚扰如故，勋若听其自由，上何以对国家，下何以对人民，无如屡次诰诫，置若罔闻。此次挑队压制裁编，倘能就我范围，导入正轨，卢占魁仍不免为统领，裁制之中，仍从成全之爱。奈彼怀疑逃窜，是其自外生成，应付将穷，只得痛剿。除俟随时有何情形再行续报外，合先电陈，伏乞勿念，并盼复示。蔡成勋。微。印。

李厚基致北京国务院齐电十一月八日

国务院钧鉴，陆军部鉴：

辅密。据杨上校侃自粤来闽面称，李省长、龙督办皆有逐陈之意，惟恐力薄无济，必俟闽军有确实动作，方可联围并进等语。稳慎图功，所见极为允愾。此间迭据探报，逆师一由博罗进至河源，一由惠阳进至海丰，闽军分路进剿，深恐不敷分布，必须增加兵力，方可策出万全。请饬冯旅长玉祥统帅所部迅速来闽，开赴前敌；一面由闽设法联络李、龙二军，俟布置完备，当即同时并举，协力进攻，以期一鼓荡平。倘李、龙两军或不能应机而动，闽省筹备既定，亦可督饬臧、冯各军分路进取，必期成功。管见所及，未知当否，谨此奉闻。敬候电示。厚基。齐。印。

北京国务院致福州李厚基青电十一月九日

辅密。据汕头莫会办电称：刻粤垣陈、李双方相持，如临大敌，拟乘此机会迅收惠州，为李声援；陈亦以沈鸿英为攻潮总司令，刘志陆副之。谓调大队入惠设防，故非俟闽援全到，未敢轻发，请催臧使火速督师赴潮，驻惠来方面，俾得并力五华，迅图进取等语。臧使现抵何处？希即飞催趨程赴潮，并盼电复，仍径告莫会办为要。院。青。印。

周肇祥删电十一月十五日到

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各部总长钧鉴：

正密。在湘军队因受鼓惑，政变宗旨，酝酿亦非一日。昨夜王汝贤、范国璋等竟发出通电，与中央脱离关系。肇祥系中央任命官吏，不能有所救止，义无再留，当经令饬水陆警厅及地方官维持地方秩序，即于今日三点钟同傅督军乘军舰北上。谨此陈明，敬祈鉴察。周肇祥叩。删。印。

李厚基养电十一月二十二日

特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陆军部鉴：

辅密。据确报，粤省以刘志陆为攻潮司令，统十四营，并炮队一营，机关枪二连，卓瀛州、刘达庆、熊略各统一营，以惠州为根据，分路进攻潮汕。沈鸿英统十二营，从河源、龙川向五华一路猛攻潮梅，节节前进，更有张开儒、方声涛两师为之后援，敌军兵力之厚，数倍于我，虽我军奋勇异常，然仅臧使一旅及贾团两营，即冯旅到闽，仍虑不支分布，若不速加兵力，不惟潮梅难操胜算，即闽疆亦恐动摇。现在军事万急，拟请添招补充兵六营，赶速训练，分赴各县

填防，换出陆军开赴前敌，协同各军作战，以厚兵力。现战端已开，潮汕紧急，事关闽粤安危，务乞照准为祷。李厚基叩。

致倪嗣冲电十一月二十三日

蚌埠倪巡阅使鉴：

中密。祃电悉。广军到醴，与赣军方使接洽各不相犯。虽相约如此，然敌情狡猾，难保无反复。设皖军一退，敌兵乘虚而入，赣省兵单，若有动摇，影响非浅。为予防计，莫如皖军仍暂留原地，俟岳防布置妥协，大局可保无虞，再将该军调回较为稳健。明知长江一带同属重要，该军久驻萍乡，运用不便，顾治标之法，先其所急，仍希转饬李司令稳扎原处，暂勿移动，免堕敌谋，想荩虑当相合也。如何？盼复。漾。印。

致陈光远敬电十一月二十四日

南昌陈督军：

辅密。号电悉。武力不充，主和无益，所论极是。赣防重要，拟调十一师南下，为一隅计，原无不可。顾中央总持全局，势须兼顾，并筹赣西，现有方使所部及皖军协守，现状当可维持，加调军队一节，望从缓议。至所需枪枝子弹，已饬部赶速筹给，并另电复矣。敬。印。

阎锡山致国务院等处电十一月二十二日

急。北京国务院、陆军部钧鉴：

正密。此次晋军第一旅奉令赴湘，锡山于接电后，迅饬该旅星夜集合，不及旬日，即陆续由太原出发。节据该旅长商震先后来电报称：“出发即奉傅督军连电催促，途中竟无集合之余暇，所有先到

长沙之部队，并未下船，傅督即令进扎永丰。旅长深恐孤军深入，致受各个之击破。比到长沙即率队迅往，而先到永丰之步兵第二团已与敌军鏖战三昼夜，冲锋三次，连夺三岭，甚为得利。旅长到日，敌军亦增加十余营，四面扑攻。旅长督饬各营分兵抵御，然子弹告罄，后方接济不到，虽万分困难，我军尚能以一当百，一无惶怯。不料一部分友军突于斯时响应敌人，先攻旅部，旅长猝不及防，仅以身免，而前线军队亦腹背受敌，万不得已始退驻湘乡。迭奉严令固守湘乡，其时适值衡山大军不□，旅长以为固守湘乡正是掩护衡山之大军退却，当即督率各团营竭力死守。近至奉命退守湘潭，而湘潭已为由衡山方面前来之敌军所据，四面向我攻击，而后方追兵踵至，我军被困敌中，归路断绝，子弹毫无，旅长百般激励，身先士卒肉搏，冲锋十数次，始得冲过湘潭，而前途亦已为敌军所占据。我军所在敌兵四面来攻，枪弹如雨，我军既不食不饮者三日，子弹净尽，力竭声嘶，终至不能支持，当为红十字会收容，军械全行交出”等语。

查该旅永丰之退败，实由于友军反攻，迨至退守湘乡，又因掩护退却，遂以孤军陷入重围，几至全军复没，军装枪械全行损失。晋由□路退却，又官兵及辎重等物尽被敌军截断，不知去向，乃向长沙退却，敌人水陆并追，我军死伤遍野，且战且退，至踞长沙数里之金盘岭，又被敌人三面包围，派员入城请援，始知正副总司令业于前二日退走岳州，长沙已被敌人完全占领。十九日拂晓，省军队无多，本属不敷分布，近以卢匪南窜，陕寇肆扰，该旅急待恢复，以资调用，惟财政困难，枪械缺乏，实无余力补充。前奉勘电饬由王司令金镜就近补充一切，至深切感。惟该旅现已从事收集，回晋整理，而第八师闻亦募集士兵，补充军实，具见中央激励军心之盛，待晋军事同一律。应请大部迅赐拨更新式快枪三千枝，以资整顿，而

振士气。至服装器具材料等项，业饬编制预算，呈请追加，一面饬厅拨款添购，以应急需。临电迫切，佂候示复。阎锡山。二。印。

致王汝贤、范国璋敬电十一月二十四日

急。岳州王师长汝贤、范师长国璋、王旅长汝勤：

华密。王师长梗、漾两电均悉。所称回岳整顿队伍，以图再举，自系切不可缓之事。兹为便利该师长等整饬部伍起见，特令各恢〔复〕师旅长原职，由部另电知照，俾恢复建制，易于收拾。务望体会此意，各将所部军队严加督率，力振士气，前事虽失，晚盖可图。至饷械一层，但能固守岳州，大局有转圜之望，中央赓续接济，自当力任其难，无庸该师长等顾虑也。敬。印。

致倪嗣冲敬电十一月二十四日

急。蚌埠倪巡阅使鉴：

中密。漾电甫发，适接同日来电，今日之局，不战决无言和之理，此间宗旨，并未变更。赣边方使，与敌军信使往还，是否为维持现状，抑或别有情形，殊难揣度。情势如此，正赖皖军驻彼镇慑，如虑与敌军接近，易启冲突，不妨由执事密饬李司令酌量移扎方军后方，仍俟岳防渐稳，大局渐定，再将该军撤回，较为周妥。如何？盼复。敬。印。

致吴光新有电十一月二十五日

重庆吴总司令：

正密。漾、酉电悉。贵司令此次统军入蜀，规划布置，事事妥协。黔军窥渝，渝几不保，我将士奋发用命，得以转危为安，具徵贵司令调度有方。李旅孤军以少胜众，尤为难得，凡此皆足增国军之

荣誉，可胜忻慰。目下大局未定，湘事虽小有波折，补救非难。要之，战无把握，言和何益。来电谓宜保全实力，留以对外，自是不刊之论，顾时会相逼，必先求统一内政，然后乃有对外之可言。蜀居长江上游，得失动关全局，尚希密会此情，稳固川防，以待中央筹策为根本之解决，是所切盼。内阁更动，缘芝泉再四坚辞，不得不曲从其意。现拟另畀重要任务，俾便参画，共救艰危，因便并及。有。印。

致陈光远有电十一月二十五日

急。南昌陈督军：

正密。敬电谅至。赣省兵单，皖军驻萍足资援应，已电倪督转饬李司令遵照。惟该军系属客军，方使所部驻地相距不远，遇事务宜和衷共济，相见以诚，万勿彼此猜疑，致生枝节。驻军地点应如何分配，方臻妥洽，希并饬方使就近与李司令接洽办理。该军等对敌能作进取之势，尤足减岳防之急，如何？统望具报。有。印。

致倪嗣冲有电十一月二十五日

蚌埠倪巡阅使鉴：

中密。敬二电悉。皖军暂留驻萍，于赣西防务足壮声援，且方军在前，皖军居后，亦可免启冲突。昨敬电所言，仍希转告李司令相度办理。至赣督方面，即当去电，饬令转电方使遵照，望释念。有。印。

致李纯有电十一月二十五日

南京李督军鉴：

中密。敬电悉。和战均以先固岳防为基，军队复杂，宜选统

将，所论均确当不易。王、范退后，业改任王督军为总司令，王师长金镜为副司令，责成整饬部伍，以资防守。增援军队，刻正力筹，岳防当可渐稳。筹策所及，仍希随时电告为盼。有。印。

致杨善德等电十一月二十六日

特急。杭州杨督军、齐省长：

正密。有电悉。驻宁叶旅长、驻镇王警长主张南北分离，分途煽惑，殊堪诧异。执事谋国匡时，荩筹周密，务望处以镇静，相机防范，以弭隐患为要。寝。印。

王金镜致北京总统等处电十一月二十六日到

急。北京大总统、陆、参两部总长钧鉴：

正密。参陆部漾电敬悉。顷据确报，敌军首领程潜，于箇日率队占据长沙后，不惟残害我退军，并闻将该省讲武堂彭廷衡及学员二百余人一律诛戮，肆虐逞凶，惨无人道。且声言不日即分兵两路，一由通城，一由石首公安进窥鄂境等情。似此不顾大局，野心自用，殊属罪〔大〕恶极，非大加挞伐，恐无解决之望。惟有恳请钧座令赣□速派得力〔军〕队进窥长沙，以分其势，则鄂防庶可无虞。除电鄂督速筹鄂赣联〔防〕办法外，即请速饬北京第十一师来岳以固兵防。并闻安武军李司令现已退入赣境，请即电饬驻守萍乡，以张声势，而维大局。金镜叩。印。

李厚基宥电十一月二十六日

飞急。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鉴：

辅密。顷据汕头莫总司令宥电称：“接省急报，方声涛与桂联和，将由惠州沿东江大举窥闽，特电飞报，务请速调得力军队，分布

永定、上杭、诏安一带，为第二战线，赶筑坚固阵地，并请檄调唐使在汀漳策应此事，十分的确，幸速筹防御，并催贾团来汕。现兴城垂破，梅将不支，大局岌岌，迟则殆矣”等语。现已电饬唐镇守使国谋，抽调分驻各陆军编为第二支队，并派该使为第二支队司令，一面电催贾团长文祥带队兼程前进，以援兴梅，特此电陈。冯旅长现在至浦口，并请电催该旅迅速赴汕为叩。李厚基叩。宥。印。

致李纯沁电十一月二十七日

南京李督军鉴：

辅密。闽防吃紧，李督来电盼冯旅赴援甚亟，海运掩护事宜，业由海军部拨舰备用，希即催促该旅速备船只，早日开拔赴汕。至于该旅运输一切，并望贵处帮同照料为要。特电盼复。沁。印。

致倪嗣冲沁电十一月二十七日

蚌埠倪督军鉴：

正密。宥电悉。皖军新市、攸县两役，赏款共洋一万三千元，傅督既未发给，所请由皖挪拨，先行颁发，即于应解中央款内扣抵各节，应即照准。除饬部知照外，特复。沁。印。

致冯玉祥沁电十一月二十七日

浦口冯旅长玉祥：

正密。闽防吃紧。李督迭电盼该旅援应甚切，所需船只想已齐备，望即迅速开拔，力顾大局。促成和议，在此一举。至海运掩护及子弹接济事宜，均已饬部分别办理，勿念。仍将起程日期具报。沁。印。

致李纯勘电十一月二十八日

南京李督军鉴：

同密。沁电悉。陆使请愿之电，中央并未接到。此间主旨原以大势趋响为转移，初无成见。顾彼方日日以求和平为言，而湘军仍越长沙以逼湘阴，致岳防又复吃紧。粤、闽方面，据莫使来电，兴宁、梅县相继被攻，闽亦可虑。似此得步进步，称兵不已，是否有息事宁人之诚意。国军为保持固有地位计，即不进取，要不得不妥为应付。闽督迭电告急，亟盼冯旅赴援，闽或有失，浙必动摇，粤、闽、湘、桂联成一片，大局益不易收拾，斯[时]政府处置愈难，执事贤达定见及此。至冯旅海运，业由部派舰掩护，无庸顾虑，仍希转饬该旅长早日开拔为要。勘。印。

李厚基感电十一月二十九日到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鉴：

辅密。顷据莫总司令沁电称：探报广州内讧，省长举胡汉民，子云^①不服，□肇勒兵将发，又举李烈钧为宁闽总司令，陈炯明为副司令，不日大举，务请切催贾团并电促冯旅克日南下。有夜敌兵据普宁并□广太，南路敌军有夜亦入据惠来进至潮□之峡山等语。减使军队驻守潮州揭阳，粤敌渐逼紧，渐兵单望援，冯旅尚在浦口，浙军又不能来，昨电请倪巡阅使拨队来助，务恳速电倪巡阅使，并电催冯旅速来，以资援助，并祈速示机宜为祷。李厚基叩。感。印。

致吴光新艳电十一月二十九日

重庆吴总司令：

^① 李耀汉字子云，时任广东肇阳罗镇守使。

正密。感电所陈，自系实情。时局艰危，纠纷未解，中央处置同属困难。川省僻远，军队杂糅，执事统率大军，因应一切，但于事机有利，尽可就便措施。管使前电不无过虑，此等小节，在执事以大局为重，谅亦不复深议。现岳防渐稳，川军于叙府方面尚称得手，综观大势，会有转机，一俟根本解决，则军队结束，自有办法。切望策励部伍，勉力支柱，固渝防黔，妥筹应付。子弹消耗，当由部设法接济。执事素著忠勇，国家倚赖方殷；幸持以坚忍，庶竟全功为盼。艳。印。

致王占元艳电十一月二十九日

武昌王督军鉴：

正密。勘电以总司令一职未便由调人兼任，固属确论。但和局尚无成议，南军在湘节节进逼，设岳有疏虞，影响将及于鄂。此时要着在稳布守局，执事就近调度，较易为力，既无进取之图，安有嫌疑之虑。希密会斯旨，勉任其难，仍责成王副司令转饬前敌将士，严阵以待，力固岳防。此间加派第十一师赴湘，明日开拔，克期可到。届时如解决无望，另行作计，自当更派统将专任指挥，幸勿过辞，致目前统驭乏人，复生枝节，是所切盼。艳。印。

致李纯州电十一月三十日

南京李督军鉴：

同密。艳电悉。第十五师北调，原系预定计划。顷因第十一师南发，此间益形空虚，京师根本之地，该师来京，于维持地方稳固政局均有关系。苏省现居调人地位，似无须多集兵力，业饬该师由宁开拔。大局布置已有头绪，十五师到京即下停战命令也。卅。印。

冯国璋讲话纪录十一月

一、本大总统就职以来，鉴于从前府院冲突之弊，取和平迁就主意，以保持责任内阁之精神，所有府内人员，概不准干预政治。乃近来湘南之事，有归罪于本大总统迁就之过者，本大总统甚为焦灼。

二、前大总统每星期招集军警官长会议一次，以联络感情。自本大总统就职以来，未曾招集，想大家深明大义，以国家为前提，必不以本大总统为冷淡。

三、段内阁诸事以国家为前提，对于西南之事，全赖北洋系维持，乃王汝贤系段最亲信之人，乃竟反对其政策，故决意辞职。

四、倒阁系各国常有之事，内阁之政策不行，即行辞职；但我国此次内阁辞职，于国家金融最有关系，外国借款一概停付，我国财政必致束手无策，故本大总统极力挽留。现段已继续视事，外国借款仍继续有效。

五、本大总统以国家为前提，凡事与内阁取一致之政策。乃有谓府院分为两系者，一曰：“冯系”，一曰：“段系。”“段系”又分为“徐系”、“皖系”，“冯系”又不知分为几系，望大家勿听此言，极力维持北京秩序。

六、王汝贤要求停战之原因，据本大总统意料，或王与傅不和，故受湘人之运动而反对中央。据湘军电报情形，恐王氏兄弟尚有不和之处。王汝勤电报有奉司令命令停战之语。再王临行时请示宗旨，本大总统答以和平主意，王或因此误会。总之，本大总统对于湘事决不能尾怜求和。

七、此次招集上级官会议，拟于下星期招集下级官讲话，由中级官率领进府。如各机关赞同，即与师处长接洽，以便招集。

八、西南各省派人暗中煽惑军队，以逞彼之野心。现在湘南北方之军队默受影响，已经停战。所有驻京军警各机关，须加意防范，切不可受其煽惑，致危大局，仰各长官对于所属宣布此意。

陆建章致冯国璋函十二月

大总统钧鉴：

米材栋到宁，祇悉睿虑周备，措置高深，聆悉之余，钦佩莫名。第二路军队过浦一节，李督何敢拒绝？只以此间商民无知，多事惊恐，一再恳请李督电达第二路司令请由陇海转入京汉；李督竭诚开导，商民始终请求，故曾电商鲁督，能否改道，以致小有疑议。现米、崔、张三人前后到此，彼此涣然冰释，同心一致，堪慰廑系。章日前便血症发，正在诊治，但得稍痊，即日旋都面陈一切。肃此，谨叩钧安，伏乞垂鉴。建章谨呈。

李厚基致冯国璋等佳电十二月九日

十万火急。北京大总统钧鉴：参谋、陆军、海军各部钧鉴：

辅密。顷接海军林司令送到由港转周参谋电云：“周枫伯鉴：方声涛亲率滇军编步炮十营，弹药上船，准齐日出发赴潮汕。陈炯明编齐十营，随后出发，分三路进兵。乞转培帅、臧公。汉祥虞义宽代”等语。闽军奉令援潮，仅以一旅之军，奋勇抵御，固守待援，刻已被敌包围，血战数昼夜，铁路电线亦被匪徒遮断，消息不通，危急情形可知。厚基迭电中央请援，总未奉到切实办法，以闽省之兵力财力，对粤尚恐不逮，今彼等竟以滇、粤、桂及赴湘各军全力攻闽，日内即抵潮汕。厚基虽竭忠报国，然力尽援绝，亦恐无益于事，大局所关，不敢不言。中央若不迅定办法，此后闽省安危，厚基独力难支，深恐贻误国家，或请中央另派大员来闽接办，尤为感盼。

临电迫切，不知所云。厚基叩。佳。

李纯复冯国璋函十二月十二日

大总统钧鉴：

关于出兵问题，仰承垂询，已有电复。以外交须极慎密，特另详陈办法，专员面递，恳赐省览。查德、俄单独媾和，为协商国之大不利，然以英、法、美之兵力、财力所不能抵抗者，仅望我国出兵能增力几何？其无关胜负之数明矣。物料、人夫之供给，始终未尝稍加限制，其所需在此，而兵乃非其所急；若谓非曾经训练不足以供后方工作输送之役，欲以我兵充之，则大辱也。既不恃我兵以求战胜，然则望我出兵目的安在。此第一步当研究者也。

扶危救困，诚大义也，然必有余力之国，方敢为之。仅云表示亲善，乃国际口头常谈，于小问题则可矣；以存亡关系而徇亲善空言，不得为交换条件也。不出兵则受处分，何以出兵便不受处分，以积弱之国，而加入战败一方，乃云有利益可求，有发言价值，理由安在。此第二步当研究者也。

日本方面消息如何传来？英、法亦望我出兵，如何表示？是否正式公文？抑仅接洽示意？是否切实要求，抑或希望如此？而美国一方未见提及，不知有何意思？凡此皆关紧要，移步换形，毫厘千里，而因应之法，遂有异同。此第三步当研究者也。

德俄单独媾和，其革命政府将为英、法所否认。日本出兵攻俄，亦攻其革命政府也。然西伯利亚对于彼革命政府作何态度，而俄国是否已全境入于德人势力范围？日本攻俄为泛言，攻俄之全国乎？抑尚利用其一部分，而排斥其一部分乎？且攻俄即为与德对敌乎？抑尚能暗中与德勾通乎？或仅欲乘俄乱以拾渔人之利，而姑占西伯利亚为将来交换地方乎？此日俄方面之当研究

者也。

英、法以德、俄单独媾和之故，大受影响。意国已崩溃矣。虽美以百万兵力加入欧洲，未敢信其能操最后之胜算，即幸能支持，而德必为战胜国无疑也。日本前以秘密接济德人食米，为英、美、法侦知，大起公愤，特以此时各国相持之际，未便遽伤感情。各国先曾要求日本出兵欧洲，或助俄拒德，皆不应，此时忽自出兵入俄，其意叵测，是否为协商各国所真欢迎，未敢决也。此英、法方面所当研究者也。

美国此次宣战，其目的非全在德国。世人皆知其为借此整理武备，以对日本。而与德国至今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也。其实则一方蓄全力，以承各国之敝，为将来操纵世界经济之后盾；而一方以此保海上之险，为目前吸收运输利益之计。故此次欧战各皆精疲力竭，而大利仍将归于美国。其结果美必不肯极端绝德，而德亦不敢终轻视美，战局既结，复归于好，亦在意中。故美对于我之出兵，是否确表赞同，不可不察。此美国方面之当研究者也。

总之，日本近年以诡诈举动，攫取英、法各国东方利益，又欲垄断中国权利，置之保护之下，野心昭然。但手段有强硬与和柔之别。各国对于日本皆怀嫉视，恐将来不能免于一战。而日本最利者，惟挟我国与出于一致行动，无论利害若何，与彼共之，即至万不支持之时，尚将以我供人鱼肉而彼又复为刀俎，我固无以图存，其实彼亦终归于同尽耳。故为今之计，无论出兵于欧于俄，而其一定之宗旨，则片言以断之曰，须问协商各国，不可专随日本行动而已。而其手续则应先密与英、美接洽，于以上所当研究各项问题及疑义，逐一讨论明白，得其确实要求我出兵之证据，及将来利益与发言权之证据，然后决定出兵多寡及方法，较为稳著。此时宣战案既难挽回，惟有为亡羊补牢之计。果能与英、美互相提携，尚可藉资

劫制之力；若全入日本羁绊，则既开衅德、奥，又将失欢于英、美，而亡不可救矣。千虑之愚，是否有当，伏冀睿鉴采择施行。无任惶悚，恭请福安，伏乞垂鉴。李纯谨肃。十二月十二日。

史履晋函

大总统钧鉴：

前日面聆训诲，庆慰良深。次日赴津到河工委员会，因便中调查本省铁矿，除永平、遵化外，蓟州、密云、怀柔、昌平、宛平、房山、易州、涞水、满城、延庆、宣化、龙门均有铁矿，而以龙门为最佳，其成分约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日本人所最为垂涎者，南则凤凰山，北则龙门县，凤凰山以垫款百万，已起交涉，闻龙门亦几堕其术中。农商部现存矿图曾有人备案，亦不甚可靠，若不急起直追，恐将蹈凤凰山之复辙。前请派永遵督办，限于一隅，尚不足保我利权，应请特派一直隶全省铁矿督办，庶可逐渐开采，振兴铁业。现在此事发动，外人皆知，伏乞密商农商总长，早日解决，以防乘机窃取者，巧施其鬼蜮伎俩。是否有当，望裁择施行，大局幸甚。专肃恭请钧安。史履晋谨上。十二月十九日。

阎锡山致国务院等处敬电 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京国务院、陆军部、参谋本部钧鉴：

正密。准陕西陈督军电开：“乱党勾煽，已抚土匪高峻在白水倡乱^①，业经围击，溃窜澄城。探闻该匪又煽惑驻澄赵营，图谋响应。此时西窜溃兵尚未肃清，虑其互相连络，到处窜扰，驻同陆军只有王飞虎一团，以其力论剿则有余，守则不足，请派得力军队两

^①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高峻在陕西白水以陕西护法军名义宣布独立。陈树藩立即派兵自蒲城、富平、大荔分三路围攻，高不支，于十二月九日弃城退走。

营进驻韩城、郃阳一带，堵截会剿”等语。查陕西同州旧属各县，与晋南壤地毗连，前闻白水、澄城等处土匪窜扰，当即飞令晋南镇守使戒备堵击。陕匪一日不清，则晋南一日不安，利害关系，至为痛切，既准陕督请兵，自应不分畛域，越境会剿。已令晋南镇守使迅派步兵两营，骑炮机关枪各一连，与陕军接洽妥当，即日由平阳出发，进扎韩、郃一带，协力痛剿，以清匪患。特电奉闻。阎锡山。敬。印。

一九一八年

英商李德立函二月十六日到

大总统钧座，敬肃者：

二月十日发上蒸电，谅邀钧鉴。德立旅华经商三十余年，虽略知贵国风土，懵未明南北争点。惟念民国成立七年，未闻安静一日，困商病民，莫此为甚；而且上海华洋通商，尤大受影响。德立爱华心诚，不忍默然坐视。回忆民国初建时，德立曾亦发起和议会于沪，似尚奏效。因发蒸电，拟就上海万国商场地点速组南北和议公会。曾面商岑云阶先生，颇荷赞成。一旦公会成立，即当邀集各方要人，共同解决，以衷一是。德立具此丹忱，既未受西南运动，又未蒙公府核准，敢于冒昧从事者，无非注重人道，保卫商民，一片热肠，乞垂洞鉴。否则，同室操戈，徒增外议，况乎卧榻之侧，覬覦有人，所以未逞所欲者，祇以列强镇摄，不敢轻于尝试耳。今欧洲战事紧急，而贵国南北争执不已，抑若自甘暴弃。然大总统爱国爱民，早见命令，即西南各党派，亦何尝不以福国利民为前题，徒以各持意气，争执愈久，是非愈纷。惟有在公共地点设公共机关，彼此各派代表共同研究，或可从速解决。此则区区微忱，谅大总统亦表

同情，敢乞照准蒸电所陈，速命内务部专员先来上海，同定地址，再行通电各省，欢迎各方代表到会，俾和议早成，商民得以安心乐业。中华幸甚！全球幸甚！除函电国务院并电曹锟、张怀芝、倪嗣冲三督军，又快函专达李纯督军，请各赞助外，谨具专函，恭颂钧安，伏乞垂鉴。英商李德立謹具二月十六日

附抄蒸电原文一件

蒸电原文

北京冯大总统钧鉴：

国事日危，人道宜重。当此南北交争，无异欧西战祸。德立旅华经商三十多年，睹此现状，不忍坐视。而且爱华心诚，因忆民国初建时，德立与唐少川、伍秩庸两君曾亦同组和议会在上海，颇能奏效，用以斯意进商岑云阶先生，请其务承调任，即就沪万国商场之地，由德立选择地点，速立南北和议公会。承岑先生业已首肯，用将此情上呈钧听。伏念大总统爱民如子，必以为然，如蒙照准，乞速派定代表电沪，当由德立筹备一切。特具丹忱，伏乞垂鉴。李德立。蒸。

王克敏函

大总统钧鉴：

参陆办公处已拨壹百五十万元。与张燮元接洽^①，部中应发之款，留备行三百万元，一切应支数目，开单交沈次长照办。敏约十六日内回京，廿日以前各款均已备妥，有盈无绌。日本垫款，十四可交，此款另储，暂不动用。交通款亦已妥，财政上实已活动；惟请总统确定方针进行，大局必有可为也。并请电告李秀山督军，敏

^① 此两句均为冯国璋批注。

到南京往见，以免或拒。敬请钧安。王克敏敬呈。八日。
八

幼伟处有密电本有事可令电知^①

① 此两句均为冯国璋批注

憩园存稿(选录)

徐鼎霖

编者按:徐鼎霖,清末在黑龙江将军、巡抚程德全部下任职,后为奉系军阀的政客。稿本四册,无题名,书口印有“憩园存稿”字样。前三册是清末代程德全所拟奏稿等,第四册是其本人的函电稿。今选录1917—1928年间致张作霖、靳云鹏等人的函电。这些函电涉及当时奉系军阀的许多活动和东北三省的一些政治经济情况,可供历史研究参考。

一、致齐镇岩按察函 1917年

镇公大鉴:

江省亦吾辈第二桑梓,休戚相关,安能漠视。此次长官更移,我公格外注意,为地择人,非为人谋事。乃政府则不然,默默调兵,结果之良否不顾也。事半功倍而不为,事倍而功不可知则为之。倘谓别有作用,则非下走之所敢知。许兰洲^①之敢于为此者,一为河间^②门生,一为张勋旧部。诬英、巴^③为宗社党,函电交驰,报章纷载。河间为其所惑,电告合肥^④。已据实电复,此事可以释然。然英、巴反抗,扶持正义,纯为拥护中央,否则逐节度者为留后,唐

- ① 许兰洲,黑龙江军务帮办兼第一师师长。1917年6月许威迫黑龙江省长兼督军毕桂芳辞职。毕被迫于6月14日通告下野,荐许自代。但毕离开齐齐哈尔后,即通电声明其去职系受许之胁迫。7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的儿子亲家鲍贵卿为黑龙江督军。
- ② 冯国璋直隶河间人,时任副总统,江苏省督军。
- ③ 英顺和巴英額为黑龙江两旅长,于6月23日通电与许兰洲脱离关系。许通电揭露说毕桂芳、英顺、巴英額是旗人,都为宗社党。
- ④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时任国务总理。

之藩镇将复见于今日矣。如果政府不治许某之罪而优容之，吾恐天下之乱将从此始。我公知我，当不以河汉斯言也。愚意现在政府所宜急者，西南、东南宜妥为措置，彼以法律而称兵，我以武力为法律。高洋治丝，乱者必斩，吾华或有澄清之一日。如果空谈法律，而无实力以济之，茫茫前途，不知其可。且中国今日之患，在人心不古，道德沦亡，如无耻之政客，无聊之军人，举全国官缺而悉予之，未能徧给；况又无此办法乎！写至此且为住笔，不然又不知作何呓语矣。一笑。临书草草，不尽欲言，此请大安。

（为许兰洲驱逐毕督军，英、巴起而反抗，正义所在，不能不为主持。函电交驰，为之奔走者兼旬。英、巴庸才，终致失败，殊可惜也①。）

二、吉林永衡官银号缘起并现在

滥发纸币情形 1919年

窃查前清光绪十六年，吉林将军长顺因市面金融闭塞，开设永衡官银号，开使官帖流通市面，以补银元之不足。当时无多基金，不过以帖易现，如：金、银、制钱，羌帖各种货币，实存在库，故时信用以著。凡行商坐贾，均持现货到该局易换官帖，以便携带，而号章又严，无论何人，不准擅自动款。嗣又由部派委监理官，实行监视，凡增加帖额，非财政部核准不得发行。是以自前清光绪十六年起，截止民国七年二月七月止，计二十余年，仅发官帖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万吊，尚设立分号支号二十余处，占用资本连收没不动产约计七千余万吊，下亏之八千万吊，确系由改行省后垫发军政各费。从前仅发行官帖一项，并无大、小元币。自民国六年冬间，财政厅长刘寿彭到任后，请求财部发行临时元票，以期周转，暂行试办。

① 按此应为徐鼐霖事后于函稿追记的一段话。

嗣又要求财部将监理官撤消，归该督办一人兼办，该厅长遂仰承孟督^①意旨，毫无顾忌，随便发行纸币。自民国七年二月起至八年一月底止，共发行官帖三万零七百六十万吊，除以前发行不计外，本年增出新帖一万万五千九百四十万吊。又印发现大洋票二百万元，现小洋票九百万元，一年之中，所发票额较以前二十年所发之数增加二倍之多，以致吉林金融闭塞，商民交困，是该厅长违背部章，滥发大宗官帖、元票，专为买空卖空倒把之用。上年年底在长春、哈尔滨收买期羌帖八、九千万，并出卯利，共赔钱九千万吊。事经各界纷纷控告，该厅长见事败露，巧为掩饰，诡称增加帖额，缘垫发军政费。查本年军政费垫款不过照所开票额三分之一，其余均归无何有之乡。以上各项，均有该号帐簿可查。更可怪者，今年一月，新任厅长丁道津前往接任之前，刘厅长串谋各经理诡称上年获利三千余万吊，按照奖金条例共同分红，每员月支薪金按大洋一元即应分官帖钱四百吊。刘某以督办名义分六十五万吊，总办分六十万吊，而督军、省长则多至数倍。当因钱数过巨，恐骇听闻，乃由库提出现大洋三十万元，以备上级官长分用。详查该号上年实亏钱九千万吊，有何红利之可言？该厅长竟将所存之羌帖二千七百万张，每张高作价格五吊有零，计冒加币钱六千余万吊作为红利。该号原存之羌帖每张价格仅三吊，况上年全年吉林羌帖亦无五吊之价格，藉此分肥，与监守自盗何异？而省长亦以共同动作，缄口不言，反与孟督军连衡保刘才堪大用，而孟又派为军署秘书长，不悉是何居心。吾吉现在官帖每吊换铜子四枚，小洋换大洋加至四元一毛五、六，吾吉人民之破产即在目前。请公转请政府作正当之解决，不然吾吉七百万人民岂肯听其蹂躏耶！彼时地方破裂，势必牵动外交，吾吉受祸固不必言，恐亦非中央之福也。谨陈。

① 孟恩远字曜村，1914—1919年任吉林督军。

三、致张巡帅1919年

雨帅^①大鉴：

此次于役陪都，既蒙优待，复聆教言，欣慰之余，益深感佩。别后于三月一日抵都，业将谒见元首大概情形于冬日电陈，谅邀鉴督。数日以来，三谒元首，并与当局探讨，谨将内容条列如下：

一、蒙边不靖，东北实重于西南，如不先事筹备，何以防患未然，元首之意与公意相同。现调奉军东旋，的为曲突徙薪之计，元首极为赞成，并云有我公坐镇东陲，内蒙事可以放心，已谕与翼卿^②一言。昨见翼卿，询及先将后方军队调回，谅已电达矣。

一、吉林事，元首极以我公之意为然，孟之去留不成问题，只争早迟二字，然须从稳健著手，并谕与靳总长、张次长^③接洽。比与晤谈，亦以元首所持之理由为是，容有一定，再为详陈。

一、曹仲珊^④元首亦极信任，但不及信任我公之深，因将我公与曹携手之意相告。元首谓如是甚好，我之对待各省长官一视同仁，然内中亦有分别也。

一、东省财政，我公极力维持，业将我公自到任后筹还外债九百余万一节代为陈明。元首谓为各省所无。至此次对于中、交两行办法，实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因将两行屡失信用并内幕作用，暨现在圜法毛荒情形，详为述及。元首欣然曰：无怪雨亭如此处理也。嗣将我公仰体主座意旨，慨允两行各发一、二大洋^⑤五百万元并条件呈览，极为欣然。

① 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字雨亭。

② 靳云鹏字翼卿，时任陆军部总长。

③ 张志潭时署陆军部次长。

④ 曹锟字仲珊，时任直隶督军。

⑤ 当即下函所云，一元二毛易现洋一元的纸币。

一、南北和议，我公所持意见一一陈述。元首谓：南方主要人物，近日均直接来电，唐少川^①不过空谈，并无实力，不久当可就范，而后盾则在我公也。

一、徐又铮^② 前后计划与我公所谈各节，均经代陈。元首亦深知底蕴，谓此通国之障碍物，不仅关乎和议也，元首笑而领之。嗣晤翼卿亦议及之。据云其所成之新军，实系四旅，并非五旅，且均未报部立案，似无存在之资格。但合肥信用方深，不能不加以审慎。将来结局如何，再为详告。专此，敬颂勋绥，徐维荃照。

四、致张巡帅 1919年

雨帅大鉴：

吉林借债，业经函达冰案，当嘱于议员等分头向府院财部质问，并由鼐霖将原函呈主座阅看；又晋谒揆席设法阻止。当由府、院分别电询。嗣得丁厅长^③电称，此次借款，系五百万元，以官银号一部分不动产作抵押品，维持银号所发大、小洋票价格，纯系补助金融，并无政治意味等语。此真欺人之语。据该厅长报告，上年收入仅四百万有奇，支出已达一千三百余万，是一年之中已亏八百余万元。向来发放兵饷，均归银号按照当日行情以吊折元，无论纸币如何跌落，商民吃亏，而官兵不吃亏。嗣以官帖愈发愈多，价格愈落，乃变计发小洋纸币，以一元二毛作大洋一元。未几小洋价格亦落，又发大洋纸币。现在大洋纸币易现洋一元仅七折耳，而小洋纸币易现洋一元须四元有零。且现洋缺乏，无可兑换，官兵亦受其困，不得已乃借此款为间接发饷之需。假如此款借成，不过敷衍数

① 唐绍仪字少川。

② 徐树铮字又铮。

③ 丁道津时任吉林省财政厅长。

月，届时又当何如？况官银号不动产为全省精华，前已言及，谅邀清睐。以为无论如何必令取消，否则后来者愈难收拾也。月之三日与宋友梅^①公请三省议员报告此事，均以为兵无饷不过哗溃，如其借款暂顾目前，仍不免哗溃之一日，曷若此时哗溃，尚可省此五百万元。现在两院议员大动公愤，业已分头质问矣。昨已公电我公，谅不坐视也。此请大安，不尽缕缕。徐鼐霖谨启六月二日

五、致张巡帅 1919年

雨帅大鉴：

密启者：昨谒元首，出示孟曙村来电，意在借款必成，并谓中央如能拨给现款，此款可以不借云云。意甚强硬，元首极不满意也。嗣晤钱总理^②痛陈一切，此事应根本解决。答云：明日即将换人问题^③提出会议，不日当成事实，并请嘱赞尧^④速回为要。此请勋安。徐鼐霖谨启六月三日

六、致张巡帅 1919年

雨帅大鉴：

数月以来，因学界风潮剧烈，二次国务会议均未开会，以致吉林一事，稍为停顿。日昨因事晋谒主座，又以为请。谕曰款不准借，已谕院电阻，并将与揆席面订根本解决之语告及。鼐霖答以此事万不可缓，官兵因无现洋起哄，希望借款成立放饷。今又有此波折，危险情形不可可知，如能早日揭晓，则官兵心理移注，后任必有办法，自能静以待之。主座谕以可见总理言之。今晚仍当赴院一催也。此请崇安。乡愚弟鼐霖谨启六月七日

① 宋小濂字有梅，清末任黑龙江巡抚，民国初年任都督。

② 钱能训字干臣，1918年10月代国务总理，12月实任，1919年6月免职。

③ 指将孟恩远调离吉林。

④ 孙烈臣字赞尧，时张作霖意欲驱孟恩远下台，以孙取代吉林督军。

再，唐继尧派美国人安德生唐之顾问持信来京，经鼐霖介绍晋见元首，言西南各要人无不拥戴元首，法律问题可以不理，急谋事实统一。并云先去卖国奴指徐又铮、曹润田、陆润生、傅良佐诸人自可迎刃而解云云。今日众议院请阁员全体出席，为国会问题，总理答以无论如何必维持新国会等语。嗣又质问，八年公债为违法，财政总长不能答复。钱总理冒然而起曰，公债为事实所必需，以为违法则请弹劾。遂哗然而散。轩然大波起于顷刻，国会与总理势不两立。大局未定，又有此波折，殊可虑也。再请勋安。弟徐鼐霖又及^①

七、致张巡帅 1919年

雨帅大鉴：

赞尧到京，均已接洽，藉悉起居安善，至以为慰。吾吉事承公关垂，不啻万家生佛。日昨下午四钟谒见元首，述及公意，并将吉林现在情形详陈，万难再缓。元首因出示公函，谕交吴秘书长^②与龚代总理^③接头速办。且云干臣太缓，故迟迟至今，约三、五日即可揭晓。元首辞职，各省慰留，外交团亦来劝勉，业已打消。惟内阁虚悬，周朴老^④尚不承认。时局艰难，稍有常识者，无不存恐惧之心，况此老饱尝世变者乎！主座命往探意旨，答以强而后可，若必待商允，万办不到。元首甚以为然，以朴老与元首交情甚厚，故敢代为主张也。朴老人极正大，在奉、在江追随日久，胜似钱公也。此请崇安。乡愚弟鼐霖谨启

^① 此件无正文，仅留“又及”部分，据所谈内容，发信时间当在 1919 年上半年。

^② 吴笈孙时任总统府秘书长。

^③ 龚心湛 1919 年 6 月—9 月任代理国务总理。

^④ 周树模字少朴，时徐世昌拟以周出任国务总理。

八、近日概略^①1919年

兹将近日概略条例呈阅

一、中央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对于军事计划不名一钱。龚公且宣言兵无饷不过哗变，哗变即不裁减之裁减，此言极为可笑。翼卿焦急，退志已萌。日昨晤谈，坚劝其照常办事，公不坦认，继者为谁？且主座相待甚厚，各省尚有感情，财部如此，可径向主座言之，自有负责者。翼卿尚以鄙言为然也。

一、赞尧事业向政府揭穿。以个人意思，鼓吹作为地择人之举，当道者均表同情，谅无变更，况又有公之威望盾其后也。吾吉现状危如垒卵，不能不急急进行，如有意外，仍赖我公荐筹耳。前曾与赞尧言之，仍祈默示为要。

一、南北和议中断，近又有复活之说，事实接洽已如画饼，法律问题又如聚讼，莫衷一是。甲派主张旧国会制宪，新国会行使职权；乙派主张南、北两国会共擢举若干人制宪，均属言之成理。由甲之说，既承认旧国会制宪，即不能禁其行使职权，似与恢复旧国会无异，此万不可行也。由乙之说，旧国会亦准加入制宪，则新国会似以违法自处，况南方未必承认。以为无论如何新国会不能不保存，否则年来之力争经营，只此成绩，一经取消，则根本动摇，所有由该会产出之物，均为违法。救济之法，惟有另组制宪机关，即所谓国民会议也。其发生之法，拟由各省议会暨各省长官通电全国，征求意见，即由省会商会、教育会各选举一、二人以组织之，以其均为选举机关也。此会一成，不数月而宪法告竣，即根据此法召集国会，而新、旧两国会同时解散。如此则新国会可免违法之嫌，旧国会亦足以敷衍“护法”二字，不知我公赞同此旨否？此意已向元首言之。

^① 标题系编者所加。

一、昨与陆荣廷^①代表晤谈，极不满意，谓元首只言我无成见，揆席则言实无办法，不过虚此一行云云。即此一端，可覩内容。元首仁明，实可治今日之中国，然辅弼无经世之才，动多齟齬，为可惜耳。

一、时局危险，尽人而知，而三省危险，三省人知之，他人不知也。两强逼处，铁路横穿，直如日、俄之外府。近则俄生变乱，势力稍杀。日则眈眈虎视，直以经济战争亡我三省。为今之计，惟三省联为一气，如常山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俱应，方足以固吾圉。况当此政府飘摇，群雄角逐时乎。无事则龙蟠虎踞，如钱鏐之于吴越，窦融之于河东。有变则投袂而起，如祖士稚之誓清中原，陶士行之再造邦国。我公雄才大略，谅以鼐霖之言为然也。

九、致张巡帅1919年

雨帅大鉴：

前随贊堯带呈一缄，谅蒙鑒督。今明令发表以霆帅^②移吉，贊堯督江，在政府实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日使缓颊，长江三督分电调停，故尔变更初旨，然实延缓有以招之也。主座昨日言及，答以如果早日发表，则金钱之运动，势力之结合，伊即不及措手，安有种种障碍乎。主座极以为然，并云国务院不知缓急，以故迟迟。因问吉林现在情形如何，答以如果抗命，孙去抗，鲍去亦抗，以个人意思论之，署村老于时事，万不致甘冒不韪，自陷于背叛也。吉林疮痍满目，不可收拾，公毅然引以为痛，欲出吉民于水火，为之请命。虽未

① 陆荣廷时任护法军政府总裁。

② 鲍贵卿字霆九，1919年7月6日为北京政府任命为吉林督军。同日，孙烈臣被任命为署理黑龙江督军兼省长。

能十分圆满，然以霆帅督吉，一般人之心理虽稍有未惬，有公从而左右之，万不致如秦人之视越人漠不相关也。内阁问题，为安福派搁浅，公能一言，或者早日成立，以救危亡，草拟电稿呈阅，合用与否，仍希卓裁。此请勋安。

十、致张巡帅 1919年7月

雨帅大鉴：

吉林事一误再误，酿成今日之现象，赞尧回必能详述，兹不赘陈。主座决心已久，为各方面牵制，以故迟迟至今，始克实行，可胜浩叹。我公关怀吾吉，视若一家，谨率七百万人民而顶礼感激之私，匪言可喻。至善后万端，不难从容而理，其急不可缓者，厥惟军政、财政而已。金融之紊乱，将士之滋扰，为各省所无，蚩蚩何辜，遭此奇毒，可怜可慨。好在赞尧为吾乡健者，又得我公指导而提携之，定能出吉民于水火也。对于此事，不过聊尽一份子之责，绝无自私自利之心存乎其间。而甘为孟某鹰犬者，方且流造蜚言，多方污蔑，甚至假团体名义，拍电狂骂，我公谅有所闻。然祇知桑梓痛苦，行吾心之所安，毁誉所弗计也。今假赞尧回奉之便，略贡数语，藉表区区。暑气侵人，伏维珍重。乡愚弟鼐霖谨启

十一、致鲍督军电^① 1919年7月

探投吉林鲍督军鉴：

华秘。吉民困虐政久矣，得公督吉，莫名其妙。三省本为一家，公以乡人为长官，痛痒相关，自不待言。第以目前所最急者，首在财政。溯查民国六年以前，吉林永衡官帖仅发行一万多四千吊，自前年孟督拒命后，日日扩张军备，竟加发官帖至五万九千

^① 此函为徐鼐霖代宋小濂所拟电稿。

万吊有奇。复发小洋票九百万元，大洋票二百万元，计此一年有余，发行之数，超过二十年来之数数倍，实属骇人听闻。近自孟公奉命调京，又向中、交两行官银号提取现款，派员四出运动，并调集军队各费又不知凡几。金融闭塞，盗贼横行，吉民何辜，罹此破产奇祸，言之痛心。今幸天相吾吉，移公坐镇，譬之垂死之症，忽得良医，定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虽曰财政，应归民署，然所赖以主持者，责在我公。小濂等先人坟墓庐舍世隶吉林，谨当率七百万人民同声呼吁，知公对于颠连困苦之蚩氓，必且引为深痛立解倒悬也。临电驰系，先伸贺忱。

十二、致张巡帅 1919年

雨帅大鉴：

吉民困虐政久矣，今幸主座英断，暨我公关垂，始获去孟而安，吉虽白叟黄童，莫不感戴。昨读吉林公电并绅民来函，盗贼充斥，迭失县城，绑票勒赎之案无处无之，且日数十起，小民何辜，遭此奇毒！近又酿成交涉重案，是孟一日不去，吉林一日不安。闻霆帅启节尚无定期，可否由公电商政府，或秘电主座，先令赞公前往接署，以解倒悬。霆公何日来吉，赞公何日赴江，如此一通融间，在吉民如脱囹圄桎梏之苦，在政府亦可免政令纷更之嫌。急不择言，望公垂簷焉。专此，敬请勋安。谨启

十三、致张巡帅 1919年

雨帅大鉴：

近日都中情形业由叙五、^①恩溥随时报告，勿庸赘陈。吾吉事和平了结，非公之力不及此。然萑苻不靖，民不聊生，兵不维民，

^① 张景惠字叙五。

反多滋扰。意谓正宜趁此兵威，大加整顿。吉军之应裁者裁之，酌量改编，一新耳目。由公主持，自易集事。至财政尤属不堪设想，昨得最近报告，官银号官帖已逾五万万九千万有奇，元币壹千余万，每月收入不敷支出之半，即管葛复生，不能不劳而理。其办法不外开源节流二端。开源宜从税务着手，实业次之；节流以裁兵为主，撤不急之机关，汰附属之冗员，如此而已，但百孔千疮，不能不需以时日耳。赞帅为吾吉所最欢迎，当日之计划，我公极表同情，嗣为情势所隔，中道变更，今日不能不踵而议及，已由向当道诸公言之，所待者时机耳。勿此。即请崇安。八月七日

十四、致张巡帅 1919年

雨帅大鉴：

近日情形，业经函告铁隍^①转陈一切。我公大公为怀，时贤中罕有其匹。对于殷殷属望，始终不渝，一若非鼐霖不能治吉者。然自问实深惶悚，万一蒞吉后不举其职，有负我公推荐之诚，何以对我公，何以对七百万人民乎！亦曰竭尽心力为之而已，但求有益于民，即牺牲一身，亦所不恤。质之我公，当以为然。日昨与翼卿晤面，谈及吉林现状，苦不可言，善后困难，非寻常可比，一般人士，极望赞尧督吉（此事见当道辄言之）。翼卿云：霆九外号为鲍太太，安能了此事乎？兄可函告雨亭，稍迟给我一电，必使其政策完全达到云云。翼卿与公系姻亲，又属至好，绝非饰词，謹以奉闻。兹将近日事关重要者条列于后：

一、内阁问题现为安福派所阻，主座即利用之，暂不提人。龚情愿以代理调和南北，自谓与西林有旧，尚可接洽，然不过形式而已。

^① 谈国桓字铁隍，时任奉天实业厅长。

一、外交团如美如英暗助军政府。自朱辞总代表后，谓政府无和平之诚意，今派王揖唐为总代表^①，空气一变。约一星期内可以动身，其结果如何，俟之异日耳。愚谓军政府可以利用外交，以堂堂政府而不能利用，可耻孰甚。

一、财政困难，已达极点。龚又为又铮傀儡，对于陆军部兵饷一毛不拔，意在挤翼卿也。主座初犹不知，近日为之揭破，始严谕财政当局赶紧设法，无论如何陆军一席万不能动。翼卿感激之心亦决不卸责也。

一、孟曙村经高士侯函布事实，真情毕露，此后似无颜见人。其浪提各款，我公必有处分。从前内外心理，如伊应命交代，尚可从宽，嗣则调集军队，叠失县城，地方盗贼因之蜂起，兵之滋扰又甚于贼，每念及之，辄为痛心。其抗命计划已非一日，当省会闭会之日，伊赴会宣言，皆抗命之语，人人皆闻，似不能再为曲谅也。临颖驰系，统希垂督。徐鼐霖谨启

十五、致伯秋叙五恩溥函 1919年

伯秋仁兄
叙五四弟大鉴：
恩溥老弟

风雪载途，别来旬日，缅怀矩范，结想为劳。比维公私皆大吉祥为颂。本月四日到吉视事，现在全省政务如败叶满山，大有不可收拾之象。尤以财政紊乱为最甚，计岁入仅五百万元，岁出已达一千四百万元以上，活友尚不在内，军费占一千一百余万元。不敷之数，全恃官银号垫发，遂致钱法毛荒，百物昂贵，河山故国，触目荒凉。为今之计，惟有先从整顿财政入手，一俟综核名实，厘订清楚，

^① 朱启钤辞北方总代表后，1919年8月12日北京政府任命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

关于吏治、实业、教育诸端，再以次推行。好在雨师鼎力主持，廷九又能和衷共济，地方各界亦主张一致，分途并进，生机虽仅一线，浩劫尚可挽回也。惟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仍望我^兄_弟不遗在远，时赐南针为祷。徐鼐霖再拜十二月十四日

十六、致贊侯总长^①晓松督办函 1919年

贊侯总长仁兄大鉴：
晓松督办

都门叩别，倏逾兼旬。比想宏猷卓迈，政体宁休，至以为颂。弟接篆后，对于吉省税务详加体查，纷纭错杂，紊如乱丝。已饬新任财政厅长齐耀璿切实整理，总以认真稽征，严剔中饱为入手第一办法。惟全省烧商，因争执酒税，致全体停烧，迄已数月。询据停烧缘由，系因原定酒税每百斤征收吉银一两四钱，嗣因现银缺乏，缴纳维艰，遂改为每两吉银折收小洋票一元六角五分。现在洋票毛荒，拟改为每两吉银折收大洋票一元四角五分，于本年六月间经前任丁财政厅长公布施行。该烧商等因加收过重，相率停烧，均拟移入铁路界内，藉资规避。此次赴吉，顺道查询，各该烧商购运木石，前往长春头道沟及二、三、五站租界建筑者，日有所闻，若非设法维持，将来捐税势必大受影响，渊鱼丛雀，殊非政体所宜。当即召集该烧商等，剀切晓谕，定为得酒百斤改征大洋票一元四角。该商等始则仍执前议，再四磋商，已允遵办，月内即可一律开烧。变更税率，良非得已，将来公文到署，尚希大力主持，以恤商艰而裕国课。专此布悉，敬颂勋安。愚弟徐鼐霖谨启十二月十八日

① 李思浩字贊侯，时任财政总长。

十七、致张巡帅电 1920年

奉天张巡帅鉴：

统密。翼揆退后，中央政局顿成沈闷，内幕既多蕴酿，外间复种种谣传，众论庞然，如堕五里雾中。近闻又有主持靳阁再起者，翼公为我辈携手之人，如能登台，岂不甚愿。惟翼公本以万难支持而去，其中困难情形，霖所深悉，若再强迫登台，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靳阁继续之说，万万不可。其陆部、边防二席，不能让渡，是视靳揆自己之能力，亦非局外人所能协助也。顷得长沙来电，和局破裂，南军三面近逼，以致祁阳、耒阳、衡阳均已陷落^①。谈之敢于为此者，蓄谋已非一日，为元首计，为大局计，不能不代为主张，以善其后。鼐前曾密函元首，请组强有力之军人内阁，对省则袍泽情深，可资联合，对内部则翊戴元首，镇慑群言。敝意万不得已，即推我公或曹仲帅为之，藉渡难关。此为无可如何之策，不知公表同情否？我公素持看家主意，鼐极端赞同，惟此时时局已变，湘军不齐，长沙恐不能保。王子春^②粗而无谋，万一鄂省摇动，波及长江，北方之势力尽矣，求如今日亦不可得，我之看家主意，亦不能不因之而变。关内之军移驻汉口，以河南为后盾，山东尚可联络，安徽亦用牢笼手段，不为我害，只与仲帅联军以进，内假中央之威灵，外得强藩之援助，天下事尚可图也。否则仍持原议，固我藩篱，惟有前方军队撤回京津扼要驻扎，静以待动，亦未为不可。如何主持，务乞密示。赞帅到奉否？拟在长春一晤，请转致为叩。冬印。

① 1920年5月20日由湖南开始撤军。湘军于26日发动进攻，27、28日攻占祁阳、耒阳，29日占衡阳。

② 王占元字子春，时任湖北督军兼省长，两湖巡阅使。

十八、上新翼公总理书 1920年

翼公总揆钧鉴：

密陈者：我公辞阁以来，呈文业经数上，元首倚畀情殷，始终不予以批准。环顾时贤，无出公右者，似此一德交孚，在我公自应东山再起，力任其难。惟时局破坏至此，和议无成，兵戎又见，借箸代筹，有不能不出以审慎者。鼐霖上次密陈元首，主张改组强有力之军人内阁，联合北方团体，休（修）明内政；并由闽至陕，择要分扎劲旅，妙选将才，以资统驭；彼来则战，去勿远追，且时出奇兵以扰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俟彼之应付已疲，我之实力已固，不必言和而和平可望。公知我者，当以为然也。（为此言时，西南尚未蠢动，和局尚在进行。近则谭军^①首先违约，长沙已告陷落，张督^②之战斗力已穷。西南军府四分五裂，纷然内讧，复无正当负责之人，此际尚向谁和耶？再三筹划，以为西南如此反复，何必甘以和议自欺。现在元首电召张巡阅使、曹经略使及李督军，想能如命抵京，秘定大计。于此三帅中择其一人，明令速组内阁，藉其声望，联络北方，合组师旅，分担军费，大举南下，以北方之全力临之，内可巩固中央，外可镇慑南服，不幸遂出于一战，彼已弩末，讵有胜理？即不战而和，我亦得有凭藉。以视经年协议而不能和，即和而不能持久者，其相去当不可以道里计也。）我公苦心孤诣，对于议和可谓仁至义尽，而结果竟至如此，从此盱衡大局，筹策将来，为和为战，必如以上所述，乃能自立于不败之地。我辈受元首特别知遇，当此一发千钧之时，万难坐视。望于晤雨、仲、秀^③三帅时，切实言之，力

① 指湘军谭延闿部。

② 1920年6月11日湖南督军张敬尧撤离长沙退岳州。次日，湘军进驻长沙。

③ 李纯字秀山，时任江苏督军，苏皖赣三省巡阅使。

为斡旋。对于内阁如何改组，军事如何进行，必期贯彻而后已。张敬尧已退岳州，王督军虽有巡阅之名，然无其实，安能抗此大难乎？谨此秘陈，敬请钧安。徐鼐霖谨陈。

十九、致张雨帅函 1920年

雨帅大鉴：

连接京函，知节钺由都而保，安危大计，系于一身，瞻望东华，何胜钦仰。到吉半载，凡所设施，但使力有可图，无不殚精以赴，即群疑众谤，亦所不恤。数月以来，整顿征收，出入虽将适合，而纸币一层，受病已深；加之去岁军潮，益复加剧。而上年冬际，所以未露真相者，盖以各处买粮，官帖用途极广，不敷分散，现在粮市已过，官帖无用，而各县私帖充斥，钱法毛荒，有断然者。今春由都返奉，商承我公，由奉接济现款，维持票价，现洋一元已落价六十吊上下。讵料近受金票影响，吉大洋票价稍有跌落，最小至六折有奇，现大洋竟一日陡涨数吊之事。廷帅以洋票价跌，关系军食，来函诘难。秘密侦察，始知奸人暗中播弄，乃至如此。因一面电饬吉长道尹暨长春警察厅长，派员监视信托，一面饬财政厅、官银号订定维持大洋票办法：（一）缩减永衡大洋票额。查永衡大洋共出四百万元，拟收回二百万元，只留二百万以资流通，票额缩减，则价格自高。（二）提价作汇，不加限制，与奉大洋不相上下为准。拟俟此二策实行后，再取消吉长铁路兑现合同，腾出此项亏折，专作维持洋价之用。现行之月余，永大洋票已与奉大洋价格平等，市面人情，亦臻安谧。惟一般苛求者，谓永衡洋票非与现洋同价不可，此等论调，只好置之不理。贵省尚办不到，何况吉林？如军署裁兵实行节饷后，收支即可适合，再行竭力整顿税收，自有余款以收官帖。迨官帖减少，金融即可活泼。宽以岁月，恢复原状，谅不为难。专此，敬请勋

安。乡愚弟徐鼐霖谨启七月三日

二十、致靳总理函 1920年

翼公总理大鉴：

皖直交恶，危及大局，合肥为又铮等所误，铸此大错，诚为可惜。昨闻我公抵奉，亟欲相见一言，藉消积闷。乃得信未几，大驾即行人关，加以牵于职事，动转未能自由，私心耿耿，如负重疚。雨帅义旗入关，宣言拥护元首，保护铁路等等，主张光明正大，炳若日星。为雨帅今日计，功成而不居，权利则相让，千载之名，在此一举。昔管子不云乎，人满则天概之，苦口婆心，为千古英雄说法。我辈对于雨帅希望为历史空前绝后之人物，故以至诚之意相劝勉。项城、定武^①、合肥三人可为前车，大抵皆为满之一字误之也。我公近在咫尺，祈以此言向雨帅言之，谅能采纳也。现在善后万端，不能分头并举，所最要者数事。一、布置军队，二、收束溃兵，三、代谋组阁，四、处理祸首。详筹办法，贡之元首次第实行，自能转危为安，国事日见起色。元首处如有必须疏解之处，弟尚可竭效绵薄。区区之心，敢贡高明。专此，敬请勋安。徐鼐霖密启。

二十一、致张巡阅使电 1920年

张巡帅鉴：

鼐密。政变敉平，兆民攸赖。此次我公雪涕誓师，纯乎为国。炎天烈日，将士奋争，先声夺人，薄海称颂，神京赖以暂安，正义昭于天下，诚民国以来未有之奇勋也。惟是祸乱弭平之后，即时会转新之机。梗和之障碍既除，则统一之事业宜亟。我公洞鉴已往之

^① 张勋曾授定武将军。

得失，备审国民之情伪，开诚布公，协助政府，与南方言和，干戈化为玉帛，指顾间耳。第南方标护法之帜，号召国人，若与言和，不能不切求救济之法。其法云何，亦曰修改两院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法而已。何者？旧国会既已告终，新国会抑又瓦解，法不适用，亦可概见。且南北之争，此为要点，势须别组临时团体以为发凡。查省议会为法定团体，会法又于民初订定，迄未变更，拟请由各省省议会推举代表四、五人，而新旧国会议员亦由各省长官指派稳健分子若干人，共组团体，议改选举并组织法，议决后由大总统公布，然后根据此法另行公集国会，是民意既兼采无遗，于法理亦不违背。如蒙采纳，即祈函陈元首，遴选精通法律人员，订定大纲，通电各省，征求意见，必得多数赞同，然后施行，则大局安全，于焉可望。且改定法律由大总统公布，根本不致动摇，舆论自来援助。设或我尽其理，人逆其情，上帝好生，而彼恶生，天心厌乱，而彼重乱，则曲有所在，师出有名。我乃严持北方统一主义，延揽英才，招纳贤俊，修明文教，策励武功，外抚蒙藏，内结曹、李，由闽至陕，扼要防守，利用机会，时出奇兵以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我一耀兵，彼必大举，数大举则民穷兵困，一不大举，则我承其弊，不出一年，可不战而议而和焉。愚昧仅以各(个)人名意，聊贡区区。是否有当，惟希垂察。徐。巧。印。

二十二、致张雨帅书 1922年

雨帅仁兄乡大人麾下：

数月未通音问，驰系之殷，有加靡已。比维兴居佳畅，定如臆颂。东三省自奉、直罢兵以来，鼐霖与铁梅诸公勉效奔走，盖以三省之存亡与大局之危险息息相关，以地势论，均有正当解决之必要，非仅为公一人之地位乞怜于政府也。然欲三省安全，必先俾我

公以正当名义，与中央恢复原状为不二法门，前已联衔电达左右，所惜他方作梗，未能如愿以偿，曷胜怅惘。比来风鹤频惊，空气严重，报纸所传，似非尽虚。在他方以为奉天军备尚未完成，乘机踏瑕，作先发制人之计。所藉口者，不曰扣车，即曰盐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奉军论，虽经顿挫，秋高马肥，未始不可一战，但车辆、盐款二事关系外交，他方利用，藉以威胁政府，先之以褫夺官勋，继之以讨伐明令，是兵未交而我已处于失败地位，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如其较量于目前，予他方利用外交之机会，莫若忍耐一时，暂避其锋，将车辆、盐款问题姑让一步，与中央谋一相当解决之法，他方虽欲利用而不可得。事变无常，将来自有吐气扬眉之一日。大丈夫处世，要当刚柔并济，能忍者得最后之胜利。老子所云“天道后起者胜也”。未知高明以为然否？至于三省内部，宜急图团结。报载三省规约，虽为一时权宜，然丁兹时艰，环顾时局，务宜顺其趋向，联络各省以站脚步。至规约内容，姑不具论，但以此种办法对内或是一道，对外则绝对不足。三省目前既与中央隐示脱离，又与西南省宪数邦未能一致，孤立无援，必至进退失据，一旦有变，虽有智者，恐无以善其后矣。鼐霖息影林园，退思补过，徒抱杞人之忧，久无问世之志，惟对于三省桑梓所关，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我公明达，故敢藉箸一筹。一得之愚，尚希采择。幸甚！幸甚！专此布臆，顺颂勋绥，诸维亮察。

二十三、致孙赞帅函 1923年

赞帅仁棣督军麾下：

纶阁来，询悉政躬违和，良深系念。想吉人天相，勿药有喜也。兄伏处都门，不问时事，惟关心桑梓，未能恝然。窃谓现在时局，奉、直和则长江以北无战事，如果协力同心，区区西南数省，又何足

云，是以兄与同志诸君竭力主持。今既无成，直派又多无意识之举，自应拥戴黄陂与南方协手，以远交近攻之策，为拨乱反正之举。兄两次赴津劝黄陂南下者，正谓此也。吾弟左右兩帥一意进行，前途之结果虽不可知，然实足以拆彼之台而夺之气。兄愚以为欲动远略，先固根本。根本云何？亦以内清匪患、外严边防二者而已。匪患清则民皆爱戴，边防严则敌不敢侵。然后拣选劲旅，声罪讨逆，义旗所指，天下响应，国家事尚可为也。目下选举不足人数，推举又障碍良多，在直派已陷万难地位，千载一时之机会不可失也，乞以此意向兩帥言之。国家多难，兄以朽腐无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稍尽绵薄，深以为愧。纸短情长，不尽缕缕。（嗣以洋五千贿买议员^①）如兄鼐霖秘启。

八月初四日即9月11日

二十四、致张上将军书 1926年

此次赴津晋谒，畅聆雅教，钦仰无已。外间风传我公此次之来，不日即为临时大总统。期期以为不可，以时机未至，未便冒然。年来主持政局者，大抵只讲武力，不言法律，祇以纯军事贯彻为唯一之目的，以致旋起旋仆，迄无宁日。愚谓我公不即登台，养锐蓄锋，以待其弊，为无上上策；即万不得已，亦须由法律作起。既曰民国，则不能无国会，无国会譬之家无家长，人思自由，破坏之机，可以立见。如谓旧国会已失信用，无妨就二届选举赓续进行，除奉天等省已经选举外，直隶、河南两省议员一经选出，即足法定人数，定期开会，必能当选。何者？此事由我主持，感情自厚，且我之实力尚属雄伟，稍有国家思想者，莫不欲藉之挽救时局，安能票选漠不

^① 此句应为作者日后于函稿所加语。

相关之人，以速乱乎！此一说也。或谓旧约法今不适用，就此完成，国会仍有缺点，则有美国费城会议先例可援。由国内名流发起宪法会议，开会制宪，约三数月定可成立。成立之后，由该会公布各省议会暨各法团，且由有实力之省会先行承认，国人望完如望岁，必能得大多数之赞同。以此宪法产生国会，选举总统，根本既固，自难动摇。当该会成立之时，由我暗为资助，是宪自我制，将来之选举，非伊人任，水到渠成，不求而得，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当选后依法就职，以武力为法律之保障，以法律济武力之困穷，如此次第建设，自能收统一之效，华盛顿不能专美于前也。否则他方藉口称兵报复不已，仍不免从前之复辙，天下事愈不可为矣。查华盛顿统一八州之后，其五州仍然阻命不愿，残民以逞，始有费城会议之举。该会由人民发起，且不在政府住在之地开会制宪，以示纯为民意，以最短时间完成宪法，即由该会公布各州会，八州一律承认，政府据而公布。公布之后，由第四年至第八年其五州亦陆续承认，屹然为联邦统一之国家，而华盛顿亦成中外有数之人物。前事可师，窃愿我公垂察焉。由前之说轻而易举，由后之说稍费周折，区区之愚，未知有当于万一否。再，联吴为此时必要之图，武汉事仍令自由处理，稍助饷械为之声援。事成则我收其功，否则彼受其祸；且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卞庄刺虎之效可计日而待也。我公老子兵事，或不河汉斯言也。

十五年冬在津上

二十五、致张雨帅函 1926年

现在时势日棘，非用兵不足戢内乱，非法律不足束人心，所谓兵与法律相辅而行也。业已另函详陈冰案。近有自南来者，孙某虽败，其主力军队不下四万人，尚可自立自日人口中得来。吴为新直

系^①所梗，呼应不灵，自应予以援助。趁此时机，商令督兵援陕，让出河南，由我进兵。彼之援陕，即所以助晋，且可断民军东出潼关之路，则冯与党军声息隔绝，虽欲携手不可得也。我以精锐与鲁军左右协进，一图武汉，一助苏孙，则党军之势可以立杀，中原事尚易为力；否则苏、浙不保，举长江流域财富之区付之党军之手，恐黄河以南亦非我有。况党人协议移政府于武昌，果尔则成南北分立之势。外交不讲道德，以势力为转移，不能不急谋对待之法。此时所宜急者，由我速组政府，我公默为主持，挟之以令天下，自能事半而功倍，外交情形亦必因之一变。组之之法，重在元首，外间传闻，有推举聘老^②之说，不敢妄为附和。聘老资格虽深，推举而来是合肥第二，万无良好之结果。无已则无逾于黄陂者，无论任期已否限满，乃经正式民选之人物，以之过渡最为适宜，且各方均无恶感，必能得多数之赞同。黄陂素性和平，尚易共事，所有一切办法并组阁人物，我公自由遴选，实行责任内阁，则总统无干涉之权。就此过渡时期，从容布置，修订国宪，选举总统，次第施行，则长治久安之基，胥在乎此。伏处京华，六年于兹，不敢妄谈时事，今兹不能已于言者，以我公为吾华重心所在，实力可以完成统一之国家。区区之私，愿贡高明，即希亮察为幸！十五年冬此时孙传芳尚拥四万现兵号十五万^③

寅年冬在天津发

二十六、致斯总理(翼青)1927年

日昨赐教，痛快淋漓，言人所不能言，令人钦佩，惜当局者见不及此也。今日之事，非有根本计划无以生存，断非谋和所能了也，

① 新直系指孙传芳。吴指吴佩孚。

② 王士珍字聘卿。

③ 此句似为1926年以后所加，原函应无此句。

况不能战而言和？无论决不能和，即能矣，亦安能持久乎！宋、金之事可为前车。试请借筋而为之筹。现有之兵不为少矣，认真整顿，分为若干军，某为战兵，某为守兵，守兵分屯要塞为经，战兵分路迎敌为纬。守兵讲防守之法，虽大战斗亦不轻发，纯为战兵之后援；战兵相机而进，资守兵之输送，以壮声威；一路战胜，各路协力猛攻，否则互相策应，虽败亦无大伤。以现在时势而论，必须获一大胜，乃有和平之可言。上年在津时，鼐霖曾向雨帅进言，拥戴某公为汉献，而自为魏武，事成则我收其功，不成则彼受其祸，当时如果采纳，不致有今日之现状。且当时和平之权，操之自我。今非其时也。何者？我之实力损失甚巨，举长江财富之区，又归之党军之手，我以一隅之财力，与之角逐，势固不敌，且万难持久。管子不云乎，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况有兵而无财，与无兵等，且为敌人所利用。若恃搜括以敛财，将民穷而财亦尽，譬之病夫，元气伤矣，身且不保，安望健壮。自当别求理财之法，以济今日之穷，质之我公，当以为然。况我公为中国有数人物，独具世界之眼光，资其策略，不难计日而奏功，机会之来，稍纵即逝，不独为我公惜，且为大局惜也。写至此甚为扼腕。现患臂疼，拉杂为此，罪甚！罪甚！迩来杜门谢客，感时抒怀之作往往而有，但俚不成诗，不足登大雅之堂，因公厚爱，仅录二律以博一笑，伏维亮察。

夏历二月二十日发

二十七、致某公 1928年

再，党政府初议决定以四集团兵力出关，外交并不顾及。日来阎百帅^①约弟讨论，始变方针，且密告以两利俱存之策，必须与奉携手，渠极以为然。又蒋之代表周道腴来京此中央委员，专为东事。

^① 阎锡山字百川。

其来拜也又为痛切言之系旧友，亦极力主张和平。在我不能不利用机会，缓图进步。勾践沼吴，子胥覆楚，类皆忍辱包容而后得志。况党军正盛，不能不暂避其锋，如必欲用兵，胜负且不必论，其睨我旁者，将藉端生事，恐作济南第二也。

弟又及

中华民国内阁篇

张 国 淦

编者按：张国淦（1872—1959年）字乾若，湖北省蒲圻县人。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农商、教育、司法总长等职。对于民国元年至十二年间历届内阁的更迭内幕，以及一些重要政治事件，多为亲历。所记除少数抄录他人著作外，多叙亲历之事，可供历史研究参考。今由杜春和同志据原稿整理刊印。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之国务员

（孙文临时大总统任内）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孙总统就职第三日），依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之同意（此时参议院尚未成立），先由代表开谈话会，商洽结束，乃移开正式会，按照提出名单投票，一致同意，即发表如下：

陆军总长黄 兴	次长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 锤 英	次长汤 茂 铭
外交总长王 宠 惠	次长魏 宸 组
司法总长伍 廷 芳	次长吕 志 伊
财政总长陈 锦 涛	次长王 鸿 鼯
内务总长程 德 全	次长居 正
教育总长蔡 元 培	次长景 耀 月

实业总长张謇 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 次长于右任

据居正《辛亥札记》：“总统就职翌日，代表会开会，总统出席。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各部长由总统提出、须得代表会之同意，先由代表开谈话会，总统交出部长名单，交换意见。当时初提黄兴陆军，黄锺英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政，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謇实业，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宋教仁、王宠惠、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外交者，争持不决。继由克强（黄兴）与总统商，以遁初（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遁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伍廷芳）与亮畴（王宠惠）对调。总统曰：‘内教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乃复商代表会，外交、司法勿变更。克强复出席代表谈话会，以所改名单及总统意告之，众无异议。乃移开正式会，按照提出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而政府成立矣。”

南京临时政府为总统制，依据临时约法，袁总统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为内阁制，自是临时政府迁于北京。

临时约法之国务院 (袁世凯临时大总统期内)

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南北统一，依据临时约法，袁总统电南京，国务总理以唐绍仪提交参议院同意。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于十五日到南京，十九日列席参议院宣布政见，

其阁员即于是日提交参议院同意。十三日发表如下：

外交陆徵祥。未到任前胡维德署	农林宋教仁
内务赵秉钧	工商陈其美
财政熊希龄。未到任前施肇基兼署	交通施肇基。梁如浩未通过， 唐绍仪暂代
陆军段祺瑞	
海军刘冠雄	
教育蔡元培	
司法王宠惠	

以上交通系提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临时政府北迁后改任施肇基。工商陈其美，未就职，由次长王正廷代理。陆军南方先有任黄兴之议，后提段祺瑞（以上据南京参与者云）。

此次组阁在南京，未得其详，阅黎副总统电可知概略，如左：

黎副总统致省电云：“顷阅上海各报，载有覃振电称组织阁制一节，因总理久不来甯，袁公所提议阁员，概属亡清旧吏，无一纯粹新人物，差强人意者，此间军学政商各界，咸怀不平，暗潮涌，寻见南北组织之统一政府，势将破裂不可收拾。贵报主持舆论，最有价值，务希鼎力维持，大张公道，使袁公翻然醒悟，以融和南北感情，为今日救急之要。又万不可徇私诈，功亏一篑，致五大民族之新共和国陷于分裂之惨，不胜祷盼。黎副总统代表覃振等因。查覃振本派往北京，乃竟稽延南京迟迟不发，甚且以代表名义发表个人私见，殊违背元洪宗旨，业已饬令销差，该电自应作废。合亟声明，免滋误会。”

其时，南京方面以此次组阁所有外交、内务、财政、陆、海军重要各部，均属北方旧人，南方祇得教育、司法、农林、工商不甚重要各部，一般人心理，都如覃振电见解一样，以至组阁迟延不决。

三月二十二日，黎副总统致袁总统各省各团体电云：“前以国都问题未定，曾于江电（详大总统篇）披沥详陈，幸蒙嘉纳。乃总统莅职，已越浃旬，国务各员犹未决定。夫有政府然后有国家，有部员然后有政府，若总统拥虚号，而各部无属司，是犹五月胚胎，半龄毗韶，形骸不具，其状与无政府同。方今一发千钧，存亡呼吸，直追急起尚惧失时，十日之间，已非昔比，一之为甚，岂堪再误。（中略）窃谓破坏建设，才虽相异，用实相资，当此四面楚歌，事机危迫，国务各员但须择学识经验确有专长，无论新旧南北皆当竭力赞成，以蕲成立。纵万一少数部员不职，不过失司。各部未成，立召亡国，此中关系，无待解人。况弹劾之权犹操国会，与断送于今日，宁补救于将来，明达诸公，谅必能共体时艰，早决大计。设再迁延不决，祸变日深，十日以外将有复求于今而不可得者。伏乞互相敦促，广为开导，俾民国政府早日观成。”

三十日，唐总理电云：“昨提国务员名咨交参议院，顷准咨开：‘所有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均多数同意，惟交通总长梁如浩多数不同意等语。因交通总长尚未通过，致难发表，现由仪暂行代理，以免濡滞。谨闻。仪卅。’”

阁员通过后，所有南方各员，鉴于前专使北京兵变，慄慄危惧，不敢北行。黎副总统屡电催促为其担保，如左：

四月七日，黎副总统致唐总理各部总长电云：“元洪为组织政府，泪竭声嘶，南北告哀，函电盈寸。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一误再误，迁延至今。明令已颁，征途未发，祸机四伏，谁实为之？（中略）窃谓一发千钧，事机危迫，群策群力，尚难图存，若一部缺席，则属司之职既不成立，连带之责亦不完全，险象环生，莫可究诘，而况

各部之虚悬乎！诸公如必以灭种为乐观，以覆邦为快事，则元洪惟垂手待毙，夫复何言！若肯垂怜昆弟，顾念子孙，振已死之人心，扶初生之国脉，即请查照前电，在京总长先行筹备，在南总长轻骑减从，迅速启行。如其冒昧直前，致遭危险，请罪元洪以谢诸公；如其拥兵自卫，致启祸端，亦当罪诸公以谢天下。倘五日以外犹事稽延，则是诸公甘弃我民国也。惟有恳袁大总统先行派员署理，以图补救。”

唐绍仪本北洋派，辛亥末代表往上海与伍廷芳议和时，加入同盟会。其中陆徵祥无派，人称之为外交派。赵秉钧、段祺瑞北洋派。熊希龄立宪派（南京临时政府时顾问）。刘冠雄亦北洋派。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同盟派。施肇基亦可归外交派。

四月一日，唐绍仪在南京接收南京临时政府，于□日偕同在南方阁员先后到北京就职。以魏宸组为秘书长，魏宸组同盟派。

六月十六日，唐因事去津，请假，旋给假五日。

在上海议和末期，所有各省代表先后离去，唯章宗祥与我始终其事。唐组阁，章任法制局局长，我任铨叙局局长。我到京办铨叙局事，不能参与政府内幕，袁、唐亦曾约谈多次，只泛论政治上轮廓，不得其中症结。此时政局但据传说，府院因党派关系彼此摩擦。六月十六日，魏宸组仓皇来告：“是日晨，唐乘马车到府，忽闻枪声，知其异，即坐原马车至前门车站赴津”。比询其故。魏密言：“自唐组阁后，府院两处意见不合，各走极端，院中每主张起用党人，最近提议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沈秉坤为内务总长等等，不止一事”云云。

唐辞职给假，有主张唐假满回院者，如左：

湖南谭都督电云：“临时政府组织成立，未及数月，民国甫有初基，唐总理乃调和南北有功民国之人，实全国所仰，各国所注目，授

任未久，并未发生误国殃民各问题。现在西藏、蒙古，隐患方多，内地各省秩序亦未全复，此时政治尚在维持现状整顿补救时代，并非秉持政纲统一进行时代，国人同心以巩固政府为唯一之目的，有何党争之可言。且今日政党之名初树，各省党派方在萌芽，岂可轻议排击总理。试问一总理去，他总理来，不幸他总理又因事去，国事尚可问乎？且国务员有总理组织，总理去而各部长势必随之更迭，（中略）危险问题岂有大于此者！唐总理即养病五日，假期满后，应请大总统令其力疾回院视事，以成救国初志。”

十七日，以外交总长陆徵祥暂行代理国务院总理。

黎副总统电云：“总理弃职，邦本漂摇，外患环生，内忧潜伏，总统挽留不获，乃以陆总长摄任，电令乍颁，中外交庆。然位未即真，名未确定，尤非扶颠持危之道也。夫以唐总理仓皇远去，蛰伏津门，道路传播，皆谓不返，揆诸情势，或非无因。（中略）窃谓总理一席，必须从速确定，政有颛主，责有攸归，方足杜私党之钻营，息邻邦之谣诼。陆总长才猷稳练，识解闇通，各国即信用于前，国务员复赞同于后，旧吏不书其恶，新党不隶其吟，以之主宰超然内阁，必无窒碍。如蒙赞成，即恳大总统正式发表，俾免迁延。此外，各国务员受托国民，断不能以私人之进退，牵动党派，推倒全盘，除久不到差外，悉仍旧职。仍希诸公憬念时艰，共相维持，俟临时政府期满后，再行组织。奠安长久，消患无形，当亦诸公所乐出此。”

六月二十七日，国务总理唐绍仪免职。

据梁燕孙年谱：“唐氏自任国务总理，颇有意举责任内阁之实，以避袁氏与各方之冲突，而袁不之谅，且疑唐挟国民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而北洋官吏之在袁左右者，复日媒蘖之。会王芝祥督直问题发生，唐遂去职。先是南京参议院议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有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并由谘议局改为省议会公举都督

之规定。直隶士绅属意王芝祥，谘议局并为正式之公举。是时唐方组织政府于南京，亦主张王督直，回京后，袁曾面许之，于是有电王来京之举。唐意此事当无中变，故于直绅晋谒时亦告以总统已许可，俟王到京即发表。比王至，而直隶五路军界忽来反对之电，盖袁意也。袁氏狃于北洋大臣之故习，以为此席不可轻以与人，而芝祥尤非其旧部，至是即以军界反对为词，改派芝祥往南京遣散军队。唐拒绝副署，谓政府不当失信于直人，嗣袁径以唐未副署之委任状，交王芝祥受领。唐知事无可为，留辞呈而去津。袁因遣梁士诒往津慰留。唐对梁曰：‘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梁深谈竟夕，知其意不可留，遂返京覆命。至是有准辞之令。’

同日，免交通施肇基，以刘冠雄代。二十九日，免工商陈其美。七月十四日，免财政熊希龄，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财政以赵秉钧代。当王、蔡、宋诸人辞职，府中一再慰留，虽非本意，然因政局不定，颇欲党人仍任阁员以撑门面。

其时同盟会人在阁者，以宋教仁为骨干，党人有主张不离政局以待时机者，宋初意亦为所动；后来决定，以“政党内阁”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魏宸组主持尤力，于是同时去职。

陆徵祥内阁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唐绍仪免职，国务总理以陆徵祥提交参议院同意，特任陆徵祥为国务总理。其阁员于七月十七日提出，除内务赵秉钧、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仍旧外，以周自齐长财政，章宗祥长司法，孙毓筠长教育，王人文长农林，沈秉

坤长工商，胡惟德长交通，外交由陆徵祥暂行兼任。十九日，参议院开会，于所提阁员均不同意。自唐阁改组，议会党见更形激昂，此次提出阁员，一时喧传，议会以投不同意票为威胁。俾内阁不得成立，与府方以重大打击。乃不意不同意票投后，各方议论汹汹，全集矢于参议院，谓其不顾大局，陷国家于无政府状态。

黎副总统电云：“六部改组，竟成泡幻，谁为厉阶，遂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地位。国之不存，党于何丽？筹思及此，五内如焚。推厥原愆，皆因误解共和，漫无界说，宪章不振，秩序纷如，内讧不已，外患斯乘，不有法律，其何能国。……惟有诉请各都督，共扶纲维，以救危局，自兹以往，大总统主持于上，各都督维持于下。并请参议院诸君，速为赞同，俾国务员即日表决，政府早日稳固，勿启外人以无政府之腾诮，而生其觊觎。元洪于政党荣誉，无不赞成，意见争执，决不阿附，谨策驽骀，为诸君后盾。”

阁员投票不同意，七月二十五日又提出以周学熙长财政，范源廉长教育，许世英长司法，陈振先长农林，蒋作宾长工商，朱启钤长交通。府方传出消息，“此次提出阁员，尽可再不通过，好在能做阁员者甚多，再不通过，政府又再提，又再不通过，政府又再提，只要议会本身能站得住”。

参议院既受各方攻击，而党派又以分歧不能始终团结。二十六日开会，周、范、许、陈、朱同意，只蒋一人不同意。三十日改提刘揆一长工商，八月二日开会同意。于是议员气焰，一时顿熄。各部名单如下：

外交陆徵祥自兼后改任梁如浩

教育范源廉

工商刘揆一

司法许世英

交通朱启钤

农林陈振先

内务赵秉钧

财政周学熙 海军刘冠雄

陆军段祺瑞

此次内阁完全由府方组织，陆本身无一人，（秘书长王广圻，亦系临时相约。）其新加入者，周，久在北洋，可曰北洋派。范，立宪派，与同盟会接近。许，段祺瑞派，与各派均接近。朱，徐世昌派（后为交通派）。陈、刘，同盟派。为陈、刘运动者，向府建言，以陈、刘加入，亦算同盟派有人在阁。其实同盟会既决定政党内阁，其加入者，乃属个人行动。陈于同盟会关系甚浅。刘本老同盟人，自加入后，同盟会人转轻视之，而府中则以此敷衍党人，盖不知彼中底细也。

陆就职，以王广圻为秘书长。陆在欧洲有年，国内各方素无接洽，对于党人尤为隔阂，其提出阁员到参议院发言，未能得党人同情。王广圻只长于外交，于全局政务不能提挈。陆本恬淡之人，于是因病请假。八月二十日，以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嗣后陆一再给假，其兼任外交，九月初二日，改任梁如浩。

其时，陆辞赵代，而内阁政务几乎停顿。各方建议，先改任院秘书长。于是吴景濂推荐徐谦，汤化龙推荐胡瑞霖，赵代总理则欲用洪述祖（内务部秘书）。袁颇难应付，乃向各方宣言，此次院秘书长拟择一无党无派而为各方面所希望之人。以我名询吴、汤，均赞同，以询赵，无异议（据说：系杨度向袁揄扬推荐，我与杨在前清末统计局共事）。即由徐世昌来达此意。我答：“我于总统，虽在铨叙局因公进见，未曾办过机务，赵更无往来，只宴会中见过数次，秘书长非他职可比，非素有关系者不能担任。”徐言“总统用人，从不拘常例。赵以总统之意旨为意旨，此时但求于国事有益，不必以恒情揣测也。”袁又属同乡参谋长陈宦屡致殷勤。吴、汤两议长则希望我在内阁，可以议会政府得有联系，最少亦不至如前隔膜，相约劝

驾，余故不坚辞。九月六日，淮王广圻辞职，任我为国务院秘书长。其实，袁于政治方面，欲借我作副总统桥梁也。至二十二日，淮陆徵祥辞职。

赵秉钧内阁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陆徵祥免职，国务总理以赴秉钧提交参议院同意，特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赵向我言：“不愿兼任内务”。时言敦源(内务次长)在坐言，内务重要，如换他人，岂不失其运用。赵笑言：“凡事不在其名，在其实。我们在民政方面根子，多年安插下去，新来一人，全摸不清，有何作为？上次唐总理要沈秉坤入阁，总统拒绝，殊可不必，沈入阁不过得一高官，久之亦同化而已。”我问：“此次是否拟约沈？”赵言：“无此意。”我言“江苏都督程德全何如？此公久历封疆，在南方尤负时望。内阁重要各部，均是北方旧人，如得此等人加入，面目当可一新，南北声气，亦易联接。”赵言：“甚是，可作为你意向总统言之”。我即据陈总统，总统颇为所动。府秘书张一麐，以“苏省情形复杂，程万不能离苏”，持之甚力，此说遂停止，仍由赵兼任。其余阁员，一仍陆阁之旧，如下：

外交 梁如浩。十一月改陆徵祥

教育 范源廉。二年一月辞，刘冠雄兼署

内务 赵秉钧自兼

司法 许世英 财政 周学熙

农林 陈振先 陆军 段祺瑞

工商 刘揆一 海军 刘冠雄

交通 朱启钤

自唐阁改组后，党人时时指摘，内阁总觉不稳。此次阁员，府

方授意一体加入国民党，以缓和反对者之口，但亦无益于事实也。

赵为人极聪明，更事又多，对于潮流所趋，最能迎距。在总理任时，所有院中纸片公文，概不披阅（内务部亦然），一切事件，直接总统办理。我于赵甚隔膜，除会议日外，往往数日不一见，见时以客礼相待。院秘书恩华（镇江蒙古驻防），为赵所赏识，有事多半由恩传说。每日命令，经大总统盖印（此时命令，先盖印，后署名，至黎元洪为总统，始改先署名，后盖印），即交印铸局公布。汇积若干，偶至夜深兴到时，信手署名，并不阅正面（命令写在正面，年月日、总理总长署名，在背面），亦不问为何事。唯恩秘书有时在旁，询之，赵答：“总统阅过盖印，必不错误。且命令已发布，阅之何益。”而其全副精神，则用于应付各方面（除其秘密非一般可知者外）。所有党人，无不极力笼络。议院中人，或密议，靡不令其满意。宋教仁住农事试验场，每于夜闲进城，到院赵密室私谈，至天明始去。据魏宸组言：“宋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许以国会成立后，推其为内阁总理，甚而选为总统。赵亦推崇宋为大党领袖，组织政党内阁。宋之更事，究不如赵，有时将党中秘密，尽情倾吐。赵亦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由是两人交欢。是否彼此推诚，抑系利用，均不得而知”云云。同盟会人本不同情于袁，自此更同情于赵矣。赵与各方既能接洽，而关于用人行政，又悉由府方主持。此时参议院中人，又各在本省竞争选举，每次开会，不过议法律条文。其留在京者，赵亦有相当联络，所以政局一时安静。乃不意掀天之宋教仁案起矣。

三月二十一日，宋教仁被戕于上海北车站（详大总统篇宋教仁案）。

是日，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星期二、四、六国务院例开国务会议，总理、各部总长、秘书长出席。旁设一席，以秘书记录），国会选

举事务局长顾鳌，突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得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抢击，伤重恐难救云云（宋之被刺，北京得信以车站电报为最早）。总理大惊变色，当即离座，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总理去府谈话，不知其详。一时街谈巷议，莫不以宋案为一重大事件也（宋被刺在三月二十夜，二十二日因伤重身故）。

宋案出后，举国哗然，除公布文电外，空气紧张，日甚一日。府方正筹对策，适四月三十日，府秘书长梁士诒自沪返京（在宋案前梁以私事去粤），建议：“此事只有先免赵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民党之气。至赵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其时赵辞职呈文已递多日。总统采用梁说，即令府秘书办赵秉钧免职，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命令。当电我到府，将命令带院，由总理署名，交印铸局发表。有一人在座（我不识其人，年约五十岁以上）力言：“汉杀晁错，不能止吴濞之兵。总统能始终迁就，即可牺牲晁错；若果有决心，今日万不必出此。”袁退回半晌，将命令收回。五月一日而陆军总长段祺瑞暂行代理国务总理之令下矣！赵秉钧所兼内务，以次长言敦源代理。

同时，财政部于四月二十六日签订五国银行团借款合同，所谓中国一九一三年善后五厘金币借款。南方攻击宋案，并连及借款（详大总统篇借款案）。五月十六日，财政总长周学熙请假，以梁士诒署次长暂行代理部务。

段祺瑞代总理，除国务会议外，不到院（有时会议亦不到）。闻之参谋次长陈宦言：“总理每日在居仁堂西偏小楼上处分军事。”一日，袁谈及南方情形：“近来调集军队，将图不轨，不得已，只有用武力镇压。”我言：“以军力论，南北比较，此时不难制胜。但是民气澎

浑，不可遏抑，潮流所趋，匪仅中土，若专靠武力，总不能根本解决，何不从政治方面求一永久妥洽办法，民党未始不可合作。”袁言：“副总统与二庵（陈宦）电亦主张武力。”我言：“副总统与我通信说，本意不是如此。”袁嘿然有不愉之色，言：“你可向总理说明，于国务会议时提出讨论。”至国务会议，我本此意提出，语尚未竟，段当时板起面孔，大声言：“军事非你文人所知，不应干预。”教育范源濂为调解，我愤然退出，即递辞呈。袁派秘书张一麐来挽留。段对我不满，许辞，袁不允，盖仍欲藉我与副总统作桥梁也。于是段以院令派秘书卢弼代理秘书长。

七月十六日，准国务总理赵秉钧辞职。

十七日，以交通总长朱启钤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十九日，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仍行代理国务总理。

赣宁之役，自五月一日湖口独立，至八月二十八日南京取消独立，二次革命告一段落（详赣宁之役）。此时国务总理已改任熊希龄矣（八月底始自热河来京就职）。袁又托徐世昌来言：“此事当时他不赞成，不能勉强。今战事既告结束，他平日总言政治为主要，此其时矣，要以国家为重，出来帮忙。”其时各方面都有不利于议会的传说。我询徐：“总统对于议会意见如何？”徐言：“还是重视。”段亦派徐树铮来言：“上次因军事紧张，未能择言，万勿芥蒂。”尤其两院吴景濂、汤化龙，一般议员人人自危，群相谆促。我私计政局演变，以个人力量，或者于宪政萌芽可以稍稍维护，于是乃取消退志，出而任事。

熊希龄内阁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段代赵阁，本是暂局。后任国务总理，以熊希龄提交国会议同意，特任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国会因赣宁役后，皇皇自救，无论任何总理，皆可通过。袁之真意，盖以“徐世昌为最满意之人，惟一切葛藤须先有人划除干净，徐世昌再出山。”此次任熊者，熊与各党派素有历史（尤其进步党），借其“以党杀党，可减少反响”，非真属意于熊也。其时熊任热河都统，地方交代，未能即日来京。据张一麐告我，某日，袁以孙宝琦任外交，周自齐任财政，谓：“俄案亟待办结，财政须有人负责，故先发表。”本人（张自谓）言：“熊既任总理，似此阁员，当与接洽。”袁踌躇，言亦可电告。熊复电：“俟来京面洽再办。”袁颇不怿。在熊未就职前，即发生芥蒂。然即无此痕迹，而其所负之任务，只在解散国会，熊不自知，梁启超书生更不知也。

八月二十八日，熊自热河到京就职，其阁员如下：

外交孙宝琦	教育汪大燮
内务朱启钤	司法梁启超
财政熊希龄自兼	农林张謇兼
陆军段祺瑞	工商张謇
海军刘冠雄	交通周自齐

此时第一流内阁，喧腾都下。其实夹袋中，只梁启超、张謇、汪大燮三人。熊本意以梁任财政，在口头表示，袁不同意，故自兼。而以梁任司法，表面自兼，实即梁做也。杨度是其同乡，且有多年关系，自命亦第一流，且以交通自任，而熊始终未曾相约。外间传说熊约杨任教育，故杨以帮忙不帮闲解嘲。余与熊多年旧交，熊留我仍任秘书长。此次共事乃知其底蕴，（中略）相处半月，余于是决计辞职（我曾在黑龙江幕，熊拟任江省省长，我坚辞，未发表）。继者为陈汉第，本府秘书（府中人言，总统于秘书最敬畏张一麐、陈汉第二人，以其正直常进诤言，有时告左右说，这等事不要令他两人知道）。陈到院后，袁因熊关系，转而与之打官话，于是府院更形隔

膜。即就一事论，各省军民长官来电，习惯上分致府院两方，其重要者，单致府方。唐陆两阁期内，径由府复，其电末“奉谕特达公府秘书厅”云云。其稿不交院，故院每日仅办照例公文而已。我任秘书长，屡次向袁建议：“现在曰责任内阁，若重要事件，院方概不闻知，责任谓何，岂不为各方所指摘。况府院同为国家办事，若院方人不可信任，尽可择信任之人，不必因人而废事，令后者无所取法。”后，袁渐渐将府方复电汇交院译发，向用“公府秘书厅”改用“国务院”三字，府方复电汇中前后事实不衔接者，亦可说明修改，久之，即径交院方拟汇。张一麐常笑言：“你做秘书长，我们府里倒清闲了。”除真正秘密非我辈所能与闻外，所有主张，我总本守法宗旨，与之争论，袁亦虚心采纳。我于此，不敢曰国事有补，而综合全国军政大事，得增加个人识力经验不少。陈到院后，府方即将此种电文收回，仍用“公府秘书厅”名义拍发，不复交院，非以对陈，实以对熊。而院方如旧清闲，又复不闻不知矣，事且不闻知，安能处置。

十月初六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初十日就职(详国会篇)。

十一月初四日早，我往府，过秘书厅，见一小室内有书记誊写命令稿。我趋视之，乃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即变相之解散国会也。书记固素识者，言：“此件秘密，万勿泄露。”我即往院密问熊：“国会闻将解散，于意云何？”熊言：“总统未曾提过，料想不至如是。”正谈话间，府方电熊到府。不多时，即将此项命令携回公布。至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初十日，下令停止两院议员职务，而国会即在熊阁内告终矣(详国会篇)。

二月□日，袁约我到府，言：“院方只说话不做事，财政更无办法，总理辞职为是。或先辞财政，再辞总理。你与总理旧交，可往劝之，我不是强他下台，是他办不了。”我言：“此等内阁进退，如何

能局外人轻易言之？”答词未毕，适陈秘书长来，袁问：“近日总理办些何事？”陈言：“总理颇有退意。”袁作张皇不安状，言：“总理如何能退？我意中无别人，务要安心办事。”我在旁悚然。其后□日，熊果先辞财政，□日辞国务总理。十二日，免熊国务总理职，以外交总长孙宝琦兼代；财政，周自齐代。二十日梁、汪免职。司法，章宗祥代；教育，严修代（次长蔡儒楷暂署）；交通，朱启钤代。梁、汪去，惟张謇独留（此段据公布命令）。

经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由约法会议议决，于三〔五〕月一日公布（新）约法，国务院改政事堂，而临时约法的内阁制一变。

（新）约法之政事堂（袁世凯大总统任内）

徐世昌内阁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国务院为内阁制，政事堂为总统制。根据（新）约法，国务院改政事堂，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各部如下：

外交孙宝琦四年一月改陆徵祥

内务朱启钤

财政周自齐四年四月改周学熙

陆军段祺瑞四年五月王士珍署

海军刘冠雄

司法章宗祥

教育汤化龙四年十月改张一麐

农商张謇四年四月改周自齐

交通梁敦彦

政事堂各部，循国务院之旧。惟农林、工商两部并为农商部，系张謇主张。张与我谈及，我言：“农商两字，不能赅工。何不名为农工商部。”嗣以各部均两字，故农商亦用两字，此屡来官制者之通病。张任农商，我问：“何不与伯唐、任公一同去职？”张言：“因多年经手实业关系，暂时尚未摆脱，非恋恋一官也。”

政事堂又设左右丞，盖参仿宣统年间东三省总督设左右参赞例。杨士琦为左丞。袁以汤既就教育，拟以我为右丞，嘱杨士琦告同乡周树模约我担任。我固辞。内务朱启钤约我为内务次长。此时吾母正病，力陈母病不能任事，逾□日吾母弃养辞职。

我在居忧期内，声明不担任任何职务，即在家读书，自定课程，研究政治、经济、法律各科。□日到法政专门学校，随同学生听讲。回家搜考各科译本，又作学生时代生活，几与外间隔绝。其时黎元洪为参政院院长，任我秘书长，又任我参政等职，我以母忧辞，俱不就。

自筹安会起，徐世昌不表示意见。及帝制将实行，十月二十六日，徐辞国务卿职，以陆徵祥暂兼代理（此段内幕不详）。

洪宪帝制之政事堂（袁世凯皇帝期内）

陆徵祥内阁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陆徵祥为国务卿仍兼外交总长。事后据陆言，本人实反对帝制，因袁待我太厚，不得不牺牲之。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免陆徵祥国务卿职（此段内幕不详）。

洪宪帝制撤销后之政事堂(袁世凯大总统期内)

徐世昌内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滇军入川，贵州独立，广西又独立，黎副总统屡约我计议。我认为在北京方面，欲扭转此时局势，应与徐世昌、段祺瑞联系。段个性特强，不受商量。徐平易近人，又素为袁所礼重。于是商承黎两度到津谒徐，力言：“近来时局危迫如此，若不彻底解决，大局将不堪设想。相国与项城关系，安可置身事外，不作最后之忠言。”其时帝制取消甚嚣尘上，徐言：“我本不赞成帝制，但是帝制已闹到这样地步，取消两字，叫我对项城如何开口。”我言：“我的意思，不止劝项城帝制取消，还劝其痛痛快快退位。”徐惊讶，我言：“帝制何等事，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不能站住，就当走开。现在大局纠纷，人心浮动，帝制不能贯彻，总统地位又何以安居？我为项城着想，进退当光明磊落。如果自动的宣布屡年不得已之苦衷，毅然取消，决然退位，依据约法，以主权交诸人民，不待各方面之抨击与要求，敝屣尊荣，为民请命，定可得国内多数人之同情，而为各邦所称赞。但须内断于心，若普遍与左右商量，便不易办到耳。”徐沉思半晌，言：“整个更难开口。中国事，都是做一步再说一步。”我一再怂恿。徐言：“退位一层，此时实不便说。你姑为我拟函，劝其取消帝制。”我即在徐处代拟，中有“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等语。徐以为措词得体，颇为高兴，将较激刺字句删去，即亲笔缮写，派人送京呈袁。此时直隶朱家宝转来江苏冯国璋、山东靳云鹏、江西李纯、浙江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所谓五将军)请速取消帝制、征求各省同意之密电。驻日本公使陆宗舆电，大隈首相与各大臣及元老，以

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至，有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要地，以免妨害东亚和平之报告。府中正徬徨无策，至此，袁得徐函，当日派员到津，请徐来京。

三月十八日，徐到京，与袁密谈半日。据徐告我：“所谈为帝制取消，并取消后布置。”徐又告我：“倾向袁建议，此事关系太大，须约芝泉（段祺瑞）共同商办，才有力量。”袁以为然。即由政事堂传话邀段祺瑞到府。徐已先在座。袁对段言：“我老且病，悔不听你言，致有今日纠纷。若取消帝制，还需要你帮忙。”段祺瑞答：“容与相国熟计之，当竭吾力相助。”到了三月二十二日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次日以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在此时已决定取消帝制矣。

三月二十二日，政事堂奉申令（上略）“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制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下略）

三月二十三日，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自徐到京谒袁后，即约段共商解决办法。段亦毅然引为己任。在北方观察，以为帝制取消，一切即随之解决。不知南北问题不能如是简单也。

三月二十四日，徐、段共商，拟约黎副总统通电各省，共图善后。即派杨士琦持电稿往黎处，陈述意旨。黎唯唯。即于二十八日以黎、徐、段名义发出勘电，略云：“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

在勘电所谓善后者，盖恢复帝制以前各省独立之状态。而独立各省则进一步，即退位问题。兹录蔡锷覆电，以例其余。

四月一日蔡锷覆电云：“帝制取消后，二庵派员持条件来商，首言，仍戴袁项城为总统。再以他条防微杜渐，冀可从速弥祸。维持

调护，深佩苦衷。国势至此，若可以宁人息事，万不忍再滋纷扰。耿耿此心，尽人而同。惟兹事体大，有应从长计议者。以法理言，项城承认帝位时，已有辞退总统之明令。是国会选举之效力，已无存在。此时继续旧职，真无根据。世岂有未经选举之总统？此而囫囵吞过，尚复成何国家？以情势言，项城身为总统，不能自克，及承认帝位，又不能自坚。一人之身，数月之间，而号令三嬗，将威信之谓何？此后仍为总统，纵使指天誓日，亦无以坚人民之信，则种种防闲之要求，自为理所应有。上下相疑，如防盗贼，体统何在，政令难行，此徵诸内情而决其不可者也（中略徵诸外交而决其不可者一节）。故以二庵条件，分头电商滇、黔、桂、粤各省，皆严词峻拒。海内外名流函电纷驰，语尤激愤。人心如此，项城尚何所恋乎？今有识者，皆谓项城宜退。遵照约法，由副总统暂摄，再召国会，依法改选。此时更公推东海、芝老，分任枢要各职，于法理事势，两无违碍。计今日大事所赖于项城者，黄陂、东海、芝老、华老诸公亦优为之；其至疑于项城者，黄陂诸公，举皆无有。是项城退，万难都解。速弥祸乱之法，更无逾于此者。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缅怀让德，常留国人不尽之思；追念前功，犹为民国不祧之祖。若复眷恋不决，坐待国人尽情之请，彼时引退，则逼迫强制，终累盛德。不退则再动干戈，又为戎首。二者必居一于此。为国家计，为项城计，并恳诸公合词规谏，勿昧先机。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惟诸公鉴察。蔡锷，滇黔军总司部。东。印。”

四月二日，蔡锷覆（黎、徐、段）电云：“北京黎副总统、徐国务卿、段总长鉴：华密。奉勘电，敬念起居无恙，良慰远系。迩者国家不幸，至肇兵戎，门庭喋血，言之痛心。比闻项城悔祸，撤消帝制，足副喁望。逖听下风，曷盛钦感。惟国是飘摇，人心不定。祸源未

清，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凜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日后之覆雨翻云。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岂有涯量。公等为国柱石，系海内之望，知必有以奠定国家，造福生民也。临屯无任惶悚景企之至。锣。冬。印”。

徐世昌再任国务卿，只有一月，为何即辞职以段继呢？徐此次出山，本以解决时局自任，而在他一月任内，以黎、徐、段商洽无结果，以川、滇商洽无结果，帝制取消，进一步而言退位，独立省分如是主张，不独立省分（南京）亦如是主张，北京政府固难置词也。段祺瑞与西南嘿契，时时密电往来，徐则素少联系，运用颇难，此徐辞职之大原因。徐并告我：“段气焰逼人，亦非退让不可”云。于是四月二十一日，徐世昌免国务卿职。

段祺瑞内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申令：“委任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之初步”（下略）。

四月二十二日，以段祺瑞为国务卿，其各部如下：

外交陆徵祥六月请假曹汝霖兼

农商金邦平六月辞章宗祥兼

内务王揖唐

交通曹汝霖

财政孙宝琦五月辞周自齐署

陆军段祺瑞自兼

海军刘冠雄

司法章宗祥

教育张国淦

五月四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继徐世昌任国务卿，自以为解决时局，极有把握。袁的看法究竟比徐、段高一点。他认为以后问题，却在副总统身上。当托徐告我：“此时帝制虽已取消，大局纠纷仍然未已。黎副总统为此时重要主角。段组织内阁，务请特别帮忙。”段亦来言：“此次改组，须约未经参加帝制而又就近北京者。教育、农商两部，请自择其一。”我言：“国事如此，对于此种艰难局面，亦不敢置身事外。此时大局，如能根据约法以求解决之方，亦属易易。倘果同意，自可帮忙。”段亦以（根据约法）为然。我又言：“此时谈不到部务，不必推究何部。”于是任我教育总长，加入内阁。

次日，段偕各部长进府，循例谒袁。寒暄毕，均退出，袁留我一人谈话。袁言：“副总统许久未见。大局如此，须得副总统为我帮忙。副总统人极长厚，但是经验似还不够。本人意思，打算请副总统每日到府，与我同桌批阅文电，商讨大计。这样局面，将来总要他担任，此时多多接头，以后种种好办。烦你将我意思向副总统说明。”我嘿思：“此事动机，全不明瞭。而黎自武义亲王后，对袁感情甚恶，今日即果插入，将来又何如抽出。应先与黎计议为是。”当言：“此事颇有重大意义。总统平时与副总统往来，何人传话？”袁言：“杏城”（杨士琦）。我言：“总统派杏城正式往请，比较郑重。我从旁再陈述总统意思。”袁派杨前去。我即先与黎讨论。黎自不愿进府。杨见黎闪烁其词，不得要领。杨据以覆袁，袁亦未再催促也。

段就职。有一事关于袁、段之决裂，即秘书长问题。政事堂设有机要局，初任张一麐，因其反对帝制，任为教育总长，以府秘书王式通继。至此国务院恢复，段拟以徐树铮为秘书长，托王士珍向袁言，数日未得消息。段又托我向袁言：“王式通素未共事，不能合手。徐树铮相处有年，文笔甚佳，请予任命。”我不悉其内幕，即到府向袁言。适王士珍在座。袁对徐树铮有不愉之色，言：“段总理

军人，徐某亦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为秘书长，大不相宜。书衡（王式通）文笔亦佳，何不可用。”我言：“总理因素未共事，不能合手。”袁言：“从前段代总理时，你做秘书长，曾共过事，现在可以教育总长兼任，总能合手。”我言：“既任教育，自不能兼。”我又言：“总理告我，已请聘老（士珍）代陈。”王不发一言（事后，乃知王亦不满于徐）。我又婉转言之。袁不同意，最后言：“总理若以徐某之才可用，不妨令其为陆军次长。”我覆段，只好约略其词，尚未毕，段言：“总是不答应耳！”即将口衔香烟嘴重掷案上，向前猛推，厉声说：“今日还是如此！”其鼻向左斜歪（据人言，段盛怒时，乃有此现象，人背后呼段为歪鼻子。我只见此一次）。段此次出山，本拟与北洋元老商洽北方应付南方之策，虽不惬于袁，尚不肯为已甚。自此以后，即决心与西南通电，互谋对袁（段与西南通电亲笔原稿，在秘书涂凤书处），其发端在此，而袁不知也。据徐世昌云。

临时约法恢复之国务院（黎元洪大总统任内）

段祺瑞内阁

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病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二十九日申令，仍遵用临时约法。同日，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唐绍仪	未到任前陈锦涛兼	教育孙洪伊
内务许世英		农商张国淦
财政陈锦涛		交通汪大燮
陆军段祺瑞	白兼	
海军程璧光		
司法张耀曾	未到任前，以张国淦兼	

此次组阁，段任总理，开具阁员名单。单内外交汪大燮，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陆军自兼，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教育范源濂，农商张国淦，交通曹汝霖，亲自到府，面呈黎总统（段祺瑞在袁世凯时代，不轻易到府，此次特表示恭顺）。数日未交下。时我任府秘书长。段言内阁当从速组织，已将名单面呈总统，托我催黎。我见黎转致段言，黎乃将段亲笔写的名单示我，我言：“总统有无意见，请酌定交下。”黎言：“我别无意见，但有两人须加入：唐绍仪、孙洪伊；有三人不可用：刘冠雄、章宗祥、曹汝霖。”我据以覆段，段言：“即遵总统意旨，加入唐、孙，更换刘、章、曹可也。”段又言：“海军难得其人。汤芗铭法国海军出身，总统要反对帝制之人，此次彼在湖南独立，又是总统同乡，其人何如？”于是段提笔按部开写：外交唐绍仪（段言，此人未必来），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陆军（自兼），海军（缺）（段言汤芗铭，请总统酌量），司法（段拟董康。我言何不用几个新人，因举王宠惠、张耀曾）段写张耀曾，教育孙洪伊（我言孙那肯做教育，段言此人捣乱，仅是敷衍总统），农商张国淦（我言，此时任府秘书长，两者未便兼，可另畀他人。段笑言，你想总统方面，能长久共事否。）交通汪大燮。我持此单交黎，黎颇满意。当电汤议长到府，商洽汤芗铭海军事。汤议长言：“可电子笏（胡瑞霖）来，共同商酌。”胡到，力言湖南势力不可放弃。黎言湖南本地，听说有问题。汤议长主胡议。黎即在海军下写程璧光。我持以覆段，即于六月三十日发表。

阁员顺利发表，而府院又发生问题。其起因在张镇芳（详大总统篇），其后则在院秘书长。段于阁员发表后，拟以徐树铮为院秘书长，托我转陈总统。我以此事在袁未通过，在黎当无问题。不意黎即毫不踌躇，坚决表示：“我不能与徐树铮共事”，又言：“不但不能与共事，且怕见他。我见了他，真芒刺在背。”我言：“何至如此？”

黎言：“别事不提，就最近一事言之。冯国璋发起南京会议，提出办法八条。徐世昌、王士珍等均赞成。徐树铮、林长民先后强我署名，一同覆电。林长民站在法律方面强词夺理，使我已不耐烦。徐树铮来过两次，盛气凌人。我不赞成，彼便声色俱厉，加以种种威胁。如此倔强，叫人如何受得了。”我言：“彼虽倔强，究属军人爽直一派，总统何不包涵？”黎言：“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说到最后，我便退出。此事实令我为难。袁、段关系，因袁不允许徐树铮为秘书长，段尚且改变态度，系我亲历之事。黎初继任，北方将领尚未安帖，若将顷间情形告段，则以下演变，将不可思议。不知者以为我从中播弄，其过犹小，于此而影响大局，讵非在我一人。筹思无计，只得私自决定不答覆段，即递呈辞去各职，避往天津，听有能力者去解决。次日临行前，到徐世昌处密谈经过。徐言：“你去津只了个人，而此事不能了，且亦非别人可了。总理用人，总统并非不可驳回，惟秘书长不当驳回。此事关系太大，我为大局，可到府向总统解释。如何再决行止，你可少待。”此时徐颇热心，当驱车往府谒黎。少顷，黎电我到府，徐尚在坐，黎言：“徐树铮事，相国所言，诚然有理。我可答应他为秘书长。但是先要与你约定，他每日见我时，你同他偕来，我不单独见他。一切一切，须你负责。”我正想置答，徐以目示我，言：“这是自然。”于是退出。徐颇悲观，告我：“只好忍耐，做一段，算一段，尽心而已。”下半日，我覆段。段于此事毫无所闻，颇欣然。是时段不待明令，已先令徐树铮到院，布置秘书厅事矣。于是发表。

黎段本可合作。黎为段拥戴而出，双方原具好感。黎初继任，以我为府秘书长，此时府院颇融洽。先是帝制发生后，黎之幕僚大半回鄂，惟秘书瞿瀛、副官唐仲寅留京。及继任总统，其回鄂者，先后来京，府中秘书厅、军事处，俱是在湖北都督副总统时旧人，一时

所指为湖北会馆也。秘书厅人员向与院无往来（饶汉祥因劝黎受武义亲王，此时不到府）。军事处为哈汉章、蒋作宾、金永炎等，彼等素不慊于段。由于张某者与军事处人员言：“项城歿时，大众在春耦斋讨论继任问题。东海首先主张副总统继任，合肥尚踌躇。”其离间者复加以蜚语，黎至此始信徐而疑段。及孙洪伊自沪至京，极力在府方布置势力。孙在反对帝制时，与南京冯国璋结纳，因献联冯排段（联直排皖）之策。我力劝黎，以黎在京别无依据，徒恃法律上名义，建立于北洋派之上。冯、段同是北洋，段非不可共事之人。最好一视同仁，奚必联彼排此，从事纷扰。”而孙洪伊则欲挟黎以分化直、皖，正适合府中一般人心理。哈在前清军谘府曾与冯共事。冯为人易与，段则不易接近，故此辈皆愿附冯，因此即附于孙。此时府方空气，无人不以院方为敌人，又以我在黎左右，因从而媒蘖之，于是以排段者排我。我乃辞府秘书长之职，孙推荐丁世峰为府秘书长。

孙洪伊到京，以领袖自居，薄教育而不为。适汪大燮不就交通，经许世英调停，自任交通，以内务让孙，孙颇满意。于是以孙洪伊长内务，许世英长交通，所遗教育，以范源廉任之，均于七月六日发表。而谷钟秀自沪来京，自以反对帝制资格与孙等当同时入阁，并声言非农商不可，即警告孙，“如不得农商，孙之内务不得通过。”孙来商我，我自揣府中策略已变，将起政争，留之无益，当即慨应可辞农商。许世英条陈：“约法现已恢复，即可恢复民元官制。农林工商，仍分二部，一以任张，一以任谷。”我不肯，言：“农林工商，依约法本可分部。但为一人而添一部，绝对不能赞同。即令发表，决不就任。”孙与我平素私谊亦不恶，此次为谷所胁迫，故尔出此。其实，主张异趣，且慑于我是黎同乡，又素为黎重，虽不在阁，恐我与各方关系有碍彼等进行，遂更进一步，调我外省，明以示好，暗使

孤立。一再讨论，各省唯黑龙江省长未定人，以我曾在黑龙江幕有年，乃发表我为黑龙江省长。我坚辞，迄未到任。而以谷钟秀长农商。八月一日，国会开会、二十一日，通过国务总理，所有阁员，提交同意如下：

外交唐绍仪九月免	伍廷芳继	司法张耀曾
内务孙洪伊十一月免	范源濂兼	教育范源濂
财政陈锦涛四月因案免		农商谷钟秀
陆军段祺瑞自兼		交通许世英六年因案免
海军程璧光		

唐绍仪外交，本系黎意。唐在沪观望，对人言，总统如倚重张某，尚可稳定政局。曾以此意由卢信到京达黎。黎亦连电促唐来京。而徐州张勋等通电诋唐，唐甫到津，即受北方军人威胁，不敢去京。时我农商已去职，唐即由津折回沪。九月二十九日，免唐职。十一月十三日，以伍廷芳继长外交。

孙洪伊、徐树铮皆颇自负，不肯下人。孙挟黎自重，徐倚段以为抵制，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短兵相接，日在火并之中。其他阁员以二人自信力皆强，相戒不作左右袒。然内閣系段所组，孙是内閣一员，有人从旁讽孙：“既与总理政见不合，尽可退出。若只意气用事，不免失政治家风度。”孙言：“政治家要硬干，无论若何牺牲，决不辞职。”此时丁世峰为府秘书长，与院秘书长尤针锋相对，遂联合各方包围黎及其左右，作倒阁攻势，以孙代段。然以段之个性更强，又岂肯屈于孙。有人屡示意孙，孙不辞。又有孙在内务部任内不依法而被裁撤之人员控于平政院，孙不为所动。最后终至将拟孙免职命令送府，而黎拒绝盖印。后受孙、丁等人鼓煽，亦拟免段职。但黎又不愿以孙代段，故尔未发，相持不下。黎则属意于徐世昌，即派人到河南卫辉之水竹村，请徐来京。徐到京，与段相见欣

然。黎表示请其代段之意，徐何等聪明，一方面坚决推谢，一方面以调和府院自任，为黎、段帮忙。乃建议孙洪伊、徐树铮同时免职。此时府方，孙、丁包揽把持，日久黎亦有难受之处。在院，段固不愿徐去，但又不愿长此僵局。于是十一月二十日孙洪伊免职，以次长谢远涵代理部务；徐树铮免职，以我为院秘书长。我为徐世昌向黎提出，黎固乐从，段无异言。同时，丁世峰免职，以夏寿康为府秘书长。

我为院秘书长，调停府院，在此数月内，院方极意迁就府方，府方亦因种种关系，迁就院方。夏寿康虽同情军事处，但为人平凡，不能作积极行动，故府院暂告平息。乃自德潜水艇案发生，因外交而牵动府院问题，以至于酿成复辟，此民初史中一大波澜也。详纪如次。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一月，德国施行潜水艇海上封锁政策，美国提出抗议，外长伍即向总统报告。段总理闻得消息，连日征集在京诸外交家意见（如陆徵祥、汪大燮、魏宸组等），约我到府学胡同密议，决定参加（拟具节略）。二月二日阁议。外长伍提出：“二月一日，本部接德国潜水艇海上封锁通牒。美已抗议，中国应即抗议。美抗议后，如绝交，中国亦绝交。美宣战，中国亦宣战。料想美不会宣战，中国参战亦无力量，总之当与美一致行动。”段表示赞成，当出节略传观，令我说明。我言：“此事关系太大。有三步骤：一抗议，二绝交，三宣战。现在美既抗议，一定绝交，绝交一定宣战。中国如不参加，即守中立。须知中立便是孤立，将来和会席上，站在局外，必至受人支配。果决定参加，应作统盘计划。参加后我即为协约国之一员，当作世界的同情者，不能只以一国为转移（指日本）。是自动的，不是被动的，是实行的，不是空言的（指出兵参战），才能在国际上争取得同等的地位。”于是连日会议，决定依

照三个步骤：第一步骤，即由外交部备文向德国抗议。进一步绝交。俟绝交时，再讨论宣战。依此步骤，一面与国会接洽，一面向总统陈述。我据以报告总统，总统亦以为然。

二月八日，段总理偕各阁员到府，陈述阁议经过。总统言：“伍总长外交老手，所有见解，总是不错，我极端赞成。惟绝交须交国会议决。”据此，是阁议步骤无异议矣。嗣后府方对于此案，忽而赞成，忽而反对，并非外交问题，乃是府院问题。兹分别论之。

先论府方。总统对于外交，本无成见。外交伍主“与美一致行动，”总统表示赞成，汪大燮等主协约，府中英文秘书郭泰祺与英使馆、日文秘书刘钟秀与日本使馆，都有往来，故总统亦倾向协约。及院方进行参加协约，王士珍提出德国不可轻侮，府方似又倾向同盟。就表面上言，此时府院意见，虽告一小段落，而排段者伺隙而动，以为此案段若参加，即段大成功必先倒段，段去，则成功自黎，故不惜挑拨离间以煽动之。而不知其中还有一段秘密的历史。

黎并非根本上不赞成参加协约。欧战未了，协约国中在东方日本是有力者。参加协约，偶一不慎，即倒在日本方面。此时段主参加协约，亲日派就向段方活动。黎怕他们活动的危险，而日本是协约国的一员，又不便明言，所以他内心是赞成的，但不愿在段阁里办。他于亲日派的危险，曾与我言之。不愿段办的内情，则未提过，或者疑我袒段也。后来我在段阁反对浦口铁厂抵借日款（详另编对德奥宣战），黎才明瞭我是爱国的，不是依附段派，乃向我详尽说出。可惜黎的左右当时不明利害，只专从倒段一方面做去，致黎蒙反对参战之名，而酿成复辟之变，这是我们所当引为遗憾的。

再论院方。段不亲细事。其左右，如徐树铮系坚强拥段者。此案发生，徐独持异议，极言德不可轻绝，其态度固极明显。若其余虽附和参战，而于如何参战，并不研究，惟日夜在府学胡同段宅

集议(所谓府学会议)，以为府方素来干涉院方，不仅是参战问题，正好借此次外交为武器以倒黎。与府方之煽动倒段者，针锋相对，而傅良佐尤蛮横。天下事大半此辈人败坏之，并非段本意也。

明乎此，则于此案经过内容，思过半矣。

二月四日，美使通告对德绝交。吾国抗议后，第二步骤即是绝交。某日阁议，讨论绝交，提交国会案。外交伍言：“绝交尚未宣战，似不必提交国会”。段言：“总统主张交议，当尊崇总统意见。且两院不明晰外交，交议亦可促其注意。”乃在院西花厅延请议员，到者三百余人，段到场详尽报告，议员对绝交无异议，惟声明如宣战，政府当慎重从事，云云。

据以上情形，绝交本无问题，而一时酝酿，府方又有不赞成之趋势，于是府院问题，愈逼愈紧。国务院办理对德绝交大总统提交国会咨文，三月四日，段偕各阁员到府请总统盖印。黎言此案当再考虑，段怫然。教育范、交通许，相继发言，范尤激烈，几至决裂。段愤愤出府，即日辞职赴津。黎见情势如此，乃向我说，绝交咨文，可盖印照发，促我去津劝段返京，打消辞意。适冯副总统自南京来京，表面上商洽外交，实际上侦察府院实况。黎又浼冯去津疏解。段左右劝段藉此转圜，遂于六日偕同冯返京。八日，绝交咨文盖印，提交国会。十日，国会议决与德绝交案。十四日，布告与德国断绝现有外交关系。

四月十一日，美使通告对德宣战。吾国绝交后，第三步骤即是宣战。美既宣战，吾国亦箭在弦上。此时府与院、院与部、政府与国会，无处不是荆棘。参战意义，本极重大，无奈各方面都离开正文，而别寻途径。段以参战为对外政策，且有决心，而且此案发生后，无论亲日派非亲日派，日日奔走交民巷，说得斩钉截铁一般，事实上亦有不能中止之势。府方初则唯唯否否，至此乃为露骨之

反对。府方以院方为专擅，院方以府方为游移，而政客搆煽其间，进以势力消长之说。院方怵于各方面之扞格，而乃乞援于实力派矣。

一时论者，以为段的自杀政策，一是督军团，一是公民团。

先说督军团。我素来不以军人干政为然，时时向段道及。副总统来京时，段左右即倡此案当联络督军压迫府方之议。四月二十一日，陆军次长傅良佐到院声言：“各省督军来京，促进外交案，拟借院西花厅开会。”我言：“督军来京会议，总理未同我提过，西花厅不能借。”傅悻悻，即改在别院统计局大厅布置会场。到者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所谓“督军团会议”是也。会议数次，二十九日，大众议决赞成段阁外交政策。五月一日阁议，倪嗣冲、李厚基、张怀芝等到院请愿，要求即日宣布对德宣战。他们可谓做得淋漓尽致了。在府方，对督军来京会议，当然愤恨，但又无能阻止（此事系陆军部主持。因我反对，不能联系。拟令秘书涂凤书到彼作记录，傅亦不肯。故会议消息，无从侦悉）。次日，各督军进府报告，公推李厚基发言，黎大加申斥，以为“军人不能干政，”彼等唯唯退出。于是先后出京，留者孟恩远、王占元。这场戏剧，如国会不通过参战案，各督军尚振振有词，乃督军团到京开会，威胁总统，已不理于人口，又因公民团包围议会而成缓议之僵局（详后），即不能据参战案以攻击国会。但是这督军会议，总算尚未了结，于是徐树铮提议以“誓议宪法”为理由，由孟、王等呈请“解散国会。”二十一日总统召见孟、王等，厉声言：“民国约法，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孟、王等无辞辩驳。出府后谒段，即于是夕全体出京，应张勋之邀，同赴徐州会

议。这是督军团在参战案内自杀政策之一。

再说公民团。段左右因督军会议仍不能转移总统之意见，积不能平。此时情势日紧一日。我同教育范密商挽救之策，（阁员唯范尚热心，可与计事）。于是同往谒段，讨论参战交议问题。段左右均在坐，议论纷歧，声情激越。傅良佐大言：“非赶去黎元洪，毫无办法。”向来彼等对黎怒于色而未尝公然宣于口，此乃对我们第一次揭破了。我言：“这是非常举动，不敢与闻。但此案有正当手续可循，何以这路不走？”段问我。我说：“约法上对外宣战，当交国会。可由国务会议议决，备文送府盖印。总统平时总说从多数，今提交国会，即是依法从多数，料想总统不致拒绝盖印。”段即决定这个办法。

五月六日，阁议。段提出“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阁员中虽所见不一，但亦无坚决反对之理由。通过后，当由院办对德宣战大总统提国会咨文，段即偕各阁员进府，请总统盖印。总统略一翻阅，即递与监印官唐某。向例，公文盖印时，唐在侧，总统递与后，唐即盖印。此次唐悻悻言：“此案我不能盖印，”且将原件推出。段大愤恚，范尤怒不可遏，“尔何人？不配说不盖印！”于是推门径出，玻窗震碎。段亦负气退去。总统见此情势决裂，恐怕又闹出什么花样，于是亲自盖印，交我带回院，于七日咨送国会。至此盖印问题，已算勉强渡过了。

国会方面，于外交素少专门之研究，故无一定之主张，复经数月之酝酿，与各方之接洽，据教育范告我，预料此次参战案，可望通过。五月十日，国会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提案。这是审查会，并未表示反对，在政府应当等待他的决议。不意象坊桥一带，忽有街市流氓，杂以衷甲之兵士，约数千人，自称公民请愿团，各执请愿旗帜，将议会层层包围，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

当经议长拒绝，即将全院委员会改为大会，议员大哗。此时议院情势紧张，自不能议及本案。所谓公民者，乃愈逼愈多，旋散旋聚。延至晚九、十时许，经总理和内务总长（范兼代）到院，令巡警总监解散，始陆续遣去。“通过”两字，无从谈及。事后乃知所谓公民团者，是受雇于傅良佐也。国会受公民团威逼后，即于十九日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这又是公民团在参战案内自杀政策之一。

由于督军团和公民团出现后，各方面俱集矢于内阁，即平时拥护内阁者，亦不能为之置词。府方声言，此次捣乱行为，当由内阁负其全责。阁员谷钟秀、张耀曾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全体辞职。段若无所闻。于是伍廷芳、程璧光与谷、张均递辞呈以挤段。其时内阁改组之说甚盛，我力劝段自动引退。段初以参战功败垂成为虑。我言：“局势如此，此路走不通了。”段言：“我不辞，其奈我何？”我言：“府方如援孙洪伊免职的前例，亦可径下命令。”段左右纷纷发言。靳云鹏料其不敢，傅良佐则谓“如果出此，我们便造反”。我言这不成就话。我还是劝段引退，以为“如此僵局，总理就是不辞，总统就不免职，如何做得下去。”段采我说，即嘱秘书涂凤书拟辞呈。徐树铮闻讯赶到，坚决反对，当将辞呈扯毁了。段即变更宗旨，不再言辞。

我所以力劝段引退者，一以保持政治上正轨，一以减除他们的磨擦，免致发生危险。段既不听，我便想辞职。教育范说：“天下事要人办，要撑得过去，只看是为大局为个人。临阵脱逃，是不可以的。这次我（范）没有随同他们辞职，就是此意。”

伍廷芳等四人递辞呈后，国务例会，不能举行。总理兼陆军，教育兼内务，只二人。总理虽到院，无事可办。总统见段终不言去，将阁员辞呈交院，程璧光、谷钟秀、张耀曾，均批准辞职。且言：“阁员没有了，看段如何做光杆总理？”我问：“伍廷芳何以独

留？”总统漫应之曰：“外交关系。”实则总统留伍，乃预为代阁地步的。

段既不辞，而程、谷、张准辞后，便当补充阁员。段左右主张全用北洋派，强硬与府方宣战。此种办法，府方决不能通过。教育范约我婉转向段陈说，段乃改变补充人选，以夏寿康长内务，饶汉祥长司法，汤芗铭长海军，孙宝琦长财政，庄蕴宽长农商，汪大燮长交通。此中大半系总统部属及各方认为有资格者，无一段派中人。段开名单交我呈总统，时五月二十二日事也。是夜将十二时，总统电我到府，问：“光杆总理做得下去否？”我告以“总理打算补充阁员”，总统言：“合肥人全上台矣！”我将名单呈阅，时夏秘书长在坐，总统征夏意见，夏言：“可留下商量。”总统乃慰我数语，我退出。事后，夏告我：“是夜总统本拟交罢免总理命令，因见补充阁员名单，故未交出。次早集议，为反对派极力阻止，仍免段职”云云。

二十三日午后二时，总统又电我到府，将段祺瑞免职，又伍廷芳暂行代理国务总理，又王士珍北京警备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付司令，三令交我，且告我：“此命令外交总长署名，不算不合法。”我计及此令发布后之险状，乃问：“我为总统事实上着想，各方面都顾到否？”总统告我：“交民巷方面，伍总长连日分途说明，已得谅解。军队方面，王聘老（士珍）担任，可保无虞。你尽管放心。”金永炎不知我与总统所言何事，骤然入，拔手枪相向，大声言：“此处不是你说话之地。……”总统挥手令金退出，又向我长揖，连陪不是。我对总统言：“我不能再管此事！”即趋出，避去天津。这命令发表后，同时总统发出通电云：

段总理任事以来，劳苦功高，深资倚畀。前因办理困历〔难〕请辞职，叠经慰留。原冀宏济艰难，同支危局。乃日来阁员相继引退，政治莫由进行，该总理独立支持，贤劳可念。当

国步阽危之日，未便令久任其难。本大总统特依约法第三十四条，免去该总理本职，由外交总长暂行代署，俾息仔肩，徐图大用。一面敦劝东海出山，共膺重寄。其陆军总长一职，拟令王聘卿继任。执事等公忠体国，伟略匡时，仍冀内外一心，共图国是，本大总统有厚望焉。

段左右对总理免职，摩拳擦掌，亦无其他办法，乃用国务院名义电致各省，以泄其愤。略云：

查共和各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未经段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

段于免职令发表后，即赴津。首先倪嗣冲来津谒段。去后，即于二十九日在蚌埠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各省响应者，奉天张作霖、陕西陈树藩、河南赵倜、浙江杨善德、山东张怀芝、黑龙江毕桂芳、直隶曹锟、福建李厚基、绥远王丕焕、山西阎锡山等。又在津设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雷震春为处长。党派方面，研究系，宪政研究会，交通系，亲日派，并其他不属于各派者，无不奔走段门，均欲推翻现局，待隙而动。

这样局势，不可谓不严重，其有政治常识者，至此相率束手。乃以救国自任的李经羲，居然敢大步登场了。

李经羲内阁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段祺瑞免职，国务总理以李经羲提交参议院同意，特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李经羲在民国三年为政治会议议长。杨士琦屡屡密示，本会议结束，当以总理相酬。乃政治会议产生约法会议，制定新约法，而政事堂国务卿竟属徐世昌，大为懊丧。即往津，不断与政治方面人

士相接触。政学会拥岑春煊，次即李经羲。李素以财政自负。在段阁，陈锦涛免职，拟以李继，府院均派人往津商洽，李意在揆席，表示不任段阁中阁员。据某某劝李者言：“段有特殊势力。此时暂屈财政，段阁如有变动，以财政接替，较为便利。”李言：“彼特殊势力，不过北洋。北洋出自淮军，余乃淮军前辈，何须由彼递嬗？”李以徐州张勋为淮军系中有力者，在津时，极力与张勋结合。段免职，黎敦请徐世昌担任，徐固辞。乃徵集各方面意见（尤其政学会扯拢），以李经羲组阁。李阁命下，在李亦慑于旧有势力，声言：“必须张勋北来，方肯偕同到京就职。”黎至此始有戒心。然又因各省脱离中央，颇自危，不得已徇李之请，于六月一日明令张勋来京。

七日，张勋带定武军五千人由徐州北上。次日到津。张勋谒段，段郑重向张言：“你如复辟，我一定打你。”李问张，张言：“复辟不能变更，但目前还不想办。”府方派夏秘书长到津迎张，并诘李。李担保“决不复辟。”夏又诘李“何以带兵甚多？”李言：“不到北京”。张告夏二事：“一，逐去四凶，一解散国会，如不照办，即用武力对付。”夏回京后，总统对所谓四凶者，即不令其到府，对解散国会事，踌躇不决，又派夏到津商量。张拒而不见。李言未就职，尚管不着。时我去职在津，夏问计于我。我言：“总统素以守法昭示国人。此次参战问题，尚不肯依法从事，若因武人威胁，遽尔解散国会，不独国人侧目，即我个人亦无从为之辩剖矣。为总统计，宁不能以去就争耶？”夏言：“甚难措词”。我言，大意可说“法律既不敢背，兵衅尤不忍开，唯有辞职以谢天下。”夏又匆匆回京。总统连夜召集左右计议，唯饶汉祥赞同我说，余俱反对。于是总统不得已决定解散国会。命令就办，伍廷芳不肯署名，适步军统领江朝宗到府，总统告以伍不署名，江言彼敢署名。十二日，特任江朝宗暂行代理国务总理，署名解散参众两院。此真民国史中滑稽之尤者矣。

张勋提出二事，均已照办。于是李经羲、张勋定六月十四日由津到京。从前言定武军不到北京，至是登车待发，一时人心汹汹，以为复辟即在眉睫间矣！府方忧皇无措，又派夏到津尼其行。一日之间，专车往复三次，张仍拒而不见。李则言：“张虽带兵到京，决不会复辟。”夏又来问我，我熟思对夏言：“张勋带兵到京，一定会复辟。此时情势迫切，无法阻止。如在没办法之下而想办法，总统如肯放弃成见，立刻免李任段，则张勋不敢与段为敌，必畏惧不敢到京。但时机迫切，须趁张未来京前，今晚即将命令宣布。若张已到京，便不生效了。”夏问：“段不受令，奈何？即受令矣，能即到京就职否？”我言：“段反对复辟甚力，且是积极之人。如命令发布，我可断其能即夕进京就职。果尔，即能镇压以消弥此事。”夏问：“张勋在津，将如何处置？”我言：“段能制之。此段之事。”夏回京，以我言告总统。总统颇为所动，然其左右之不慊于段者，仍反对甚力，总统不能决。结果，姑听张勋来说而已。

十四日，李经羲、张勋到京，定武军驻永定门天坛一带。张以调人通电独立各省，独立各省即通电取消脱离中央宣言。二十日，天津总参处宣告解散。延至二十四日，李始就职，发表财陆海三部阁员，二十九日，法农交三部阁员，如下：

财政李经羲兼	司法江 庸
陆军王士珍	农商李盛铎
海军萨镇冰	交通龙建章

李阁尚未完成，曾派人到津约汤化龙、张国淦，真堪发噱。张勋到京，惟耽情酒色，对政局无所主张，府方私幸以为相安无事矣。

各省取消独立，张勋自以为能指挥各督军也，遂实行复辟。六月三十日夜，张邀集陆军总长王士珍、步军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等，告以即日实行复辟之事，当令其

开城遣定武军进城，王等不敢反对。七月一日晨三时，张勋偕王、江、吴、及刘廷琛、沈曾植、劳乃宣、阮忠枢、顾瑗、万绳栻等数十人入清宫，拥清帝宣告复辟。

复辟后，黎总统大悔不听我言，当赶派夏寿康去津，问计于我。我告以：“总统手创民国，此次复辟，民国中断。为今之计，唯有通电请南京冯副总统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一面起用段，责其出师讨伐，并电各省督军协力进行。段素反对复辟，即无命令，亦必起而讨逆，且必成功。如用我言，则段为总统所任命，段之成功，即总统之成功。不然，这民国中断者为总统，恢复民国者为段，总统将何以自处？何以对国人？总之不必较从前之恩怨，当熟权来日之利害。”我又言：“我总是劝人辞职，总是说起用段，此是没办法中之一办法，乃趋势使然，幸勿疑我拥段也。”夏回京复命，总统毅然照我办法。即于七月二日准免李经羲国务总理，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勉其讨伐复辟。当派秘书覃寿堃将命令带津，密送段处。同时电请冯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务。三日，公府卫队猝被撤换，并催交三海。蒋作宾冒险乘蒋平时自用车护送总统进东交民巷，本拟住法国医院，旋折入日本使馆武随员斋藤少将官舍。

北京复辟，段在津当即发动讨逆。其时，驻马厂第八师李长泰将所辖军队交段，段当夜到马厂，全师会议推段为讨逆军总司令。驻廊坊第十六旅亦加入讨逆军。梁启超、汤化龙等亦同到马厂，为讨逆总司令部参赞。直隶省长朱家宝响应复辟，其警察厅厅长杨以德至此慑于威势，起而驱朱，段乃自马厂移住津河北省公署，以第八师当中路，直攻北京。张勋以段不握政权，又无直辖军队，颇轻视之。七日，以少数军队向廊坊前进。段命第八师并抽调第十六旅应敌，敌不支，退入京城，紧闭四门以固守。此时京津路梗，由国际方面以通消息。讨逆军攻城，段派汪大燮微服（通过日本）到

京，驻东交民巷，接洽一切。七月十一日讨逆军攻进永定门，驻天坛（旅长冯玉祥、张九卿）。翌晨与定武军统领苏锡麟（在天安门城上）开炮，互相轰击。至午后三时，击中南河沿张勋宅，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张军立即瓦解，而复辟之幕终矣（丁丑复辟案，有专书，不详录）。

李经羲事前一无闻知。至复辟宣布后，仓皇避至天津，上段书，愿自效。段拒而不纳。

代行总统后之国务院（冯国璋代大总统期内）

段祺瑞内阁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复辟。（七月）二日，黎总统密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奉令后，其左右反黎者，主张不接受。经各方面陈说利害，段乃于五日通告就职。六日，自马厂移驻河北省公署，暂设国务院临时办事处，一方面以讨逆总司令名义，讨伐复辟，一方面着手组阁。段告我拟以汪大燮长外交，张国淦长内务，梁启超长财政，陆军自兼，刘冠雄长海军，范源廉长司法，汤化龙长教育，熊希龄长农商，曹汝霖长交通，嘱我分别接洽。我问：“梁财政？”段言在马厂时，与梁论及将来组阁，约其帮忙，并询愿任何部，梁答自问于财政颇有研究，故以相属。我又问：“熊农商？”段言，熊反对复辟最早，梁既任财政，只农商比较相宜。我又问：“范司法？”段言，范曾任教育，借重熟手，故以范改任司法。我又问：“本人内务？”段言：“上次你内务，提交国会，因闹意见未通过，我至今愤慨，所以请你。”我言：“我早忘之矣。不当报复。内务重要，汤化龙曾表示如参加，颇愿担任。本人随处帮忙，不必一定内务。”段言接洽后再说。我往梁处，梁愿帮忙。往汤处，汤非内务不参加。又商熊，熊

坚决不参加，不关何部。又商范，范言生平只致力教育，如司法太外行。我据以复段，段即改拟汤化龙内务，范源濂教育，张国淦农商。其时，冯国璋于七日在南京宣告就任代大总统职，段当令秘书涂凤书拟电请示。涂拟稿，司法未定人，空三字。段临时想不出人，涂条陈：林长民何如？彼现任副总统秘书长，藉此亦可敷衍南京。段连言甚好甚好。遂将林长民填入，电即拍发。乃迟至一星期，尚无复电。据林长民言，冯对内阁名单，毫无意见，其时徐树铮适在南京，竭力反对，以为此次系研究系组阁，总理为研究系挟持，即胁冯复电另提。冯与研究系关系颇深，且素推崇梁，断无反对之理。段又屡电催促：“内阁不能久悬，外交尤其紧要。”有人向冯进言：“责任内阁，总理名单，未便驳回。”于是冯即覆电“同意。”而徐又以私电致段，极言与研究系共事之危险。段去电解释。故冯复电后，十四日，段入京，十五日发表外交、陆军、海军，十七日发表内务、财政、司法、农商、交通。分作两次，其中曲折甚多也。所有阁员，如下：

外交汪大燮	司法林长民
内务汤化龙	教育范源濂
财政梁启超	农商张国淦
陆军段祺瑞兼	交通曹汝霖
海军刘冠雄	

八月一日，代理大总统冯国璋入京。十四日，大总统布告对德奥宣战。

国会解散矣。国体恢复矣。黎去职矣。冯就职矣。此次内阁重组，参战政策当然不成问题。惟此等外交重大之案，经过若何困难数月来未能解决，一朝解决之，在府院必当协力筹备，一致推行。不意对外问题，乃转变而为对内问题。其时，西南通电拥护约法，反对北方政府。冯主联和，段主用兵，表面上南北问题，亦可曰

和战问题。其实，冯段意见，素不相容。冯镇南京，段掌中枢，历年所，各具相当力量。至此，冯为总统，段仍为总理，益思凭藉权位，以扩张个人势力，而府院问题又起关。

从前黎段时期，段握有实力，黎不过政客利用而已，尚是以虚击实；冯段既各具相当力量，则是以实碰实。据徐世昌言，冯到京，所遗苏督，拟以李纯调任，陈光远督赣，皆直系也。如此则占据长江，段不同意。段拟以傅良佐（湖南人）督湘，吴光新以长江总司令入川，皆皖系也。如此则侵入西南，冯不同意。经徐调解，始得在交换条件之下，同时发表。于是，直皖两系，遂公然对峙。

段既以武力统一，故其主张日本借款。民国六、七年，日本对华投资，为寺内内阁援段之唯一政策。据段幕中人言，最初日本提议，段尚踌躇。继俾段以对外必先定内，得此借款编练参战军，即以之谋全国统一，段始为所动，故决定借日款。日本西原来京，各方传说甚盛。某日阁议，段提出以农商部计划浦口铁厂作日本借款中五千万之抵押，要我农商签字。经我一再辩论，以为此次参战，原与总理决定政策，应当出兵对外。如果托名参战而借款练兵以掀起内战，我个人绝对不能赞成。且长江范围，亦不容日本势力乘机栏入。词甚激烈。各阁员相视不言，惟范教育颇示同情。段愤怒甚，我终拒绝签字。

所谓日本西原借款者，西原龟三不过为寺内内阁借款供奔走之人。而投资机关，在经济方面由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合组，以兴业银行代表银行团为主体；政治方面仍由正金银行经营，又有新设中日合办中华汇业银行代表日本出面。此项借款为举国人反对，不在条件节目，而在其所持之策不以对外而以对内，名为中日提携，实则供日本发展控制东亚之野心也。就可知者，表如下：

	借款数	日期	中 国 签 字 者	承借者	利息	担保
交通银行借款	日金五百万元	六年七月廿一日	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等	日本银行团日本兴业银行代表	七厘五分	陇秦豫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债券、中国政府交通银行债务证书
善后借款第一次垫款	日金一千万元	六年八月廿八日	财政总长梁启超	横滨正金银行代表	七厘	中国盐务业已指定借款担保外，盐务收入全部
交通银行第二次借款	日金二千万元	六年九月廿八日	交通银行总理曹汝霖等	日本兴业银行代表	七厘五分	中国国库债券
吉长铁路第四次借款	日金四百五十万一千二百五十元	六年十月十二日	财政总长梁启超交通总长曹汝霖	南满铁路公司代表	五厘	本铁路财产及其收入
善后借款第二次垫款	日金一千万元	七年一月六日	财政总长王克敏	横滨正金银行代表	七厘	中国盐务业已指定借款担保外，盐务收入全数
军械借款	日金四千万元	七年一月十二日	陆军部			
四郑铁路短期借款	日金二百六十万元	七年二月十二日	交通、财政总长曹汝霖	横滨正金银行代表	七厘	本铁路一切动产及不动产并一切收入
无线电台借款	英镑五十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七磅	七年二月廿一日	海军部	三井洋行代表	八厘	电台收入项下开支所余款内
有线电报借款	日金二千万元	七年四月三十日	交通、财政总长曹汝霖	中华汇业银行	八厘	中国有线电报一切财产及其收入

(续表)

	借款数	日期	中 国 签 字 者	承借者	利息	担保
吉会铁路垫款	日金一千万元	七年六月十八日	交通、财政总长曹汝霖	日本兴业银行代表	七厘半	本铁路所属一切财产及其收入
善后借款第三次垫款	日金一千万元	七年七月五日	财政总长王克敏	横滨正金银行代表	七厘	中国盐务业已指定借款担保外，盐务收入全数
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	日金三千万元	七八月二日	农商总长田文烈、财政总长曹汝霖	中华汇业银行	七厘五分	吉黑两省金矿及国有森林，由前项金矿及国有森林之政府收入
满蒙四铁路借款	日金二千万元	七年九月廿四日	驻日本公使章宗祥	日本兴业银行	八厘	现在及其将来满蒙四铁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其收入 (注)四铁路：一、开原海龙吉林间，二、长春洮南间，三、洮南热河间，四、洮南热河地点起至某海港间(候将来调查后决定)
济顺高徐二铁路借款	日金二千万元	七年九月廿四日	驻日本公使章宗祥	日本兴业银行	八厘	现在及将来济顺、高徐二铁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其收入 (注)一、济南顺德间 二、高密徐州间
参战借款	日金二千万元	七年九月廿八日	驻日本公使章宗祥	日本朝鲜银行	七厘	将来整理新税之收入

据上表，所借各款，北方政府在冯、徐任内行政经费及其他一切开支，予取予求，皆出自日款。其关于军事，名义上只军械、参战两次。其实，除交通银行、吉长、四郑铁路、电台外，其余各款如吉会、吉黑、满蒙、济顺、高徐铁路矿林等属于经济者，无一非假借名义，即善后借款属于政治者，亦与参战有关，故人目西原借款为参战借款，总计约日金二万万三、四千万元。据日方当事人言，参战借款为数二万万，尚少交二千万，参战军即失败云。当是除去交通、吉长、四郑铁路、电台等而言。一般传说，尚有西原议而未成者，东者地租一万元，凤凰山铁矿（即浦口铁厂）五千万元，龙关铁砂二千万元，东陵森林一千万元，苏皖制铁所三千万元，广东矿山五百万元，闽沪船厂二千万元，京奉铁路盈余二千万元，七年公债券二千万元，印花税二千万元，可云一网打尽。幸寺内内阁倒而未能实现也（以上中华汇业银行行员抄存本行密件）。

此次研究系在阁者，聚精会神的注重在改造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意在旧国会议员少数失败，此次与段艰苦患难相共，如果改造，必能合作争取多数，以运用政治，犹是议会政治之梦想也。故不惜迁就段方，冀以达到改造之胜利。当我反对浦厂借款时，林长民曾诫我说：“我们此次上台唯一的目的一，要在选举争取多数，故对于段不惜多方迁就。如因反对浦厂而使段感觉不快，则我们满盘计划不能实现，岂不是白来一趟。”我说：“你们是没有细细考量。西原借款是日本对中国毒辣的经济侵略。浦厂抵押又是他侵略长江的开始。若果照此下去，则中国华北、华中、华南的利权，将尽为彼所攘夺，那有翻身的一天。我愿意失欢于总理，不愿卖掉我们的国家。总之，我们迁就，似亦当有分寸。不然，在我所一时希冀者还没到手，而所蒙的千载骂名，我们早摊了一分。与人共事，应当坦白直率，我所不肯做的，也不肯让人家做才是。”他们听了这话，

亦无反驳。因为改建国会，他们始终不肯放过。二月十七日，公布临时参议院法、修正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即由内务筹备选举事宜，在研究系以为顺利进行矣。不意异军特起，其劲敌则在徐树铮也。徐树铮是段派硬干者。鉴于“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纵，闹得天翻地覆，曷若自个组织，简直和编练军队一样，我有子弟兵，则操纵在我。”即利用有钱有势的机会，拉拢议员，除粤、桂、川、滇、黔五省外，选举结果，安福系占最大多数（即一时所谓安福国会。安者安徽，福者福建，如王揖唐、曾毓隽为领袖者，是安徽、福建人，其会址又适在安福胡同，故人都叫他安福系）。交通系次之，研究系又次之。研究系曾向段商定梁善济为议长，结果竟属之王揖唐。我是主遵守旧法，不以改造为然，故此次在阁中，梁、汤、林等亦不能与我合作。安福系胜利，研究系亦告惨败。大凡谈政治者，若无本身基本力量，而欲依附在特殊势力之下以大行其志，难矣哉。

我与段共事有年，人人觉得我是拥段者，尤其是黎总统的左右。浦厂借款案登报后，黎派秘书瞿瀛来探意向，我告以此次西原借款详情，瞿不完全明瞭。我说，你回去告诉总统只两句话：“官可以不做，人不可以不做。”在我做院秘书长后半期（对德宣战案），黎或亦疑我拥段，此时才完全明白了，常对人说：“张某是爱国者，不是那一方面可以利用他的”。而我自拒签浦厂后，与段平素政治上关系，予以断绝。

此次段组阁，除向日本借款有钱打仗外，其余都不在他心目中，一直是在布置湘川，并且把他认为“中国强”的四人中，派出傅良佐、吴光新。湖南方面，傅良佐为督军。傅是一个草包。他率领王汝贤第八师、范国璋第二十师入湘，王、范系接近直系者。傅到湘，谭延闿所布防的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独立；周伟、宋鹤庚等据宝

庆继之。傅进攻零陵失利。其时王为湘南总司令，范为湘南副司令，通电停战，而傅良佐逃走矣。旋王汝贤等退长沙，又退岳州，于是湖南为湘粤桂联军所占据。

同时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领李炳之第十三混成旅、刘跃龙第二混成旅入川。吴在宜昌逗留经月，始输送一部分军队至重庆，于是以周道刚为四川督军。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于长沙傅良佐逃走时，乘吴不备，将到重庆北军包围缴械，而吴光新逃走矣。重庆遂为熊克武所占据。

傅良佐长沙陷落，段以武力统一失败，影响甚大，遂不得不辞职。二十二日免职，以汪大燮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王士珍内阁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特任王士珍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陆徵祥	司法江 庸
内务钱能训	教育傅增湘
财政王克敏	农商田文烈
陆军段芝贵	交通曹汝霖
海军刘冠雄	

王士珍号称黄老，此次组阁，纯是北洋旧人。冯主和平，王素偏向冯，亦好言和平。但是，段阁主战失败，表面上和平胜利，其实段派潜势力，正在方盛时候。十二月十八日，特派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冯虽以和平拉拢南方，二十五日发表弭战布告，而南方亦知其和平无把握，一面联合组织，一面实行进攻。其时，黎天才、石星川在长江荆襄上游宣布独立，威胁武汉。至此，段派军人便鼓吹武力解决之说。冯不得已，于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巡。二十七日，湘

桂军北进不已，攻入岳州。于是北洋将领咸自惴，和战两派遂会议于天津，决定合作，一致主战。靳云鹏等密电录如左：

近奉主座(冯)揆座(段)面谕：“西南倡乱，中央不得已而用兵。兹特撮举要旨，望即详达同志。各省自粤、桂、滇、黔、湘倡为西南政策，意在倾覆北洋军人。譙张为幻，一载于兹，酿成罢阁复辟诸怪事，国本几倾。幸我北洋军人协力同心，讨逆靖国。民志甫定，彼党以为不便已私，谓欲发展西南势力必先破坏中国现状，其术在离间北洋军人，坐收操纵捭阖之利。张开儒致谭延闿电云：今日大患不在张、康，乃在冯、段。段胜于冯则民党危；冯胜于段民党亦危；冯段携手则民党无生路。此时亟宜自辟生路等语。吾辈早年投分，霜鬓论兵，公谊私情，同休共戚。国更多故，遭此艰巨，形神相倚，豈判两人。而彼党妄肆揣测，腾为蜚言，欲使我北洋军人，自相离贰，以遂其一网打尽之谋。中央忍辱负重，事事反省，不敢责人，冀推心腹，渐戢嚣张，以免邦家离析，生灵荼毒。疏商之牍盈尺，谕解之使接途。讵滇师已暗入川境，粤桂亦复潜勾湘军。清节(傅良佐)督湘，陆荣廷无端干涉，此时冀弭兵衅，尚慨允通融办理。乃复电愈益骄肆目全国为无人。遂见滇军骤攻内江，粤桂显助湘叛。负嵎势成，乱国罪著。为国家人民计，为我北洋军人全体之存亡生死计，为我北洋军人对于国家人民应负之责任计，岂复再有容忍之理。现已通筹统计，区画配置，即将明正其罪，大张挞伐。所望各省督军暨各师旅长，转告所属各团营军官，本卫国保民之旨，成杀敌致果之心，通力合作，戡定暴乱，我国家之荣誉，亦即我北洋军人之荣誉，天职所在，我军人其共勉之。”等因。(全名)等亲承训谕，谨飞电驰闻。事机已迫，即不能坐受宰割。现彼等屡次通电，日以内阁组织非法，

总统继任无据为言。无非阳攻合肥，阴戴黄陂；先倾内阁，渐及元首，使中央之威势扫地，各省则次第剪除。我北洋军人，休戚相关，安危与共。团结之力极固，岂离间之术所能施。国家之念素深，则驱除之责不容缓。念众志成城之义，懔行将及我之危。诸公尽虑周详，必有同仇御侮之良策。毅然用武，专为保持统一、巩固国家起见，决非为河间合肥争攘权利。诸公谅具同情，幸赐垂教，以便转陈。伸讨明令，不日公布，并以先闻。靳云鹏、师景云、陈之骥、张联棻、陆锦、张士钰、徐树铮同叩。

这电揭明了“河间合肥争攘权利”，亦可见直皖内部酝酿之严重矣。和战两派合作以后，乃于三十日，以曹锟为第一路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张敬尧为攻岳前敌司令，进兵湘赣。这也是武力政策之表现。但自段离去内阁后，段部下积愤不平，急切要王士珍下台，段祺瑞上台。于是在七年一月有秦皇岛截械之事。

陆军部向日本买的一批军械将在秦皇岛上岸。当时是冯国璋在中央，如果中央得到这批军械，就会拨给直派，增加直派的力量。徐树铮知道这事以后，就想到秦皇岛去截夺。这时徐树铮去截夺这批军械，力量是不够的。所以不择手段，便想勾结奉天张作霖，利用张的力量来进行这事。曾毓隽使到奉天去说张作霖，要他去截这批军械，到手后就给张作霖去扩展军队，同时张作霖派军队进关，反对王士珍，拥护段祺瑞。张作霖对这条条件求之不得，那有不赞成的。

军械截到后，奉军进关了。这时奉军司令部设在天津军粮城，张作霖做总司令，徐树铮做副司令。所有进关的军队，他们也不管将来的利害，还倚靠他分两路南下，一路顺津浦线去山东，一路沿京汉线到湖北进湖南。当时张对徐说：“我不能到天津。所有的事

情，请你多多偏劳。”这是一般通行的一句客套话，徐树铮却根据这句话，事事以总司令名义随意指挥调遣，也不和张作霖商议，张自不愿意他。奉系军官资格有很高的，对他都非常不服。后来他在天津奉军司令部枪杀陆建章，跋扈更甚。因此张作霖到天津，就撤消奉军司令部，并用实力对徐进行压迫。此后，徐便不能再干预奉军入关的事了。

此次所截军械，是应交陆军部的，内有山西、陕西一部分。徐树铮截夺时，对晋、陕亦费周章。兹将当时关于此事电报录如下：

民国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致奉天张督军沁电

日械约二月三日到秦皇岛。续来者何日到，电尚未来。军部接收员已布置，弟可如意指挥。

二月一日，致山西阎督军陕西陈督军先电

奉出兵，须截留部购日械。晋、陕所购同船，恐不能分析。俟截留到手，再分运。

二月二十三日，致交通部叶次长漾电

奉军已有一旅开驻滦州，恐京震恐，请密商润田（曹汝霖），万弗停车。

同日，致安徽倪督军漾电

今晨抵岛，明早赴奉。截械完全到手。

二月二十七日，致北京警厅吴总监沁电

奉军四五日内，即有一旅陆续赴津浦路驻扎。

同日，致陆军部转段督办沁电

讨贼令下，而地方高级长官，仍昌言主和，显抗军令。故来晤雨帅（张作霖）姑作筹商。雨帅宗旨，一意保爱国家，维持政纲，以期靖安内讧，力求统一……。至军械一节，与其运京闲置，或更拨给王（汝贤）、范（国璋）等类无耻军队，溃弃资寇，不如留奉编练、视机调

用之为愈。

三月二日，致交通部曹总长冬电

队伍陆续开拔，总司令部设于军粮城。

同日，致安徽倪督军冬电

反对王士珍及内调李纯。各省通电由京由奉发动者，雨帅及弟代主；由蚌者，兄代主。遇事径办，办后寄稿接洽。

三月四日，致各督军及鲁张帮办支电

奉军共编五旅（四混成旅，一骑兵团），一二日内开赴京奉津浦路线。

同日，致热河姜都统等支电

现由奉省抽拨生力军队，以助战为名，分赴京奉津浦路，联合各省，请明令罢李（纯）。李去，王（士珍）必自退。现王虽请假，仍暗中主持。必俟明令罢斥，另选公正无私耆德硕望之人出任总理，李难自安，或不待明令，即自求退，尤为稳妥。

三月八日，致安徽倪督军庚电

奉军前队，已分抵廊坊、独流。械既截留，兵亦派出，面子从何不破，不可不稍示严厉，以寒君侧宵小之胆。

三月十二日，致北京警厅吴总监文电

奉军现设总司令部，雨（张作霖）自摄总司令，弟副司令。此后总司令一切职权，完全由副司令代行。

三月十九日，致汉口曹宣抚使（锟）皓电

推芝揆组阁，不可再缓。并请疏通苏李，消释嫌怨

四月四日，致北京总监豪电

老总（指段）顾虑若此，终无一当。不准截械，在弟纵能奉行，安保他人之不效尤。既无可为，恋恋何益。俟商奉军如何结束，即从此逝矣。

据此，秦皇岛截械一事，完全由徐专擅硬干，即段亦不以为然。据曾毓隽言：“段颇不悦徐树铮所为，谓为‘教猱升木。’徐答：‘长江三督之升木，谁教之者？’段亦语塞。此事逞一时之快意，愈伏分系之祸根”云云。

奉军进关，威胁内阁。王士珍辞职。二十日，以内务钱能训兼代国务总理。于是主战派抬头，王阁告终，而段阁又起。由此奉天势力盘踞关内，可见直皖两派竞争之剧烈，固然为他派造机会。自民国七年至十五、六年间，奉军在关内掀起战争，操纵政局，中原振荡而莫可告言，论世者不能不以截械一役为厉阶也。

据张联棻言，其时公府仿照从前统率办事处之例，设立参陆办公处。在段任总理时，曾向日本订约借款，而以陆军部所订购之军械抵除一部分现款。此项军械，除须拨晋、陕两省一部分外，余均应由中央支配。十五、十六两师本归总统指挥，而十五师长刘询与冯有乡土关系（河间）。闻崇文门税务监督张调辰（河间，冯的亲信）居间与刘密谋，确有扶植私人武力计划，械到后，自可由参陆办公处会商军部分配。徐侦知，遂有截械之举。

据曾毓隽说：此次截夺军械，系段老总与日本订军械借款契约，所购军械由秦皇岛登陆，分批运京。最多的一批军械，是配备十二旅。此时总统为冯国璋，总理为王士珍，政府包括直系很大势力，势将拨给直系军队。我们便想截夺这批军械，归到我们手里。而徐树铮等没有这力量，因此想利用奉军。给奉军的条件是：奉军本有六旅人在关内，这可以让奉军再进来六旅；截得之军械，四分之三给奉天，徐得四分之一。奉军则由孙烈臣率领沿京奉路到天津廊坊一带，威胁现政府，王士珍辞职，段祺瑞上台。结果这个目的达到了。

又据刘德权笔记，民七年秦皇岛截械，奉天添编陆军一师。第

一师师长张景惠(出兵湘东)，旅长梁朝栋、赵干忱。陆军混成七个旅，第一旅旅长阙朝玺，第二旅旅长郑殿升，第三旅旅长梁朝栋，第四旅旅长蔡平本，第五旅旅长牛□，第六旅旅长李景林，第七旅旅长鲍子扬。

段祺瑞内阁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陆徵祥	十一月赴欧和会，次长陈箓代部	司法朱深
内务钱能训		教育傅增湘
财政曹汝霖兼		农商田文烈
陆军段芝贵		交通曹汝霖
海军刘冠雄		

此次段凭藉奉军入关之力，重行组阁，所有阁员，纯是北洋旧人。其个人主张，当然贯彻武力政策。先是三月十七日，曹部吴佩孚攻克岳州，四月二日攻克长沙，十八日进至衡阳。于是主战派气焰大张。其时主和派如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所谓长江三督者有举足轻重之势。故段于四月二十日，赴鄂犒师，一方面鼓励士气，一方面与长江三督联络。二十八日，循江而下，由津浦路回京。但是和平空气，仍在酝酿。吴佩孚首先入湘，政府以湘督畀张敬尧，吴至衡阳顿兵不进，亦其原因之一。同时，张怀芝军在江西溃于萍乡。五月三十日，曹锟又回天津，实予主战派以重大打击。皖方主战，不得不借重直方。六月三日，授吴佩孚孚威将军。倪嗣冲于六月十二日到津，向曹锟、张怀芝等疏解。二十日，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张怀芝为援粤总司令，吴佩孚为援粤副司令。曹锟虽一度到汉，复回天津。至八月二

十一日，吴在衡阳通电请罢内战，而段武力政策乃受了更重大的打击。

关于国会方面，西南护法，北方造法，在段武力统一之下，自是不顾一切。安福系国会开会，其所视为最重要者，即大总统选举问题。自洪宪失败，北洋部下即有以徐世昌出任总统之主张，但以南北统一问题，不得不请黎副总统出来。段祺瑞个性特强，对于政治，重在权而不在位，平素以舍我其谁自负。责任内阁有权，故不肯放弃总理（徐树铮主持尤力）。但自任总理以后，经过黎、冯，极感苦痛。他平时对于徐世昌倍极尊崇，故始终拥戴徐，私以徐为总统、已为总理，必能合作以大行其志。不知徐城府甚深，平时对于段（徐树铮）的跋扈，早已不寒而慄，一朝得位，安能共事，而段不知也。此次大总统，安福系当然拥戴其党魁一段祺瑞，段坚决主推徐世昌。九月四日，安福系国会开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十月十日，徐就大总统职。未数日，即由外交方面酝酿以挤段，而段不得不辞矣。二十三日，段免职，以钱能训暂行代理国务总理。

此次段辞职原因，是吴笈孙（府秘书长）告我的。在冯一方面，张联棻、恽宝惠说，冯虽决定放弃总统，当时曾对我两人说：我们这次栽（即输也，北方俗语）给芝泉，不算什么，以后再看我们的。虽是解嘲，而内心之愤懑不平可见。其左右对段及小徐愤恨益深，仍想拚著再干。东海未就职前，深悉此中症结，所以当时表示冯段同时下台，冯段两派的人，亦同时去职。徐树铮藉赴日观操远引，亦以杜其再来搅扰政局，所谓暂时告一段落也。

徐就职，通电尊重和平以谋统一。在钱代阁期内，因和战问题，十一月十五日徐召集督军会议。到者奉天张作霖，安徽倪嗣冲，直隶曹锟，吉林孟恩远，河南赵倜，湖北王占元，江西陈光远，山西阎锡山，绥远蔡成勋，松沪卢永祥等均列席。总统、全体阁员亦

列席。讨论五项，其第一项即停战撤兵。此时欧战告终，和平空气，经外交团劝告，几乎弥漫全国。各督军本无成见。十六日，令前方各军队罢战退兵。至二十二日，广东政府亦宣告停战。段亦不得不徘徊和战之间矣。计段自民国五年任总理后，对于政权紧握着，有时出以强硬而不肯放手。徐乃以和软的手段解除之，使其敢怒而不敢言，柔果胜刚，其信然与。段此次免去总理后，以后即不得再任总理，于是专任参战督办，训练参战军——边防军。至于直皖之战而完全失败。国务院参议杨熊祥预言，有黄陂（黎）而合肥（段）碰壁，有河间（冯）而合肥下监，有东海（徐）而合肥盖棺矣。其言果验。

在此有一事足纪者，为张志潭秘书长问题。复辟后，段任总理，以张志潭为秘书长。张与段部下靳云鹏、吴光新、傅良佐都好，尤其是徐树铮更好。他做秘书长，所有国务院秘书厅事，无一不与徐接洽，差不多就算徐做秘书长。后因王郅隆承办永平一带盐务，张不能照徐的办法，因此徐非常恨他。段这次出来，仍以张志潭为秘书长。徐在天津，即转电曾毓隽极力反对。曾向段说：“现在徐树铮顶不满意他，还是不要他做秘书长。”段说：“我用秘书长，徐树铮不能过问。”徐树铮就给张打电报叫他到天津。很多人都劝他不要去，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去了，准备去当面和他解释。但徐树铮以奉军司令部总司令的威风，见面后历数张志潭的大小罪恶，当面逼问，张样样都承认。徐并问他：“以后改不改？”张说：“改。”又说：“以后段老总方面的事，你不许参预。”张说：“以后不参预。”这样俯首听命，徐只得又让他回来了。有人说：“如果张志潭这次稍微硬一点，回上一两句的话，脑袋一定保不住了。”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很大的问题，徐（总统）段、徐（树铮）靳，就把北洋的旧局面翻腾了。

(新)约法(安福系)之国务院(徐世昌大总统期内)

钱能训内阁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陆徵祥次长陈箓代

内务钱能训自兼八年六月免朱深兼署

财政龚心湛未到任前，次长李思浩代

陆军靳云鹏

海军刘冠雄

司法朱 深

教育傅增湘八年五月免，次长袁希涛代，六月袁免。傅嶽棻署次长代

农商田文烈

交通曹汝霖八年六月免，次长曾毓隽代

徐世昌在前清东三省总督任内，周树模、钱能训为左右参赞，徐尊周而亲钱。此次总理，周、钱都是意中人。钱既以内务兼代总理，故总理属之钱，拟以内务位周，派人往商。钱以其他位相逼也，坚持自兼。周亦不愿加入钱阁。所有阁员，大都旧人，唯龚心湛合肥人新加入。朱深在上次段阁已加入，据说都是安福系，谈不上政治上意义。

段虽离开内阁，一方面拥参战军实力，一方面挟安福系大多数议员，其关于重要问题，大半一意孤行，有时府方亦不得不勉强对付之，如钱阁者，更不在其心目中也。

总统主和，故有南北停战议和之举。北方代表派朱启钤，南方代表派唐绍仪，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旧德国商会地址内开会。未开

会前，有二问题：一关于陕西停战，一、关于取消参战军与停支参战借款，双方相持不能解决。故和议虽经开幕，而未正式开议。因此二问题，至三月三日南代表通电停止和议，北代表亦向北政府辞职。三十日，陕西战事停止，遂于四月八日继续开会，南北代表各提出条件。讨论数日，无结果。至十一日，南代表提出八项，其中如（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宣告无效，并处罚缔结此等密约之关系人；（三）取消参战国防军，及其他一切类似之军队；（五）由和会宣布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黎元洪解散国会之命令无效，北代表反对。于是南北代表复辞职，和议遂告破裂（后来八月十三日，北方政府派王揖唐为议和代表，南方反对。在靳云鹏代阁期内）。

欧战告终，美总统威尔逊提倡和平会议，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在法京巴黎开会。十八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二十一日，中国特委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参与赴欧和会全权委员。二十七日，英、法、意、美、日五国会议开会。关于山东问题，中国代表于二十八日提出详细说帖，由顾维钧作长时间之辩论，各国均为之动容，而日本代表反对，自是和会注重国际联盟问题。至四月中旬以后，乃讨论及东方问题。经过四月二十二日英、法、意、美四国会议，二十四日英、法、美三国会议，其解决山东问题方法，以前德国所享胶州湾权利让与日本，日本将山东主权自动的交还中国并许日本保留德国所享经济特权，且许以特殊铁道警官之聘用。我代表提出抗议，三国会议无表示，于是我国在巴黎和会上不签字（巴黎和会有专书，不详录）。

和会交涉失败传至中国后，全国愤怒。五月四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农业、工业、法政专门五校，及私立中国大学三千余人，聚集天安门开示威大会，高呼还我山东、惩办国贼等口号，排队至总统府，并至东交民巷，意在向英、美、法各使馆表示中国民众对日

本强占山东之愤激。行至东交民巷西口，为巡捕拦阻，不许通行，大众遂折回往东城赵家楼交通总长曹汝霖私宅，寻曹不获，即纵火焚屋，殴伤驻日公使章宗祥。旋警察及保安队赶到弹压，始散。警察捕去学生多人，拘于北京大学，所谓五四运动也。由是全国风靡，罢市罢课，要求罢免曹汝霖（交通总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章宗祥（日本公使）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经此运动而钱阁瓦解矣。十三日，钱能训免职，以龚心湛暂代国务总理。九月二十四日，以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

靳云鹏内阁（第一次）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陆徵祥	九年二月免，陈箓代	司法朱深
内务田文烈		教育范源濂傅嶽棻代
财政李思浩		农商田文烈兼署
陆军靳云鹏自兼		交通曾毓隽
海军萨镇冰		

钱阁改组，经过龚代阁，而终为靳云鹏者。此时政局重心在段。段为参战督办（七月二十日改边防督办），挟有参战军三师（后改边防军），徐树铮西北边防军四混成旅（前在段阁，通过募练边防军十混成旅，现已编成四旅。因参战军改边防军，乃改西北边防军），又有河南、山东、安徽等之联系，其实力雄厚，人人心目中但知有段督办。段重在实力，私意以参战军属之靳云鹏，西北边防军本为徐树铮而设也（以下单称徐，即徐树铮）。其与段相抗者，冯虽去任，而曹锟在近畿，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三督在长江（吴佩孚在衡阳）遥为声援。奉军入关，又于直皖着手拉拢。为总统者，几穷

应付。但是，段部下，靳、徐争权，交相恶，靳非徐敌也。徐又控制安福国会，以为政治上武器，故一般人更畏徐。其时张志潭因秘书长问题，为徐所辱，时思报复，此时他站在徐总统方面，于是建议：“此种难关，当从段本身分化之。其方法即利用段袒护徐、靳心理，并利用徐、靳仇嫉心理，以靳组阁，表面上推崇段，由靳挟段以制徐，再以靳联直、奉以制皖。必扶植靳，以倒徐而压段，造成皖、直、奉平衡势力，以巩固总统之地位。”总统深韪其议，于是以靳组阁，张在此时即多方作倒徐活动。

此次组阁，李思浩、曾毓隽、朱深（安福系），靳夹袋中，如张志潭，未得入阁，亦趋势使然。自民六年冯代总统第一次内阁以后，大半为军力所支配，此次虽为一党所操纵，其实亦军力也。

靳就总理，极意奉承段，每日问起居，所有阁务，必请示而后行。对于徐浸润肤受，而段左右亦日攻徐之短，但段并不以此亲靳疏徐也。先是八年六月，在龚代阁期内，发表徐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其所募练四混成旅，其第三旅褚其祥驻张家口。至十一月，徐率褚旅由张家口直达库伦。大军既临，又日以礼物宴会联络。是月十七日，外蒙活佛撤消自治。十二月二日，特派徐为册封专使。九年一月，行册封典礼。段以徐建不世奇功，自是愈重徐。而靳虽依靠府方以倾徐，乃以段对徐更加亲信，自揣力量不够，但既与徐为敌，即不得不借直、奉外援，且利用南方空气，予以促成吴佩孚撤防之局。

于是有改组一段足纪者。靳勾结直、奉外援，自不能掩盖人耳目。安福系为专一拥段者，尤恨靳，靳几不安其位。适吴光新督豫问题，府方拒绝盖印，而河南旧军又有抗命不稳之说。靳即藉词于二月二十三日递辞呈。安福系要求府方批准。府方拟以周树模继靳，段亦同意。三月三日，派教育傅嶽棻、秘书涂凤书，先后往与接

洽。周意在组阁入选须罗致名流，对安福颇踌躇。傅、涂言：“就现在局势，不干则已，如干，必安福阁员照旧，且当多邀”。次早，曾毓隽谒周，周亦无圆满答复。当晚，安福系开会，以周树模、田文烈二人假投票，田得多数，即徵田意见。田愤然以为有意玩弄。田自作罢，周亦不能再提。其时，直、奉外援均拥靳，靳阁予以维持。

直、奉结合倒皖，段究是北洋老辈，未敢轻侮，故置段而攻徐。至五月间，各方面公然开始动作，靳亦不能舍段而完全站在直、奉方面，遂于五月十四日辞职，以萨镇冰暂兼代国务总理。

五月二十三日，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北归，三十日过武昌，六月八日到郑州，十日到保定，开保定军事会议，即通电攻击安福系。此时一步紧一步，靳为自身脱卸计，屡求辞退。七月二日，靳免职。三日，曹锟、张作霖响吴，通电讨徐。府方慑于曹、吴之威，四日开去徐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总司令各职。段时驻团河，大怒，即于八日回京，在将军府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用边防军（即参战军）组织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讨曹、吴，一面迫胁府方惩治曹、吴。府方又慑于段之威，九日开去曹、吴各职。十二日，曹、张联名通电讨段，以吴佩孚为总司令，率兵北向。十四日，开始接触，两军激于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处，奉军亦在东路加入前线。十七日，定国军败溃。十九日，段引咎辞职。遂于二十六日撤销曹、吴处分。二十八日段免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西北边防军。二十九日，惩办安福系等等。至此皖系遂完全失败。有嘲靳者言，靳总理站在旁边看老师唱戏，不知向谁拍手也。

靳云鹏内阁（第二次）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八月九日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颜惠庆	司法董 康
内务张志潭	教育范源濂
财政周自齐	农商王乃斌
陆军靳云鹏自兼	交通叶恭绰
海军萨镇冰	

自直、皖战争后，直、皖问题又变而为直、奉问题。总统以靳与直、奉有关也，故又令其组阁。靳初尚不知曹、张意旨，半推半就。经曹、张在津与靳会晤，提议三事：一、取消安福国会，以旧选举法改选国会。二、撤消参战军、中日军事协定。三、停止参战借款。决定后，派张志潭入京报告，总统允许照办，于是靳入京就职。除取消安福国会，撤消参战军、军事协定，停止参战借款先后照办外，其以张长内务，即为办理旧法新选。一般人认为选举问题即大总统问题。靳逢人辄道徐总统第一任，曹第二任，张第三任。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密告直隶省长曹锐：“旧法新选成功，靳将自为总统”。若如靳云云，在直方（第一任）固有戒心，即奉方第三任亦不能满意。其时，直、鲁、豫已初选，至是停止复选，而改选国会不能进行。

此次阁员，张站在府方，靳尤倚重之。周、叶交通系。王奉系，不发生作用。其重心在张、周、叶三人。靳以联结直、奉而为总理，故周旋曹、张两人之间，唯恐失欢。此时中央财政竭蹶，而新银行团借款又未收效果，吴佩孚以战胜余威，日向中央索款，无以应付。三月三日，财政部提出整理公债计划，但是缓不济急。靳以交通系当财政责任，若不去周、叶，则内阁不能支持，乃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召集四巡阅使会议，到者直、鲁、豫曹锟、东三省张作霖、两湖王占元、两广陆荣廷、各省督军护军使等二十多人，联合威吓周、叶。周因之辞职，叶不为所动。乃以内阁总辞职方法出之，以排去

周、叶，而由靳重行组阁。亦异闻也。

靳云鹏内阁(第三次)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特任靳云鹏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颜惠庆	教育范源濂未到任，次长马邻翼代
-------	-----------------

内务齐耀珊	农商王乃斌
-------	-------

财政李士伟未到任，次长潘复代，十月高凌霨任

陆军蔡成勋	交通张志潭
-------	-------

海军李鼎新

司法董康

此次内阁，以总辞职形式而改组，专为排去交通系之周、叶。奉系加入者，为齐、王(原任)。财政李，是周学熙一派，久在天津，不过接近直系(历来内阁，直系均未参加，且亦无人参加)，至十月高凌霨长财政，乃可谓之直系也。直方停办新选举，故以张调交通，其重心在张一人。

外交方面，七月十日，美总统倡议召集太平洋会议，十三日，邀请中国参预。十月六日，特派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为参预太平洋会议代表。十三日在华盛顿开会。十六日，中国提出十大原则案。美国另提出四大原则案。经修正后，由中国以外与会各国通过签字。二十三日，中国提出关税自主案，又继续提出山东交还中国等案(太平洋会议有专书，不详录)。此项交涉，乃是外交部商承府方主持办理，有时阁议，亦不过形式而已。

军事方面，七月二十七日，鄂湘战争开始。其时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湖北自治军由李书城、孔庚、夏斗寅等率领由岳州进攻，克复蒲圻、通城、通山等处。八月九日，以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自

洛阳率兵南下。二十七日，攻占岳州，自治军以首尾不应，遂败退。川军进攻宜昌，亦败退。自是武汉上游，为吴势力所占据。奉方亦久思伸张势力于长江各省，至此计划失败。

在财政李士伟到任以前（五月至十月间），以潘复代部。府方不喜潘，张志潭与潘亦不协。而财政潜势力，仍握在交通系。靳初以为排去周、叶，财政有办法，至此更毫无办法。其时，直、奉两方对靳尚无恶感，惟府方因潘而牵及于靳，时时发生龃龉。其直接冲突，则在全国烟酒事务署。据其内幕中人言，向例，烟酒署有提交总统府秘密费十万元。督办为张寿龄，总理徇潘之请，主张更换张寿龄，府方反对。某日，总理面言于总统，总统言：“张寿龄虽不胜，总比潘复强得多，何以潘复不更换？”靳言：“不换张寿龄，我不能干。”不欢而散。经徐世章等调停，以汪士元继张，高凌霨长财政。自是府院裂痕揭开矣。

此次交通系排去后，积愤不平，认为有机可乘，遂谋以京津停兑为倒阁政策。先得府方之同意，提出中交银行准备金不足，要求政府下令京津行停兑。中行王克敏、冯耿光，密告政府停兑之危险，靳不敢坚持停兑，而府方催促尤力，政府某要人，乃用以矛攻盾手段，商议对策。于是直省长曹锐十一月二十九日致府院电云：“近闻中交两行有停兑之谣，爰召集中交两行行长面询真相。据中行行长面称，津行准备金足资周转。交行林行长言词闪烁。当派员赴该行盘查库存，津行存款，超过发行钞票额甚巨，诚恐另有作用。并据密报，主使中交停兑之人，即在北京暗中策动。似此扰乱金融危害国家之元恶，应请密饬京师卫戍司令步军统领，严密查获，依法严惩。”电到后，院方即密派军警，监视交通系有力者。而府方有人密示意叶恭绰离京。于是叶当晚秘密乘车赴奉，由杨宇霆介绍见张作霖，力言：“总统本有去靳之意，因靳召集新国会，实

为曹谋。如张入京去靳，以梁士诒组阁，则国会召成，张当然被选总统。”张为所动，遂于十二月十四日入京。曹锟闻张到京，亦于十九日由保到京，与张会晤。曹言：“内阁不宜更换，我等疆吏，不应干预中央之事。”张言：“此系总统意思。”曹邀张同见总统，总统言：“责任内阁，我无成见，惟翼卿（靳云鹏）实不相宜。”曹、张无言而退。曹当晚回保，张多留一日。其时靳云鹏已于十八日辞职，以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至二十四日，梁士诒组阁之命下矣（以上张内幕中人云）。

梁士诒内阁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颜惠庆 司法王宠惠

内务高凌霨 教育范源濂

十二月二十五日免。黄炎培任，（未就）。齐耀珊兼署。

财政张弧 农商齐耀珊

陆军鲍贵卿 交通叶恭绰

海军李鼎新

此次梁阁，系奉方所推，奉方加入者鲍、齐（齐原内务）。历来陆军均北洋派，鲍以奉系加入，亦创格也。直方加入者，高（原财政）、张，准交通系，叶，交通系。其重心在张，叶，而叶尤为主干。

其时军人势力，仍在直、奉。奉军入关，由京榆线自滦州分布于天津，以至于北京，处处与直方接触，但欲驱至关外，又无可藉口。吴佩孚战胜皖系，又新得武汉，其气势不可响迩，遂以鲁案问题发难。

吴反对梁阁，其要点，在梁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十二月

二十八日，外交部通知三代表电，本日小幡谒内阁，详徇“胶路办法”，梁答以“定借日款自办。”一月□日，华会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北京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梁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云云。此事真相不明，据当时在局中者言，梁就任，日使循例进谒。日使本梁旧识，谈及财政枯竭，日使言：“日可借款帮忙。”日使徇及“胶路意见，”梁言：“当然筹款赎路，或债券，或库卷，须由国内外合筹。”日使言：“当尽我日本。”梁言：“如借外款，定可借日本款。”梁申辨电中有“未尝言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梁不曾否认日款，但不如外部之肯定耳。在梁登台，政费无着，亟于得到一笔借款，故对于胶路，亦迁就其词，并未提及在北京交涉，亦无接受要求之事。此人所言如是。吴通电公开肆骂，不留余地，梁亦通电申辨（电文太多，不录）。最后将诉诸武力，梁即于一月二十三日请假去津，二十五日照准，以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

外交方面，二月四日，太平洋会议关于中日鲁案交涉解决，正约十一条，附约八条。会议记录，本日在华盛顿签字。六日公布九国远东公约。于是太平洋会议闭会（太平洋会议有专书，不详录）。此项交涉，乃是外交部商承府方主持办理（此时梁请假，在颜代阁期内）。

财政方面，先是一月二十六日，财政部发行八厘债券，名曰偿还内外短期公债，总数为九千六百万元，所谓九六公债也。公布后，长江各督反对，吴佩孚抨击尤力。二月十七日，设偿还内外短债审查会，董康为委员长。审查结果，认为弊端甚大，董遂据以纠参。三月七日，张弧闻而逃走，此亦倒阁重要案件之一。（此时梁虽请假，但其决定在梁去津以前）。

张作霖拥梁，屡通电抵制。自靳阁成立后，张景惠以察哈尔都

统兼副司令，管理北京一带奉军，秦华为京师宪兵司令，兼奉军参谋长，无形中为奉派势力。至三月三十一日，添派第二十七师张作相、第二十八师吴俊陞、第二十九师汲金纯入关，集中廊坊。吴亦积极准备。先密电武汉、岳州，抽调第二十四师及第三混成旅北来，一面令王承斌等率部开赴前敌。两方相持，而战事一触即发，故颜代阁辞职。四月八日，以周自齐兼国务总理。二十五日，奉方孙烈臣、张作相、张学良先后入关，与张景惠在落垡会议，张作霖自沈阳至军粮城指挥。吴佩孚亦自郑州至保定。二十六日，直、奉战争开始。奉军西路长辛店先败，中路固安、东路马厂，同时亦败。至五月五日，全部败退军粮城，自后撤出关外。据张景惠言：“本人为拥靳联曹之一人。一般人都以直奉平素关系，不当言战。此次张使调兵，纯系恐吓手段。本人与曹使密议，如不得已而战，即作一战争形势，奉军佯败，以消灭张使之气焰，将来由靳调停，仍拥靳出而组阁。曹使采其计，曾派曹锐出关，跪求张使退兵，张不允，调兵入关，而吴佩孚等分兵出发。其初，长辛店方面，奉军暂编第一师梁朝栋、炮兵旅邹芬，交绥而退，尚欲作战争形势。不意中东两路亦败，吴遂势如破竹，直到天津。所有长辛店退兵，将至南苑，王怀庆暗伏重兵，将奉军退出者全部缴械。至此乃知曹使失信，为其所贻。而直奉决裂，无可挽回。”云云。此亦直奉战争中一段秘史也。

直奉战争，本因倒阁而起，其结果以至成为总统问题。此时吴固不满徐，亦偏重恢复法统，但是并无坚决即时去徐之意。此等重大问题，一般军人根本不明瞭，故不敢冒然主张。即吴最初亦在各方面试探，未曾作何决定。故十四、五两日，均有电徵求恢复国会意见。十五日，孙传芳电请黄陂复位，系彼个人主张，不过视为一种建议而已，并非保方授意也。此次战事结束，吴同前敌将领在保研究善后事宜。某日，得北京情报，徐总统密召曹汝霖、陆宗舆深

夜入府，不知商量何事。吴大愤怒，以为其勾结日本，别有捣鬼作用，即留参谋长李济臣驻保，自回洛阳布置军事。临行，命李电告北京代表，注意府方行动。于是在保将领有以密电示长江各督者，故孙传芳二十八日通电南北两总统同时退位。二十九日，齐燮元电请徐总统退位。在保方，尚未肯表示意见也。其故退位之说，不是徐走不走问题，徐走后，曹无名义到京。若依孙电请黎复位，黎亦不是我们意中人，比较起来，不如暂时维持徐。于是改计密电各省联名通电拥徐，张志潭亦参与其谋。正商办间，不意二月一日深夜，李济臣接吴电追问北京情形，当以军用电话诘责北京代表钱宗泽，谓：“吴大帅发怒，已回洛阳，将来一定要将徐赶走，你为何不好好注意办？”钱聆电话，恐吓失状。次日大早，即以军用电话向府秘书长吴笈孙疾声言：“吴大帅有电话来，要徐世昌赶快腾总统府。”忽略“将来”两字，就要将徐赶走。徐认为严重，即采用田文烈、徐世章建议，当日下午四时出京。事出仓卒，真是意想不到。但既已如此，大众集议，只好走恢复法统一条路，拥护黎总统复位。当夜派李齐臣到洛，商吴同意后，次日，熊炳琦同李齐臣到津请黎。黎满口应许，旋发出废督裁兵鱼电。忽又变成僵局。保定加派王承斌到津，此时徐已离京，舍黎别无办法，于是我们在天津英租界黎宅，跪求半日，经多少周折，黎始嘿允出山，此八日事。是晚，齐燮元代表孙发绪到津，力主张绍曾组阁，要挟过分，黎又表示不出。复经九日一日之疏解，十日黎始允次日入京（以上保定参谋长熊炳琦云）。

自四月二十六日直、奉开战后，关于总统问题，酝酿经月，至六月二日，徐世昌辞职，令国务院摄行职务，国务员周自齐等通电，大总统职权奉还国会，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十一日，黎元洪入京就职。

临时约法恢复之国务院(黎元洪大总统任内)

颜惠庆内阁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黎总统就职，特任颜惠庆署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颜惠庆兼	教育黄炎培未到任，高恩洪兼，五月，次
内务谭延闿张国淦兼	长汤尔和代
财政董 康	农商张国淦
陆军吴佩孚次长金永炎代	交通高恩洪
海军李鼎新	
司法王宠惠	

直战胜奉，自成直系唯一势力，而直系中又分津保(曹)洛(吴)两派。其实，曹、吴本人，毫无派别，乃其左右假借声势以号召也。此次内阁为各方合组而成，保方不参加意见，洛方亦未积极干涉。黎到京，即约我组阁，属由金永炎电洛，征吴同意。我自段阁浦厂拒绝签字后，为安福反对，即离开政局力推颜惠庆以自代。保洛素重视颜，黎据以徵颜，颜亦力辞，经强劝而后就。黎与我密议实行废督裁兵方法。我言废督裁兵，不是旦夕可期，此时应当先谋南北合作。历来言统一而不能实现者，大半人的问题，因推谭延闿长内务，以南方重要人物参加北阁，南北一堂，以谋统一，才有其他办法可言。黎言：“谭在各方能通过否？”我言：“谭本系总统武昌首义共患难之人。吴在衡阳曾有结合。因此种种关系，所以推谭，吴定能通过。此人北来，即有相随而来者。此时重心在吴，吴好名喜功，果能剖切从全局打算，则中国前途，当有希望。”我又推李烈钧长陆军。黎言：“这决通不过。不如借重吴佩孚威望，就

不到任，即以金永炎为次长代理。”董康本不懂财政。据金永炎言：“吴在津站，曾谈及财政，吴言：“就叫那参劾九六公债那人担任”，吴亦不记其名”。黎言这人系董康，即以之长财政。颜推黄炎培长教育，以其“在社会方面尽力”也。我则出自黎意。洛方只交通高恩洪一人（高原任），亦非吴荐举。司法王宠惠，因其接近洛方。颜与何人皆能共事，亦素无私人，经黎、颜接洽，于是发表。

内阁发表之次日，吴自长辛店入京谒黎。先在黎宅八角亭上密谈，约一小时，即到亭下办公室午餐。总理，全体阁员，与饶汉祥、金永炎（府方）孙丹林（洛方）同坐。吴未发表意见，餐毕辞去，回长辛店，大众亦散。我独留询黎：“八角亭中密谈何事？”黎言：“组安（谭延闿）彼极赞成。告以我们的南北计划，彼亦认为适当。但以组安稳健，此外党人不易说话”。又谓“府洛应当密切联系，府方可用彼处一人为秘书长”，颇不满意茲增（饶汉祥），推荐其秘书孙丹林（即拟驱梁仿鳄鱼文电者），当即答应可约孙为秘书长。此外所说，大概军事居多云云。

谭任内务，以我兼代，系专等谭来。我请黎以私电致谭，黎属我转达，我乃密电谭以“此次相约本旨”相告。谭复我电：“在沪日久，须少布置，即先派人到京面洽。”其人到京，与我详议此后进行方法，比谒黎返沪，谭忽致电于我，“以本人立场不能北来，”此又非局外能知其中曲折也（次年三月二日广州大元帅大本营谭任内政部长）。秘书长黎已允吴用孙丹林，孙正准备进府，乃黎左右拥饶者，以吴不当干涉秘书长，且孙进府，则府中秘密无不泄露于洛方，尤为可虑，黎骤亦变更前议，仍以饶为秘书长。孙大怒，即拂衣登车回洛，为高恩洪阻止。次日阁议，高与颜商，以何名义留孙，即暂以内务次长羁縻之，不令回洛，以免别生枝节。自此各方面发生问题矣。内阁本无形中操在有力者之手。谭既不来，孙又跃跃欲试。

八月一日，国会继续开会，颜亦不能安其位（吴景濂以颜曾参加安福内阁），于八月五日辞职，以王宠惠兼代国务总理。

唐绍仪内阁未到任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八月六日，特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未到任以前，以王宠惠代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顾维钧	司法张耀曾
内务田文烈 ^{未到任，次长孙丹林代}	教育王宠惠
财政高凌霨	农商卢信
陆军张绍曾	交通高恩洪
海军李鼎新	

此次唐阁，出自黎意，但名为唐阁，实即王宠惠所组织。王、顾先有结合，屡在吴景濂处秘议，以为府方不可无人参加，再四约我。其时我主谭延闿入阁。孙、高意在孙洪伊，因之不满。有一次阁议，黎提出李烈钧长参谋本部，又以为破坏政局以及各种问题，皆集矢于我。我见谭不北来，谭、吴合作无望，府洛意见又起，根本上没办法，乃坚持辞谢，举田文烈自代。田亦黎同乡故也。田慑于孙之气焰，不敢就，即举孙自代。孙（丹林）、高（恩洪）洛派，张（绍曾）、高（凌霨）津保派，卢信唐派（吴景濂提出），张耀曾政学派。唐不能北来，为时月余，于是以王宠惠正式组阁。

王宠惠内阁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特任王宠惠署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顾维钧	财政罗文干
内务孙丹林	陆军张绍曾

海军李鼎新

农商高凌霨

司法徐 谦未到任，次长石志泉暂代

交通高恩洪

教育汤尔和

王、顾结合，王、顾、罗、汤同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内阁，可谓沆瀣一气。王本接近洛派，又有孙、高（恩洪）入阁，津保派有张、高（凌霨），亦分配平衡矣。但是，此次阁员中重心在孙、高（恩洪）二人，自为津保派所妒忌。彼等以洛保镳，不仅藐视府方，并且轻视国会。于是吴景濂与津保勾结。十一月十八日，吴景濂、张伯烈藉口财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往总统府告密，迫黎立下手谕，令步军统领将罗文干送交地方检察厅。洛方电黎：“罗文干是财政总长，并未免职，亦尚未确定罪名，即交法院殊属不成事体。”据说，此电系孙丹林在京拟稿致洛照发的。而府秘书厅借题报复（另详）便拿“殊属不成事体”六字，向黎说：“这是从前皇上对于臣工、长官对于属下的口吻。他以带兵将领，竟敢毫无忌惮，对于总统这样谩骂，其心目中还有总统在吗？”黎不明瞭此中曲折，听了自然不快，他们便据了这意思，写了很长的电报责备洛方。吴见这电，初不介意。次日府方把这电在报上发表，吴便勃然向其左右说：“我们为拥黎之人。我们有错，尽管教训，为什么公开登报？这并不把我们当自家的人。既然如此，以后洛方不准和府方再有电往来。”而府洛从此隔绝。保方是与总统对敌之人，洛方尚是在相当时间拥护总统者。府方敌人既在津保，而彼等乃以文字泄忿，开衅于洛，至此而总统孤立矣。

黎总统复洛阳吴巡阅使电云：（此电于府洛关系甚巨故全录之）号电具悉。比岁脏污狼藉，奸宄猖狂，周责骤增，赵讲将尽，凡具血气，咸抱烦冤。元洪视伤已久，坐席未温，即思整饬纪纲，荡涤瑕秽，庶为遗黎，稍宽昆嗣。虽明知事权旁落，党派分歧，然存亡所

关，生死不惧。本月巧日众议院吴张两议长密控奥债合同，携带证人，胪列按语，面称罗财长首犯嫌疑，将图逃窜，议院特备印函，立求法办。该证人并供引周详，指陈确凿。元洪覆查合同，冒称批准。既涉贿案，又有证人，位异常僚，事关渎职，勉以公函转交总监，但令传送法庭，听从吏讯。来电乃谓总监奉谕迅捕密传。既云密传，即非逮捕。錄嚴相戾，推敲自明。调查警厅去电，并未妄言迅捕，不知何所根据，代为增加。现行法律，回避嫌疑。被告既系阁员，岂能再交枢议？既违规定，尤恐扶同。国体共和，人权平等。果议长非矫诬之语，即尽人有告发之权，本无明令，何须副署？年来先送法曹，后免官职，相沿已久，举世未非。财部前次长钟世铭久羁狱户，未褫班联，执事令而不疑，警厅行之而不怪。至授薛斐以传送检厅之命，亦由军警为补助法吏之资，考诸宪章，亦无差忒。总之，奥债合同，无论应否承认，而未经批准，未经阁议，未交国会通过。告诉者持之有故，办理者急不致详。身居龙首，时历豺牙。以议长四百兆人代表之尊，告国家五千万元损失之巨，有失日指天之证，有立时迁地之虞。稍有良知，宁忍坐视。论待遇僚属之情，诚慙过恕；论爱护国家之念，自度无他。纵深文巧诋，似有瘢痕，而观过知仁，可明心迹。罗总长拔身牛角，擢位羊皮。宁愿失德之影，自诒知人之累。然果使贪泉不戒，穷薮先逋，被时下石之投，喧逐不已，批根之引，庇纵何辞。日来国会诘奸，阁员辨谤，飞流交斗，急电分驰。重以报纸猜疑，讹言纷起。元洪以既交检察，自有尊严。爰书果实，虽恩必惩；疑谳全虚；虽怨必雪。一身之去留甚小，三司之赏罚当平。处此威疑震撼之时，应怀磊落光明之度。元洪久分长离，本无远志。国人宥其偾辕，责以守器。窃惶北斗尚虚之惧，冀收车隅已失之光。望燧蠲餐，观辉废寝。言废督而督军日侈，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言止债而债务日起。孤寄白宫，如

聳如臚；俯观赤具，益热益深。宏愿委诸吹泡，虚荣等诸嚼蜡。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此案既生，群情不谅。攻异派者谓有徇私之累，感同声者谓无议贵之分。悉容表颜，谤语销骨。内争未已，外责又来。果何失图，而难救售。菟裘之地久营，樗杜之居尚在。哀股毛之已尽，冀髀肉之复生。屡具辞书，犹存议会。既属不成事体，正宜别立贤能。朝选替人，夕还初服。但使无弃国如遗之责，亦可抱洁身先去之心。此固可歃血为盟，出肝相示者也。抑有进者，军旅之事，责有专司。朋友之伦，忠贵善道。讐策久去，钮枢不还。然田单神师，奉以约束；吴叔鬼卜，躬自推崇。若冠冕尊之，而履舄视之，执事奄然开藩，何以临众？忝托清交，附居直友。甚愿执事摅雪宿愤，发扬天声。功绩勒诸燕然，名誉垂诸峩首。不愿执事遥断朝政，轻乱国彝，仇者快心，亲者痛首。敢赠菜食，实式图之。梗。

二十三日，曹锟通电攻罗而倒王，洛方亦不能袒罗而反曹。二十五日，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除保方张绍曾高凌霨外）通电辞职。二十七日，众议院通过查办王宠惠、顾维钧案，二十七日，王宠惠免职，以汪大燮署国务总理。

汪大燮内阁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此次汪阁，系过渡代阁性质，但亦有组阁形式，如下：

外交王正廷	司法许世英
内务高凌霨	教育彭允彝
财政汪大燮 ^{自兼}	农商李根源
陆军张绍曾	交通高恩洪
海军李鼎新	

其时王阁(亦可曰洛派)既去，津保即欲以本派人登台，预定计划，有阁即倒。其时青岛收回，正待签字，故汪代阁时声明维持现状十日，保方反对，国会张伯烈亦攻击。汪通电辞职去津，府方慰留。十二月二日，汪再声明维持十日，其阁员惟教育彭、农商李新加入。五日，张绍曾提交国会，十一日免汪职，以王正廷兼代国务总理。黎总统对于汪代阁通电云：“歌电计达。汪揆现届十日之期，坚持去职，莫由挽留。元洪与数晨夕，曾阅春秋，深佩其器识广通，思虑缜密，名在党籍，而涵纳众流，功在载书，而周知庶政。顷以外交急迫，内阁崩离，受命于仓卒之时，奋身于危疑之会。虽刮骨求癒，责言交至，而澄心徇物，劳瘁不辞。无五日悻悻之心，有一个休休之度。卒使鲁案得以告竣，奥约得以解除，既释流言，仍践归志，出处不忒，是非自昭。微特慰诸公爱国之殷，亦足祛元洪知人之累。人才难得，我劳如何？蒸”。此次汪代阁本为胶案签字而暂留，故值得一般人推许也。

张绍曾内阁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特任张绍曾为国务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施肇基未通过，黄郛署三月顾维钧署	司法程 克
内务高凌霨	教育彭允彝
财政刘恩源五月张英华署	农商李根源
陆军张绍曾兼	交通吴毓麟
海军李鼎新	

此次张阁，以津保资格而出，参加者高、吴津保派。刘、李(鼎新)、程，附属津保派。彭、李(根源)、黎有关系，自津保视之，即曰府派。洛方孙、高(恩洪)去后，吴佩孚声明不过问政局，故无表示，

亦无人参加。府方如饶汉祥曾参与庐山会议，与张本有关系，但李、彭在黎左右，彼等亦无甚作用也。

在此次张阁期内，其政潮之扩大，为历来内阁所未有。兹从各方面分析言之。以政策言，张阁标榜和平统一，在曹锟本无所谓，吴佩孚系主张武力统一，当然冲突。其实，军事实力，完全握在吴手，张阁空洞，吴以为聆听命令之人而已，并不重视。张就任后，于一月八日电致西南各省主张和平统一。二十六日，孙文在上海发表裁兵救国宣言，南北响应。在中央以为和平有望，而洛方则各自进行其武力统一，不相谋也。二月十七日，曹、吴电请中央任命沈鸿英督粤，孙传芳督闽。似此，则和平显然破裂。张虽于三月七日愤而辞职，卒于三月二十日据以发表。至是，张绍曾与各面裂痕揭开矣。据张志谭言，张阁本身失败，不在洛吴，亦不在府方，而在津保派同阁者之自相排挤，张坠其术中而不能自拔。黎总统就职后，大选成为重大问题。洛吴固推尊曹，但其始意，并未积极拥曹为总统，颇欲利用黎名义，拖延选举时日，以完成其武力统一（详大总统篇）。自府方“殊属不成事体”电发布后，对黎失望，始于津保选举进行，不促成亦不阻止（事后高凌霨、吴毓麟亦云）。津保派乃为所欲为。彼等阁以内，高凌霨、吴毓麟为主干；阁以外，天津曹锐、王承斌、边守靖等为主干；国会方面，与吴景濂、张伯烈等互相勾结，并以大选告成，第一任总理许吴景濂。在京军人有力者，加入选举团。一时空气，以为黎一日在位，则大选一日不成。张绍曾性游移，欲干而又不敢干，故为彼等所抨击。在沈、孙命令发表，李根源、彭允彝府派，站在保洛以外，当然不赞成，故主总辞职。张一面辞职，又一面在宅召集非正式阁议，并发表假造曹吴挽留之电。高凌霨、刘恩源、吴毓麟去津，非关政策，实拆张台。经张派程克往津，高等始回。十七日，在张宅决定总复职（事后吴毓麟亦云）。其

手段卑劣，尚不止此。魏联芳实业专使，张会卿塞北关监督，亦假造阁议通过，吴、高、程反对，曾相继去津，早已表现不能合作。于是彼等窃窃私议，以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张去，而由高、吴等主持内阁，操纵大选。此等酝酿，不止一朝。国会方面，四月二日，参议院提弹劾案，五月十六日，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案，而张亦不为所动。至五月二十四日，黎总统批发制宪等经费，高、吴等遂以责任问题，胁张总辞职。六月六日，提出辞呈，张即日去津。在张以为要挟黎也，不日即可返京。不知以高拒张，在津保系预定计划。张去津，七日，黎派刘治洲等到津慰留，张为津保派所遏，自不能返京。而津保所希望之高阁，不能实现，于是军警发动，藉口索饷。府方提议顾维钧组阁，其实北京实力在冯玉祥，冯素反对顾，府方不瞭然也。九日，水电断绝，而府方强硬如故。于是各方面群集密议。数日以来，总统既恐吓不去，高阁又不能实现，打算暂时改用和缓手段。颜惠庆各方感情都好，尤其是冯玉祥，以之组阁，对于黎，有颜缓冲，先宪后选，仍可达到拥曹之目的（事后王怀庆、聂宪藩亦云）。当即相偕强颜，又浼府方某某向黎进言，黎亦慨允。军警当局，又向黎作正式之要求。黎当即约颜商量，颜未拒绝。有反颜者，诡词黎献策，午后再约颜、顾两人，同时入府商量，当然互相推让，不得要领而退。至此，颜阁不能实现，已到一不做二不休地步。十一、十二两日，各方愈逼愈紧。十二日，冯玉祥、王怀庆通电辞职，以为府方技穷矣。不知黎左右有人策划，不可谓秦无人也。十三日，黎被迫到津，张绍曾终不能返京。十四日，高凌霨摄阁，以至曹锟任职时为止。云云。（张志谭言止此）。所有张阁辞职至黎到津重要各电，多有未登公报者，撮录如左：

六月六日，张绍曾呈云：窃于五月二十四日财政部收到税务处公文一件，内开借拨海关重建房屋经费一案奉大总统批，出使经费

月拨十三万元，国会制宪经费月拨十七万元，其修建江海关经费即照数匀拨，财政部查照行知等因。金以制宪为国家根本大业，本应宽筹经费，以促现成，出使经费亦关重要，惟依法定手续，须先由国务会议通过，方生效力，历次陈明，未蒙谅解。乃于六月二日又接府秘书厅交函，前由府派哈汉章往查京师军警督察处覆呈一件，奉手谕交院照办各等因。是日又经议决，调薛笃弼为崇文门税监督，拟具命令，副署送府，时经三日，复未蒙盖印发下。伏查民国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度。故于第四十五条明定，凡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又查政府组织令，国务由国务会议行之。又查国务会议规条第一条所列国务会议事项，第三项预算外之支出，第七项简任官之进退各等语，是借拨关款及简任税务监督各案之须经由国务会议议决办理，具有明文。今大总统事先出以独断，事后不纳勗勤。凡劳主座之分忧，实出阁员之失职。绍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恳钩稽立予罢斥，以明责任而重法制等因。窃维责任内阁，载在约法。今既责任不明，以后危险情形，岂可言喻。绍曾等备员阁席，既不欲使一己蒙失职之咎，复不欲元首陷侵权之嫌，惟有声请罢斥，解除责任。

七日，黎总统通电云：元洪不德，负我元僚，致有总辞职之举。制宪经费，列为主因。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适财长阙员，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司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定约。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使馆断炊，下旗归国，此何等事而忍漠然。尔时座中讨论，亦无异词。军警督察，直接元首。项城设官，躬预其议。卫戍既立，何妨裁省。阁员反对，业予新除。崇文税差，阁员力主易人，比经许诺。第以陶立并无大过，可授别官，执意不从，亦允盖印。乃电促再三，迄不送府，今犹在

院，可覆按也。凡斯物薄细故，既非要改，决无成心，宁承励勤，不垂嘉纳？元洪与内长同寅推毂屡失，张揆诸人，半托旧契。缟紵之交，硯席之好，欢若生平。特府院之间，情同骨肉，维持调护，终始不移。垂拱观成，未尝制肘。纵复责为失检，亦仅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曾谓久要而难原谅。一统未成，百废未举。阁员肯明责任，固所祷祀以求者。简关在适，全枢偕行，中流失船，不知所届。元洪纵不足惜，如国家何。阁员明达，宁忍恝然。已派刘次长治洲、金次长永炎，赴津谢过，分劝就职。期于得诸，知念特闻。

同日，黎又通电云：本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三百余人到府索薪。下午刘、金两次长由津回京，据称力劝张揆复职，未承允许。转商议长，特请顾少川组阁，顾有允意。特闻。

八日，黎通电云：本日天安门军警开会，发布传单。顾少川因各方不肯同力合作，辞谢组阁。张揆署名空白命令，向国务院秘书厅查询不得。特闻。

十日，黎致曹、吴电云：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藉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函示。

同日，黎又通电云：本月六日，张揆辞职赴津。七日，派刘、金两次长前往谢过，极力挽留。据敬舆言，此次政潮，酝酿极久，原因复杂，个人力难销弭，只得远避等语。辞意坚决，无法挽回。八日，即有军警官佐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居仁堂，藉口索饷。经当面再三开导，始自散去。夜商议长，劝顾少川组阁，业经应允，卒以

形格势禁，合作难期，谢不肯任。同时向国务院询取张揆副署空白命令两纸，亦未交出。九日清晨，城郊警士一律罢岗。领袖公使来宅质问。天安门前，复有数百人，说开国民大会，散放传单，并构罪状。新华门外及东厂住宅，守卫尽撤。比午，住宅数处电话不通，查系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军警当局，推颜骏人组阁，促先发明令，并询政权是否即交新阁，当答组阁并无成见，至个人来去，一听国会。正在约骏人商筹，而十日午后，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闻入住宅，包围索饷。三时，复有自称市民请愿团、公民大会，接踵围宅，将尽千人，手执改造政局、总统退位、总统恋栈等纸旗，呼喝之声，响震屋瓦。百般劝谕，均不见听，并推举代表军官二十余人，守索不退。骏人初似肯相助，嗣因座中商议，元洪曾表示守法之意，亦不敢担承。此日来元洪困难实在情形也。窃念元洪津门伏处，与世何求？既已依法而来，自应依法而去。接浙可行，成言具在。六十老翁，饱经忧患，自命弗恤，岂恋其他。若专为己计安全，遂致为开恶例，海内健者，相率效尤，国纪不存，乱源曷已。京师首区，元首住宅，演此怪剧，成何事体？直鲁豫巡阅正副使为畿辅长官，本日已电询办法。一面仍物色阁员，以维现状。特述颠末，用告邦人（十一日复以公函参众两院）。

同日，黎又通电云：本日军警各官百余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百喻不散。复有号称北京市民请愿团及国民大会约近千人，手持旗帜，要求退位，围宅喧嚷。屡请步军统领、警察总监等来宅，不至。晨约颜骏人面商组阁，初有允意，下午复晤，谓新阁无成立之望云。

十二日，黎致曹、吴电云：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二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

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喙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

十三日，黎未出京前，由李根源署名命令七道，命秘书刘远驹送交印铸局发布。如左：

大总统令

国务总理张绍曾呈请辞职，张绍曾准免本职。此令。

大总统盖印。农商总长李根源。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令

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此令。

大总统盖印。农商总长李根源。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令

署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高凌霨、署财政总长张英华、海军总长李鼎新、兼陆军总长张绍曾、司法总长程克、教育总长彭允彝、交通总长吴毓麟呈请辞职。顾维钧、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张绍曾、程克、彭允彝、吴毓麟均准免本兼各职。此令，

大总统盖印。署国务总理李根源。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令

特任金永炎署陆军总长。此令。

大总统盖印。署国务总理李根源。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令

巡阅使、巡阅副使、陆军检阅使、督军、督理，著即一律裁撤，所属军队，归陆军部直接管辖。此令。

大总统盖印。 署国务总理李根源。
署陆军总长金永炎。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令

此次京师乱起，显有发纵指使之人。本大总统委曲求全，胁迫愈急，毁法乱政，罪恶昭彰。举国官民，当同义愤。扶危定乱，愿与天下图之。此令。

大总统盖印。 署国务总理李根源。

中华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大总统令

迭据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商会、商约研究会呈请宣布实行裁厘日期，先行根据约章，次第励行，增加进口税率，值百抽十二五，以资抵补等语。所有全国厘金，兹定于民国十四年一月一日一律实行裁废。著外交部、财政部、农商部、税务处妥为筹备，如期施行，以期无负改善税法，保惠商民之至意。此令。

大总统盖印。 农商总长 李根源
署国务总理

同日，黎又分致参众两院及外交团文云：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定于本日移津。特闻。

是日午后一时二十分，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洋顾问福开森、辛博生等十余人，并护卫十余人，以金永炎名义，乘专车赴天津。临行，将大总统印信大小十五颗，交秘书瞿瀛，随其眷属（如夫人黎本危）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并声言将到国会交印辞职，午后一时半黎行后，始知未到院交印，乃临时由高凌霨用长途电话告直隶省长王承斌，到站设法截留。王即乘车迎至杨村站，索印不得。至四时半，车抵天津新

站。黎原拟开到老站，即下车回宅。乃抵新站，王命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并派军警千余名，严密包围，仍催交印，相持甚烈。黎曾用手枪自戕，为福开森等拦救。王回省署，黎留新车站。

黎令顾问英人辛博森往电报局发电云：上海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有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

是日午后十时，王承斌复来，盘诘印信究在何处。黎逼不得已，乃云在北京法国医院。即强其电北京交印。是夜，因北京印尚未交出，不许黎回宅，即扣留于新车站室。深夜，王回署，通电云：本日午后一点半钟接京电，黎总统以金永炎名义，专车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意思？承斌当即乘车迎至杨村谒见，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京，迄未允交。嗣悉总统濒行有致两院公函云，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等因。黎邸在英租界，非组织政府之地，恳请移住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许。现暂驻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此今日经过实在情形。特此电闻。

黎又令辛博森再发电云：前电计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薛总监，尚不放行。元洪准张揆辞职后，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由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矫造，元洪不负责任。

十四日晨四时许，北京黎眷属将印信全数交出。天津接电话后，王承斌复持代黎拟电稿三道：一、向国会辞职；一、大总统职权交国务院摄行；一、声明临行时发布命令无效。迫黎签名，所谓天津新车站黎总统之寒电也。王始命令车开老站，放黎回宅。

是日，黎回宅后通电云：本日致参众两院公函，报告在津被迫

情形。其文曰：逕启者，昨日元洪以连日军警藉口索饷，无业流氓逼请退位，显系别有作用，情势险恶，迫不获已，暂行移赴天津，一面已另行任命阁员，以维现状。而是日下午三时行抵杨村，即有王省长承斌等坐车监视。抵天津新站，王承斌即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迨交出后，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摄行，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旋出所拟电稿，迫令签名。直至本日早四时，方得自由回宅。此在天津新站被迫情形也。窃维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此为通行法例。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应如何维持法统，主张正义，敬希贵会诸君，迅议办法，是为至盼等因。特电布达，希查照。

是日，王承斌亦通电云：查此次大总统突然来津，人心惶恐。婉劝回京，未蒙俞允。所有总统职务，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苟无印玺，则文告无以施行，即政务于以停滞。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遽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前途异常危险。所有黎总统到津，对于印玺办理情形，已于元电详陈，计已达览。兹因黎总统派秘书随员等到京，于本日寅刻在京法国医院将印玺取出，交由薛总监暂行点收。

是日，黎又通电云：元电计达。王承斌索印信，已在北京法国医院取去。复派人持寒电三通，一致参众院，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谓元洪因故出京，向国会辞职，交国务院执行职权，逼令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军队密绕，凶恶异常。已迫签发。此种被强迫之意思表示，依法决不生效力。当此政象险恶时，一身去就，关系过巨，决不能率言辞职，即去年补行辞职咨文，亦已备咨撤回，不能率强附会，作为此次根据。如国会竟据此咨讨论，元洪决不承认。特此通告。

同日黎又通告云：现在印玺被劫夺，所有北京发出之非法命

令，概行无效。

十四日，北京内阁接到天津王承斌所发通电后，即将其到津之已免国务总理张绍曾排去，由已免职内务总长高凌霨等国务院摄行大总统职权。是日，高凌霨等通电云：本日奉大总统寒电，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等因。本院谨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务，特此通告。

是日，高凌霨等致黎总统电云：天津探投黎大总统钧鉴：本日钧座赴津，事前未蒙通谕，攀辕弗及。北京为政府所在之地，不可一日无元首，合恳均座即夕旋都，用慰喁望。凑霨等备位阁员，谨暂维本日行政状况。祇候还旌，伏希迅示。

同日，黎覆高凌霨等电云：北京高泽畲、张月笙、李承梅、吴秋舫、诸先生鉴：元电悉。盛意极感。执事等呈请辞职，挽留不得，已于元日上午，有依法副署盖印命令发布，准免本署各职，并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请稍息贤劳，容图良规，特此覆谢，并转沈次长为荷。

十六日，参众两院以过半人数，由谈话会改开会合会非法议决后，高凌霨等以国务院名义通电云：本日准参众两院咨开，为咨会事，本月十六日，开参众两院合会，提出大总统黎元洪六月十三日离职出京，应即依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办法，自六月十三日起，黎元洪所发命令文电概不生效。经众讨论，多数可决。相应备文咨达查照等因。特此电达，希即查照。

二十日黎总统电云：有人假借国务院名义擅发铣日通电内称各节，语多谬妄。查元洪为暴力所迫，认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乃于元日离京，参众两院及公使团，均函达有案。国境以内，随地均可行使职权。即越境出游，各国亦有先例。此次出京，何得谓

为离职？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项之规定，系指大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副总统同时缺位时而言。所谓因故之故，当然以本身自然之故障为限。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至元洪由京移津，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且前总理张绍曾，前总长顾维钧、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彭允彝、吴毓麟等早经辞职，经于文日由国务员李根源依法副署，命准免本兼各职，元晨盖印交印铸局发布在案。高凌霨等经免职，国务员资格业已丧失，尤不容任其假借。六月十三日上午，元洪尚在北京，所发命令手续，并无缺误，国会依何法律，可以追加否认？即元洪出京以后，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只须有国务员依法副署，自应一概有效。若夫个人文电其无政令者，更非国会所得干预。至六月十六日，两院不根据法律私开会合会，其人数及表决率意为之，尤为不合。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畔，新站之役，已拚一死，以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当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丘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不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不可卒斩，正义之不可摧残，庶怙兵干纪之徒，有所监而不敢出，虽糜躯碎骨，亦所甘心。国会若以元洪为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约法以裁之，元洪岂敢不服。若舞文弄法，附合暴力，以加诸无拳无勇之元首，是国会先自绝于天下后世也。元洪虽辱，决不承认。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经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并函致参众两院及外交团。

黎到津后，曾和段祺瑞接洽。于是他到上海。忽然段派的卢永祥、何丰林等，又不和他联络，就跑过一趟日本。他的政治活动，就此结束。

热河密札订补

史文简

编者按：本刊总36号《热河密札》系据《东方杂志》付印，据高、夏、黄、章、邵各本校勘。今见吴庆坻仲云撰《蕉廊脞录》一九二八年刘氏求恕斋刊本所录《密札》虽仅片断，但可订补《东方杂志》本的舛误，吴庆坻所见《密札》为原件，时间在涵芬楼购得《密札》之前，所记应为可靠，兹照录吴文，区分《密札》原文和吴氏叙述以及注释之文。引号中为《密札》原文，无引号均为吴氏叙述，小字为吴氏注释，边注为订补。

《蕉廊脞录》卷一

曩见朱子涵家藏书札一册，签署《端肃遗事密札》，书凡十一通，中多庚辞，盖枢垣章京某寄修伯大理者，署名曰樵客，又曰守愚道人。^①兹摘录其有关系者：

“千里草上书，初十日未下，此处叫人上去，要仍留看，夸兰达下来，说西边留阅，心台冷笑一声。十一日叫，见面说，写旨。下来，叫写明发痛驳。夫差拟稿尚平和，麻翁另作，有‘是诚何心，尤不可行’等句，原底无之，诸君大赞，遂缮真递上。良久未发下，并原件亦留中。再叫起，耳君怒形于色，上去见面，约二刻许下来，仍未发

^① 据此可知收件人是朱修伯，原札十一通。各本均误作十二通，高劳误谓“凡十余通”，高劳所谓：“择其较有关系者，录之如左。”并非从十余通信札中选录十二通，而是从各通信札中选录文句。《东方杂志》本并非《密札》原文，《东方杂志》“守愚道人”，似为“守愚道人”之误。

下，云留着明日再说。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等件，心台不开视，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摺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诚何心。”^① 按：御史董元醇上摺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又一通云：“召见时诸人等皆大争，老杜尤肆言无忌，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怒甚，手战不已，迨次日发下，则笑声彻远近矣。”^② 按：心台指怡亲王载垣，耳君指郑亲王端华，麻翁指焦祐瀛。二四者谓顾命王大臣八人也。老杜指杜翰。

又一通云：“恭邸八月初一日至热河，值殿奠，叩谒梓宫，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泪下。祭毕，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③

又云：“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时许，足见自有主宰。”^④ 按：宫灯指肃顺，当时隐语，肃字象形也。

又一通云：“克帅密云马递一报，不知何事未发下。十三日克到，叩谒梓宫，未叫起，亦不请见，恐致疑也。十四晚到此，夜往深谈，言伊等罪状未著，似未可鬻拳兵谏，致蹈恶名。以八人者，颇畏其虚声，劝其持重，留虎豹在山，且勿惊他。恐伊等欲削其权，随后

^① 此段见总36号第四札，即5页9行至6页4行，两文颇有异同，“要□留看”为“要仍留看”，“诸君大赞”应是有字，“等语”作“等句”，“原底无之”下有“诸君大赞”四字。“原件亦留，另叫起。”作“原件亦留中，再叫起。”“著作”作“等件”，“如二四者”无“如”字，小字“他事皆发下”、“闻见面语颇负气”、“决意搁车”、“温公……上之矣”十几字均无。

^② 此段见第一札，即3页1行末“见面大争”，到3行“笑声彻远近”一段，异同很大。

^③ 此段见第七札，即8页3行至6行一段，异同很大。

^④ 此段见第七札，即9页1行至2行，两文同。

事更难办也。”^①

又云：“元圣在此，当为尽心区画，随时保护。如仗庙社之灵，得有转关，当勉为元祐正人。此间先虑内外患二，今释其一。但连日再面，必遭奇姤。弟与竹翁言，能将斧柯收回为上策，否则早回为宜。”^② 按：以上皆撫客、守愚书。元圣谓恭邸，克帅即胜保，竹翁则曹公毓瑛也。

又一通云：“十六日午后昏厥，嘱内中缓散，至晚甦转，始定大计，子初三刻见时，传谕清楚。王大臣请丹毫，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故有承写字样。”^③ 此盖述文宗疾大渐时事。凡应用硃笔者，以印代之。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二印，大行皇帝所赐也。按：此八月十七日以后事。

此册今为张菊生元济所得。

① 此段见第十一札，即12页9行至12行，两文异同很大，极应注意。

② 此段见第八札，即9页7行至10行，两文异同不多。但据此可知第十一札、第八札原为一札，第十一札为前半，第八札为后半。第八札下注“八月初二日”误，应是第十一札八月十六日。

③ 此段见第十二札，即13页5行至8行，两文异同不大。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4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华书局出版

近代之省村

JINDAI SHI ZHENG CUN

3

1920

近 代 史 资 料

总 4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7 1/2 印张 · 171 千字

1979 年 7 月第 1 版 197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1,000 册

统一书号：11018·798 定价：0.71 元